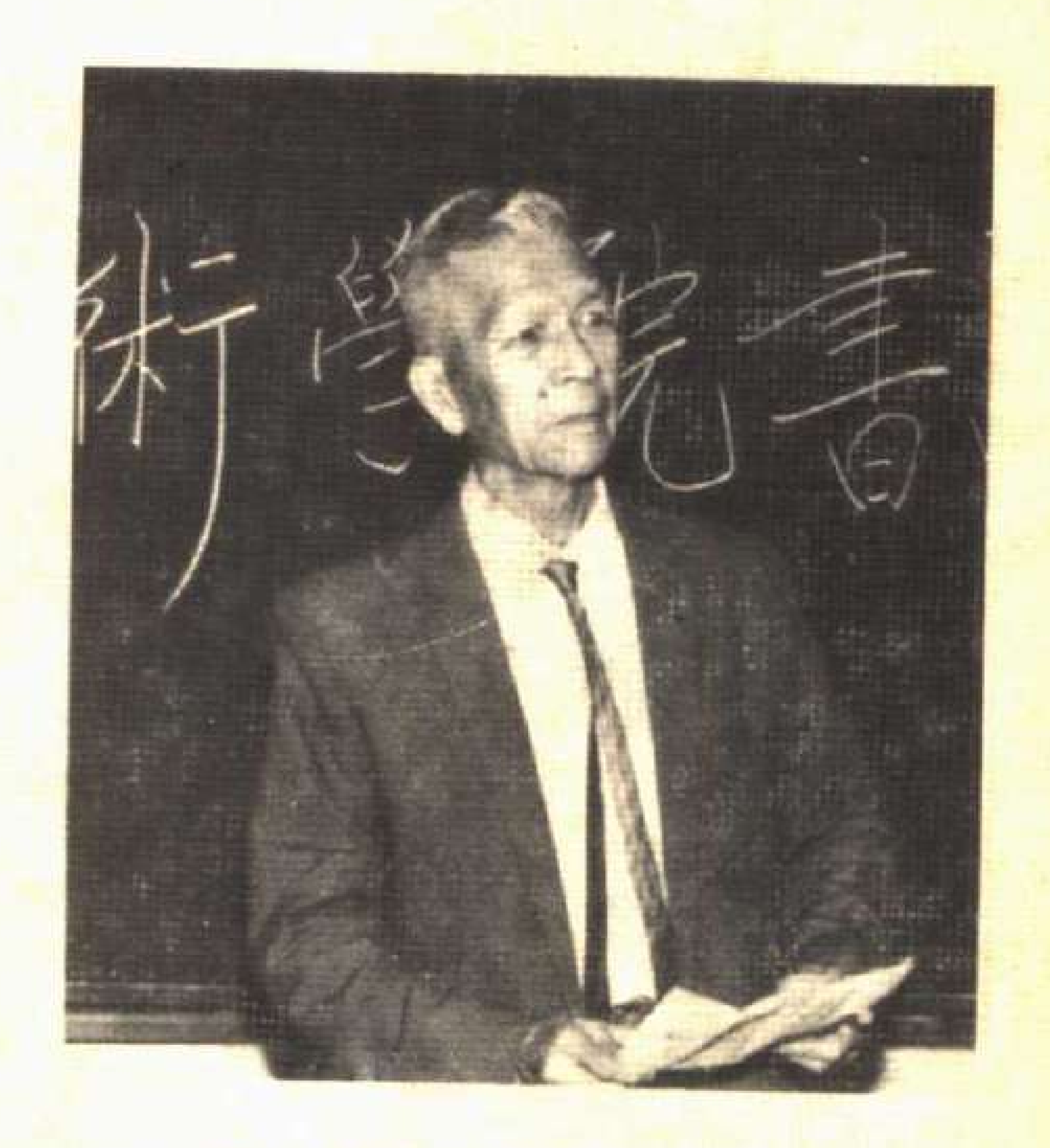
中國銀壇外史

廣角鏡人物叢書

關文清著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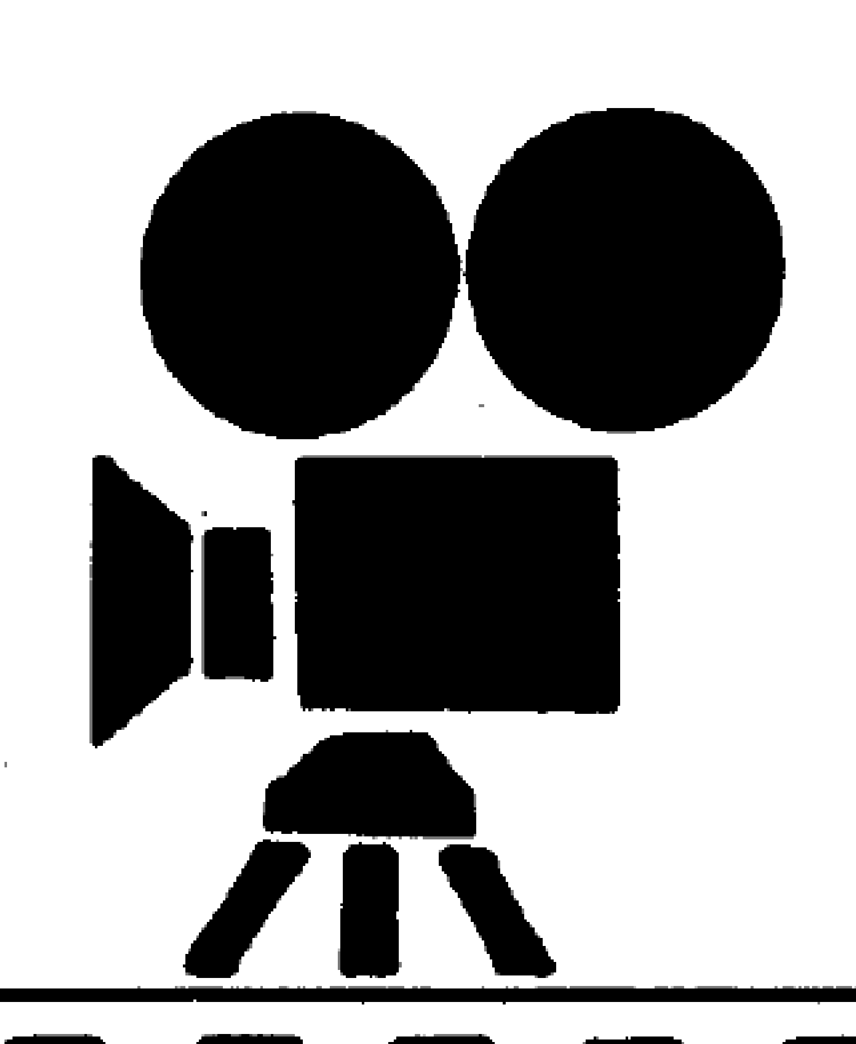
關文清先生爲中國電影的拓荒者，著名的導演。早歲攻讀於美國，未幾，即在荷里活專習電影，艱苦備嘗，助導、演員、廚子，一身而三任焉。是故其聞者博，見者廣，而察者邃。關先生能詩，有詩什曰《自鳴集》。其《七十自壽》云，「偷生一代無長處，惟有愛人愛國先」，則其素所蓄積也。今以聞博見廣察邃述其事，以「愛人愛國爲先」貫其志，是讀者之得於是篇之作也，將必不以軼聞、掌故、野史爲之限，不以奇巧、詭趣、盤鬱爲之至，而有得於無窮者也！爲之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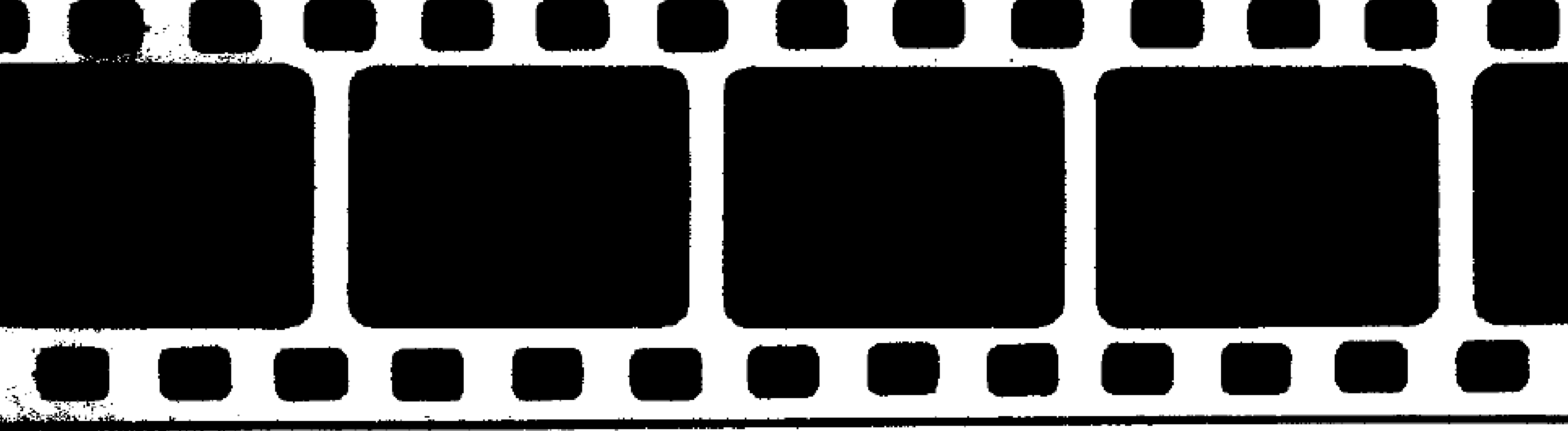
廣角鏡人物叢書

中國銀壇外史

關文清　著



廣角鏡出版社



中國銀壇外史　　關文清 著

廣角鏡出版社 出版
香港莊士頓道186二樓

華風書局 發行
莊士頓道184——186號

中華印刷廠承印
九龍炮仗街75號

書號BC100.2
102×183 毫米

1976年1月初版

[redacted]

[redacted]

目　錄

荷李活尋夢錄

中國銀壇外史

第 一 部 份

荷 李 活 尋 夢 錄

往荷里活去

我在美國學電影的動機，第一是因爲我的哥哥於一九一四年在三藩市逝世，使我無法繼續求學，而我又不願做厨工或洗衣工（那時在美國謀生的中國人多數是做這兩種行業的），終身難得超脫，因而決心要學一門技藝以便回祖國後，大者可爲國家振興工業，小者也可以謀取一己的生活。那時電影是新興的事業具有潛移默化的藝術功能，用來教育民衆是最好的工具。第二是因受到瑪利璧福的演技所吸引。我看了她主演的《金履緣》後，對她的成就非常羨慕。她原是紐約一間話劇院 Belasso Theater 的童星，那時她只十五六歲，飾仙杜里娜（Cinderella）這個角色。這個故事是寫一個爵紳喪妻後遺下一個孤女，他續娶了一個寡婦。這寡婦帶了兩個與前夫所生的女兒來，鳩居鵲巢，對仙杜里娜備極虐待。當爵紳外出的時候，就迫仙杜里娜替她的兩個女兒擦鞋洗衫和做家裏一切工作；進餐時要仙杜里娜旁立侍候，等到她們飽食之後，才給一點兒殘羹冷飯，讓她在厨房獨自進食。晚上睡在一間佈滿蜘蛛網的草房角落，與老鼠、蟑螂爲伴。

我當時看到這裏便不禁淚下，因爲我感到我的環境同她一樣凄凉和困苦。那時我是半工讀的，在一西人家裏當打雜。早晨六時便起床灑掃和爲主人準備早餐，八時侍候老闆夫婦和他們的子女們受用，等到他們全家吃罷，我才收拾殘羹回厨房自用，等到洗好了碗碟才得上學。到下午放學回來就要準備晚餐，一直做到晚上十一時始得上床休息。星期六要洗全家大小的衣服；星期日要全屋大掃除和熨衣服。在這種處境下而看到這樣的劇情，怎不叫我灑下同情的熱淚呢！從此我變成一個瑪利璧福的忠實影迷。她的倩影深深

地印在我的腦海深處，凡是她主演的片子，我都要看兩三次，甚至夢中也時常見到她。有一晚夢見我和她身穿古羅馬代裝在皇宮裏參加舞會。跳完一次舞便攜手步出露台。天上月明星稀，台外園林靜寂。她解下腰邊寶劍贈我；我接過手正要低首吻她的手時忽而音樂大作，我從夢中驚醒過來；原來已是清晨六時，鬧鐘在催我起床。我按止了鬧鐘，閉目回味夢境，她那瓜子型的臉孔，捲筒型的金髮，動人的剪水雙瞳，甜蜜的梨窩，實在太可愛了。我不但是個影迷，簡直已成了個情痴，（現在回憶起來，覺得十分愧對，但在人們青年的時候，哪個能免於「鍾情」呢？）我決心找機會見她一面，我要和她在一起工作。她無意中鼓舞了我參加電影工作，決定了我的前進的路向。

到了學期結束，我向老闆辭了工作，拿着最後一個月的薪金十五元買了一張十二元的二等車票，袋中只剩下三元，便大胆地向荷里活進發，尋求我夢想已久的新生活。

到了羅省以後，先覓一間下等旅館住下。這間旅館是日本人開的，房租每日由二角五仙到一元，住客多數是黃種人和黑種人。因爲白種人對有色人種是歧視的，中上級酒店多不肯接待，且收費奇昂，不是有色人種的經濟能力所能負担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的有色人種多數是做卑賤的工作：黑人倒垃圾，修路、開礦和掃街；日人種瓜菜、料理花園、捕魚和當家庭侍僕；中國人則開餐館、洗衣館、賣瓜菜，和當家庭厨役。每月最高薪水不超過二百元。上層的職業絕少僱用有色人種的。

到紐約去找經理吧！

荷里活離羅省約五英里，有電車可通，車費二角。在未到羅省前，我已從電影雜誌上抄下各製片廠的地



早期荷里活的紅星，有「世界情人」之稱的瑪利璧福（Mary Pickford）。

址，從中選擇較近的，就在荷里活道（ Hollywood Boulvard)和日落道（ Sunset Boulvard) 交叉處下車。這裏有一片廠（ Vitagraph Studio ）。這廠在一塊空地上（原來是麥田）搭了幾間小木屋作辦事處和化裝室。離這裏不遠又修了一條像鄉下市鎮的街路，兩邊以木板架設的商店，都是有前無後的，看來簡陋極了。他們正在這條街上拍戲。因是露天，又沒有閘牆攔阻，我便有機會第一次看到拍戲：十多個騎馬的

大漢，從遠處飛也似的衝進街中，分別向左右商店開槍射擊，躲在商店裏的居民還槍抵抗，弄到全街白煙迷漫，沙塵滾滾。在街的末端有座五六尺高的木台，台上站着兩個人，一個手裏握着擴聲筒向着騎士們叫喊，作指揮狀；另一個站在用三脚支撐着的黑箱子後面，右手不停地轉動箱側的把柄。有一個騎士跑到距離木台約二十餘尺遠的地方便中槍跌下馬來，那時手持擴聲筒的人高聲叫「咳」(Cut)全場立刻停止動作。我以爲那個騎士眞的中槍，嚇得我目瞪口呆，誰知指揮者喊了一聲「咳」以後，那個跌下馬的騎士便從地上一躍而起，拍掉身上的灰塵，安閒地走近木台。原來這是一西部片的一個鏡頭，是描寫一隊馬賊行劫一家鄉間銀行的。那個假裝中槍的是個摔下馬「專家」，他每摔下馬一次的代價是二十元，所有在劇中跌下馬的人，都由他當「替身」。有時一天跌五六次，所得酬金比主角更可觀。至於那個手持擴聲筒的就是導演，那個站在黑箱子旁邊不停地轉動把柄的便是攝影員。因爲默片時代導演要隨時用擴聲筒指揮演員動作，而攝影機是沒有「摩打」的，只好用手轉動。

學攝影首先要學把那把柄轉動均勻，每轉一次是十六格膠片；其次才學較準遠近的焦點及構圖等技術。那時的攝影機每個片盒只裝二百尺膠片，後來逐漸改良，由二百尺改爲四百尺，再由四百尺改爲一千尺。那槍枝所用的子彈，都已鉗掉了彈頭，塞入白粉，因爲默片時代沒有聲音的效果，而實彈射出又無煙火，故改用白粉塞入，射出時畫面白煙迷漫，就好像炮火連天了。

我看了許久，才到辦事處找經理，豈料辦事處闃無一人，正想轉身走出，忽有一青年跑進來淘氣地問我：「咦，你要找誰？」「要找經理。」我說。「到紐約去找吧。」「請問你們這裏請人做工嗎？」我客氣地問。「噢！我們不需要厨子，也不用洗衣的。」說罷，高傲地走了進去。他分明見我是個中國人，只

配做煮飯和洗衣的工作，我受了他這樣的鄙視，實在心有不甘，但不甘又有甚麼辦法呢？惟有忍氣吞聲地離開那個片場。

這是我進入社會謀事第一次碰上的釘子。被人藐視，一時很覺心灰意冷，但在我打算步行到荷里活道乘車去的路上，心裏想：原來電影圈的人，是這樣鄙視東亞人的。照那個青年的外形看來，絕不像個高級職員，料他只不過是個雜役吧了，因為所有高級職員都在外面拍片，而經理又去了紐約，「塘中無魚蝦作主」，他乘機作威作福罷了，我不能被一個沒有見識的人，三言兩語的衝撞就把自己所立下的志願打消。我要鼓起勇氣，繼續奮鬥下去！電影是藝術，而真正的藝術界是不會鄙視我的。

選角辦事處

懷着這個念頭，我決定往別家片場碰碰運氣。從這裏乘電車往別家片場，最近的也有兩英里多。我初到此地，未能辨別街道的方向，在電車站便請問一位在那裏候車的年約卅餘歲的肥胖的婦人，往拉斯基片場（Lasky Studio）乘哪一號車合適。她說她也是往該片場的，可跟她一起去。我見她的態度很和善，心裏十分詫異，因為剛才受那個惡少年欺侮過，和這裏的白種人打交道，已存了多少戒心，現在卻得到這個女人善意的答話，不禁又使我恢復了信心！認為白人當中也有尊重亞洲人的。在車上，她問我是否往該片場拍戲。我告訴她：我初到此地，要投身電影界。她問我有沒有照片。我答沒有。她說如果要想當演員，一定要先向各片場登記，塡寫姓名，年齡，履歷，地址和繳交照片一張或數張，有各款化裝照片的更好。我說想求一份長工，甚麼工作都好，以便學習。她說所有片場職工，都是技術人員，若是初學，很難獲選。聽

了這番話，我的勇氣又消失大半了。原因是我既沒有照片，也沒有錢去映；且是初學，這樣看來我的計劃不是要落空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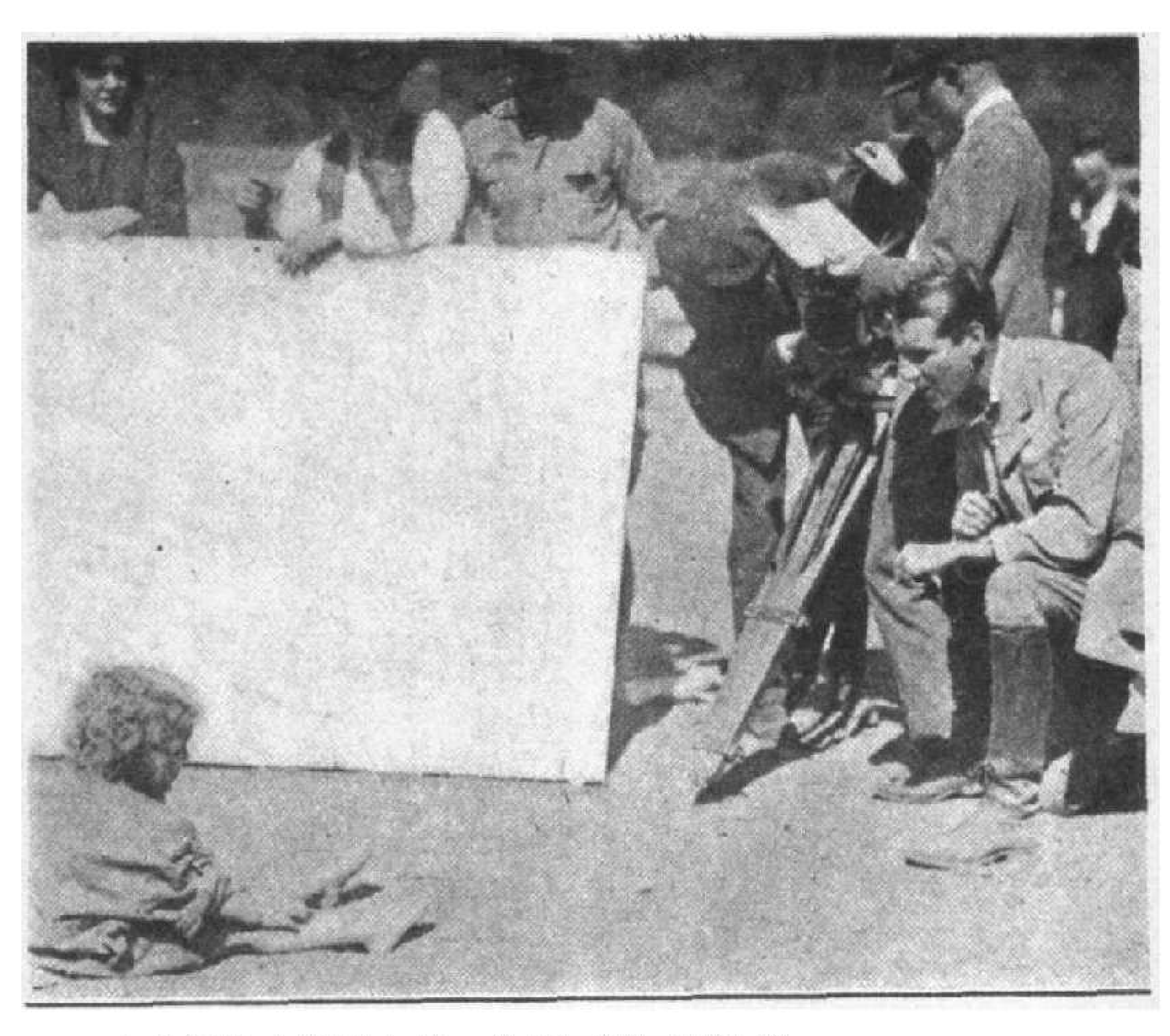
到了拉斯基片場，只見很多男女站在門外，同行的婦人叫我跟她入內，直到一間用木板隔成的辦事處，門上標着「選角辦事處」(Casting Office)的牌子。坐在辦公桌旁的男子，和肥婆親熱地打招呼，說正想派人找她。「威廉德美」的片子今天需要她演出，叫她趕快化裝。那肥婆喜形於色，並匆忙地介紹我和那男子認識，便往化裝室去了。原來這男子是選角負責人(Casting Director)，所有臨時演員和特約演員，都是由他選用的。我對他說明來意，他便叫他的助手幫我塡寫登記表，可是我沒有照片。他囑我改天交來，並說等有適合我演的角色時，便通知我。

那個選角先生隨即帶了助手，拿着一張名單到門外去，向着站在門外的男女逐個注視一番，便指出當選者。他的助手跟着每人發一張憑證，並把那些人的姓名登記在名單上。原來這是在選明天所需的「臨記」，這裏每天都有許多男女來候工的，因爲這種工作不十分勞苦，也不需要經驗。如果被選上，每天可得三元，並有一份午餐，包括三文治兩件、西餅兩件、牛奶一支，生果一枚。如果做到有些經驗，一旦被導演賞識，便可一躍而成爲特約演員，每天就可以賺到由十元至五十元不等。那個肥婆就是特約演員，因她肥胖且外貌很甜，故此做了不久，便逐漸走紅了。

早期的美國電影事業

我是在一九一五年由三藩市到荷里活的。那時的電影業正在萌芽階段，一般投機商人，已在各地設廠，有如雨後春筍。但資本較雄厚的公司，大部份設在美東各大城市，如紐約和芝加哥等地，在荷里活設廠只

是較小型的。因爲紐約是美國的經濟中心，所有的大工廠都想在其鄰近謀發展；其次，美國的文化和技術人材，也是集中在紐約，電影所需用的人材，如編劇、導演、佈景、攝影和演員在那裏徵聘，也比較容易。不過美東一帶的天氣，夏天太熱，冬天太冷，而且人煙稠密，拍攝外景困難特多，故各公司所拍的影片，多注重內景。那時還沒有水銀燈，攝影仍靠日光，陰雨和早晚都不能開拍，工作時間很短；所用演員多由舞台的話劇或遊藝班聘來的二三流人物，而有名氣的舞台明星，多數不肯降格就聘。那時的電影還是雜牌娛樂品，未登藝術的「大雅之堂」，攝製工作又受天氣限制，製片時間被拖長，成本也隨之而加重起來。這就使美東電影業的發展有所限制。



▲在水銀燈未發明之前，拍攝電影要靠日光。

至於荷里活，那時只是羅省(Los Angeles)郊外的一小鎮，荷里活道(Hollywood Boulvard)只有三數十間小商店，環近都是檸檬園、橙園和荒地。各製片廠就在這些果園和菜地上用松板圍了三數萬尺地，建築一個百餘尺闊一尺高的木台，沒有上蓋。用鐵線串着一排排的白洋布來遮蔽日光，這些布排是活動的，隨着攝製的需要而拉開或扯攏，正如沒有電燈照明時的照像館一樣，需用側光時則利用白布在佈景外借陽光反射進去；需用較强的陽光或月光從窗口或門口射入時，則用大照身鏡反射。

所製的影片多數是一本至三本，情節很簡單，一般沒有劇本，只由導演寫了本事和一份分場表，便可開拍。所用演員都是新手，薪酬甚微薄，故事的取材也很狹窄，不外西部片和胡鬧的滑稽片。因爲荷里活的天氣好，一年四季不冷不熱，天氣晴朗的時間多，下雨的時間少，沒有煙霞陰霧的影響，而且附近百里內有高山、有森林、有沙漠、有河流、有海洋、有農莊，是拍攝外景最理想的地方。如西部片描寫歐洲殖民，到美洲後的鬥爭過程，這類影片可以完全不用佈景，演員在農莊及山林間互相追逐，便可以拍成。只要攝製的畫面清楚，打鬥緊張，便算得上一部好片了。

至於胡鬧的滑稽片也很少用佈景，在公園或街巷中，便可以拍出許多引人發笑的鏡頭。例如差利．卓別靈初期的獨幕諧劇(One Zeel Comedy)其中一部的劇情是描寫一個工人，星期日沒有工作做，他早就約好了愛人外出談情去，他在路邊摘了一朵野花，施施然跑到愛人的後門，四面張望，不見愛人，於是把手指插入口中，作吹口哨狀，接着他愛人聞聲由後門走出來，差利把野花送給她。他的愛人不勝歡喜，於是恩恩愛愛地漫步到公園去。公園裏有賣糕餅的攤子，差利充其闊佬，拿出銀幣五仙，買了一件糕餅給愛人吃，自己卻只把拿過糕餅的手指吮個不停，隨後覓得一處寂靜的樹陰坐下，卿卿我我地談了一會兒，正在

情不自禁地傾身要吻的當兒，忽然出現一名長腿警察。這警察原來就是他愛人的父親，他不高興他的女兒和一個窮漢子談愛，就用軟膠警棍，出其不意地向差利頭上一擊，差利應聲倒地。警察拉着女兒回家去，行不上幾十步，差利復甦，一眼看見愛人被警察拉走，急忙追前援救，追至糕餅檔前，順手拿起一塊拳大的糕餅擲去，不料擲不中警察，反而擲中了自己的愛人，弄到愛人滿面鷄蛋糊。警察大怒，捨了愛女，轉而追拿差利。由是互相追逐，有如小孩子捉迷藏，橫衝直闖，衝散正在擁吻的情侶，在大街上從電車前跑過，又在一間士多門前把一個體重數百磅的大肥婆撞倒，隨後在一小巷中又撞倒一個正在被警察追捕的劫賊。差利誤認那劫賊是警察，拚命和他糾纏。這時追賊的警察趕到把賊扣上手鐐。那時他愛人和她的警察父親也追到，追賊的警察向差利道賀，說這個賊是懸賞萬元緝拿的，叫差利到警署領獎。女父見差利是個捉賊英雄，且已富有，遂無條件把女兒嫁給他。於是有情人終成眷屬，一幕諧劇至此結束。

像這樣簡單的劇情，當然可以不用劇本，不需要職業演員，不需要佈景。甚至不需要片場也可以拍成的，而成本當然比美國東部製片廠的出品輕得多。

那時電影院還很少，即在五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亦不過三兩間而已。一場戲約在一個鐘頭左右就可演完，其中主要片約三本，輔片兩本（普通是一本諧片，一本西部片或風景片）合共五本。票價是首輪院二至四角，二輪院由五仙至二角。放映時間約由正午十二時起至晚上十一時止的連環場，觀衆可以隨時買票入座，離場遲早，悉聽尊便。此種連環場制度，美國至今仍因循如故。

寄食「唐人街」

連日往各片場探問工作，化去車費不少，因各片場散佈各處，彼此相距甚遠，步行費時誤事，至此，我袋裏只剩下一元四角，若再乘車，明天的膳宿便成問題了。以經過的情形看來，電影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找得到的，目前要立刻解決的，便是棲身之所。

在乘車回旅店的時候，我想起了唐人街來，爲甚麼不到唐人街去，看看有沒有親人在那裏呢？在外埠同姓兄弟不管認識與否，見面總是很親切的，兄弟間互相幫助是義不容辭的，於是我問車上的售票員往唐人街該在哪裏下車。經他指點後我便下車向唐人街走去。


荷里活早期攝制電影
導演用這種傳聲筒來指揮工作

羅省的唐人街約有六七十間舖戶，除了四間餐館是做西人生意之外，其餘的便是藥材、糧食和雜貨商店，都是做中國人生意的，其中有一些舖戶不是靠做店面買賣來維持的，舖面上只擺些雜物，內進則設有睡床數張供客留宿之用。如有兄弟失業，便招待在這裏食宿，收費低廉；如果沒有現錢，可以掛賬，待找到工作然後清還。每間商店都可向政府註册，塡報十個八個股東，將來該股東回中國時可以向移民局領取「回頭紙」（即回美護照）。因此像這一類姓氏團體的組織在海外實有莫大的互助作用。

我到了唐人街，便找尋關姓的舖戶，得一老僑胞帶我到一間名叫「廣聚隆」的雜貨店去，和掌櫃的互通姓名，才知道他是我鄰村的人，我說出父親姓名，他也認識。他問我從甚麼地方來，我告訴他是從大埠來這裏尋找工作的。他問我住在甚麼地方，我說住在旅店，他說住在旅店是不經濟的，不如搬來這裏住，一來可以節省些錢，二來可以和在這裏出入的兄弟多見面，以便託人介紹工作。我雖然不很願意，但在一貧如洗的時候，不能不「士急馬行田」了，我謝了他的盛情，次日就搬到「廣聚隆」來。

不過吃住問題雖然暫時獲得解決，但袋裏只剩數角，怎能夠往各片場活動呢？不但沒有錢照相，甚至連來往的車費也成問題，難道我學電影的志願就此幻滅，而到頭來還是像其他的僑胞一樣當厨工或洗衣的工作嗎？但當我躺在床上輾轉不能入寐的時候，想起了我國「世上無難事，人心自不堅」的格言，我的意志又堅強起來了。目前的困難，只是欠缺生活費，不如暫時找份其他工作，做一兩個月，積蓄一百數十元，足以維持三幾個月的生活費後再往各片場碰機會。主意既定，內心的憂慮頓覺一掃而空，於朦朧中睡着了。

次日，買了一張西報，注意招聘廣告，但所有要招聘的必須要具有專門技術，我沒有專門技術，無法報聘，只好往各薦人館塡寫求工作志願書，並留下住

關文清先生在香港導演影片《難爲了媽媽》，與演員合照。關文清先生（後排右一人），吳楚帆，紅線女（前排右一、右三）。



址，各館主都說待有適合我做的工作，再行通知。這樣一連等了幾天，消息仍是杳然。我心裏十分惶急。

一天，有一個兄弟，名叫「頭厨耀」的，到「廣聚隆」來，對掌櫃說，他接了一份大酒店的厨房包工，要請一個二手厨工和一個洗盤碗的來配合。二手厨工月薪一百元，洗盤碗的月薪六十元。那掌櫃就介紹我去洗盤碗，另介紹一個兄弟去做二手厨工。那酒店在距羅省約五十英里的蒙囉山上。這蒙囉山是羅省附近最高的山，山頂長年積雪，夏天有許多人到那裏去避暑；冬天也有許多遊客到那裏賞雪。酒店建在距離山頂不遠的斜坡上，有纜車可達。

在大酒店切馬鈴薯

由火車站到蒙囉山脚還有八里路程須乘馬車，才能抵達。從山脚轉乘纜車上山時已近薄暮，但見烏雲蔽天，遠處雪峯擎天，若隱若現。車行甚慢，一路上松林石壁，瀑布流泉，車行越高，溫度越降，及至半山，已大有「高處不勝寒」之感，忽而一陣狂風過處，窗外白雪紛飛，天山一色，此情此景，宛如韓愈被貶潮陽，路過藍關時詩句：「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的景況。由羅省起程時，天氣甚暖，故我們身上只穿秋絨衣服，所有寒衣都收藏在行李箱內，而行李還留在山脚纜車站內，待尾車才能運到。這時我們已凍至如置身雪窖中，全身顫抖，牙齒軋軋響個不停，及到達酒店門前，兩足已僵硬不聽使喚，拚命用手按摩了許久，始能勉强下車，這已是入夜九時了。管家婦帶我們到工人住所，環爐取暖，並有侍女送食物來。飯後始恢復元氣。「頭厨耀」問管家婦近日酒店生意可好。管家告訴他，過去兩月生意很淡，但現在已接近旺月，而且已經下雪，預料由明天起，當有許多遊客前來賞雪，生意當趨興旺。原來那時南加省

的白種居民多是從東方遷來的，因爲這裏天氣好，地皮便宜，故很多東部富戶遷來落籍。由於他們的故鄉大多數一到九月便下雪，而聖誕節更是下雪的時節，他們南遷後久不見雪景，未免有故鄉的懷念，所謂新居雖好，舊地難忘，故每聞蒙囉山下雪，便挈婦將雛來此重溫冬季的風光。由此可見，人人對於故鄉都有莫名其妙的眷戀之感的。

是晚在睡覺前，管家領我們到厨房和貨倉指點一切，然後「頭厨耀」又向我和二手吩咐各人應做的工作。頭厨負責訂出每日菜色，分配肉類和製麵包餅食；二手掌理爐頭，所有煮炒焗煎，都是歸他操作；我除洗盤碗外須洗滌蔬菜，和刨馬鈴薯。我的工作時間最長，每天早上五時起床，即往厨房生煤爐火，把隔夜切好的馬鈴薯片或條，用豬油炸熟。二手在六時起床，那時爐灶已夠旺熱，他把麵包和餅食焗好。七時頭厨到場，同時餐廳開始營業，顧客陸續到來。早餐時間是由七時至十時，午餐時間由十二時至三時，晚餐時間由六時至九時。頭厨十時便可放工。二手則在十一時休息。而我在洗完盤碗以後還要洗滌瓜菜，切馬鈴薯和洋葱頭等，每到深夜十二時始克上床就寢。在切洋葱頭的時候，往往被葱頭的辛辣氣液射入眼鼻，弄到涕泗交流，着實難頂，這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件苦差；況兼我在南方長大，不習慣這麼寒冷的氣候，加以睡眠不足，做了十餘天便染了頭痛症。但責任所在，不能不勉强支撐着，捱滿一個月，就辭掉工作回到羅省來。

結識一個畫家

回到羅省，算還了「廣聚隆」的食宿舊賬，剩下四十餘元，映了一打照片，便再往各片場找尋電影工作。那時荷里活已有小片場十多間，但散佈各處，往

來費時，而環球公司竟設在西南郊外，來回車費要花一元。各片場多是給一張志願書，塡寫姓名、年齡、履歷、特長、地址等，貼上照片，便算了事。我在片場查問瑪利璧福所在，結果我想見她一面的迷夢，再次幻滅。原來瑪利璧福是在紐約工作的，從來沒有到過荷里活。後來荷里活的出品，證明價廉物美，美東的製片公司紛紛西遷，原有在美東的片場才逐漸淘汰。那時瑪利已是影壇中最紅的女星，有「世界情人」的美譽，因業務關係，遷到荷里活來，但說也奇怪，我爲她而來謀求電影工作，但始終沒有機緣見過她一面，咫尺天涯，難道「造化」正在左右其間嗎？

我到過各片場塡了志願書後，滿以爲不久便有工作，豈料一連候了十多天，有如石沉大海全無消息。一天，帶着幾分悶氣，在唐人街上散步，見一西人青年，坐在街邊繪畫，我走近一看，他便用「半鹹淡」的四邑話跟我打招呼：「朋友，你好！」當時我十分詫異。一個西人會講我們的四邑話！莫不是他曾到過我們的家鄉嗎？我於是想了解他的來歷。「好，你繪的眞好呀！」我禮貌地回答他，順手送他一頂高帽。但除了第一個「好」字他明白外，其餘的似乎完全不懂。他繼而用英語向我解釋，他並不會講中國話，不過昨日他在這裏繪畫，向一個唐人學了這麼一句話。今日便用來向我試試，看學到的口音正確不正確罷了。我問他是不是想學講中國話。他說是的，因爲他要研究中國的美術，來補充西洋畫的不足，將來有機會打算到中國去學習，因此現在想先學中國話。那時我正以爲結識一些西人朋友，或許有利於我找尋電影工作，這樣我便向他提議，我願當他的義務教師。他立即堆下滿臉笑容，就邀我到他的畫室傾談。

他的畫室是在一間古老大廈內，離唐人街不過兩條短巷。這座大廈是七八十年前的建築物，佔了半條璧架街（Baker Block）的長度。而這間大廈則和這條街同名，大廈地下是呂宋人和日本人開設的小型舖

戶；二樓和三樓每層有十多個房間。有些甚寬大，且有冲涼房和厠所。據說這原來是一間頗有名氣的大酒店，許多歐美名人曾在這裏住過。百年前的羅省，不過是一個小埠，這間大廈就是商業繁盛區的中心，後來由於市區逐漸南移，時至今日，這個區域已形冷落了。就是因爲房租便宜，所以一般未成名的美術家、文學家、劇藝家和音樂家都遷來這裏住。三樓有一所美術學院，油畫、水彩畫、炭筆畫、鋼筆畫都分科授徒，分日夜兩班，每班有男女學生十餘名，上課時多採用裸體女模特兒，有時也用男的。模特兒的酬金是每小時一元，而學費則每生每月二十元。我的新朋友就是該院學生之一。他的畫室是在學院樓上的閣樓，因爲這大廈是歐洲貴族式建築物，頂樓有三個高閣分佈在南北兩隅，另一閣在正門頂上，天台的中央。他的畫室是在北隅，從美術學院側有梯直上。這個閣房約有十尺丁方，三面有窗，牆上掛着一幀中國彩色大「加官圖」，週圍貼着炭筆和鋼筆畫，地上空無一物，連一張椅子也沒有。他自我介紹叫考活韋勒（Howard Willard），我也把我的姓名和學電影的志願



考活韋勒爲青年時代的關文清先生所畫的一幅素描。

告訴他。

據說他是個貧苦學生，日間在一間百貨公司革履部當售貨員。每月薪金五十元，晚上在美術學院上課，不用學費，因他替學院掃地。他專習鋼筆畫，對中國墨筆畫甚感興趣，故想學些中國話作爲將來研究中國美術的門徑。我告訴他，中國有許多種方言，標準的是北京話，而我能講的只是四邑話，恐怕不是他的理想教師。他說沒有錢請國語教師，而且這裏也沒有這樣的人材，如果我肯教他，四邑話也好。他問我住在哪裏，我依實告訴他住在兄弟開的雜貨店裏。他問我想不想來這裏和他同住。我想，住在「廣聚隆」接觸到的人物與我的志向是不相合的，這裏是藝術界聚集的地方，如果將來結識一些志同道合的藝術家，作爲進身電影界的引線是理想不過的。因而我問他房租要多少，他說不收房租，有暇教他說唐話作交換便行。原來房租每月不過十元，水電費包括在內，多一個人住，沒有任何不便。但我見不到床鋪，問他如何睡覺，他就隨手拉開一扇小門，原來這是收藏衣物用的小房，裏面貯滿衣被和一張捲起的床氈。他說夜間拿出來鋪在地板上，就是一張很舒服的大睡床了。我立即和他握手，表示接受他的建議，即日把行李由「廣聚隆」搬來，從此展開了我生活的新頁。

遷入了藝術之家

在我初遷入璧架大廈的時候，二樓只有一間產業經紀的辦事處和一間救世軍教會租來貯藏救濟衣物的大房間。三樓因爲有美術學院，物以類聚，一般「未來」藝術家，都在這裏居住，一號房是一個法國少婦租來學古典歌曲用的，整天可以聽到她彈着鋼琴伴和着她的尖銳歌聲。她的藝名叫做卡拉希蓮（ Clara Helene ） 她有個「卸任」丈夫，每月供給她贍養費

一百元，以那時的生活程度來說，除了衣食住行和學費外，是應該有餘錢儲蓄的。但儲蓄不是她的志願，更寧願把餘下來的錢，來津貼情郎，令她的情郎也可以安心於研究美術。她的情郎名叫夏羅(Harald)已經算是一個如假包換的油畫家了。他租了卡拉的鄰房做畫室，日常除了花些時間和卡拉談情外，就是研究用油彩來描繪女人的曲線美。

住五號房的是一個德國青年，名叫史賓卡(Sprunk)和一個愛爾蘭人名叫史密夫 (Smith) 的。後者在一家晚報當修改照片的工作，而史賓卡則在一間圖畫儀器店當賣手，他們都是夜班的美術學生。六號房的住客名叫卜利達 (Bert Eollioit)，是個美國父親、日本母親的混血兒，他的水彩畫已繪得相當好，但生性散漫，非有特別感觸，是不輕易執筆的。在生活中他追求的是醇酒和美人，和他最友好的是九號房那個紅人畫家，名叫獨狼 (Lone Wolf)。獨狼已有相當名氣，被美國美術界認爲是繪馬專家。本來美國的紅人很少到外界謀求生活的，美政府早已把他們集中在大山裏的保留地中，由政府供給糧食，任由他們過着原始生活。但這個「獨狼」從小由一個傳教女士撫養，後被送入學校讀書，中學畢業後再送到紐約考大學，依他養母的意願，是想他學神道，以便畢業後由教會派他回保留地把耶穌的道理去感化他的族人。但獨狼不喜歡嚴肅的神道，而喜歡浪漫的美術。他在紐約一間美術學院學習油畫多年，回到他的家鄉，繪了馬匹的油畫多幅，携去紐約參加展覽會。結果，一舉成名。有一家雜誌以二千元的代價買了他一幅馬做封面，而且有個白種女子愛上了他。不久，他們就結了婚。他的成功，大概因他小時在保留地日夕與馬匹相處，對於馬的生活神態，深印腦海，因而繪來便有獨到的風格；而且他是個紅人，物以稀爲貴，他的作品也容易吸引人們的注意。他携妻子西來渡蜜月，在荷里活租了一所高級住宅，因喜歡南加省的陽光和風

景，故在這裏住下，他雖然受過白人的教育多年，但紅族的天眞粗野性格，仍遺留在他的血液裏，他有爽直不羈的性格，有縱情豪飲的嗜好，對於「高等」社會的拘謹生活則格格不入。爲着逃避現實，他來璧架大厦租了這間九號房做畫室，有時工作興起，一連多日不回家去，他的太太就得前來這裏照料他了。

還有兩個住在中央閣樓的少女：一個是黑髮的「指甲女郎」，她是在一間理髮所替人修剪指甲的；一個是黃金髮的「片場女郎」（Studio Girl），她和我一樣，着了電影迷，從別省來荷里活，希冀實現她的明星夢的。她的姿色雖不算艷美，但也算是可人兒，而她的身裁也符合選美的標準。她已當過許多影片的「臨記」，現已升上「特約」的地位了。這兩位女郎，也不是美國人，黑髮的是西班牙人，金髮的是瑞士人，這裏的人種可算是多種多樣的，爲甚麼有色或混血人喜歡住在這裏呢？大概因爲在這裏居住或社交，比較隨便，保證沒有人因不同種族而受到歧視，生活上有名士派（Bohemian）的作風，無拘無束，自由自在。

我遷入璧架大厦那天是星期日，而星期日正是這裏最熱鬧的。到美術學院來的學生特別多，因爲有許多學生平時各忙各的，只在週末來上兩天課，加上各畫室都有客人到訪，晚上必有「派對」。是晚七時，考活君往學院上課，他帶我介紹給院長認識。一進門，便見一個少女一絲不掛地站在一個一尺高的木台上，動也不動。面前有二十多名男女一面注視她，一面用炭筆或鉛筆往紙上畫，我當時十分尷尬，垂頭不敢仰視。因爲我從來沒有看見過裸體女人，我的面部頓時熱氣騰騰，不知應如何才好。考活君帶我至院長處，他是個五十歲左右的人，頭髮已經斑白，一副古老眼鏡，唇上留着一副八字鬍子，穿着一件白色外套，我覺得他更像一個醫生而不是個美術教授。考活君介紹我是個中國留學生，同時也是他的中國語教師。院長

聽罷，對我特別客氣，招呼我坐。但我想，我不是這裏的學生，如果坐在這裏看模特兒，人家豈不疑我是個「醉翁之意」嗎？按照中國的禮教而論，這是「非禮也！」我因而急中生智，托詞有要事待辦，改日再訪，就溜回閣樓去。

待考活君下課回來，我問他那院長的履歷。他說，院長雖然不是名畫家，可是他相識滿天下，許多已成名的畫家是他的同學或朋友，甚至有的是他的學生，也有些在電影廠當佈景主任的。今天我和他結識是很有用的。我細味考活君這番話，覺得他有些趨炎附勢，不像一個眞正藝術家的風度。有一次，他要我和他一起去參加歡迎一個名作家的讌會，我不肯去，說出不願意去趨炎附勢。考活君聽了，忽然大笑起來，說我是個傻瓜，他說：「你想學電影，是向那些有財有勢



藝巢大厦的名士晚會，這些名士可說是六十年前的嬉皮士。

的製片家求取工作，還是向街邊的乞兒求取工作呢？」他鄭重地問我。「當然求製片家啊！」我不加思索地答。「那麼，照你的見解，豈不是趨炎附勢麼？」我給他問到沒有話可說。「老實說，」他繼續發表他的理論：「像我們沒有地位的人，若不是靠去交際，識多幾個有地位的人來提拔，怎能有機會成名呢？」我想想他的話確是事實。理想和現實畢竟有很大的距離呀！終於我和他一起去參加那個歡迎會。



豐架大廈最後的一次晚會，送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入伍者，抱月琴的是關文清先生。

「將進酒，杯莫停」

星期天晚上，這裏例行有「名士派」的晚會（Bohemian Party）不是這間畫室做東道就是那間；開會不用多費金錢，只要買幾加侖意大利紅酒（Dago

Red）便妥，這種紅酒很便宜，每加侖不過一塊幾毛。大厦裏的住客是當然的成員，此外，還有各人的同道朋友，也可任意邀來參加，不用請帖，多多歡迎。是晚，在五號房開會，由史賓卡和史密夫作主。考活君在下課後才去。因這會是由九點起至半夜一兩點的，我因初到，相識人少，怕有尷尬場面，故稱疲倦，推辭不去；但考活君去了不久，史密夫君便親到我處敦促說有許多人想和我結識，而且有個詩人來朗誦他的得意詩篇。盛情難卻，我無奈只好穿了衣服跟他去。

五號房是三樓中最大的一間，內有一廳一房一浴室。我進去的時候，已有廿多名男女坐在廳中了。史密夫遞給我一杯紅酒，然後叫考活君介紹我和衆人認識。接着史賓卡君便宣佈詩人開始朗誦，他接着燃起兩枝蠟燭置在暖爐的雲石版上並加些木柴到火光熊熊的壁爐裏去。史密夫拿着一大罇紅酒給各人添了滿杯，然後把電燈滅了，這時只有微弱燭光照在詩人的稿紙上。壁爐發出的閃爍不定的光線照着宛似比翼鴛鴦的男女們身上，全室充滿着詩情畫意的神秘感。詩人朗誦約有半個鐘頭始完。我看見有些人瞌着眼一動也不動，不知是不是悶極睡去，抑或領略詩情深處。這位詩人誦的詩，好與不好，我估計，在座的人沒有一個有能力批評。不過朗誦到最後，詩人的聲音逐漸低微終於沉寂下去時，人人不約而同地睜開眼睛拚命鼓掌一輪，使那位詩人，大有飄飄欲仙的樣子。跟着詩人對衆人說，他曾讀過中國《唐詩三百首》的英文譯本，對李白的作品甚爲敬仰，請我朗誦一首給他們聽，這個提議，顯然是要表示他的博學，就連中國的唐詩也讀過。我想，這是對外宣揚我國文化的好機會。我雖然不是一個朗誦專家，可是，幼時讀過幾年舊學，對四書五經，古文唐詩，被老師强迫唸到滾瓜爛熟，而今朗誦起來，諒不至太過生疏，而那時我已飲了半杯紅酒，已有些醉意，羞怯之心，早被酒精衝散。故只說了兩句謙虛話，就把李白那首《將進酒》的大意，略加叙述，便

大膽地用四邑讀音朗誦出來。誦時順着語氣節拍，學八股先生那樣搖頭擺腦一大陣，誦完各人熱烈地鼓掌。詩人高興地說，聽了這首詩的音律節拍，他可以想像到李白如何風流瀟洒了。接着，希蓮女士要求我再誦一首，衆人鼓掌敦請，那時我更加膽壯了起來，便不再說甚麼客套話，就朗誦了一首《長相思》。誦完在掌聲中我和考活君興辭而出，同時住在中央閣樓的兩位女郎也跟着走出。到門外考活君介紹我和兩位女郎認識。金髮的名璧姬，黑髮的名瑪李。璧姬說，她明早九點要到啦市基片場拍戲，故此要早睡。考活君告訴她，我是從三藩市來的，要參加電影工作，請她代爲介紹。她想了一想，就提議我明早跟她一起去。她說明天是拍禮拜堂景，用百多名臨時演員，或者可能被選，我立刻答應她，並多謝她的關照。

初做「臨記」

次晨，我隨璧姬到啦市基片場，因爲璧姬是個當紅的特約演員，隨他入閘並沒有人攔阻。她帶我到主任辦事處。主任見璧姬即遞給她一張工作證，並着她先往服裝部領取服裝，然後化裝。璧姬接了工作證便介紹我和主任相識，「關先生是個中國留學生，」她說。言時露出一種嬌媚的笑容：「他從遠東來，特別要研究電影拍製法，你能給他當一份臨時演員，令他有個機會去研究嗎？」主任不待思索，冷靜地回答:「對不起，今日需要的臨時演員，經已額滿，遲些時日我留意錄用吧！」我聽了很覺失望，璧姬也有些不自在起來，我正要辭出，突然有個三十多歲的青年人匆匆入內，一見璧姬便說：「璧姬，你來了，正好，快去化裝，拍你的鏡頭啦！」「好，半點鐘後就來。」璧姬答，見我在側，問：「喂！佐治，你能多錄用一個演員嗎？我有個中國朋友……」說時指着我，佐治一眼釘着我，旋問：「噢！他要當演員？」「是。」璧

姬微笑地答，「我希望能加多一個。基督信徒中也有中國人嘛！」她帶着俏皮的口氣催促他。佐治略事思索答：「或者可以。」他遲疑地說，「我們既然有多名黑人教徒，也應該有一兩名東方人，相信老闆不會反對的。」接着，璧姬向他道謝，並對我說：「化了裝到片場見！」便匆匆地向化裝室走去了。佐治向選演員主任取了當天的演員名單，加上了我的名字，帶



璧姬與關文清的一幅合照像。

我到服裝部領了一件大襟唐裝衫，然後叫我到男化裝室去。原來那人是施素德美的助手，是個副導演。

男化裝室是一間三十餘尺的長形木屋，中間擺着一張二十餘尺的木枱，闊約五尺，中間擺着兩行鏡子，兩邊置有長木櫈，演員雜亂地坐在櫈上對着鏡子塗脂抹粉。看到這些堂堂大漢，竟然統統都學女人裝扮，我覺得十分有趣。但是詳細看下去，他們不只在塗脂抹粉，有些更在把些假鬚黐在面上和嘴上，有些拿着一枝鉛筆在面上亂畫，有些把白灰水擦在髮上，原來他們要扮成年老一點，有些扮成乞兒模樣。那日拍的場面，是一幢救世軍禮拜堂佈景，所有臨時演員都是扮成到教堂聽講道的模樣，或是來求援助的人。因為美國救世軍教會，專向下層社會傳道和做救世工作，所以到教堂聚集的不是貧苦大衆就是無業遊民。這班臨時演員必須這樣打扮。當演員的，個個懂得普通化裝術，化裝主任只是管理化裝室和特別化裝，如盲眼、爛鼻和缺口等。我因為初入行，未學過化裝，坐在那裏看着各自施展「絕技」，自己則不知道從何着手，心裏正在叫苦。副導演佐治一條來到眼前，他向大家宣佈：十分鐘內要到二號場一號佈景前集合。我尷尬地向佐治說明我不知道如何化裝。他愕然瞟我一眼，然後對化裝室管理員說：「他是中國人，要比別人黑一點，但不要黑到似非洲人一樣，你替他化吧！」那管理員把眉一皺，似有難色：「只有十分鐘，做不來！」他斷然地拒絕。佐治略事思索說：「你先把雪花膏潤他的面皮，不用塗脂，差利替你撲上些粉吧，快點！老闆是不等候任何人的！」他吩咐完便匆匆出門去了。我依照他的吩咐，不用五分鐘，便化完了裝，換了衣服，跟着大夥兒一齊向第二號場走去。原來那時的膠片（film）發明不久，未臻理想，片中的微粒，只有黑白，沒有中間色素，如不化裝，拍出來的畫面，便白的白到發光，黑的黝黑如墨，因而所有上鏡人物，一律要化裝，同時，白色的道具如看護衣、襯衫、被

單、枱布等等也都要染上微紅或淡黃色。

這是大導演施素德美（Gicel de Mille）自編自導的五幕巨片，那時的影片，多是一幕（One zeel）或兩幕，五幕已算巨製了。女主角是由紐約百老滙聘來的著名話劇明星宏尼活（Fannie Ward），男主角也是個話劇演員，他在這部片飾演一個情場失意的浪子，因失了愛人，心灰意冷，終於不務正業，終日酗酒尋事。女主角是個救世軍傳教士。一天，見他醉倒街上，警察正擬以阻街罪名捕他入獄時，她大發慈悲，上前代為講情，並帶他回教堂供以食宿，待他酒醒，然後向他講道，勸他痛改前非，從新做人。浪子受女的美貌和真誠所感動，逐漸愛上了她，由此立志改造自己，嚴行戒酒，並加入教會，跟她一齊做傳道工作。最後，有情人終成眷屬。

碰上了施素德美

當我們走出到第二號影場的時候，攝影師已在場指揮着雜工們把吊在佈景頂端的白布，某幅拉前，某幅扯後，這是默片時代的配光法。副導演佐治把我們分配坐位。不久，施素德美也到場，手携着一塊尺餘長方板，板上有個鐵夾夾着個劇本。他是個肥壯而略矮的人，額頭飽滿，雖是三十左右，但已略露光頭，身穿一件黃布恤衫，沒有外衣，也沒結領帶，馬褲長靴，看來宛似一個軍官模樣。施素德美一屁股坐在擺在攝影機側一張帆布椅上，張目四顧，時佐治已侍立在側候命。德美吩咐他有些傢俬道具要變換位置，某些演員先在場，某些後到。佐治奉命，即指揮雜工搬動傢俬和道具，並吩咐各演員如何做法。那時璧姬也已到場。她到德美面前，恭謹地向他請安，並問她應如何表演。德美把她飾演劇中人的個性和身份，在那場戲所應有的態度和動作等詳細地告訴她。那時攝影



二十年代荷里活明星的豪華住宅

師已把全景配光工作做妥，問德美要先拍哪一道鏡頭。德美說先拍全景遠鏡，並吩咐佐治往化裝室催促男女主角到場。攝影師叫他的助手把影機安置在指定的位置，然後請德美檢視，德美到影機後從鏡頭裏瞄去，認為構圖不錯，便把那場戲的動作和主角的位置告訴攝影師，以便配特別焦距的光。不久，男女主角趕到，德美把那場戲的過程，情感和效果對他們說了便即試演。這些鏡頭是宣道會的開始，有四名樂員坐在琴台側奏樂，璧姬坐在琴台彈風琴，前來聽道的人和教友們有些已坐下，有些從外魚貫而入。女主角和另一男牧師在招呼教友入座，男主角在這鏡頭還未出場。試了一次，便順利拍了這個鏡頭。我扮成個教友，早已入座，故不用任何表情，因而能注意到導演工作的過程。當德美叫出「卡馬拉」（Camera）的時候，攝影師便把影機右側的鐵把手轉動。各演員依照導演所

吩咐去表演。及德美叫一聲「咳」(Cut)攝影師要時停手，演員們也停止表演，等候導演的下一道命令。下一鏡頭，是由琴台向門口拍去，男主角由隔壁宿舍出來，正欲離開，爲女主角所見，留他坐下聽講道。大家一直工作到正午十二點，忽然鐘聲大鳴，德美便下令停工午膳。他和男女主角離場去了。佐治則叫雜工把預備好的餐點分派，每人一包，內有三文治四件，西餅一件，另牛奶一小瓶，各人就坐在場中吃，璧姬也是一樣。那天由九時至十二時，大約拍了十多個鏡頭，有兩段不夠理想，「N.G.」(No Good)，重拍了兩次。一個是男主角行入教堂時，有個飾教友的臨時演員，在主角的前面走過，攝影師說他遮住男主角的表情，故要重拍；另一段是德美認爲女主角的愕然表情，有點過火，故也必要再拍一次。在拍片的當兒，有個女場記坐在導演身旁，把鏡頭號數和表演情形逐一加以記錄，這是預備給剪接軟片時參考用的。午後一時鐘聲復鳴，所有工作人員依時進場開工，直至下午五時才結束。這一天大約拍了二十五六個鏡頭，有些鏡頭超過半小時的時間去預備和試演，尤其是男女主角的近鏡(特寫)，用大照身鏡從景外有陽光處，反射強光進來，配來配去，花掉了許多時間。導演爲了培養演員的情感，特命樂師在旁以小提琴伴奏着配合劇情的音樂，故拍特寫鏡頭就特別慢了。這些是我親眼看見施素德美導演的手法。至於他的理論，我曾在一本雜誌中讀到他對記者發表過的一篇談話，他說：「我以爲一個導演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明瞭全部劇本的中心思想，劇中人的個性，把握住故事由始至終的發展過程至於高潮；其次是選用演員，務須切合個性，對他或她能否眞正担任這個角色，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因爲各有所長，有些長於演悲劇，有長於演諧劇，有些長於調情，有些偏於豪爽，若能選到適合劇中人性格的演員，則事半功倍。至於如何使演員演出劇中應有的表情，導演只須把每一鏡頭的特點，劇中人的心



美國著名導演施
素德美在二十年代的
一幅照片。

情，要達到的要求，向演員交代清楚便足，斷不宜呆板教他或她怎樣去做，因為每個演員有他們自己的表演能力，若導演一定要他們學他那樣表演，結果將會弄巧反拙的；即使學到十足，那出現的只是導演的個性，而不是劇中人的個性。其餘如每場戲的特點、氣氛及鏡頭的運用，也應時常留意以期達到理想為止。

電影學院的生活

自從這次當過一天臨時演員之後，片場內的組織和製片的程序已略知一二，但對於攝影機的構造和攝影的技術，菲林的冲印和剪接，仍無法了解個中秘奧，若要學成後回國製片，非全部工作過程和技術都能掌握不可。我當時便很想找份片場的工作，但無針不能引線。要學任何部門專技，要得到那部門技師收為學徒，才能入片場工作。那時的大學又未有電影藝術一科，戲劇不過是文學系之一部份選修課程，要學電影專業，簡直沒有可能。一日，忽見報紙上有廣告一則：「明星電影學院招生」另有小標題是：「做明星的捷徑」，「學電影的正途」。我看了這段廣告，十分高興，立即拿着報紙，乘車朝該學院進發。

明星電影學院是在羅省的郊外，設在一所大木屋內，四週用白灰水刷過，屋簷高懸着一塊大招牌。院內陳設簡單，靠牆置一張長枱和木櫈，中間擺着數行木椅，近門口處用木板隔了一間小房當教務處，牆上掛有許多明星的相片。我到時已有許多青年男女，在那裏或坐或立，聚精會神地在看章程。我取了一張，便回璧架大廈。把章程一看，始知該學院只是一家演員訓練所，章程中並沒有標明科目，只是空泛地說：會給進校學習的人獲得電影普通知識，同時在畢業後可以介紹他們進入片場工作。學費每月三十元。我覺得當演員只任由導演依照劇本來指揮，沒有創作的機

會去發揮本人的思想和能力，所以我決意選擇導演兼編劇的工作，來做我的終身職業。這所學院是不合所求的，但當還沒有比較理想的可供選擇時，也樂於報名參加，以求多得些經驗。

第一日上課，講的是化裝理論，沒有教科書，教授口述，學生筆記。第二天講戲劇理論。第三天講表演技術。以後便實習化裝和表演。學生中都是廿歲左右青年男女，上課時有講有笑，倒是十分輕鬆，不若別種學院上課時那麼嚴肅拘謹。

在那學院學了兩個多月，院長宣佈實習上鏡，要學生每名繳實習費二十元，作爲買菲林和租賃服裝之需。因劇情是取材於聖經，描寫耶穌在山上講道，所以所有演員要穿阿拉伯裝。八時在學院齊集，化裝和準備一切，九時出發，到荷里活一個小山上展開工作。院長當導演，另一教授當攝影師，先拍男女教徒們，聯羣結隊上山的遠鏡，每一個鏡頭要排練一兩次。拍了幾個鏡頭，已是中午十二點。那時正是六月天氣，荷里活的陽光特別强烈，演員因一忽兒上山一忽兒下山，來回奔跑多次，人人已汗流滿面，濕透衣衫，化裝品多是蠟質，被陽光曬溶，化油流下。學生們對化裝雖曾學過，但只是一知半解，還沒有現場經驗，用巾揩揩抹抹，便個個變成「花臉貓」似的！化了裝最忌揉擦，有汗用軟紙印吸，然後補粉，使臉結實才行。過去滿以爲拍片工作是輕鬆的，現在才深深理解「藝術須從血汗中磨練出來！」這時人人已是精疲力盡，幸而院長及時宣佈休息午膳。學生們便如初釋囚犯，爭相奔往樹陰躺下，雖有三文治和汽水，已懶於急往領取了。下午拍耶穌講道，院長由擴聲筒指揮各生分立在山背，飾耶穌的則立在山頂，高舉兩手面孔朝天，作祈禱狀。院長着攝影師從山麓朝上拍。拍完了這一全景鏡頭，多數學生工作便算完畢，樂得大家坐到樹陰下「指點江山」討論方才所拍鏡頭。有些頭皮厚不怕日曬的就跟院長上山頂去，看拍耶穌近鏡。這次排

演，不過讓學生們有一次實習的機會罷了，草草拍了三數鏡頭，便告了事。至於影機內有無菲林，學生們不得而知，因事後並沒有影片給我們看。

大戰打出荷里活

有一次，學生開討論會，有人問：「誰是電影發明者？」這一問題相當有趣，有人說是美國的安迪生，有人說是法國的雷諾和盧米埃爾。這兩個答案都不全對。為要找出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我特地到公立圖書館去搜集許多有關電影的書籍和雜誌來參考，終於得出這麼一個答案：安迪生，雷諾和盧米埃爾並非發明者，他們只是改良者。發明者並非一人，而是許多人，其中各國的科學家都有，甚至可以講，我們中國人，也有參與發明的一份。有甚麼根據呢？這是我們的祖先，在千百年前，已經發明了「走馬燈」。電影的原理，就是走馬燈的原理，因為走馬燈是用火的熱力來推動畫有各種動作的人物的輪盤來轉動，同時利用燈光把人物的影子射到燈套的白紙上，使人看了，燈上的人物好似在奔跑似的。目前的電影豈不是用電的熱力來推動影機旋轉，電光把畫影射到銀幕上去嗎？所以我們可以說：「電影是中國人發明的」。

講到直接和電影有關的人，就應該指出最初的發明者是歐洲人，而以法國人貢獻為最大。電影製造，是靠三種發明為其物質前提的：（一）照相術的發明；（二）視覺理論的提高；（三）電氣的發明。照相術是在公元一八二三年由一個法國人名叫尼埃浦斯所發明，視覺的理論是在十七世紀由牛頓發現的。牛頓發現我們眼睛的感覺有延續性。我們看過一件東西以後，那件東西的印象，不會立即消失，如把一個火球迅速在眼前搖擺，我們就可以看到一條長形的火線在眼裏綿延不斷。根據這個原理，到一八二五年就有人造出

一種「幻盤」玩具來，這種「幻盤」的構造很簡單，不過拿張硬紙剪成圓盤形，在盤兩面畫着圖畫，例如，一面畫一隻雀，另一面畫一隻雀籠，如果把硬紙盤用速度旋轉起來，我們便可看到那隻雀困在籠裏了。這種玩具，當然比不上我們中國的「走馬燈」那樣複雜和機械化，但因爲有了「幻盤」，便引出活動照片發明，有了活動照片，於是盧米埃爾就創造出「轉動攝影機」來。直到一八八八年英國發明了膠質底面片，法國的雷諾製成「活動視鏡」，同時美國的安迪生發明了電氣以後，人們把電氣應用到「活動視鏡」上，製出一種安迪生牌子的放影機，並確定三十五米厘長的膠片，膠片兩邊鑿有四孔，以免膠片過機時搖擺不定。同時雷諾創造了他的「影戲」，由此奠定了電影拍製的基礎，把玩具式的「活動照片」變爲專門性的事業了。

至一九一七年，水銀燈已經發明，過去要「睇天」的舊法即被淘汰。以前，陰雨不能拍，早晚不能拍。有了水銀燈來替代日光，便可以日夜隨時工作。影棚可以搭蓋，風雨無阻。從此，電影的攝製，便走上工業化的大道。在工作上，可以有計劃，依時交貨了。可惜水銀燈過於笨重，每座重達數百磅，體積有如大櫃，全座除光管是玻璃外，其他全用鋼板製成，不獨搬運困難，且阻塞地方。用了不過三五年，水銀燈爲炭精燈所替代，而那時的菲林，也已進步到感光比前快了三分一了。但因炭精燒起來有「吱吱」聲，有礙錄音，因而又改用加大的電燈泡。時至今日，「水銀燈」只是電影史上一個名詞，全世界影棚，已見不到這東西了。

自從盧米埃爾創造了攝影機，雷諾把它應用到戲劇來以後，法國的影業便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其中最成功的是百代兄弟。他們組織了公司，建築了片場，從事攝製影片。初期只把片租給附近的流動放影隊。後來業務蒸蒸日上，銷場日廣，世界各大城市，

都有他們的發行所。百代公司除製片外，另設廠製造攝影機、放映機、生膠片和一切映相器材等。由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二十年間，法國影業可算稱霸世界。那時美國的影業只在萌芽時期，人才缺乏，無論製片或發行，還沒有大規模組織，雖然柯達公司已大規模生產生膠片，但銷行歐洲多過本國。安迪生所出的放映機也是如此，所製成的少數影片，其銷量仍遠遠比不上歐洲的出品。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法國首當其衝，不久被德軍佔領，所有工業都被戰火摧毀，戰火旋即延及全歐，所有歐洲的藝術人才，除被徵入伍外，多數逃往美國避難。世界電影市場，以前靠歐洲供給影片，忽因戰爭而告中斷，一時各國都鬧片荒。美國人遂乘機投資，收留歐洲的流亡藝人，從事大量拍片，以供給世界各地影院的需要，在此情況下，新的製片公司一時蓬勃起來。美東一帶，原是美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因而初期的大製片公司，多在美東一帶設廠，只有拍牛仔片的小公司才到荷里活去取景，原因是牛仔片的背景，是山水和農場的外景居多。荷里活那時屬於羅省郊區，縱橫百數十里，地廣人稀，那裏有牧場、農場、橙園、麥園、河流、大山、大洋，長年陽光多，雨霧少，天氣不冷不熱，正是拍取外景的理想地區，何況在那個時候，水銀燈尚未發明，即內景也要在玻璃棚內靠陽光攝製。荷里活這種天時地利的優越條件，日久為美東的製片家們所注意，此後逐漸西遷。由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〇年，只五六年間，荷里活遂一躍而成為名聞世界的影業首都；更兼物以類聚，各地有志影業的青年男女，或有特技的藝人，都遠地投靠，希望在水銀燈下一顯身手，於是荷里活更加蓬蓬勃勃了。

由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三〇年，是默片的黃金時代，也是美國影片獨霸世界市場的時代。劇情和劇中人的對白，則利用字幕解除語言上的隔膜，如在放映時用

一個「講解員」以方言來解釋劇情，觀衆便已心滿意足了。那時美國每年出片八九百部，使電影業躍居爲五大工業之一。

「助導，演員和厨子！」

經過兩月的學習，對於拍片的過程，已略知梗概，但我的經濟又發生了困難，沒辦法繼續支持下去。這時適有一影片公司在報紙刊廣告招請職員和演員，我立即按址前往求職。

這家公司是設在一小型片場內，而這片場是業主租給小型公司拍片，按日計租的。當下門房帶我到寫字間來，那裏正端坐着一對中年男女，男的伏在辦公桌上書寫，女的在旁邊打字，看模樣，男的是經理，女的是書記。當我行近桌前，那男子舉頭一望，問我有甚麼事情。我告訴他來意，同時指着報紙上的廣告給他看。他略作思量，便問我有沒有經驗。我把曾在施素德美導演的片中上過鏡，和在電影學院學習的經過告訴他。他又問我識不識做膳食，我聽了有些不自在起來，以爲他存心菲薄，因那時美國人多數鄙視有色人種，以爲中國人只配做厨房和洗衣工作。但這個人的英語帶有歐洲口音，料是和我一樣，到美國不久；說話時臉色十分和善，不像存有藐視的表情。內心經過分析後，我便心平氣和地對他說：「我現在來求電影工作，不是要當厨子。」他笑說：「我不是要你當厨子，只要你有點厨房的常識，便夠了。」我告訴他：「我曾在大酒店厨房當過洗碗碟工作一個月。」「好極！好極！」他輕鬆地說，「請坐！」他指着旁邊的椅子說：「我和你詳細談談。」說罷，把桌上已熄的煙斗再燃着，吸了兩口，安閒地把煙由嘴中一圈一圈地向前上方慢慢地噴出去，然後對我說：「我坦白告訴你，我們這裏並不是大公司，事實，連公司都未組

成；不過我有個朋友，他要我拍一部片子，捧他當主角，他願拿五千元出來作資本。但這個數目，在預算上只夠買菲林，冲印費，和攝製時的一些雜用罷了。爲了玉成其事，惟有用勞資合作的辦法。如果你不怕吃苦，我歡迎你加入。」我想，我目前並不急於掙錢，只求能解決生活，又有電影工作可學，便算理想了。「只要是電影工作，無論怎樣辛苦，我都不怕！」「我要你當三個職。」他說，「助導，演員和厨子！」說完微笑地再吸一口煙。我略加考慮，坦白地對他說：「我沒有做過導演，演員只當過Extra（臨記），至於厨房工作，只曉削馬鈴薯和切洋葱頭，也學過煎熱餅。」「夠了！」他說，「助導不是導演，只拿了劇本跟着我，我吩咐你做甚麼，你就做甚麼。對於演員方面，有個墨西哥浪人的角色，擬給你當，你化了裝，可能似個混血的墨西哥人。但我當然要先試試你表情，能否担任，方給你當。至於厨子一事，因爲這片是在荒山上拍外景，那裏沒有酒店，連住家也沒有，我們要在那裏住兩個星期，要帶足糧食去。所謂糧食當然不是蛋糕和肉扒，只是罐頭牛肉和豬肉，豆和馬鈴薯。你既然識得煎熱餅，可以多帶些麵粉和糖去。這兩個星期，我們只求有物充饑，有氣力去工作，便算了事，這些工作，我相信你是可能做得到的。至於酬勞方面，我們可以把紅利給你十分一，但如果拍成的電影賣不出，就算大家行了歹運，白做一場罷了。」我聽了他這篇坦白的談話，不覺興奮起來，不再思索，即答應加入。他連聲稱好，然後吩咐在旁打字的那女子起一草約，並介紹她和我相識。原來那女子就是他的太太，他們都是法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未發生以前，他們夫妻曾領導過一個小型話劇團，在歐洲各大城市巡廻演出，那時他們生活相當好。大戰爆發後，不久戰火燃遍全歐，所有歐洲的藝術人才，除被徵入伍外，其餘多逃往美國避難。他們夫妻就是藝術難民之一。由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的兩年間，美國的電影工業，

突飛猛進，投資拍片的人，比「尋金熱」更加踴躍，其中也有不少像這家小公司一樣，採取「勞資合作」方式，有些則用「兄弟班」辦法。大笑匠神經六(Harold Loyld)就是用「兄弟班」辦法起家。當然也有些公司，拍了一部片，賣不出去，便告垮台的；也有不少公司拍了一半，因資本不繼，而宣告夭折的。我和經理簽了約。攝影師來到，經理介紹我們相識，並要他給我「試鏡」。我聞要「試鏡」，心裏便自着急。我雖然在學院學過各種表情和動作，但他們現在所要試的未知哪幾種，萬一做不出來，怎樣下得台呢？我誠惶誠恐地隨着他們來到影棚。攝影師往黑房托了一個扁方形木箱出來，按上一個三脚架，那就是攝影機了。他們叫我立在離影機約五尺處，那經理當臨時導演，吩咐我：先側面向鏡頭，然後慢慢轉正面向鏡頭，作大怒狀，然後又作狂笑，然後又……至此，攝影師忽插嘴：「對不起，」他說，「機內只餘二十多尺片！」導演聽了，即笑笑對他說：「啊！好吧，我們就試到這裏罷！」原來那時的片盒，只由一百尺至四百尺，他們買了一百尺菲林回來，日前替男女主角「試鏡」，已用了七十多尺，故此攝影師在旁提醒導演，以免誤事。當下導演吩咐預備，我立在指定位置，攝影師立在機後，手持着機旁的把柄，導演一聲「卡馬拉！」(Camera)，攝影師把把柄轉動，我依照導演的吩咐依樣作各種表情，但我在作大怒狀未完，攝影師已放下「把柄」，聳聳肩膊說：「完了！」原來片已用完。導演無可奈何地說，「夠了！」旋對我說：「你做得好！我的劇本今晚便寫完，由明天起，我們在此排演，你明天下午兩點來吧，五天後我們便到山上開拍了。」從此我便正式加入電影圈，去學習那時存有神秘感的工作。

《蠢偵探》下落不明

聖點馬士離荷里活約五十英里，早晨五時我們從羅省搭長途電車，八時到達聖點馬士。這是一個鄉下小鎮，位於一座大山的谷口。全埠只有店舖十餘家，專靠鄰近農場的工人，和週末登山的客人光顧的。我們抵步後租了五匹騾子，把帶來的行李、糧食、影機和菲林等分裝在五匹騾子背上，在一家餐室用過早點，然後整隊上山。我們一共七個人，連所僱騾夫兼嚮導合共八人，由騾伕拉着一頭騾子帶路，導演拖一頭跟着，攝影師和他的助手和我，每人拖一頭，男主角在後，照料女主角和導演太太。由谷口沿着溪邊一條羊腸小徑進發。這條小徑是唯一通上山頂的路，長達二十幾英里，一路轉彎抹角，上上落落，頗覺吃力；好在靠近谷口五六英里那一段路旁，有些大樹，鳥音啁啾，泉流石上，遊目騁懷，倒是有些快意。但過了這一段，迎面峭壁聳立，不能直通，轉過小徑出現另一個山岡。岡上不獨無大樹，而且有的山頭寸草不生。時正中午，烈日當空，好似置身熇爐中，有時要攀上高岩，然後翻落，人行已是不易，何況還要拖着一頭生性懶散的騾子。此時已是氣喘呼呼，汗流浹背了。這裏崎嶇的情形，正如唐詩所描寫的：「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啊！這個「不毛」的山岡，大約有七八英里路遠。我們行至下午五點，才走到那條溪水的上游，靠近溪邊，有幾棵大樹，我們人人已疲乏不堪，加上又餓又渴，一到溪邊再顧不了許多，便停下來飲水，食點餅乾充饑。那女主角和導演太太撒起嬌來，聲言不願再行了！但那騾夫警告她們說，這裏是毒蛇猛獸出沒的地方，入夜便出來尋腥果腹，我們要趁着天還光亮，趕到目的地，才不致爲毒蛇猛獸所噬。她們聽了，幾乎怕得要哭出來。後經男主角和導演落力

勸慰，她們才勉强站起再行。由那裏到目的地，不過三英里左右的路程，但山上日落較早，而且因體乏步緩，到目的地時太陽已沒到地平線下去了。

我們扎營的地方在高山上一片盆地裏，週圍數百畝，相當平坦，但滿地都是石卵，泥地絕少。由這裏到最高峯，還有五六英里，峯上終年有雪覆蓋着。溪澗裏的水，就是溶雪流下的。溪邊岸上，有許多大樹。近處有間沒有人住的小木屋，約十尺了方，內空無一物。門口在木楣上刻有字句：「歡迎遊客借住」。據說，數年前有個作家要寫一部以山區爲背境的小說，爲了體驗生活，特來這裏建造這間木屋，住了多月，到那部小說脫稿，才回到荷里活去。我們就是以這木屋做大本營的。女主角和導演太太住在內面，男的就在門口搭帆布帳住。所有行李，伙食和攝影器材，都放在木屋內。這裏夜間寒冷，雖有毛氈，也要在帳外週圍堆起枯枝雜柴生火取暖，同時也可藉此防禦猛獸的襲擊。經過一日跋涉，人人都已疲勞不堪，每人只吃麵飽，到溪邊喝幾口雪水，倒下頭便睡。

次晨，早餐後導演和攝影師到各處觀察附近景物，我和攝影助手同行，男女主角和導演太太留在營中整理服裝和道具。這劇本是配合山區風景而寫的，譯名叫《蠢偵探》（The Foolish Detective），本事是描寫一個蠢偵探（男主角飾）被派往山上追緝一個墨西哥浪人，因那浪人曾在聖點馬士犯下偷竊罪。同時聯邦酒稅局也派了一個女偵探（女主角飾）上山偵查私酒，爲便於旅行和展開工作，女偵探佯扮男裝。另一個中年人，妻子死了，無以爲生，携了十六歲的女兒，往山上專釀私酒，由女兒携出墟市發售。兩個偵探和兩個犯人，在山上引起誤會，互相追逐。墨西哥浪人，身手矯捷，爬山攀樹如飛，弄到蠢偵探撲朔迷離，啼笑皆非，不但不能把他捉到，反而被他縛住，幸爲女警探（女主角）所見，利用「美人計」，戲弄浪人，誘他飲酒，到他酩酊倒地，乃從容把蠢偵探解縛，將

繩索轉縛浪人。後來女偵探來到女家，疑她父親是蒸私酒犯人，正欲拿之歸案，女忽和蠢偵探一起進來，當下大家說明來歷，女坦白地向兩偵探告以家庭苦況，因不得已蒸私酒為生，贏得兩偵探的同情。女偵探答允不予逮捕，勸他父女同他們一齊回城市去，共謀生活。最後鏡頭映出他們父女和偵探押着墨西哥浪人下山，至此全片結束。這劇本雖然不是盡善盡美，但以當時的電影藝術水平來衡量，這片的導演手法，也可算符合當時的實際的。這位導演原是舞台演員和話劇導演，對於戲劇，確有相當修養和經驗；對於美術，也有一定的知識，在拍攝時所採的背景和構圖都相當美麗，鏡頭角度，也很精彩；另一方面這是他初次編導，對於特技的攝法，還欠到家，好在攝影師相當合作，對每一個鏡頭，都提供意見，而導演也虛心接受。例如追捕浪人，他提議：浪人跑上山岩鏡頭，用「慢搖法」（Slow Crank），使看到浪人跑步如飛；又如一躍而跳上十尺高的樹枝，則用「倒搖法」（Back Ward Crank），因由地下跳上十餘尺難，但由十餘尺高跳下地則易。用「倒搖法」，則浪人可以由上跳下，將來在銀幕上映出，便恍如由下跳上了。原來鏡頭的作用，攝影和放映恰巧相反：攝影師搖得慢，放映時演員的動作則見快；攝影時搖得快，放映出來的動作則反慢。又如跳下，「順搖」則動作如常，「倒搖」則放映出來的動作，便如由下跳上了。我的工作雖然很艱苦，但學得許多攝製電影的知識和技術，內心竊慰。以導演和攝影的技巧而論，這部片本來可算成功的，但可惜男女主角都沒有演戲的經驗，對劇中人的性格也體會得不夠。拍攝時每個鏡頭都重覆多次，仍不能達到要求；重新拍過，又犯上「N.G.」。所謂「N.G.」，就是英文的「No Good」，導演們用這兩字母來代表「不好」，一來不用多說；二來免使演員聽了，而產生不自在的心理。我們在山上工作了十天，還有些鏡頭尚未全部拍完，但所帶來的生片，經已用



荷里活早期的攝影機，要靠人力來轉動菲林

盡。帶來的糧食，也已吃完。騾伕依約由聖點馬士帶了三匹騾子來接我們。來時因糧食笨重，五匹騾子仍感負荷過重，且上山比下山吃力得多，故需行一整天，方能到達；但回時只需大半天，下午四時便回到聖點馬士了。回荷里活後，次日往近郊小山上補拍仍缺的鏡頭，一連拍了兩天，便算完成，最後在片場拍字幕。默片的字幕比聲片多，一部三千尺的影片，最少約有四百尺是字幕。編寫默片劇本，主要以表情動作和景物來描繪故事、情節的發展，這是高明的。但有時故事的來龍去脈，仍需依靠字幕加以解釋，方能使觀衆全部接受。電影是以畫面動作來說明劇意爲主，無論默片或聲片，寫的劇本總以少對白爲佳。拍完字幕，我的工作便告結束，冲印和剪接由攝影師和導演負責。因那時未有分門別類的專人負責，所以小公司的職員，多數一身兼數職。我雖不用負責冲印和剪接，但爲了要明瞭製片全部的過程起見，我要求准我到黑房幫助工作。那攝影師是意大利人，童年隨父母移民到美，有爽直的性格，對於冲印剪接技術，我有不明處，請教他時，他必詳爲解釋，我從中得益不少。這部片一共拍了五千多尺菲林，但廢片很多，剪輯後只得回半數，加上五百尺字幕，勉强湊成三本，在片場試映過一次，看後我很覺失望，因男女主角表情生硬，恐難得片商垂顧。後來導演和男主角攜拷貝往紐約發行，叫我們遲些時到片場聽取消息。我跑了幾趟，片場老闆都說「沒有消息」。不久那片場又被地主收回，從此便失了聯絡。這極可能因片在紐約賣不出去，導演和男主角轉營別業去了。

不當演員　聊當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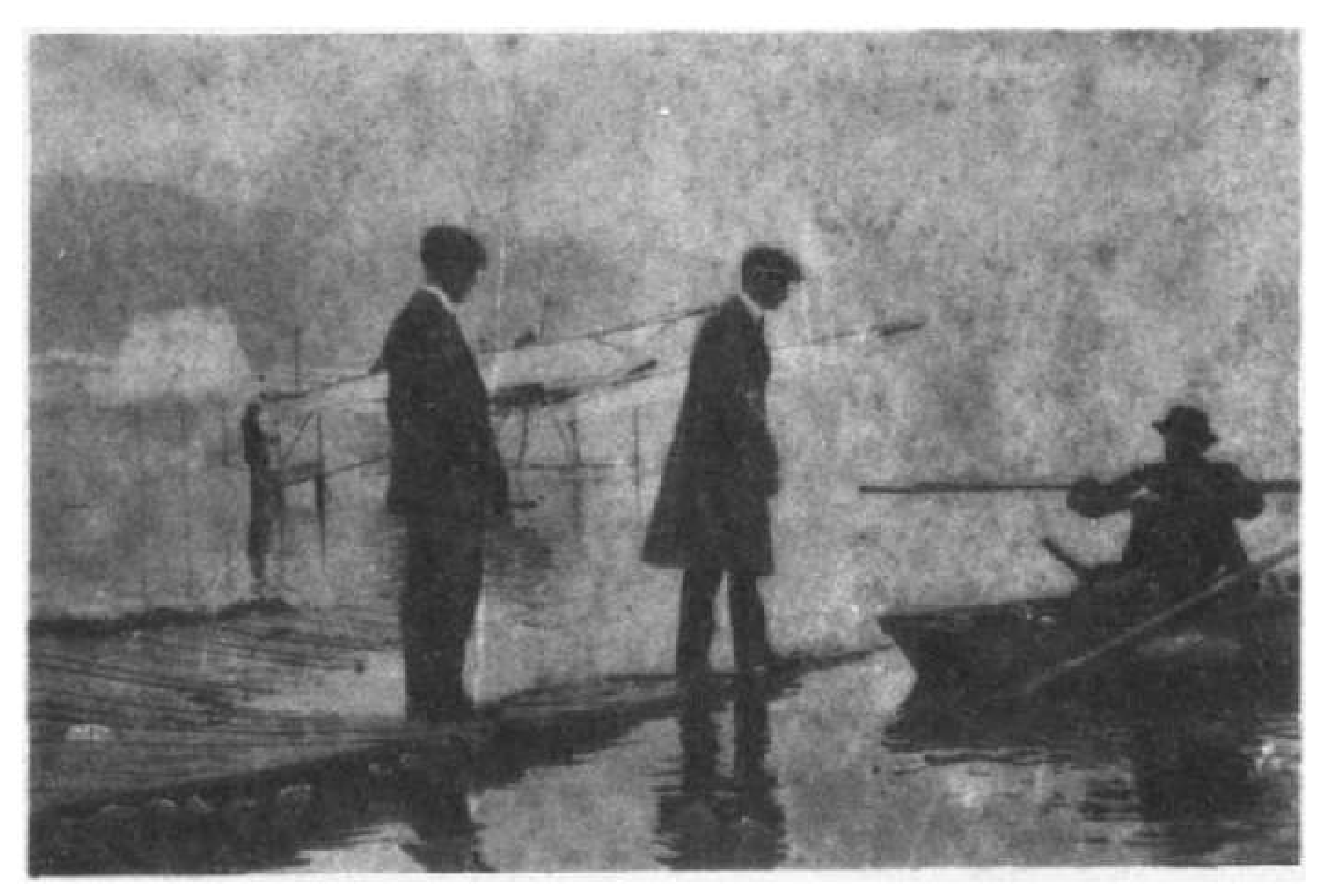
這次我參加了拍片工作二十多天，得到不少寶貴的經驗，可是因沒有薪酬，結束後生活又成問題了。

重回壁架大廈時，同房的考活君，已在一家最大的百貨公司，謀到一份賣貨員的工作，月薪一百五十元，從此無須再爲美術學院掃地來償還學費。他把掃地這缺介紹給我做，每月工資二十元，足以維持兩餐。這樣，我工作餘暇就到各片場求職。在志願書上，我塡要當導演或攝影助手，不求當演員了。因爲那時影片的故事，多數是描寫白種人的事情，很少涉及有色人種，間或有些劇情涉及唐人街，必是描寫華僑自相殘殺的「堂鬥」，或描寫唐人街的鴉片煙窟，引誘白人女子吸毒等辱華片。飾這種片的演員，沒有一個中國人願意當的，而是多由日本人或菲律賓人扮演，主要的角色，則用白人。這種辱華片，應該由我國駐美領事向美政府提出抗議，禁止放映才對。但那時我國的外交官員，多數是怕「鬼子」的黃臉洋奴，誰敢挺身向外人說句硬話？華僑們有心無力，惟有消極抵制的一法。在羅省唐人街有個壞蛋，綽號叫「大枝筆」，他原是富家子弟，但他正如那時我國其他許多的富家子弟一樣，染上了嫖賭飲吹懶皆精的「本領」，不事生產，終日浪蕩。他父親死了，不數年把財產蕩盡，淪爲劫匪，以是不容於鄉人，迫得遠走美國。到美後不改前非，日常在賭場靠向贏錢的人「劏注」爲生。他曾受過一家小影片公司僱用，飾吸毒演員。那片放映時，引起了華僑的公憤，要懲戒他。有些青年揚言，要給他吃「蓮子羹」，意即要把他打死，因子彈似蓮子，以「請食蓮子羹」，喻槍殺人的暗語。他知犯了衆怒，過埠又沒有車資，爲免於受華僑懲罰，他故意拿些鴉片，在警察面前向人兜售，因以販毒案被判入監。由這一件事來看，可知中國人，尤其是旅外的華僑，是愛國的，是有血性的，也是團結的，無奈由清朝末年到民國，未曾有過一個發奮圖强的政府。一般官僚，只知對外逢迎，對內鎭壓，貪污腐化，敗壞透頂。解放前，我國政府所做出喪權辱國的事，眞是罄竹難書，將來歷史家對這個時代下一判語，必須這樣

寫：「官乃亡國之官，民非亡國之民」，才算公允。

我候了三個多月，每個星期，都往各片場走一趟，詢問有無工作。得到的都是「沒有」兩字的回覆。我又托碧姬，請她到片場拍戲時代問一聲。據她說，導演和攝影師的助手，都由他們自己選用，公司無權干涉。他們多是師傅帶學徒，都屬長期性，除非那助手已提升爲正導演或攝影師，否則不離開師傅云云。照這樣看來，欲在片場求得一職，「難於上青天」了！當我正在爲着職業問題而苦惱的時候，樓下八號房的麥基羅君，携了一本相册給我看，那相册貼着百多幅四寸大的照片，全部都是中國風景和名勝。我問他從哪裏得來，他說，數年前隨他的姑母往中國遊歷時拍的。我靈機一觸，想起羅省《時報》，每逢星期日必刊一欄《星期特輯》和附一張粉紙印的世界名勝和名人圖片，很受讀者的歡迎。因而我便向麥君提議，把那些照片携往賣給《時報》，我可以負責寫註解，說明每一幅照片的歷史背景。麥君聽到我的提議，也興奮地說：「是了！這是個好主意！不過我是美國人，若然由我拿去，編輯未必見我；你是中國人，由你拿去，說是你由中國帶來的，編輯定必另眼相看，如若成功，所獲酬金，兩份平分好了。」我聽他這一篇議論，覺得有道理，便答應照辦。便先選出十餘幅比較著名的，如萬里長城，天壇，明孝陵等拿往相館放大，然後租了一部打字機，由我口述，麥君打字，把每幅照片的歷史背景，簡單地給以扼要的說明，打成的字條，貼在照片後面，然後由我拿往《時報》，求見編輯。我到傳達處時說明了來意，那人便打電話去編輯室報告。在那十餘分鐘「恭候」的時間裏，我簡直坐立不安。等到傳達員說：「上三樓，星期編輯室。」我才鬆了一口氣，但仍疑慮未釋。說也奇怪，所幹的事情，既非犯法，爲甚麼我的心情，那樣緊張？大約因爲初次出來謀事，有如青年人將當人父，呆候着妻子臨盆時的心情一樣，有點神秘的喜懼感；其次，可

能是初次往見一個大作家，下意識在作怪吧！在升降機由地下升上三樓的剎那間，腦際忽然閃出老子一句話：「見怪不怪，失其爲怪」。如果我能使我的心理，「見大不大，失其爲大」，就不致於縮手縮脚了。我經這一心理分析，當步入編輯室時，心情已轉趨平靜了。編輯室分內外，編輯在內室工作，書記在室外打字。編輯名夏利卡（Harry Carr）身裁碩大，態度和藹，看來五十左右。他在《時報》除編星期特刊外，每日還爲《槍兵》（The Lancer）專欄寫稿，很受讀者歡迎。他和我握過手後問：「有何見教？」我把來意說了一遍，便交照片給他。他約略一看，便放下，對我說：「我給你一個主題，回去把你在中國童年的生活寫出來，在這些照片中選出一兩幅來做插圖吧。」「我未曾學過寫小說或自傳，恐怕寫不出來，」我坦白地對他說。「沒有問題，我不是要你寫咬文嚼字的文章，」他用鼓勵的口吻說：「只是用平常的文字，來寫平常的事情，照你平常對人講話那樣寫好了。」



1915年9月，美國試製成功第一架飛機試飛的情景。圖中有×符號是該機的發明者藍利，此照片爲關文清所存。

我聽了他這一段話，不禁興奮起來，但又帶上幾分喜懼心情：喜者有了這新的謀生途徑，懼者懼自己學識淺陋，寫出一些不堪入目的東西，難免貽笑大方。但想別人既然有信心，我難道沒有自信和自尊心嗎？別人既然肯給我機會，我應該好好地利用這機會，寫些有活力、有人情味的東西出來，讓美國人民增加對我國人民的了解和同情，是多有意義啊！「謝謝你的指教！」我起立着說：「我將盡最大的努力來嘗試。」

「好，你拿這些照片回去，寫好了文稿後連同那些照片送回來，待我選擇好了。」說罷，繼續處理他桌上的文稿。

在回寓的路上我想着：很奇怪，這家羅省《時報》是共和黨保守派的喉舌，爲甚麼用一個頭腦如此清醒如夏利卡這樣的人來當編輯呢？他並沒有種族歧視的偏見，也沒有高傲的架子，我曾在他的《槍兵》欄讀過他評論歐洲戰事（後來發展爲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時是一九一六年，美國還未參戰，他說：「這場戰爭，將來會把歐洲的豪門和貴族埋葬掉！」這是多麼具有遠見的評斷呵！

一九三四年，我再遊美，那時夏利卡似乎特別注意我們中國的政治趨勢。見面他便問我：「中國會不會接受共產主義？」我說：「若果列強不取消不平等條約和租界，並停止侵略，將來不獨中國要接受共產主義，整個亞洲都會共產化！」次日，他把我的理論在他的《槍兵》專欄發表。其中雖然有點「改頭換面」，而且用我們東方的「天理循環」的哲學來冲淡政治性的。事隔不過四十年，而我所預言的一一實現！蓋壓迫力越大，則反抗力越強，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用蓍龜而可以預知的。

用平常的文字，寫平常的事情

晚上，麥君放工回寓，我把往見夏利卡的經過告訴他，他高興得跳了起來，衝動地說：「關，你成爲一個作家了！」我說：「不要太張揚，現在一個字仍未寫出來，如果太早給人家知道，將來寫出的東西萬一不受歡迎，那時豈不丟盡臉了嗎？」「不！」他肯定地說，「不會失敗，如果夏利卡對你有這樣信心，他怎甘讓你失敗？」當晚，他不由分說，在他的房間，招集同樓的藝術家，開一個「紅酒會」，把夏利卡要我替《時報》寫文章的事情告訴大家。在座的不約而



爲紀念詩人李太白，關文清在美國的詩人公園舉行植樹儀式，植下一銀杏樹。與他握手的是美國著名的作曲家C・W・卡特曼，這幅照片刊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卅日《羅省時報》上。

同地對我恭維一番，當場我聽了覺到全身熱烘烘，很不自在。這或許是東方人和西方人在性格上的差異點吧？

是夜，不能入睡，在床上閉目凝思，考慮這自傳怎樣開始，怎樣結束，終於決定由七歲入校讀書時寫起，至十四歲離開家鄉，往美國時止。回憶那童年八年間的生活，當時的一景一物，恍如跑馬燈般的幻影重現腦際，一直到晨鷄唱曉，才於朦朧間睡去。下午醒來，便開始寫作，那時我不懂打字，用筆寫下，到晚間麥君放工回來，請他用打字機打過，這樣一連五天，寫了十二張打字紙，大約有五千字左右。麥君提議，先送這十二頁給夏利卡，看他有甚麼意見，然後再寫下去，我依議懷着稿件往見夏利卡。他當場翻開檢視，頭幾頁只是略行瀏覽，我心裏很疑慮，滿以爲所寫的東西不合所求，因而他不肯多花時間去詳細閱讀，不料閱至第四五頁時，他忽地伸直腰肢，聚神地細讀起來，慢到幾乎逐個字在注視着，看完這兩頁，我見到他眼鏡後的雙瞳，淚水沾潤着。我知道他已感動了。稿件看完，「很好！」他說：「還有幾張？」我告訴他，這是上集，還有中下集。他吩咐我續寫，並說在兩個星期後便可刊出這一集。我興奮萬分，覺得這種遭遇，眞是意外，我夢寐也未曾做過，我眞的能寫出文章刊出賣錢嗎？以前，我在璧架大厦，曾聽過有些準作家們說，「作文容易賣文難」。他們有些寫作了多年，寫了許多小說和其他各種文章，寄往各雜誌出版社或印務局求售，都領略過「璧回」的味道的，但我在無意中被當作「作家」捧出來。我從此有了一條新的謀生之路！但這卻頗使璧架大厦裏那班「長毛」文學家和藝術家們既羡煞又莫名其所以了！

我這樣埋首寫了兩個星期，便把「童年自傳」全部脫稿，大約一萬五千字，因夏利卡教我：「用平常的文字，來寫平常的事情，」故此沒有「咬文嚼字」的阻撓，也沒有「矯揉造作」的麻煩，照實寫來，一

羅省時報專欄〈槍兵〉刊登夏利卡與關文清的談話

The Lancer

BY HARRY CARR

L.A. Times 10-26-'34

MOON KWAN has sailed for China—leaving me much to think about. I like the Chinese; they think in long centuries

He says that Communism is sweeping through the Orient like a flame. Unless the western nations remove the unjust treaties China cannot check the flame.

EXTRATERRITORIALITY

"Suppose," said Moon Kwan, "that California were China. Los Angeles would probably be a foreign concession. A Red Russian Communist could reduce Pasadena to ashes and a bloody shambles; run back to Los Angeles. He could be neither arrested nor tried in the courts."

The war lords who ravage China cannot be checked or destroyed as long as they can take refuge in the foreign concessions and defy the Chinese law.

ORIENTAL PHILOSOPHY

Moon Kwan believes that civilization is in the grip of an immutable and irresistible law of cycles.

The Occident is positive; the Orient a negative force. Jesus Christ said: "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others do unto you." Confucius said: "Do not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not have others do to you."

The Occident says: "I have found the correct religion; I am going to pass on this blessing to you—if I have to do it with cannon and warships." The Orient says: "The object of religion is happiness; the way to happiness is faith. If you have faith in a stone image. I am willing you should

氣呵成。由此，我覺悟到寫作的秘訣，切勿寫自己不熟悉的題材，也不要强不知以爲知。寫怡情或論說的文章，更不要企圖賣錢；如要賣錢，就要寫「應時」的文章，例如逢中秋節，就寫一篇《火箭探月》或《明皇遊月殿》一類的文章，寄往任何報館，包管編輯先生趕快刊出，以應時節。夏利卡叫我寫自傳，也是「趣時」，因爲那時歐戰正酣，歐洲事情，除與戰事有關素材外，沒有其他可寫，故此編輯們要向亞洲來尋求有新鮮的有啓發性的題材來。而亞洲最大的國家是中國，它有五千多年的文化和歷史，這個古老大國，正經過辛亥革命，新成立了個共和政府，對於政治大事，報紙上雖有簡單的報道，但對於人民生活，風俗禮教等情況，卻未見其詳。那時美國人對於中國，猶如今日我們對月球一樣莫測高深。因而當我拿着中國的風景照片給夏利卡看時，他就靈機一動，要我寫「自傳」，他並不是究揭我的生活底細，因我不是「名人」，而意在通過我在中國的童年生活，讓他的讀者從中得到一些新鮮的、過去中國人的生活實況吧。果然，不出他所料的，上集刊出後，報館和我接到許多讀者函件，有些要我解答問題，有些要求報館刊登這類作品，說他們對中國的知識太貧乏了，要求編輯們，多搜羅些有關中國的實況的文章。夏利卡把那些讀者的來信給我看。勉我繼續寫作。接着，我寫了兩篇短篇小說，一篇《中國詩詞的優點》論文，都先後刊在《星期雜誌》上。

大導演葛萊夫的作風

一日，夏利卡的秘書打電話給我，叫我立即往訪葛萊夫（D.W.Griffith）。我到達「日落路」的葛萊夫片塲時，傳達處已預知我的到來，逕帶我進入內室。那是一個大廳，地上滿鋪地氈，中間擺一大長枱，兩

旁陳列多張靠椅。夏利卡和一班人正在環坐討論劇務。夏利卡見到我，起立迎接，並介紹座中各人和我認識。第一個坐在長枱盡處，就是紅極一時的名導演葛萊夫，他身材瘦削而高大，兩目烱烱有光，坐在他左旁的是麗蓮吉舒（Lilian Gish），和她的姊姊——多斯吉舒（Dorothy Gish），她們都是葛萊夫的長期演員，葛萊夫要捧她們姊妹成明星，過去她們都寂寂無聞，到她們主演了《賴婚》（Way Down East）後，麗蓮霎時發紅起來了。坐在她身旁的是男主角利查巴馬士（Richard Barthemess），他也是葛萊夫在捧上去的男演員。副導演和夏利卡則坐在葛萊夫的右邊。原來夏利卡除當「時報編輯」外，還當葛萊夫的劇本和宣傳顧問。那天的劇務會議，是討論《殘花淚》(Broken Blossom)的攝製問題。這個故事是由原名《唐人街的珍娜》（Ginna of China Town）的短篇小說改編，是英國短篇小說家湯瑪斯柏克（Thomas Burke)所著的《藍屋夜談》小說集中之一。這個故事的版權，無疑是夏利卡提議買的，因為這故事的男主角，是個在英國留學的中國青年，劇中有許多事情和人物，涉及中國的風俗和禮教，故夏利卡提議聘我為該片的技術顧問（Technical Adviser）。故事敘述一個十五歲的白種孤女，她的生父多年前死去，她母親帶着她改嫁一個拳師。那拳師生性兇狠，醉酒時一不如意，便把珍娜打罵。不久，她的母親死了，剩下珍娜零丁孤苦，常被養父打到滿身鞭痕。她們住在倫敦唐人街左邊的貧民區；隔鄰住着一個中國青年留學生。她眼見珍娜時常受養父虐待，心殊不忍，觸起憐香惜玉之心。日久，由憐生愛，但隔於不同種族，始終不敢和她接近，惟有暗中癡戀。一夜，他從外歸，見珍娜坐在梯口飲泣，問起情由，才知道她又被養父鞭打。在街燈的閃爍下，見她的手脚，鞭痕斑斑，他即往藥材舖買了一瓶跌打丸，然後扶珍娜到二樓寓所，把跌打丸化開，替她擦傷，並買些麵飽生菓給她吃，之後叫她回

家。但見珍娜搖頭垂淚，說養父已關了門，不讓進去，要求容她在門前冷巷歇宿。青年不忍迫她離去，讓她睡在己床，他則卧在地板上。珍娜苦海餘生，未曾嘗過家庭溫暖，今得青年同情，予以救援，始覺人生有點生趣。這樣住了多天，終被其養父查出，被拉回家，鞭至暈厥，然後把她鎖進廁所，不給飲食，生病也不予理會。青年放學回家，不見珍娜，知是被她養父拉走，心殊痛苦，但隔於身份，愛莫能助。有時在女門外徘徊，聞女呻吟，心如刀割。不久，珍娜受不了折磨，終於香消玉殞，一命嗚呼了。青年懷恨在心，立志爲女報仇。一夕，拳師飲醉回家，在床上被毒蛇咬死。次日，青年携着鮮花一束，到珍娜墳前，在恍惚中他似乎看見珍娜的陰魂向他微笑。這故事很簡單，並沒有離奇曲折的揉製，若是一般製片家，一定不敢拍爲電影。但葛萊夫是導演文藝悲劇聖手，他的才華和手法，已在《民族的誕生》(Birth of a Nation)，《天下心》(Hearts of the world)和《人生大事》(The greatest thing in life)等片中，表露無遺了。以上幾部片是以戰爭爲背景，場面偉大，故事充滿人情味，故深受觀衆的普遍歡迎。但如劇情簡單，沒有大場面如《殘花淚》，是葛萊夫的第一次嘗試。這是一部純粹文藝悲劇，和後來的《賴婚》，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劇務會議時，他對工作人員們說：「我要把這故事拍成一部富有詩情畫意，而且充滿『人情味』的影片」。討論中國青年的造型時，副導演拿出一幅鋼筆畫給我看，紙上畫着一個中國男子，穿了一件長衫，脚踏布鞋，頭戴瓜皮小帽，背後垂着一條辮子。我看了對葛萊夫說：「自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中國人已沒留辮子了。」葛萊夫尚未發言，副導演插口說：「這是我們戲劇對中國人的傳統造型，若沒有辮子，觀衆便認不出那角色是中國人了。」葛萊夫在深思，仍不發言。「請問這部片是要用虛構事實來欺騙觀衆，還是要用正確形象來啟發觀衆？」我

大膽地提出質問。葛萊夫仍然緘默着，全場一時鴉雀無聲，人人陷入沉思之中。葛萊夫忽問夏利卡：「夏利卡，你有什麼意見？」夏利卡「唔」了一聲，取出手帕，除下眼鏡，邊抹邊說：「我以為《殘花淚》是文藝悲劇，除娛樂性外應有正確意識來啟發觀眾知識；而且你在影業界是領導人物，斷不能盲目附和。」葛萊夫聽了，立即說：「對，我們要忠實。」他問我能否在這部片中充當他的技術顧問。我一口應承下來，這是我兩年來千辛萬苦到荷里活尋求的工作，而今忽然撞上身來，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怎可失之交臂？現在，我有機會跟一位名導演學習了！他吩咐副導演，關於中國部份的佈景、服裝和道具等，全部讓我過目，如有不合，要我指出改正。夏利卡並提議，由我介紹幾本中國文學的英文譯本，給利查巴馬士參考，因為他飾演中國青年，應對中國人的生活、思想等有較多的體會。葛萊夫當然贊同這一做法。這時，我忽記起孟子句：「有諸內，必形於外；無其實，而有其功者，軻，未嘗睹之也。」可知演員必須明瞭劇中人的心境和思想，方能表達所飾演角色的眞情與性格。

會議後，副導演帶我到廠長辦公室，簽一份三個月的合約，薪酬每週二百元，名銜是技術顧問，並給我一張排場表，列明每場戲出場的演員、佈景、服裝和道具，叫我往唐人街商店和埠中的古董舖物色，有則租用，無則交廠家製造。我向他取劇本，廠長說：「老闆拍片是不用劇本的。」我以為他在藉詞推托，防我洩漏劇情秘密。但後來臨場拍片時，他們的確沒有劇本。關於這事，久已傳遍荷里活，人人都知道的，無疑地葛萊夫是個天才創作家，在電影藝術上，有許多技術是他獨創的，例如用鏡頭串插，來縮短時間和空間的距離；用冷熱場交織來刺激觀眾的情感；鏡頭前用薄黑紗遮掩使畫面的光線變為柔和；用反射法來加強氣氛等等……。都是他的傑作。在他的《民族的

誕生》一片公映後，遂使文化界對電影刮目相看，認爲電影確有藝術的感染價值。電影之得成爲綜合藝術，葛萊夫的功勞確實不少。他之所以不用劇本，而能拍成一部成功的影片，不是靠其「天才」，更重要的是他具有豐富的戲劇和電影編導經驗，在他未辦電影以前，初是舞台的話劇導演，繼由最初的電影萌芽階段直到成熟階段，他都從事這種工作，所以他對戲劇的結構和鏡頭的運用等有關拍片的技術，都能駕輕就熟，應付裕如。只要有了一個題材，便可加以描繪而拍成一部理想的片子來。有些導演也曾效法炮製，不用劇本拍片，結果，不是臨場弄到手足無措，就是拍的鏡頭，有些難以銜接上去，拍成的片子，當然失敗多於成功。在默片時代，荷里活兩個最權威的導演，一個是施素德美，一個是葛萊夫，他們都是肯付出大資本，用大場面來拍製巨片的創作者。但他們的手法，互異其趣。施素德美視電影爲工業，注重組織和計劃，一部片在未開拍前，劇本先由作家編妥，經過多人反覆討論，修改到認爲滿意，才交給各有關部門去進行籌備工作，待籌備妥當，然後開拍。葛萊夫則視電影爲藝術，他只需一個好主題，造了一份分場表，給各部門去籌備，便可以開拍。臨場隨編隨導，鏡頭隨時增刪；有時觸動了靈感，一段無關重要的戲，可以拍成最精彩的一幕。這兩種手法，各有短長，但自從聲片發明以後，攝製工作，複雜化起來，沒有完整的劇本，是無從開拍的。目前一般大導演的手法，都以劇本爲根據，對於鏡頭的運用，又未必悉數依照劇本所寫。他們有加減變動的自由，可說是冶施素德美和葛萊夫兩家的特點於一爐。以後學而論，宜學施素德美，不宜學葛萊夫。

在電影史上，葛萊夫可算是個成功的名導演，但在美國社會，電影是藝術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電影是商品。以商業的眼光看來，葛萊夫還是失敗了。他雖然拍了許多部掙到錢的片子，但後來因一部巨片失敗，

便宜告破產。華爾街的大亨們，不再信任他，要東山再起，已沒有能力，終於在窮途潦倒中溘然長逝。一代藝人，竟悒悒而終，藝術亡於鈔票，眞令人氣短，



荷里活早期著名導演葛萊夫

也令人惋惜。照某作家的批評，說葛萊夫的失敗完全在於他自恃「天才」，所謂「聰明多被聰明誤」，因爲他自恃才高一等，養成一種任性和散漫的作風，思想往往脫離時代，卒與羣衆脫節。他最後拍的巨片《Intolerance》（不相容），用四個時代的故事，交織編成一部劇本，共二十大本，因爲是默片，放映時間，需四個半鐘頭以上，每日只映兩場，票價比普通片高了一倍。一般觀衆不是時間不許可，便是經濟不許可。而那片的劇旨，也超過觀衆的欣賞水平，一般文化程度較差的觀衆，看了有莫名其妙之感。他企圖通過影片的劇情說明，人類的戰爭多數是由於宗教思想褊狹，不能容忍別的宗教所引起。故事上自古巴比倫強盛時代開始，因宗教問題而引起戰爭；第二階段是羅馬興盛年代，不容耶穌教，把耶穌釘死十字架上；第三階段是中世紀、歐洲的天主教與基督教之爭引起大流血；第四階段是現代，紐約的基督教會因推行道德運動，教徒到貧民區去檢查，侵犯到勞苦大衆的私生活，引起一場大官司。這無疑是個複雜的歷史事件。他要藉這部影片來勸導世人：若要消滅戰爭，强者要有容人之量。

「容忍」本來是東方文化的優點，東方學者用「容忍」來教人和平共處。但每一學說若操之不當便產生流弊。「容忍」的弊處，是趨於消極，如「百忍成金」，「忍辱負重」，「逆來順受」，和「百忍堂中有太和」等等。這些教條，都是由「容忍」觀念衍生出來的，結果導致近世東方民族對侵略者的「容忍」，受人侵凌而不知抵抗，受人奴役而不知恥。而西方列强，則爭相向東方侵略，展開爭奪殖民地的野蠻戰爭，正所謂，「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葛萊夫認爲，如果能夠把東西文化冶爲一爐，孕育出東西共同的新文化，那時人類或能達致和平共存的幸福領域了。葛萊夫這種想法未必很對，因爲在歷史上，單單由於宗教的褊狹性而發動戰爭是沒有的，

但藉着宗教的褊狹性而發動戰爭卻多着。强者兼併了弱者而更强，火拼了强者而遂霸，要强者對强者，强者對弱者「容忍」，那也不是過往歷史上所曾出現過的事。但葛萊夫畢竟有此理想。他因爲有這種理想，故所攝製的影片，每部都循着這條路線推進。可惜葛萊夫這個「理想」依然不爲人們所接受，由營業的失敗，引致藝術生命的毀滅，這是商品社會對藝術家「理想」的「報答」。

黃柳霜與黃宗霑

葛萊夫的《殘花淚》完成後，拉市基公司（就是派拉蒙的前身）也跟着拍一部以中國舊家庭爲背景的《冷面城》，聘我爲翻譯兼助導。男主角是由日本人早川氏（Sessue Haya-Kawa）飾中國青年。在默片時代，早川氏在荷里活是個相當紅的明星，他曾拍了許多片，到有聲電影面世，因言語關係，早川氏退居副角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仍在多部戰事片中當過副角，其中最賣座的《桂河橋》片中的日本憲兵司令，就是他飾的。這部《冷面城》的情節，是描述一個中國舊式家庭，用了很多中國人當演員，後來馳譽歐美舞台和影壇的黃柳霜，就是在這部片中初露頭角的。柳霜那時不過十六歲，還在唸書，日間在公立學校學英文，晚間到唐人街的中華學校補習中文。她和她的姊姊柳英早就醉心電影的。他們一有機會，便到片場做臨記或當特約。她們姊妹在這部片裏是當婢女角色的。她們對我，一見如故，柳英說：「我們完全知道你的底細了！」我聽了愕了一下，「我們以前並不相識，你怎能知道我的情形呢？」我反問她。「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柳霜天眞地在旁插嘴，「你寫給《時報、星期雜誌》的文章，豈不是最好的供狀嗎？每篇家姐都讀過呀！」說罷，向着她的姊姊噘着嘴微

笑，柳英瞅她一眼，然後對我說：「柳霜最喜歡挖苦人家呀！」「噢！是嗎？」我故意作驚奇狀、「以後我要小心說話啦！」「那又不必，她不敢這樣大膽！」說罷，又瞅柳霜一眼。「是呀，」柳霜急插嘴，「我豈敢挖苦關先生，那豈不是班門弄斧嗎？」我聽了她說出「班門弄斧」的成語來，內心着實驚奇，一個在外國長大的孩子，竟能應用中國成語來。「你在哪裏學得這句成語？」我問她，「噢，上星期中華學校的先生對我們解釋過這句話的用意，我記着，現在有機會我就拿來試用一下，請問我用得對不對？」「對極了！」我說，「你確是個聰明的孩子，聽過一次便曉得運用，你將來無論做什麼事，準會成功！」「關先生不要太過獎她，」柳英急插口：「不過，她的記憶力確是比我強，例如讀你的《童年回憶錄》，她看了一次，便可以講出全部內容來；我看了兩次，仍有些未能記住。」我問她爲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來讀我的作品。她說，「對祖國的情形，我自小就喜歡聽人家講的，尤其是關於我們的祖家四邑的一切，更感興趣。」她們姊妹常懷着一種想法，一旦環境許可，一定回祖國旅遊。就這可以看出柳霜姊妹熱愛祖國、熱愛家鄉的純潔願望。

海外的華僑，無論在哪一國，都是熱愛祖國的，他們都受過外人不同程度的欺侮和歧視，因而特別渴望祖國富強，這樣下一代就用不着離鄉別井飄洋謀生，而已在海外的也不再受外人鄙視。有些在海外出世的如黃柳霜姊妹，就是具有這種強烈願望者之一。種族歧視到處皆然，利用到你就容你居留，在無可利用你時便找個藉口下逐客令了。即使不被驅逐，也如美國之對待黑人一般泡製，予以種種歧視，使你在生活上，有如奴隸一般。許多華僑腦海深處，都存有「落葉歸根」的念頭，只要環境許可，生活有保障，人人都願歸國，沒有人願意埋骨他鄉的。

黃柳霜的父親，原籍廣東台山，幼時家貧，迫得

往美謀生。先在同鄉的洗衣館作工，數年後有點積蓄，便自行開舖。在羅省拂加路街租了一塊荒地，建了一間木屋，前面用作熨衣工場，後面當住家，屋後用木板圍了一塊空地，用作洗衣和曬衣場。她的母親據說是滿清時代某外交官的婢女，這位官員卸任回國後把她嫁給柳霜的父親。收回一筆大聘禮。柳英有六個兄妹，三男三女，柳英居長，柳霜次之。柳霜自小聰明好學，深得父母寵愛。自從這次我們相識後，她曾請我到她們家裏食飯多次，每次都向我問長問短，要我教她玩中國音樂和朗誦唐詩。我問她要學這些做什麼。她說，如有讌會，可以用來參加節目，因爲西人的風尚，宴會時必請藝術界來賓表演節目助興。西樂如小提琴和鋼琴既難學，又不見得稀奇，如能玩件中國樂器，或朗誦一首唐詩，即不算到家，也因物稀爲貴，必使他們覺得耳目一新。我聽了她說出這篇道理，暗自佩服她見解的獨到處。不久，我便買一把月琴送給她，教她彈兩支簡單的《仙花調》，和《賣雜貨》小曲等，並教她兩首比較淺白的七絕唐詩。後來我在香港看她主演的《上海快車》，片中她居然用四邑話朗



關文清（右），黃柳霜（中）

誦了那首王昌齡的《芙蓉樓送辛漸》，她彈着月琴來拍和。在中國人聽來，可能有點平淡，但外國人聽了，倒覺得有如置身在中國一樣的新鮮。由此，可看出柳霜的活動能力和智慧來。

一個明星成功以後，便名利兼收，令人羨慕不已，但一般觀衆，只看到演員表面上的得志，卻看不到演員內心的苦惱。一個成名的明星，尤其是女明星，最痛苦的是失卻了自由。她的一舉一動，時常被人們注視着，記者和影迷們會到處給她麻煩。有些地方她歡喜去的也不好去；有些場合不願參加的也得去參加。其次如答覆影迷信件，應付與同業間的關係都是相當頭痛的。這些痛苦，當然，黃柳霜並不例外，她曾告訴我，有些男人向她追求，簡直達到瘋狂的程度，使她害怕。有個來自德國的導演曾向她追求，每日除派人送一束鮮花和一封情書外，還打電話多次！「他的德國腔英語已十分難聽，偏又『長氣』！」她用四邑話來形容那導演的一派癡情時說。有一次，她往紐約登台，火車每到一站，那導演必打一封電報，由站長轉給她，而電報內所說的話，不外：「我愛你。」我問她，那導演這樣熱情戀愛着她，為甚麼不和他結婚。她說，也曾經考慮過，覺得和他結合，是沒有幸福的。理由是：第一，言語不同，家庭生活互異，結婚後誰遷就誰？第二，種族不同，他雖然沒有歧視的意念，難保別人不由妒生忌，從中挑撥離間。第三，他的熱情來得太迅猛，帶有強烈的虛偽性，好像「演戲」一樣。她說出這三種理由，我很佩服她細緻的分析能力。在這一點上，或許和她的家庭背景，有絕大關係，她的父母是在中國舊禮教中生長的，對子女的教養，離不開傳統的那一套。我曾問她，怎樣的男子，才是理想的對象。她說，中國人太冷淡，在生活上男女間絕少有熱情的流露。而西人又太過狂熱，但對家庭缺乏責任心。兩者都非理想，她認為理想的男子應該是：對事業須有進取心，對家庭須有責任感，對朋友

須要坦誠，對妻子須有眞情……。結果她終身沒有結過婚，也不像荷里活其他男女明星，桃色新聞滿天飛！

在許多荷里活的名片裏頭，可以看到James Wong Nowe這個響噹噹的名字，中文就是黃宗霑，在荷里活的片場裏，人人叫他做占美（Jimmy）。他是全世界所公認的第一流攝影師。他長於配光和構圖。荷里活有許多明星，尤其是上了年紀的女明星，和製片家簽訂合約時，多數提出要由占美攝影。因爲他精於配光和運用鏡頭，構圖也恰到妙處，如拍恐怖片，他能使畫面充滿恐怖氣氛。他生於美國奧利根省的砵崙埠，父親原籍台山。在中學畢業後便獨自離家，往荷里活謀求電影工作。拉市基片場有個攝影師也是砵埠人，他們幼時已相識，宗霑得他介紹，入該片場當「托機員」，週薪十五元。做了多年，升爲攝影助手，又多年，始升爲攝影師。以一個有色人種，而能登上第一流攝影師的地位，數十年如一日，倘無優異技術，與自強不息的精神，安能達致？今已屆七十高齡，而仍紅極一時，實在難得。

美國人的迷信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一九一八年結束後，美國在歐洲戰場上的數十萬大兵，於一九一九年全數調回本國迅速復員遣散。該等士兵由歐洲戰場帶回一種瘟疫微菌，叫做Spanish Influenza，如果染着這種疫菌，便全身發高熱和骨痛，不過一兩天便告死亡。而最易傳染的是壯健的青年男女，老弱的和幼童反少染上。那時防疫藥品還未有大量發明，因而很快便散播到全國各地，弄到各大城市戲院停演，學校停課，工廠停工，市民出街皆戴口罩。據估計，在歐洲陣亡的青年，不過十餘萬人，而這場瘟疫卻收拾五十多萬條人命。一時人心惶惶，謠言四起，一般神棍便利用「人生如

朝露，惟信主者得長生」的口號，來招人入教。有某「預言家」開一個記者招待會，說他得到神的顯示：「人類犯下罪惡太多，上帝已決定把這個世界毀滅，本年十二月二十日便是『世界末日』！」那些記者聽了，當作求之不得的傳奇新聞，依樣葫蘆發表了出去，遂即驚動全國，很多人信以爲眞，有些富豪購買遊艇，把家人和財物搬往艇上；有些工人辭工不幹，向銀行盡支儲蓄，天天大飲大喝，來享受「所餘無多」的日子。到了十二月二十日那天，一早便有許多人爬上山峯，有些人登上船去，有些一家同到公園去。他們相信，世界末日，必先來個大地震，然後大洪水從天倒瀉，繼而整個世界便「轟」然一聲沉下海底去！但是，所謂「世界末日」的那天，竟然陽光普照，涼風如常地吹拂着。入夜，天上的星宿，依樣閃光。在未到零時以前，那些貪生怕死的人們，個個懷着恐怖緊張的情緒，等着死亡的降臨，如此挨到半夜，大鐘樓的鐘聲敲了十二響，那些人始鬆了一口氣，次晨也未見「世界末日」。人人故我依然。那些預言家下不了台，索性發表一篇聲明說：「因爲教徒們誠心祈禱，上帝已赦免人類過去的罪惡，給以自新之路……」又是一派胡言。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青年死於帝國主義混戰及瘟疫的六七十萬人，遺下他們的慈親、姊妹、妻子和愛人數達百萬計。這些未亡人寂寞、悲傷的心情，是不難想到的。在過去，他們何嘗預料到，就這樣便和他們的親人永訣？爲了迎合他們的孤寂、苦悶的心情，有人便造出一種「招魂板」（Witchee-Board），來騙取他們的金錢。這種「招魂板」也可以譯作「女巫板」，因爲Witchee這個字是從Witch（女巫）脫胎出來，創作者加多兩個E字母，不過要讓這件東西更顯得突出吧了。這種「招魂板」有大小兩塊，大的約三英尺丁方，厚約半吋；小板如熨斗形，底有三足，約一吋高。把大板置於櫈上，小板則放在大板的中央，

先由主人招集三五親友，夜間環枱而坐，各以十指壓在大板上，主人十指壓在小板上，滅去燈光，然後由一個親友叫着死者的名字說：「某某，你的母親（妻子或愛人）懷念着你，請你回來和她一敘啦！」說罷，各人閉目靜候。不久，主人手指壓着的小板便會跳動，那就是鬼魂降臨的訊號，旋即降在某一個親友身上和他的家人談話了。這一把戲，在一九一九年的美國很盛行，筆者那時旅居荷里活，那裏的女影星在夜間開「派對」的時候，多用招魂板來當娛樂節目。據說，這種把戲，有很大的刺激性，有如看恐怖片一樣地刺激，故極一時之盛。

有一次，在「名士晚會」中，來了一個中年的寡



《冷面城》拍竣後，導演佐治密佛在唐人街「翠花樓」讌客，餐桌左邊靠門坐着的第一人是佐治，第二位是早川氏，右面坐着的第一人是夏利卡。站在右邊半露臉的是關文清。

婦和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那女孩骨瘦如柴，臉色蒼白，一望而知她是有肺病的。介紹她們的朋友告訴我，寡婦的丈夫原在上海經商的。她在上海住了八年，這個女兒也是在上海出世的。她丈夫數年前逝世，她才帶了女兒到美國來居住。這女兒熱愛中國衣物和音樂。

「晚會」進行時，她們要求我彈「月琴」助興。我本非音樂家，只是，客次寂寞，買了一把月琴有時彈它一兩支粵曲來解悶罷了。當下推卻不過，勉強彈了一枝《仙花調》。晚會結束時，那寡婦臨別對我說，十分多謝我彈琴給她們聽，遲日要請我到她們家裏吃飯，並參觀她們的中國古董和字畫。她的女兒也謝我給她們最快樂的一晚。事隔一月，我的朋友忽來邀我去送喪，說那寡婦的女兒兩星期前入了醫院，藥石無靈昨晨已經去世，她彌留時要穿中國服裝，並要求在入殮時請我去奏中國音樂。我想：我和她們只是一面之交，並無送該女孩出喪的義務，但格於死者的最後純潔心願，於情於理，我只能依時前往了。

我携着鳳凰簫和我的朋友一起到殯儀館。果見那女孩的屍體穿着一套藍色的繡花衫裙，是中國古老的女裝。左腕還戴了一隻翠玉鐲，十足的中國姑娘模樣。她的母親在旁哭到痛不欲生，面對着這樣的氣氛，我也不覺心酸，眼角濕潤了。我捏住竹簫靠近唇邊吹去，但氣促難以為繼，勉强只吹了「合尺」……便已響不成音，迫得草草了事。過了數天，那寡婦寫信向我道謝，並說她女兒的靈魂，一定會往中國投胎。我讀後覺得奇怪，輪迴投胎之說，乃佛道的理論，西洋的宗教並沒有這種信念，而這寡婦竟相信她的女兒會往中國投胎？這大概因她在上海住了八年，受了某些信仰所影響吧。

美國開國初期，是由數百名反對天主教的男女，乘「五月花」帆船，冒險由英倫向「新大陸」移民的。宣佈獨立後，便在憲法上規定宗教自由。時至今日，美國的宗教已因太過自由而泛濫。社會上不獨有形形

色色的信仰，即基督教也派別繁多，光怪陸離，在荷里活更加複雜。

一晚，我跟朋友往「滾地教」（Holler Roller）的教堂參觀禮拜。該教堂是在貧民區，教友有五六十名，其中有黑人、白人。堂內擺了二十多張長櫈。當我們進內，就有一教友禮貌地引導我們到靠近播道台一張長櫈上坐下。牧師過來和我們握手。不久，宣佈唱聖詩，接着，牧師講道。這些都跟其他的教會差不多，不同的是他們替新教友洗禮的儀式。那晚有兩人接受洗禮。兩人跪在台前，各教友也一齊下跪，牧師跪在台上，用手按着受洗者的頭頂，然後閉着眼，仰天祈禱，他的聲音有如哀號，禱詞大意是「這兩教友犯了罪惡，特來向主懺悔，望主大發慈悲，救救他們，使他們得以重生。」

祈禱畢，教友們一齊動手，把長櫈搬開然後大家在廳中排成一大圓圈。牧師領着兩新教友立在中間，並有一年約十五六歲的少女奏小提琴，牧師領導吟聖詩。少女邊彈邊跳，衆人也跟着唱和跳躍，有如非洲野人的舞蹈。琴調越彈越急，唱和跳也隨着節拍而逐漸加速而轉入瘋狂狀態，最後都倒卧地上，配合着呼聲就地打滾，大呼「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如此約五六分鐘，直至大家力竭聲嘶，逐漸低沉而至闃然無聲，有如死城一樣地靜寂下去。約莫幾分鐘後，牧師起立，衆教友應聲起立，才告禮成。據說，他們在地上打滾和大呼，是接受上帝的靈感，而達到神人一體的領域云。

「髼髼歸去莫多留！」

美國是一個種族龐雜的國家，故在南北戰爭以後，林肯宣佈解放黑奴，在「皮芝堡」（Pittsburg）陣亡將士紀念碑揭幕時，他致辭說：「所有人類生來是

平等的」（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並經國會通過，明文載在憲法上。但「山高皇帝遠」，美國的白種人，自視爲優秀民族，對有色人種歧視已久，絕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何況美國的制度，是聯省自治的，有許多事情，中央政府的法律是貫徹不到省級的。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多數省區不許白人與有色人種結婚和不准有色人種入美籍的。社會上的高等職業多是白種人充當，有色者只限於做下層工作。所以東方的留學生，大學畢業後，便要回國，很少留在美國就業的。電影本來是高尙自由職業，藝術界的思想是比較開明，沒有狹隘的民族觀念。我在荷里活結識的白人朋友，多數對我有如兄弟般看待。自從羅省《時報週刊》發表了我的《我在中國的童年》和《中國詩詞的優點》以後，大導演葛萊夫聘我當《殘花淚》影片的技術顧問，我的經濟已較裕如，在紙醉金迷的影城中，大有「樂不思蜀」了！

我嚴重地忽略了一點。那就是我是黃種人，思想可以改變，但膚色不可能改變。歐洲人到了美國五六年後，入了美籍，永遠就成爲美國人；有色人種即使入了美籍或在那裏出世的，也難抹掉臉上掛着的「有色牌照」。我就是忘卻這一點而受過兩次侮辱。

一次，我和一班朋友往南方旅行，分乘兩輛汽車，我和一友先到，提着行李往擬定的酒店投宿。酒店的經理說，所有客房已全部客滿。迫得我折回停車處候另一車到來，再往別處投宿。但後到的朋友，不相信這間酒店眞的沒有空房，他獨自往酒店問個究竟。那經理向他解釋說：「房是有的，不過剛才你的朋友帶着一個唐人來，因而拒絕他。因爲我們酒店規定不招待有色人種的。」我的朋友責備他一場，但也無可奈何。迫得一起另找一間次等的專招待有色人種的旅館。這次我嘗到歧視的味兒，連累到我的白人朋友也受到委屈，使他們的「高興假期」變爲「掃興假期」，我着實難以自處。從此，我內心無形中產生了一種疑問。

我想：「若長此下去，我將來豈不是變成一個抬不起頭來的奴才，或者是成了隻崇洋的走狗。」於是我決意要轉換環境。但一時仍未得個善策，怎知不久又再受一次更加嚴重的侮辱。事緣荷里活有間馳譽歐美的舞蹈學校，這是舞蹈家露芙聖丁士開設的。這間學校在每年舉行畢業禮時，必有畢業生們自行創作的舞蹈節目表演來娛樂嘉賓。事前他們寄了兩張觀禮劵來給我，我就約了一位白人女友依時前往。我們搭電車到近那學校處下車。那時天色已晚，忽地由一條黑暗的橫街閃出一名警察，截着問我們去哪裏。女友答是往舞蹈學校。他問怎麼同個 Chinaman(辱華人的名詞)去。女友答是她母親的主意。於是那名惡警用兇狠的眼光注視我們有頃，然後用命令式的語氣對女友說：「你不應該跟他去！」我的女友受不了這一意外打擊，突然大哭起來，聲聲說：「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答應送她回家，但她拒絕我送。時適有電車到站，她遂狂奔上車，我立在黑暗的街中，望着電車風馳而去。那時我心如刀割，又羞又惱，覺得這個世界將臨末日似的，我呆然站在那黑暗街道上悵望……。很久，很久，才振作一下精神乘車回住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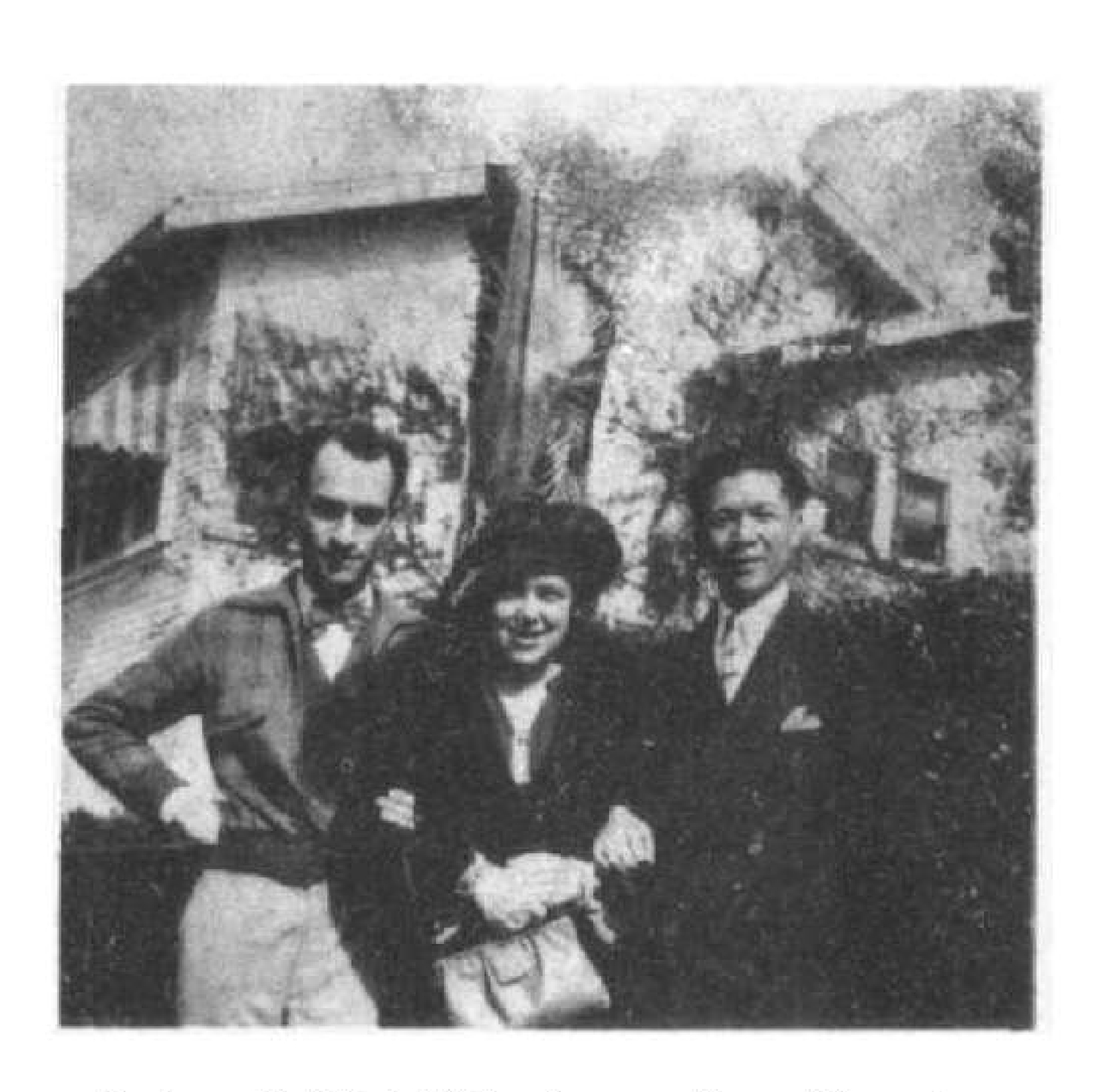
那晚，躺在床上思潮起伏，一夜不能入寐，憶起由故鄉來美至今，一霎眼間已過十年。這十年中，甜酸苦辣的人生滋味都已嘗遍。過去的事情，一幕幕一串串有如電影，在腦際重現。最後，忽記起在香港補習英文，預備來美時，一班同學，用《賣雜貨》的調子，譜了一支歌，歌詞是：「飄洋過海赴美洲，到處學問求，愈學愈多益，到處學問求呀，呀！」這支歌重重覆覆在我腦裏唱着，提醒我來美國的目的，是求學。我學的是電影，現在對這一行業，雖不能說已經有高深的造詣，但對於影業的組織和攝製技術，可說已勉能掌握，即使多留下幾年，在飽受歧視的環境下，也難得到深造的可能，何不就此回國，尋求出路，如能集合資本，未始不能拍製一些影片出來，何必長留

此地？正是：「十年一覺西洋夢，侮辱臨頭憶故鄉。」想到這裏，不覺詩意特濃，興奮地跳下床來，信手寫了一首七律來表達我回國的堅決信念：

「他鄉戀棧有何求，歧路亡羊事可憂；首倚西窗尋舊夢，心懷故國感新秋；浮雲自古縱無定，苦海而今浪不休，杜宇啼殘花滴淚，聲聲歸去莫多留！」這一決定，終於把我送回祖國的土地上來，從此，我的生活又展開了新的一頁。

重遊荷里活

我在一九二零年回國，至一九二六年再度往美。這回是三藩市一位富商埃式答威（Isac Upham）來遊歷，把我國的名勝古蹟和各大城市與農村生活，拍了萬多尺菲林。當他到廣州市攝取風景時，先到荔枝灣鑽石片場訪我，要我提供好的攝影目標。我盡地主之誼，帶他往黃花崗、觀音山、六榕寺、嶺南大學等地攝取，工作進行了多天才告完成。晚間他請我到大新酒店他的住處吃飯。問我有關日間所攝各個鏡頭的歷史背景，並告訴我對該片的發行意見。他在北京已聘了一位八尺五高的長人劉玉清，計劃將來該片公演時，用長人在戲院門前派傳單，以吸引觀眾。我覺得他這宣傳手法有些辱華，立心要打破他的主意。於是我對他說：「你既然認爲這個長人有吸引觀衆的能力，何不派他在戲院內，讓觀衆要買票入院後，才能看到他呢？這樣更有雙重娛樂的作用，豈不是更妙？」但他說，這個長人很蠢，不識英語，更不曉演戲，用他在院內做甚麼工作？我提議編一簡單的獨幕劇，不用他說話，只讓他擺個樣子和動作就成。他問我能否担任編一個這樣的劇本。我一口答應可以，他遂提出聘我往美，負責編導獨幕劇，兼該片的技術顧問。我說要向公司洽商後，方能決定。鑽石影片公司是梁少坡和他的弟弟梁歷離組織的，第一部片《愛河潮》是梁少



關文清與他的遭受警察惡言侮辱的白人女友

坡本人編導的，他的弟弟當主角，我只是負責訓練演員和化裝的工作。那時第一部片拍完，第二部又未有定期開拍，我趁此向公司辭職。他們也不留難。

次日，我到酒店回覆答威先生，他立即和我訂了一年的合約，每月薪酬美金一千元，由到美國起計。他說先往香港拍多少鏡頭，然後回國。關於我往美的手續，委托上海一家美國洋行辦理的。一個月後，我便往上海會同長人劉王清和他的護理人兼傳譯，一起乘林肯郵船往美。到美後，住在三藩市的華人青年會，該會所備有數十間客房，有講台，可用來排戲，有體育室，有閱報室，位於華埠邊沿，鬧中取靜，實是青年人的理想寓所。

我把在船上所寫的《太子求劍》獨幕劇本事，交給答威先生審閱，他表同意，便即開始編寫，約期一個月完成。他也把擬定的字幕給我校對，看有沒有錯誤，因該等字幕是插在每一地方風景或古蹟畫面前，有如地理和歷史課本，須要簡明正確。我看後略加修改，他便携往荷里活攝製和監督剪接，因那時三藩市

沒有片場和黑房的設備。

三個星期後，老闆已由荷里活帶第一個拷貝回來。那時我也已編完《太子求劍》。老闆看過認爲滿意，遂進行徵求男女主角，這是一件不易解決的問題。因爲這兩個演員不獨要有演戲的經驗，還要會講流利的英語。那時的年青華僑，多數是獨身漢，很少有眷屬的，而土生青年能操流利英語的，簡直鳳毛麟角。我在華埠的中文報刊徵求演員廣告，刊了一個星期仍沒有人來應徵。後得青年會幹事介紹一個姓謝的，他是謝紀元牧師的兒子，已在中學畢業，初轉入美術學校。他的太太也已高中畢業，他們在高中時已參加過英語話劇的演出了。我聽到這個消息，便請這位幹事立即帶我去訪問這個青年畫家。見面擊談片刻，便斷定這對夫婦是最合理想的人選，他們既有演劇的興趣，自然樂意答應我的徵求。我帶他們往見老闆，見面之下，答威先生也認爲合適。當下雙方談妥條件，簽了草約，並將劇本交他們帶回去，先把台詞讀熟，五天後就開始排演。

《太子求劍》是兩場的戲，第一場是御花園，第二場是武當山頂。佈景是半抽象式，因爲照西洋的立體佈景法，則嫌太過笨重，過埠不便，成本也重；若用中國的古老式，又恐西人看得莫名其妙，爲了顧及各方面的問題，故採用這個折衷辦法。

劇情是：爲着解除番邦的迫婚威脅，一對情侶在御花園幽會，共商應付大計，他們聽說武當山上有個劍仙，有把寶劍，得者可以天下無敵。於是他們决意前往，向仙人求借寶劍。他們經過千辛萬苦，終於抵達仙境，只見全山雪擁，霧靄迷濛。峯上立着一個紅面巨人，手持寶劍，光芒四射。太子跪向巨人稟告來意，不料話未說完，霎時雷鳴電閃，巨人揮劍欲斬。原來太子求劍的理由，是爲着私情，故觸動天怒；後由公主以爲國爲民的理由去求，巨人居然交出寶劍。劇旨是「欲求勝利，必須公爾忘私」。這一劇本，在



關文清再次赴美前與友人合照

今日看來，存有導人迷信和封建意識，但在那個時代和當時的環境，我想不出有比較好的題材來，而且我國的文學傳統，在表現技巧上面不妨借助神怪來加以渲染。

排演了兩個星期，各人演技已告純熟，佈景也經造妥，映期與院方也已訂妥。那裏的「首都戲院」和繁盛的商業區只一街之隔。十多年前，該院是第一流歌劇和話劇的場地。而今受了電影的影響，紐約的「流動班」(Road Show)歌劇或話劇少來了。我們和該院訂了七天期，如生意好，可以繼續演下去，如未有別班租約當可辦到。首演那晚，答威先生請了很多三藩市的名流來捧場。他們夫婦當晚穿了晚禮服，立在門前招待。有些客人也穿禮服前來，看來很隆重似的。這是廣告公司爲宣傳而運用的一種手法，因該片屬於教育片一類，與一般故事影片有所不同，故宣傳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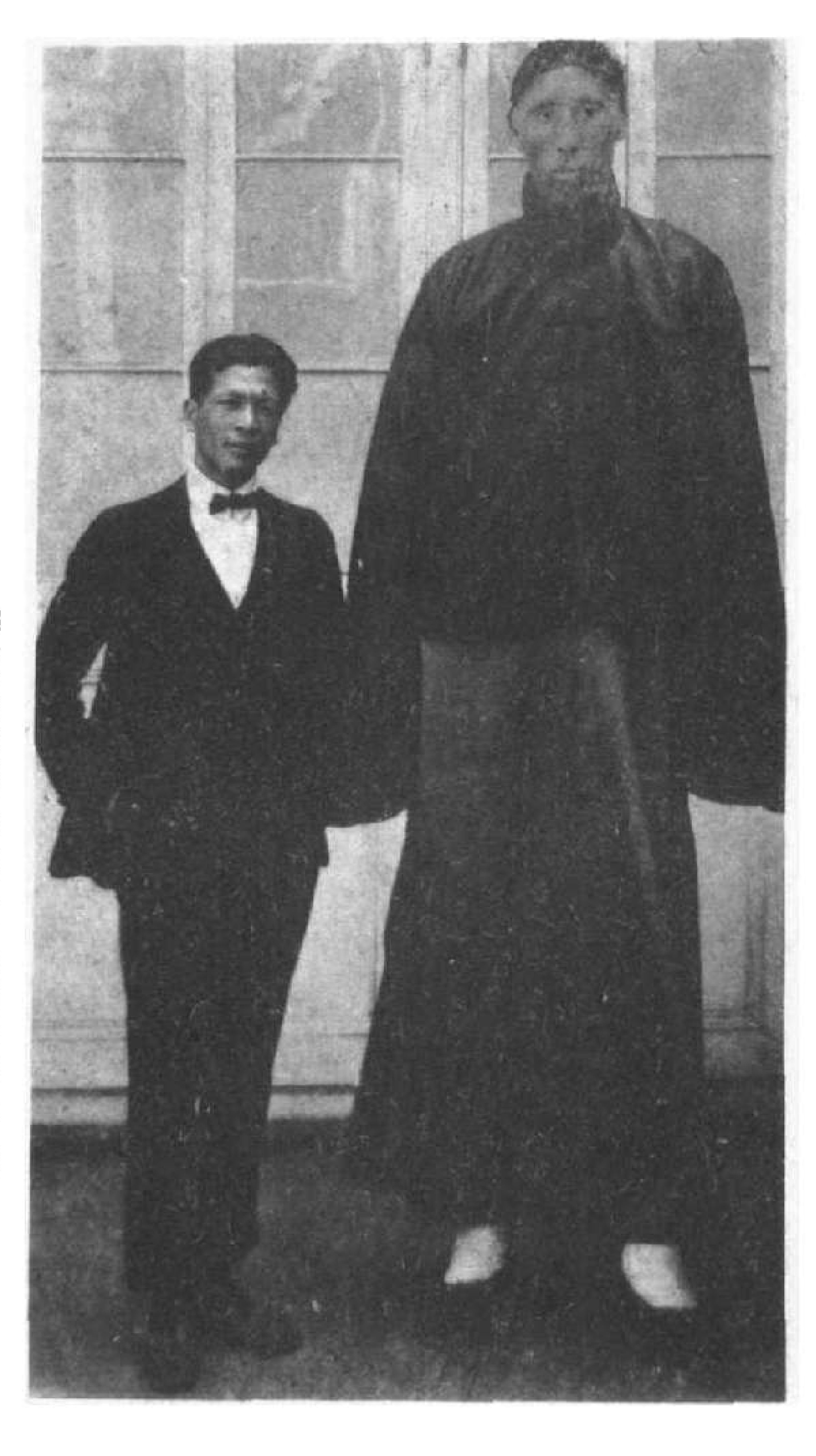
特殊方式。答咸要我把英文片名《Pieces of China》譯爲中文，在華埠的中文報刊登廣告，我意譯爲《中國人之中國》，以迎合華僑的愛國心理。

在三藩市上映，每晚演一場，日戲只星期三和星期六各演一場的。頭兩晚觀衆還算踴躍，各西報刊出劇評多數讚許。第三晚觀衆已略減少，其餘四晚一路下降，故不得不結束。收入總數大概可抵宣傳，和一些演出費用。停演後，答咸往紐約，向美東各院接洽，次日，派一經理帶領我們往羅省來。

那時的羅省市內的人口約五十餘萬，而荷里活已羽翼長成，電影院林立，人口也不過十萬，這是由於紐約的大亨們見到電影業本少利多，紛紛投資，擴大組織。在各大城市建築新院，或收購舊的雜耍院，歌劇院和話劇院，改爲電影院。四大公司如環球(Universal)，霍士(Fox)，拉市基(Lasky)，已改爲派拉蒙，歌雲(Goldwin)，美初(Metro)和梅也(Mayer)，三公司聯合，成爲美高梅(M—G—M)。他們資本雄厚，除擴大生產外，並組織全國性的發行網和院線，從此獨立製片廠家有片也無院上映，唯有投入他們的旗下，否則免不了被淘汰的命運。那時有幾個紅星，差利卓別靈、菲賓、瑪莉璧福和大導演葛萊夫，認爲自己的出品，交給大公司發行，被剝削過甚，因而聯合組織一代理發行公司，名曰「聯美」(United Artist)。這些人都是紅極一時的明星，華爾街的大亨們也樂予支持，貸款給他們組織院線，和代理影片。荷里活的影業，遂成爲五大公司的天下。

我們在羅省演出的地方是大會堂(Auditorium)，地處繁盛之區，對面就是「普勝」公園。這間大會堂不是公立的，而是一間民營的大戲院。所有到此演出的各國古典歌劇(Operas)，巴蕾舞(Ballet)和巨型的「交響樂」，都是在該會堂演出，梅蘭芳往美表演時，也是由該會堂的主人主辦的。我們定期上演五天，第一晚，黃宗霑和黃柳霜也來捧場。那

時黃宗霑在派拉蒙片場已升爲正攝影師；黃柳霜在菲賓氏的《月宮寶盒》當過副角以後，名氣更大了。她在美國出世，未曾回過祖國，今有祖國的遊歷片，當然以先睹爲快。散場後，柳霜請我們到夜總會小食。她說將來有機會，必定回祖國一遊。後來，她成了名，



關文清與高八尺五寸的劉玉清合照。

在太平洋戰事未爆發前，果攜弟妹和姐姐柳英來港，在跑馬地住了幾個月。黃宗霑也一度來港，我們香港的電影界曾在香港大酒店舉辦盛宴歡迎。他買了《駱駝祥子》的版權，原擬往北京攝取實景，不料那時華北一帶已十分緊張，中日戰事一觸即發，故未果行，而該計劃也因戰事影響而流產。

我們在大會堂演出五天，生意平平，沒有多大收穫。下一目的地是離羅省百餘里的山姐哥(San Diego)。這埠是美國在南太平洋的海軍港，居民約有二三十萬。我們在那裏演了三天，生意也不理想。原定下一步就赴紐約，怎料這時接到答威來電着回羅省，候他回來再定行止。

回羅省酒店住下，終日無所事事，乃往訪舊友，踏進壁架大廈，怎知已樓空人杳景物全非了。據說，該處一帶舖戶，都須拆卸，連唐人街也不能免。政府將收回該地，建築一座新式的巨型車站。往日住在那裏一班準藝術家們，都早已遠走高飛，考活君去了紐約，麥基羅君已被上海中美書局聘去當經理。無聊中打電話給黃柳霜，她適在家，叫我即往一敍，有事奉商。原來，她正和美高梅公司簽了一部片約，而該片的背景是在北京，她問我願不願當該片的技術顧問，她可以向導演介紹。該導演和製片人曾看過我們的影片。我把和遠東電影公司有一年合約的事告訴她，要候老闆從紐約回來，才能決定。但照柳霜的看法，老闆一定不能在美東找到戲院合作，因遊歷片缺少娛樂的氣味，難以吸引大量觀衆。紐約那班文藝界，個個都是講錢的，若和他們論藝術，他們會問你「藝術」幾個錢一斤了。我是萬二分同意她的見解，因美國的娛樂事業，尤其是荷里活的電影業，大部份操縱在猶太人的手裏，他們只知怎樣去賺錢，如無把握賺錢，單談意義若何若何，他們是絕無興緻的。她留我在家吃飯。席間問我有關影業在中國的狀況。

過了一個星期老闆由紐約回來，果不出柳霜所料，

他在紐約租不到戲院，已把該片的版權賣給一家公司，當教育片發行了。老闆問我們願不願取銷合約，如果同意就回國，他可以發給半年的薪酬和一張二等船票。長人的監護人李某，因在上海有個未婚妻，屢次來信催他回國結婚，他第一個接納老闆的條件；謝某夫婦有家庭在三藩市，也想要完成學業，就點首贊同，我既然有柳霜願意介紹工作，也同意取銷合約，留美再求發展。唯獨長人劉玉清不願意，說要合約期滿，才要回國，但老闆胸有成竹，也不勉强，事過兩天，老闆便和一影片公司斟妥，借長人拍《泰山》片集，定期十天，每天薪酬二百元，飾非洲的野人王。拍完該片，老闆又把所餘的半年合約，讓給一馬戲班，要長人飾奇形怪狀的人物來展覽。就是這樣，老闆不須多大損失，便把遠東影片公司結束。

千面人主演《吳先生》

幾天後，黃柳霜帶我到美高梅片場去。柳霜早已和導演談妥，到片場，即由製片人帶引我到製片部簽約，然後同往編劇部領取劇本，跟着往服裝部，道具傢俬部和佈景部走了一周。製片人介紹我認識各部主任，說我是「吳先生」片的技術顧問，如有不明白的問題，可和我研究解決。他說我們有一個月的時間，來做籌備工作，叫我回去，用一個星期時間讀讀劇本加以詳細的研究，然後把各場所需用的服裝、傢俬和道具詳細列出交他。

這部片的劇本是由一本流行小說改編的，故事是由《西廂記》脫胎的，不過人物有點更改；女主角的母親改爲父親，男主角的張生改爲英國公使館的青年職員。時間由古代改爲民初。劇本改編的重點，在父親和女主角的近身侍婢兩角色。由千面怪人郎呈尼（Lon Chonney）飾父親，因郎呈尼主演了《駝俠鐘

聲》以後，紅極一時，有極强的賣座力。柳霜飾侍婢，份量也十分重，這角類似粵劇中的《紅娘》。男女主角的戲比較輕。男主角是英國來的話劇演員飾的，女主角是由身材矮細，但胸脯甚大的法國人飾的。我曾對導演提起中國古代美女，很少大胸脯的；即有天然大乳，也用「捫胸」法紮至平坦方認爲美觀。導演卻說：「我拍的電影是給現代的西方人看，不是給古代的中國人看，若女主角沒有『性感』，有誰喜歡看她的戲？」由該導演這一言論，我們不難想到，那時的荷里活導演，挑選女演員的主要條件，第一是「性感」(Pex appeal)，女主角富有性感，便有把握賺錢，這種觀念，簡直是毒害人類思想的疫苗。今日世界的色情泛濫，荷里活的導演先生們實難逃脫「始作俑者」的責任啊！

我用三天的時間，把劇本讀了兩遍，然後用打字機，把各場所需用的傢俬、道具和服裝造了清單，以後四天才召開劇務會議。在這期間，我往各圖書館，找閱有關的中國書籍或圖片來參考，但那時羅省和荷里活圖書館的藏書多屬歐美的，關於遠東各國的資料，十分貧乏。找了兩天，找不到一點合用的資料。於是我把餘下的兩天時間，到市裏的古董商店查詢，果然發現有許多古董可以租來作道具用，不過服裝多數不是舞台的繡花衫便是滿清時代的袍褂，沒甚可採用的。

製片人依期招集劇務會議。我帶了造成的清單和一部清內府藏書的《燕寢怡情》前往。這部書是我第一次回國時到南京遊覽，在夫子廟鄰近一間書店，用五元大洋買的，內有工筆畫二十餘幅，是用宣紙石印的，聽說是八國聯軍入京時，洋兵由清內府偷出來的。我對該書非常愛惜，常帶在身邊。在我到片場的會議室時，人們都已準時到齊，有正副導演，各部門的主任，這是西方人的好習慣，不論大小約會，必定依時，且全沒有架子氣味，反視過去舊中國的達官貴人，大明星，或名流之輩，多數不依約會時間到場，能不慚

愧？當下製片人問各人對籌備工作的意見。導演首先提議：「關先生是中國人，而且是本片的顧問，是否先請關先生發表意見？」我把準備工作的經過，當衆報告，並把清單交給製片人。他略驗閱，便把服裝清單交服裝主任；道具傢俬清單交給道具主任。跟着，佈景主任問我有沒有中國貴族住宅的圖片，我就把《燕寢怡情》畫册給他看，他看後點頭微笑，對導演說：「這正是我們所需求的呵！」導演把書接過凝神細看，嘆道：「很有價值！」

服裝主任是個四十餘歲的婦人，她滿披着金黃色的頭髮，淺藍色的眼睛脂粉味撲鼻而來。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人。她看了我列出的服裝清單說：「照這清單看來，除主角的服裝要特別度身剪裁外，還要做十多套華貴的男女衣服，我們所有現成的都是適合窮苦人家穿着的。」製片人要她和我研究，立刻開始裁製。跟着道具主任說，部內所存的傢俬道具，很少合用的，看來要往三藩市物色，因羅省唐人街的商店，貨物是有限的。導演要我負責搜羅，無論租借或購買，或自行製造，總之要在一個星期內備齊，隨即宣佈散會。一場會議不需半小時便告完畢。對此，我不能不暗自欽佩領導人辦事的能力，乾淨利落，全無拖泥帶水來耗費時間。

出了會議室，佈景主任拉我到咖啡室閒聊。他問我關於中國豪華住宅的佈置，問我願不願意把《燕寢怡情》畫册讓給他，他願出三百美元的代價。我說這是我最喜歡的東西，婉轉地拒絕了他的要求，但爲了用作佈景參考，我借給他攝下照片。

我拿了傢俬道具清單往日前詢問過的古董店，問他們能否供應這些傢俬雜物。那老闆是中山縣人，他們兄弟各開一間，哥哥的在唐人街，弟弟的在西人區，兩間的貨物可以互相調配，因而他們能夠供應一大部份，其中仍缺的，也可去函三藩市他們的聯號，辦了付來。我同他們商妥用租借方式，由他們包辦一切。

所有籌備工作，不滿一個月，都告完成，影片依時開拍。

這時水銀燈被廣泛採用，美高梅片場已建了四座大棚，不論日夜陰雨，都可攝製。《吳先生》的攝製工作，只花了兩個半月便已完成。我的合約也告期滿，便往三藩市候船回國。

與美國移民局鬥法

一九三二年，聯華影業有限公司因鑒於僑胞離開祖國日久，極需經常輸往祖國影片，讓他們多看看祖國的風貌，所謂「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昔」，從而維繫他們的愛國觀念。也可替國片開闢一個新市場。就派我帶《十九路軍抗敵光榮史》和其他影片數部到美國放映。

我是搭「豪華」輪的遊客位。那時的郵船，客位分三等，頭等叫大枱，二等叫（Tourist Class）「遊客位」，三等叫「大艙」。頭等在船面，二等在中間層，三等在船底。大枱客多數是白人，多數專講「架子」，朝、早、中午、晚間，穿不同的服裝，有些甚至在晚餐穿禮服。我們中國人除官員爲國家的「體面」，要搭頭等外，多數不喜大枱而搭比較中庸的「遊客位」。華僑多數喜歡搭「大艙」，因不但經濟，且都是有色人種，彼此不拘禮節，或閱覽或拍照、或玩「蔴雀」，有說有笑，各適其適，容易消磨旅途時間。

「遊客位」每房兩人，分上下床，和我同房的也是廣東人，名李繼淵，是國民黨派往秘魯當黨書記兼僑報編輯的，現往三藩市，候輪再轉南美。這是他初次出洋，不能講流利英語，但學識相當淵博。

船到三藩市，於午後兩點靠岸，我們收拾好行李，帶了旅行證件，上客廳候移民局官員來驗查護照。他們三點才到，展開審查工作。國民黨三藩市黨部派了

一位姓黃的職員，來迎接李繼淵；領事館派了李副領事來接我。那時的外交部長是聯華公司的董事，他早已去函各埠領事館，把我此行的任務交代過，並囑他們盡力協助。因而我滿以爲很快就可上岸。怎知候至時近五點，所有的搭客都已離船，只剩下我們兩人。李領事向移民官員查問，他們答稱，我們須往移民扣留所住一晚，明天方能辦我們的手續。李領事提出，由我領事館担保上岸，明天再到移民局補辦手續。但那官員答，那是他們的法例，所有移民案件，如當天不能辦妥，就要往扣留所過夜。李領事交涉無效，問我們如何打算。當時我怒氣衝天，拿了護照，上前向他們質問，我說：「我是遊客，爲甚麼我們領事館担保，也不准上岸？」一局員瞪我一眼，然後冷笑着說：「你們領事館有甚麼了不起，不過是私運毒品的機構吧了！」我聽到這話，不禁又羞又憤，久久不能平息下去。已是多年前的事了，當時確曾有人利用外交特權，給中國郵船公司的「南京號」載了一皮箱鴉片交給三藩市領事館，怎知被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查獲，轟傳開來，全美國報紙以頭條新聞報導其事，這確是一件玷辱國體的大事！但今天那局員仍引用往事來抹煞我們的合理要求，想藉此堵住我們的口舌。怎知我也不示弱，便冷笑地對他們說：「這是你們情報局的傑作，你們不只揭發這件事；也還揭穿你們國會議員賣私酒（那時美國是禁酒的），還揭發你們一位總統暴死在情婦的閨房裏呀！」他們聽了我的反擊，愕然地面面相覷。停了一會，其中一局員强扮着笑臉說：「哈哈！我認爲各國都有醜聞呀，我們走罷！」說罷便一哄扭動屁股上船去了。

李領事見他們走了，對我說：「你駁得好，我立刻回去，商量對付辦法。」

李領事和黃幹事去後，我們返回房間。李繼淵問我去不去扣留所。我告訴他：「無論如何，不能去！那裏是東方人的地獄！入了去，便肉在砧板，要受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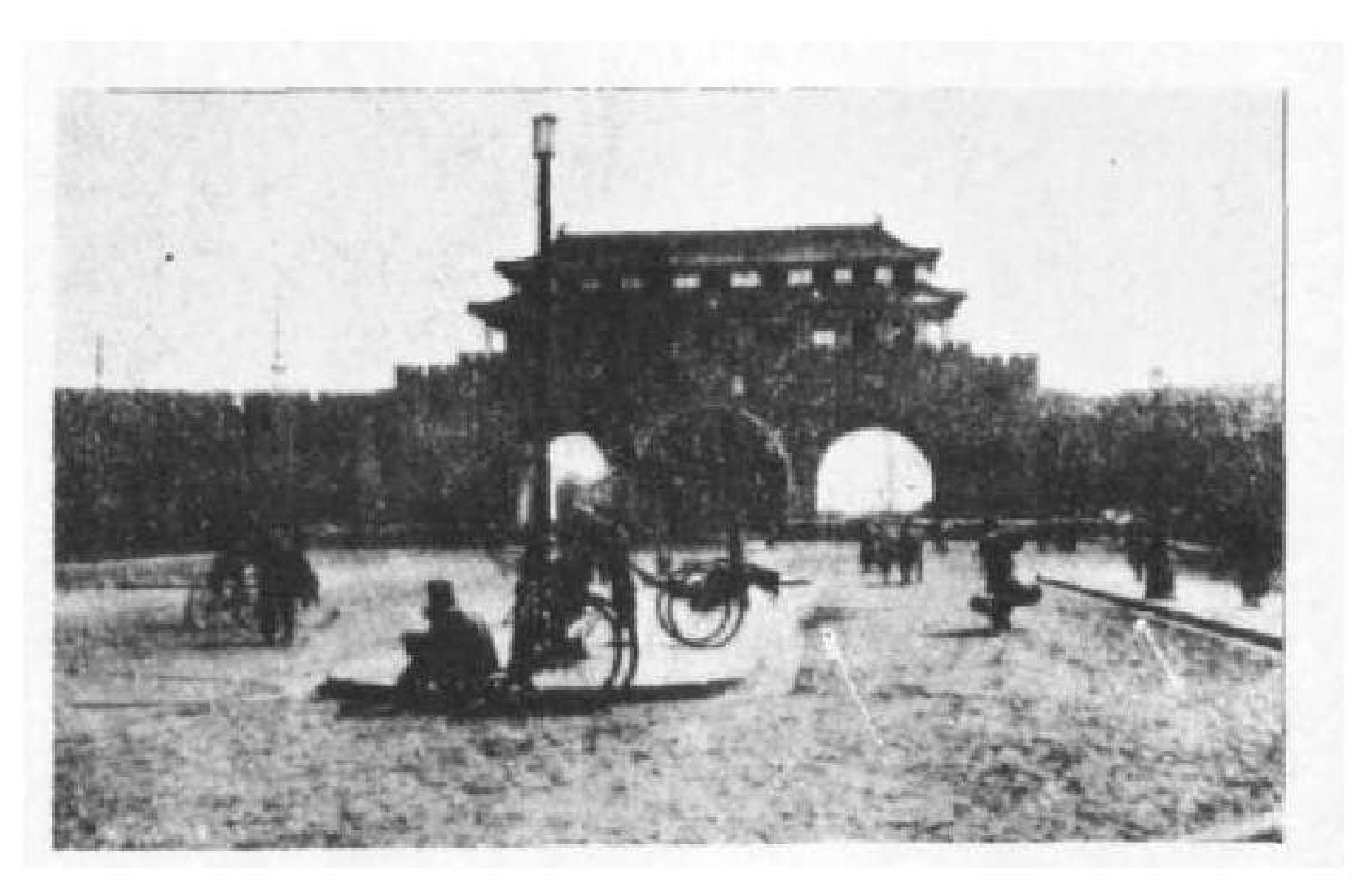
班牛頭馬面的局員折磨。」他問我怎樣磨折法，我便把我第一次來美時的遭遇告訴他：當我第一次來美時是由一位美國女教授帶來的。民國初年，她到香港招考一百名學生來美讀書，第一期七十五名，我是第一期來的。我們的船到三藩市泊岸後，就成批被趕往「仙人島」，那就是遠東移民的扣留所呀。那地方離三藩市約有十五海里，乘電船要一個把鐘頭，那扣留所是一座大木屋，建在荒島上，週圍用鐵刺網圍繞着。我們一到，便由醫生檢驗眼、肺和勾蟲。這些手續本來在香港未落船前，經由美國領事館指定的醫生檢驗過了。到美後依樣再來一次，這不過存意留難遠東移民罷了。其中最可怕的是驗勾蟲。他們要你喝一大杯瀉鹽水，喝後每人給一只有號數的鐵盆，分十人一組，被關進一間空房去擠大便。有些人不慣集體大便，出盡氣力也沒有糞出，就由醫生動手用儀器插入肛門來鈎取。那些有糞的盆，便由一個叫做「洗屎鬼」的西人捧去，給醫生檢驗。醫生有沒有檢驗那只有天曉得！當時有兩兄弟，哥哥沒有糞出，他深怕醫生以儀器插入肛門，從弟弟盆裏取了些糞放入自己盆內。不料，次日醫生宣佈：哥哥有勾蟲病，要留醫；弟弟正常可上岸。又我有個親戚，他暗中給「洗屎鬼」五美金（那時美國還用金幣）第三日便算醫好了勾蟲，安然上岸了。我那時沒錢供奉「洗屎鬼」，故被扣了十天，方能上岸。有些同學比我更糟糕。另有些華僑子弟憑「出世紙」或「商業」證件來美，都被扣留在那裏，不只要檢驗身體，還要問口供。問話時如審判犯人一樣。由全家人的出生日期以至姊姊何時出嫁，母親纏脚或天足，都要問個到底。有些口供用十張紙仍打不完。如果說錯了一句，便被判爲「假紙」配返「唐山」。有些父兄在美，不服判決，請律師和移民局打官司。有些案件由三藩市打至美京最高法院，拖延數月。有些甚至拖延數年，被關在扣留所的子弟，有的生病致死；有些無以自解，竟往廁所用褲帶上吊。「你如到

那裏去，第一件看到的是木板牆上寫了許多類似「嘆五更」、「恩命」、「問天」、「罵神」、「哭靈」或「絕命書」等詞句，這就是我當年所見的情形，你願意去嗎？」李繼淵聽了我的敘述，忙驚問：「然則我們應怎麼對付啊？」我堅決地對他說：「『弱國無外交』，我們領事館是無能爲力的，但我們不能示弱，我們要本着孫總理的『大無畏』精神，對他們永不屈服。你是借路，我是遊客，我們沒有犯罪；如果他們不准我們上岸，我們就住在船上，搭原船回國。」李繼淵聽罷似乎面有難色，正欲發言，忽有人拍門，是船上的侍應生帶着一個移民局職員來，要我們去「仙人島」。我對那局員說：「不去！」便把門關上。很久沒有聲音，諒已走開。半小時後，又有人敲門，及開視，原來侍應生捧兩份晚餐來。這是因搭客都已上岸，餐廳不開，故特送來讓我們在房裏吃的。這位侍應生也是廣東人，是香港海員工會派來船上工作的。是晚，我們在原房草草又渡過不愉快的一宵。次晨十時，我們仍未起床，侍應生前來催醒，說李領事和移民局長在客廳等我們去商談。我們聽說李領事同來，洗漱後立刻前去。李領事介紹局長和我們認識後說：「鍾士局長今晨到領事館，說『昨日是誤會，很抱歉，故特來向兩位解釋，這由於公務太多，一日辦不完，所以兩位的事，留待今天辦理。』現在局長來陪兩位往移民局，循例一行，即可上岸。」我問李領事能否同去，他說可以。但我們未進早餐，局長要侍應生供應餐點。餐後四人一齊乘移民局的電船往「仙人島」。到時，醫生照例翻起我們的眼皮一望，便算了事。並沒有驗肺和勾蟲等撈什子。局員略看護照，蓋印簽字，手續便完。局長對我們說：「現在已將十二時，各位在這裏午膳，然後一齊回三藩市吧。」說罷，局長便帶我們到花園散步，邊行邊對我們說：「有人說我們這裏是移民的監獄，你們看監獄有這樣美麗的景緻嗎？」說時指着兩旁盛開的花木和近處的網球場。我

望望隔山的斜坡上，滿佈鐵刺網的大木屋，依然如故。李繼淵和李領事從未到過，當然不知個中情形，但我在那裏住過十天，正是終生刻骨難忘！不過局長既然前倨後恭，我也不好當面戳穿他們的骯髒黑幕。時近中午，局長和醫生陪我們用了一頓豐富的午膳。席間局長對李領事說：「日本侵略上海，眞是無理！」李領事略事思索，說：「他們野心很大。」然後指我說：「關先生是聯華影片公司的導演，他帶了一部日本侵略上海的紀錄片來，如果局長高興的話，公映時我就通知你。」局長表示很歡喜看，他並問我：「你是導演，在哪裏學的？」我答：「在荷里活。」他顯得有點驚奇問：「噢！原來你以前來過？」「這是第三次了。」我答。「你說得一口流利英語，是在荷里活唸的吧？」「不，我未到荷里活前，是在卜地利唸書的。」他高興地問：「加省大學呀！」我點頭。「我們是先後同學啊！」言下甚形親密。午膳後，局長便開電船送我們到三藩市。一幕精彩鬥法節目至此結束。從這次得到的經驗教訓，我定下做人的準則是：第一，要有自尊的心理。第二，要有堅強的意志。第三，要有奮鬥的精神。並要記住：「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這兩句格言。

第二部份

中國銀壇外史



四十年前的南京街頭景色

初回祖國

一九二零年六月，我乘中國郵船公司的「差拿」（China）號，由三藩市起程回國，這家公司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家民辦的航行外洋的郵船公司。資本全是由美洲華僑集合的。華僑鑑於乘外國郵船來往因生活方式不同，諸多不便，有時更受人欺侮，故此特別熱心投資遠洋航運事業。初期只買了兩艘舊船，改名「差拿」和「南京」。那時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歐美船公司屬下的船隻被德國魚雷擊沉的甚多，剩下的也被政府徵用了。故此全球的航海交通頓形梗塞。中國郵船公司乘時創辦填補眞空，實是千載一時之機會。加以華僑熱心擁護，開航第一水，即貨客皆滿，業務蒸蒸日上，不久即買多一艘，改名「乃路」（Nile）。若是當權人秉公辦事，前程無可限量。不料有些董事濫用職權，介紹私人爪牙上船當職，以便走私運毒，後來被美國政府查出，把該公司註册取消，中國郵船有限公司因此便宣告破產而結束。華僑們的血

汗錢也一點沒有歸還，以後無論甚麼有限公司向華僑招股，他們只是搖頭，「一毛不拔」了。這不僅是一家公司的失敗，而是我們舊中國商業的悲劇！

去金山掘金

我們四邑人由美國回國，叫做「返唐山」。能「返唐山」的人，一定富有，因爲那時我們往美國的目的，只是「去金山掘金」，如果手上沒有三幾萬，就不肯回國，寧願客死異鄉，也不願回去，免遭鄉人白眼。我居美雖有十年，但從來沒有想到「掘金」，此次回國，只是帶回一箱讀過的舊書和一點新事業的知識，故此決定不立即回廣東原籍，而在上海登陸，待找得職業棲身有便始回鄉探親。在船上結識了一位廣東同鄉，他是上海某洋行的買辦，由美國辦貨回滬。我未曾到過上海，且不會說上海話，故此向他請教滬上生活情形。他叫我往四川路青年會就居。那裏房租相宜，地方潔淨，土庫下有游泳池和體育室，二樓有中西餐廳，正合過慣外國生活的青年居住。我依照他的指示，上岸即坐人力車前往。次日，有位《申報》記者到來訪問，我寫了一篇《漫談電影事業》給他，談話中並把荷里活製片的情形略事報告。不料我的談話刊出後，竟引出一位「志同道合」的青年來求見。他是濟南青年會的幹事，王長泰，新由歐洲回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中國加入了英法美陣線，向德宣戰（因此，後來議和時，我國能收回德國所佔領的膠州灣）。爲了有點參戰的表示，曾派了數萬名工人，到歐州戰場，做後勤工作。王長泰是教會派往料理工人福利的，待戰事結束，他在法國學得一點攝影技術，回國時並買了一架舊的百代攝影機，志在回國後組織一電影公司，大量攝製有教育性的和有科學意義的影片，以推廣社會教育。他要求我和他合作，共謀發展這一新事業。我初回祖國，人地生疏，得此機會，當然無條件答應。

他把已定下的計劃告訴我：「南京師範大學將在暑假期間，招集全國的中小學校的校長和教務主任，到南京來參加『夏令講習班』，這是我國在改良教育方面一件大事，並且是第一次男女同校和同班，這又是在男女平等運動史上邁進的里程碑。我要把這兩件大事，攝成紀錄片，加上南京的名勝風景，將來組織公司，用作樣本去招股。」我聽了不覺興奮地叫「好」！跟着問他成本與費用幾何，有沒有預算。並告訴他，我的家庭不是富有，父親是個「窮秀才」，教學為生，我在美留學，是半工讀，回國的旅費，全靠替《羅省時報週刊》寫稿，賺得幾百元，今已所餘無多了。他不假思索，便說：「我不須你出錢，只要你的製片知識，經費一層，我有把握籌集，現在暫定：你當製片兼編導，我當經理兼攝影。」說罷，便和我握手作實。並說遲三天便要搭夜船往南京，叫我預備行裝。經過這次談話，我內心十分興奮，滿以為此後「一帆風順」，得以發展所學，為我國建立製片業的基礎了。怎知創業不是這麼容易和簡單，後來還有許多意外的變化和波折哩！

南京劫後

由上海乘船往南京，只是一夜的航程，在下關泊岸時，長泰的哥哥，已在碼頭相候，他是金陵大學的教授。他們兄弟闊別了多年，相見自有一番「寒暄」。經過稅關檢查後，便乘馬車入城。在檢查行李時有個洋鬼子在旁監視，我覺得奇怪，問王教授，他說是「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稅關收入，是用作「庚子賠款」，由外國人管理，我國無權過問。我聽了頓覺慚愧！這樣大的「國恥」，我竟懵然不知！這顯露了自己的學識如何淺薄！奇怪的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何以沒有人提議過要取消不平等條約和收回租界？政府沒有提議過，連國內外的報章，也沒有提議過，難道「四

萬萬的同胞」（那時我們自稱），甘心長此做「次等殖民地」的順民嗎？一個國家的稅關，猶如一個人的咽喉，如果一個人的咽喉，長期被人握着，那人還能生存嗎？這是步入國門後，第一件令我認識而不能忘懷的事情。我自小離國，未曾到過南京，但在書本裏已讀過很多關於金陵的記載。所謂「金城湯池」的皇都，「六朝金粉」的繁華，「秦淮商女」的香艷，「莫愁湖畔」的風光，「龍蟠虎踞」的鍾山等等，在我腦海裏已成爲一種霓虹式的印象，這次有機會來攝影，眞是欣慰萬分！由下關入城，有數里的路程，在車上瀏覽郊外的風光，看來十分荒蕪，許多農田沒有耕種，疏疏落落，只有幾個農民，懶洋洋地工作。我問王教授 爲甚麼有這麼多田地沒有人耕? 他嘆了一口氣說：「唉！經過太平天國的興亡，辛亥革命的戰爭，和張勳的『復辟』，有許多人逃往異地，跑不了的也家散人亡，故此有地無人耕，有屋無人住啦！」我再問：「民國成立，已經十多年了，爲甚麼政府沒有做點善後和整理工作呢？」他冷笑一聲，搖搖頭說：「你知啦，我們這個民國，只是把舊政府換了一個招牌，實質並沒有變更過，袁世凱稱帝失敗，北洋軍閥爭權奪利，哪裏顧及國家的安危，人民的生死呢？」聽了王教授這一席話，頓如冷水澆背，我回國發展影業的雄心，不禁冷了幾分。我想：政府這樣腐敗，料必不獨不肯鼓勵和幫助我們青年去發展事業，恐怕還要阻撓和勒索哩！馬車行了不久，遠遠望見南京的城垣，巍然遮斷了南方一邊天，城門上聳立着那所鼓樓，它的尖頂向天指着，好像在罵：「天呀！人們說你的眼是昭昭的，但我看，你的眼是瞶瞶的，若然不是，怎會歷代都有惡人來攻破我的城門，入去殘殺百姓，稱王稱帝，還把我們的壯丁送去異鄉的沙場戰死？」這是我初見南京城的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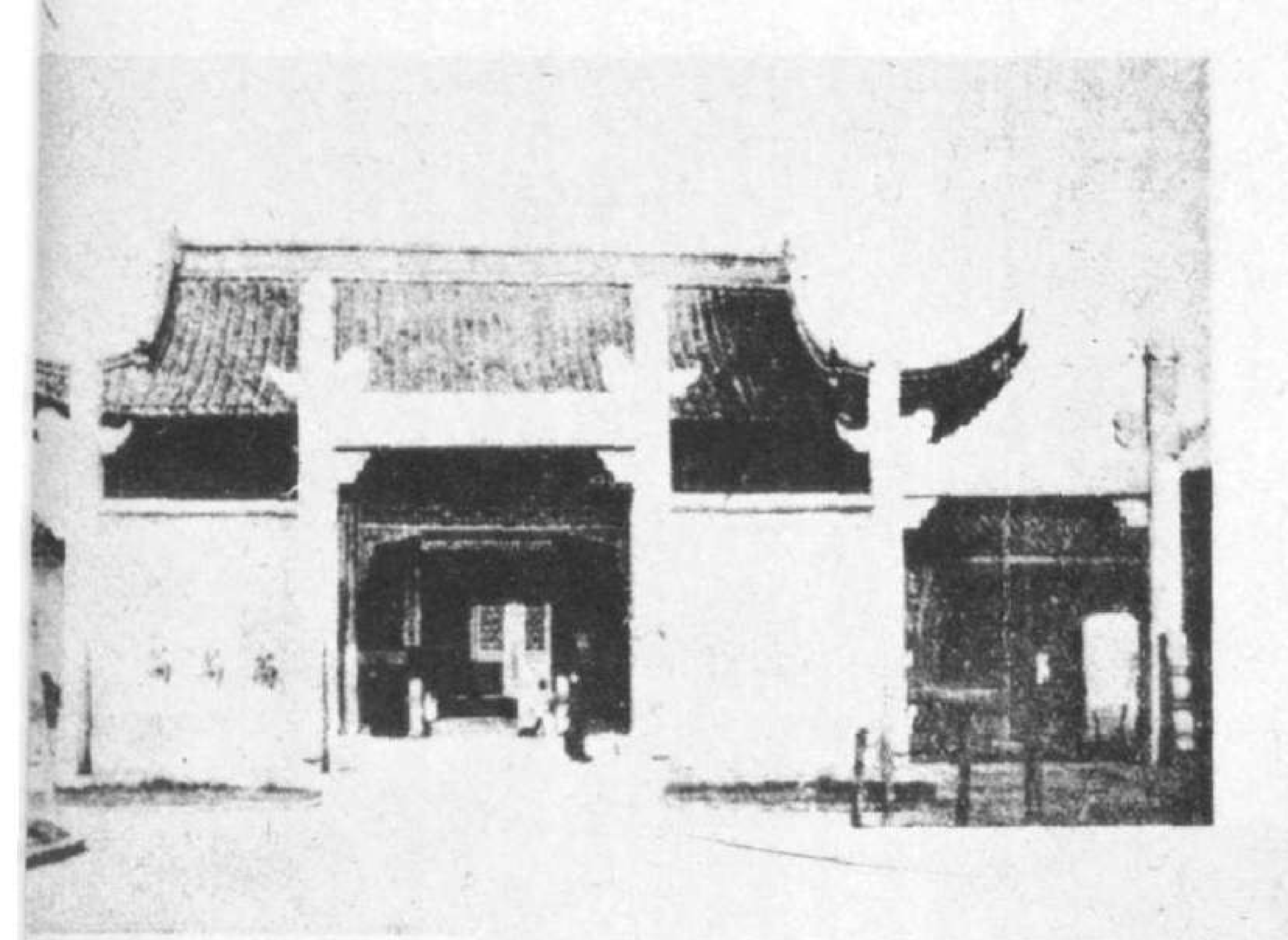
　　金陵大學是在城外，建築在一塊亂葬地的隔鄰，是美國教會捐款給基督教徒辦的。學校配給王教授一

座洋樓，他和妻子及小女住了一間房，另外有一客房用來招待我們。

飯後王教授叫了三輛人力車，帶我們環遊城內。經過許多通衢和小巷，大部十室九空，確如王教授所說，「有屋無人住！」並且有些屋宇經已倒塌，只剩得頹垣斷塹，散播地上，街中行人疏落，襤褸不堪。最後，到夫子廟前落車，見有許多小販，排列兩旁，賣各種東西，新舊書籍，古董，玩具，小食品，講古，和玩雜技等等。他們大叫特叫，叫出他們的貨品來吸引遊客。這裏可算是全城最熱鬧的地方，也是市民的唯一娛樂場所。

秦淮光景

秦淮河是在夫子廟前灣過的，我們在東牌樓文德橋畔，僱了一艘小畫舫往遊。河水混濁，且有垃圾飄浮水面，殊非雅潔，兩岸小屋鱗次櫛比，殘舊得很。據說，這等小屋，就是往日的妓院，我想起了唐朝詩人杜牧所詠，「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但滄海桑田，現在不見有「沙」，也沒有「商女」和「酒家」了。只見三兩老媼，坐在河邊的露台晒日光，或打瞌睡，或在房子裏補縫破衣。杜牧那時所說的「亡國」，只是亡了陳後主的「國」，卻仍是中國。我目睹的中國，雖說未亡，卻已淪爲「次等殖民地」，被外人控制剝削，令到民不聊生，比亡國更慘了！倘若杜牧復生，來到秦淮，又不知吟出了甚麼東西來了。我雖然笨頭笨腦，但睹此蕭條景象，不免觸景興懷，也吟了一闋：「懶槳孱軀撥濁潮，秦淮艷跡已沉消，南朝金粉隨流水，風月殘光映舊橋」。我問王教授，還有所謂「風流雅士」，來這裏「打槳秦淮，徵歌曲部」沒有？他說：「間中有從上海來的富商巨賈，和本城的幾個達官貴人，晚上來擺擺『花桌』，但一般市民，多數兩



四十年前的南
京夫子廟外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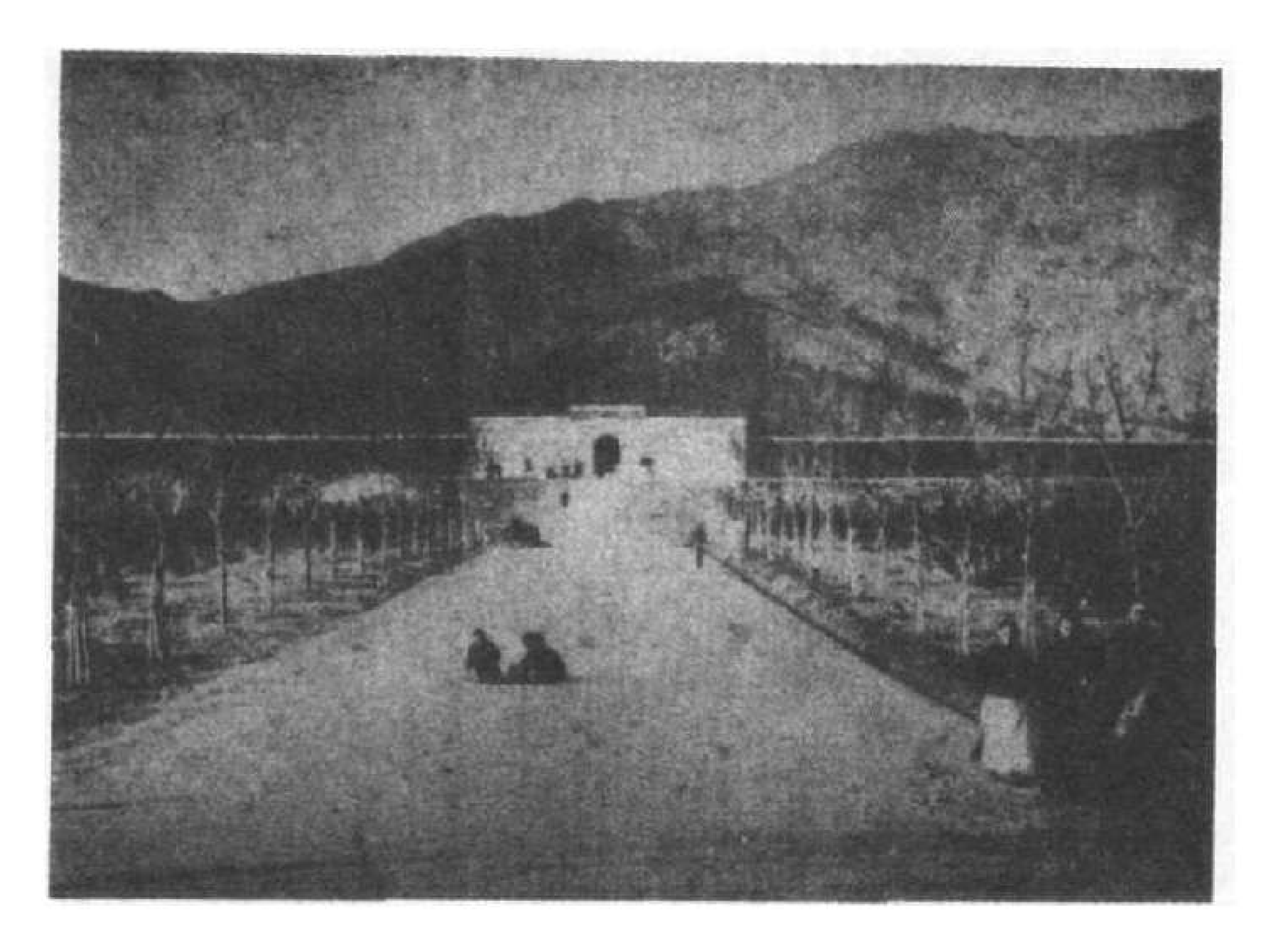
清末貴族的喪葬行列



四十年前的南京
挹江門外廣場

餐也難得一飽，那裏有閒情逸緻來消遣呢？」

次日，便往各處攝取鏡頭，但所謂名勝古蹟，如莫愁湖，貢院，雨花台，鷄鳴寺，石頭城，棲霞山，燕子磯，胭脂井，飛虹橋，文星閣和桃葉渡等，說來故事雖然相當有趣，實地情形，卻是全無景緻而堪上鏡的。各處都是殘垣舊棟，滿街鶉衣百結的乞丐，故



南京明孝陵（攝於1939年）

此每處只拍一兩鏡頭便了。

明孝陵離城數里，坐馬車亦須行兩小時方到。該處古物，最令我驚奇的是墳前排列兩旁的翁仲。該等石像，件件都是用原裝大石雕刻成的，每件重量約有數噸。雕成人像的有文臣，武將和宮女等等，野獸則有馬，象和駱駝。我想：那時沒有起重機，怎能由山上運這些大石落來，而加以雕刻？大概專制君主時代，皇帝要甚麼，一紙命令，受命的人便要盡力執行，無論犧牲幾多人力物力，也要完成使命，否則便要人頭

落地！

墳前有一祠堂，堂內設一神壇拜桌，壇上擺着朱元璋的彩像，他的相貌很醜怪，下巴兜兜，看來十足西遊記裏描寫的齊天大聖插圖！我詳細地看了又看，心裏有點疑問，「這個怪樣子，就是利用民族主義，來推倒元朝的皇位，創立了明朝二百多年江山的大人物了？」祠後便是皇陵，陵上種滿冬青樹木，風吹葉動，嗚嗚作響。我立在陵頂，向下拍陵前兩行翁仲的遠鏡時，忽然憶起蘇軾的《赤壁賦》，他批評曹操那兩句：「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當時我對埋骨地下的洪武皇帝，也有這種感想，因而口占七絕一首，以紀錄當時的情景：

孝陵翁仲紀朱明，國有興亡物有傾。人事已頹冬青茂，夕陽猶是燭幽城。

老幼齊集的師範講習班

師範「夏令講習班」未開學前，王教授已代向郭文秉校長洽商妥當。舉行開學禮那天，一早我們便到該校等候。這個講習班眞是空前特別的集合！各省派來的學生，個個都是超過三十以上。有位某省派來的學生，已六十以上，頭髮斑白，鬚長五六寸。據說，他是前清的尾科舉人，現任省立中學校長。女學生不過幾名，但比男生較年青，皆在三十左右。多數學生年齡大過教授，蓋那時的教育改制未久，師資缺乏，在國內外教育系畢業的大學生，最近幾年始有，且爲數甚少，故各省新辦的中學，校長一職，不能不從舊制的舉人秀才中選用。況且那時封建勢力，在各省仍極強大，所謂革新，只是有名無實。那位老學究肯來參加講習班，已算難能可貴了！我請他和一位最年青的女學生坐在一起，來拍一個近鏡，但他搖頭不允，未知他以爲和一女子共同拍照，是有失尊嚴，抑或怕

他的太太知得會「呷醋」？我叫長泰先拍女子跟着攞鏡至老頭子，他不識攝影術，出其不意，攝了他的「道貌」入鏡，將來在銀幕上看來，最年青的女生和最高年的男生，同班上課的比較，效果是一樣的。開學禮結束後，各生紛往各班房上課，郭校長陪我們往校園外的農產試驗場參觀，並攝影在試植中的農產品。

說也奇怪，一間師範大學而附設一所農產試驗場，這眞是革命性的創舉！把儒教立國，二千多年來，士人（學者）不務農的思想打破。以前，所謂學者，都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動物，不獨不尋求科學，連自己所稱許的「后稷教民稼穡」和「大禹治水」的現實政治學識，也不研究。弄到所謂「錦綉山河」，變成長期水旱爲災的荒地，這點過去的士大夫，實不能辭其咎。在民初的學者如郭校長，舊學底而有新思想的，確是鳳毛麟角。他向我們指出，「衣食住」，是民生的三大事，我國棉花出產太少，不獨不足以供給工廠，連民間的手工織造，也要靠來自日本的「洋紗」。故此，他用美國的棉種來試植，若我國的天氣和坭土適宜，得到豐收，將來便鼓勵農民，大量種植。其餘如小麥，玉粟，馬鈴薯，都有試種，我們把田中欣欣向榮的青苗，一一收入鏡頭。在農場之另一角，用鐵線網圍了一塊空地，蓋了幾座木棚，用作改良家畜的研究。第一座木棚裏有四頭母牛，據說是由荷蘭買來的，因爲荷蘭是牛奶生產最多且是先進國。他們研究過，這種牛乳汁最豐，而且富於營養，故此買來用作試驗，以便發展我國的產奶事業。我憶起童年在鄉間的時候，產婦如沒有奶汁，便要母親嚼爛柿餅，或番薯漿來餵孩子，因那時不獨沒有鮮奶，連荷蘭的「壽星公煉奶」都未有，故此研究牛奶生產，是急不容緩的。第二座睡着幾隻大肥猪，也是由歐洲運來的，這種猪據說比我國原有的肥大得較快，故此買來作「傳種」。第三座是鷄棚，那些母鷄是從美洲購來的，牠們生蛋特多而大，並且每隻都有雙蛋黃。我們拍完那

些來路畜生後便收工。

這是我回國後攝製的第一部影片。對於南京的名勝古蹟那樣蕭條，市民那樣貧苦，雖然有點失望，但師範大學所進行的工作，是值得紀錄的。由此證明我國確有不少有前進思想的學者，立志培養一班革命性的青年，來建設一個新中國。

中國第一部影片

我們回到上海後，把攝成的八百尺母片，交給百代公司的黑房代冲洗，那時上海只得這一家，還是以冲洗照片爲主的，冲洗影片只是初次嘗試，要一星期後，方有貨交。一日，有人介紹我們到商務印書館參觀他們的製片場。該場設在閘北商務印書館印刷廠內，該廠面積相當大，撥了一角做片場。我們到達該廠時，有位名叫包慶甲的出來招待，他就是電影部的管理人。該場成立後製過一部片，《梅花落》，是包慶甲製片兼導演的，在這一年前，我在三藩市「唐人街」看過。女主角是誰，已經忘記了，但記得男主角是張惠冲。聞說他是個滅火局職員，曾學過飛簷走壁的滅火技術，故此後來成爲中國第一位武俠片明星。《梅花落》的劇情很簡單，是描寫一個花花公子，在秦淮尋花問柳，和那些「商女」胡混，後來床頭金盡，墮落江湖，行乞爲生，他作了一首《梅花落》曲詞，唱來乞食。雖是默片，但有字幕，「解畫員」在暗中朗誦出來，也令人下淚。大概該片可算是中國第一部出品了。片場設備和各部門的裝置，看來很齊備和新式，荷里活的小型片場，也有所不及。

包對我們說：他們建片場的時候，原定計劃大量攝製，以推廣國民知識及輔助教育爲宗旨，因爲他們出版的書籍，已有發行網，製成的影片，可以交各地的書店代理；怎知第一部電影完成後，發行時發生種

種困難。去函各地的代理，叫他們設法放映，回信皆說那裏不獨沒有戲院，連電力也未有。放映機在上海也沒有現貨，若要購置，先交定給洋行代辦，再候三個月，方有貨到，至於放映技師，更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了。結果，只在上海，香港，廣州和北京幾個大城市，每處映了三幾天，收入不足以補償成本。同時，教育部決定，把審定的教科書，交公司印刷發行，因此董事會議決，把電影部暫時停辦，將人力物力，盡量放在教科書業務上。我們聽了包慶甲的忠實報告，籌劃組織製片公司的雄心，頓打了一個折扣！臨別時，他誠懇地告訴我們，倘若我們決意在這事業上謀發展，他一定盡力幫助，我們可以租用他們的片場，或合作也好，這樣可以節省建築片場，購買機械的資金和時間。這一提議，又像向我們的志願，打了一口「還魂針」，但市場問題，還是一大難關！

胎死腹中的紀錄片

一個星期過了，王長泰和我懷着興高彩烈的心情，往百代公司黑房，看我們初次攝製的母片。怎知見了技師，他面有慚色，用帶着法國音的英語對我們說：「Sorry, all spoilt.」（對不起，全壞了！）我聽了，有如晴天霹靂，長泰的面色由驚愕變爲尷尬，他顯然以爲自己的攝影技術不妥。我們三人面面相覷。有頃，我始向技師質問致壞的理由。他帶我們入黑房，指掛着的八個木架，架上綑滿我們所拍的母片，他開電筒射着，令我們行近詳細一看，見膠片表面上的定影藥物，溶得一塌胡塗，全沒有影像！他對我們解釋，因爲上海天氣太熱和潮濕，市面又沒有雪賣，沒辦法令到黑房溫度下降，故此，膠片不能乾水，藥物硬化。我們聽了他的報告，覺得有點合理，沒有甚麼話可以向他指責，惟有帶着頹喪的心情，默然回寓所去。這

一意外損失，對我們的計劃，打擊太大了！我替長泰難過，我問他怎樣處理？他强笑說：「失敗爲成功之母，我們不必灰心，再想辦法吧。」「我們可以告百代公司賠償損失嗎？」我再問。他搖頭說：「沒有可能，他們是在法租界，有領事裁判權，百代是法國財雄勢大的公司，我們和他們打官司，等於以卵擊石！而且這種損失，也不盡是他們錯的。」我佩服他的大量和遠觀，對問題能夠「知彼知己」，冷靜地分析清楚，「不打無把握之仗」！

次日，長泰忽接濟南青年會來信，催促他立即回去，有要事商量，於是我們組織電影公司的計劃，不能不暫告結束。臨行時，他給我大洋五十元，我不允接受，因我是無條件合作，所謀既然失敗，他的損失也很大，我怎好再拿他的津貼！但他說給我作暫留上海的旅費，候他的消息，誠懇地把紙幣塞入我袋裏而別。

等了兩個苦悶的星期，長泰的信來了。我看後頓覺黯然神傷。因信內的消息，不獨宣佈我們的圖謀絕望，還透露了有許多同胞，正在生死邊緣掙扎！因陝西省大旱災，全省飢荒，已餓死了幾十萬人，生存的連樹皮草根，都食盡了。故此救濟會要派他往陝西，辦理賑濟工作。最後，他叫我如果在上海沒有别的事業可做，暫時返回廣東原籍，候他辦妥賑濟工作回來，然後再謀發展。看完他的信後，不禁彷徨起來，我那時的心情，正如屈原的《卜居》篇所說：「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回去廣東嗎？搭招商局船至香港，大洋十六元，餘下的錢，僅夠回開平原籍，十年前往美國，父母是希望我「掘金」的，今日這樣白手回去，豈不是像蘇秦說秦惠王失敗後回家：「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的場面嗎？但留在上海，旅囊只剩下幾十元，用完後如找不到職業，又怎樣打算？「回廣東」、「留上海」、「回廣東」、「留上海」，這兩個問題不停在腦裏縈繞，難以解決。

柳暗花明又一村

上海爲我國最大通商口岸，華洋雜處，經濟集中，要發展事業，尤其是新出現的電影，更是最理想的地方。經過一番考慮後，我決意留在上海候機會。但「坐食山崩」，不能不找一項別的工作，暫時棲身。我在美國時曾替《羅省時報》寫過稿，上海也有英文報紙，一間《華北日報》North China Daily是英國人辦的，一《上海公報》Shanghai Gazette是國民黨的喉舌報。那時北洋軍閥橫行，孫中山隱居法租界，全靠這報替他向外發表政治宣傳。我先往該報社探訪有沒有工作。先見的人名叫李才，他穿了一件灰布長衫，足踏着一對唐裝布鞋，肥肥白白，上唇掛着兩筆八字鬚，看來十足一個道學先生，但他說起英語來又十足一個「洋鬼子」，沒有一點中國口音。他說曾看過我所寫的「我在中國的童年」，因爲他們也用「NEA」通訊社的文稿。他很親密輕鬆。我告訴他，我初回祖國，要找工作做。他即帶我入去另一辦事室，介紹我見總編輯，並告訴我的來意，這位編輯先生很嚴肅，臉瘦而黑，像個印度或馬來亞人。原來他就是後來向英國交涉，收回九江租界的外交能手，陳友仁！他示意我坐在他桌旁的椅子，然後對我說，有個「法庭訪員」的空缺，問我願幹否，我想，我對法科文字，全不熟識，怎能當法庭的新聞訪員呢？（那時稱記者做訪員。）我當時不曾推卻，只說回去考慮，然後決定。回去青年會，接到西友麥基羅君來信，說正由美國回來，叫我到南京路中美圖書公司一晤。這個麥君，在我初到上海時，便要往訪他，怎知他於兩月前回美國費城，向總公司述職，我只得留下青年會的地址，給他的助手。現在我見麥君後一起坐人力車往他家。他在法租界租了兩層的房子，地下客廳，

樓上宿舍。他仍是個獨身漢，只有一名男工料理家務。我們老友重逢，自有許多談話資料。我告訴他組織電影公司失敗的事。他用鼓勵的口吻對我說，上海有很多富豪，要找生意做，故此找東家不是難事，不過機會未到罷了。他叫工人倒了兩杯香檳酒，舉杯說："Here's to the old time!"「重溫舊夢！」大家一口喝盡。回憶三年前，我們住在羅省壁加大厦的時候，飲的不過是意大利的廉價紅酒，現在麥君做了經理，有能力飲法蘭西的貴族香檳了！舊時和一班藝術家厮混，所謂「安貧樂藝」，無憂無慮，生活輕鬆。現在：「孳孳爲利」，患得患失，但生活豪華。前後兩種生活，實有天淵之別，究竟哪一種好呢？這種人生觀上的矛盾，有時使我眞是有點迷惘！麥君叫工人再來一杯，然後對我說：「現在我們公司須用一個書籍出納員，月薪大洋一百，如果你歡喜這一職位，明天可以上工。」嘩！這一消息，正如大旱後，及時雨降！我立即舉杯，高興地說：「OK！Here's toour friendship.」（好！爲我們友誼乾杯！）「還有，」他續說：「你可以搬來我這裏住，一切費用，你不用負擔。」我在興奮和感激當中，飲至微醉，始回寓所。次日，便往中美圖書公司上工，下午五時放工，麥君陪同往青年會把行李搬往他家同住。正是：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狀元公的「影城」夢

我在中美圖書公司做了半年。一日包慶甲來找一本美國某書局出版的電影技術書。他問及我和王長泰組織公司的事，我把實情告訴他。他說，現在有位留美學生，由紐約帶了個美籍攝影師回來，成立了一家「中國影業有限公司」，聘他當製片主任，問我願意參加這個組織不？我說我的志願是發展電影事業，現

在的工作不過是過渡性質，但須先和經理商量，方能決定。他給我一名片，叫我有便往坐。是日放工回家，把包君的邀請告知麥君。他不假思索對我說：「電影是你的本來職業，我當然不願妨碍你的高就，你可以隨時往該公司參加工作，我可以暫調一夥伴接替你的職位，但你仍可以住在這裏。」我對他的幫助和誠懇的友誼，感激幾至流涕！我去到中國影業公司，見了包慶甲君，他介紹我認識總經理，盧壽聯。盧君看來還不過廿五、六歲，我心想，這樣年輕，竟有能力和信用組織一龐大的影業公司！若非豪門子弟，哪裏可以？包君把我在荷里活的經驗告訴他，他微笑點頭，爽趣地問道：「你在中美公司每月薪酬多少？」「每月大洋百元，另免費食宿，」我答。「那末我請你當編導，每月大洋三百元吧，你滿意嗎？」我點頭答：「滿意了。」他繼續說：「就算由今天起吧，因爲有件事立即要辦。狀元公張謇，想在南通劃出一塊地皮，給我們公司建築一座影城。我想包主任和你一齊往南通考察情形，回來報告，然後定出計劃，向他接洽，



關文清與楊小姐的一幅合照

事不宜遲，明天乘夜船去好了，包主任，你負責打封電報去南通戲院，通知他們吧。」這位盧經理，外貌看來像個「黃口孺子」，但辦起事來，有「大刀闊斧」的作風，令人悅服。南通在南京下游，相隔不遠，由上海開來的輪船，先在南通略停，上落搭客，然後開



「中國影業公司」的著名女演員楊小姐照片之一。

往南京。我們到達南通時戲院經理已在碼頭相候，這經理就是後來成爲中國名導演之一的卜萬蒼。那時南通開埠未久，尚未有旅店或客棧，住宿只得在戲院裏。這個南通商埠，是清朝尾科狀元張謇的理想傑作。他雖然是個舊人物，卻有副新頭腦。他的理想要把南通建成現代化的模範縣。先在長江岸邊建個南通商埠。那時舖戶只有十餘家，居民不過一千幾百，卻有間戲院和一座紗廠！他要南通的農民，把一部份稻田來種美國棉花，在江邊建了水閘，引長江水入去灌溉南通的高田，并築了一條公路，以利便全縣的交通。現在他又想利用電影來做宣傳工具，要我們公司在這裏建

一座「影城」，以吸引上海的資本家來這裏開設工廠和做生意。那時埠上還未有人力車或馬車，但有一輛美國福特廠（Ford）出的汽車，而且有個專任司機！這顯然是狀元公私家的。朝飯後卜經理用這部車載我們往各處遊覽。不久至一豪華別墅，週圍用牆圍住，內有花園和舊式的亭台樓閣，佔地甚廣。卜君說這是狀元公的別墅之一，他現不在這裏居住，我們可以入去參觀。這間別墅外形是中國式，但宅內的間格卻有點西洋化，廳中擺的是酸枝枱椅，陳列許多古董和字畫。全宅只有三名工人，一守門，一花王，和一管家婆媽。我們逗留片刻，便往別處。在田野間經過一座小山，卜君指着說：「這是狀元公的生墳。」「生墳？什麼生墳？」我詫異地問。「噢，是狀元公生時築定死後葬身的墳墓呀。」我聽了覺得很奇怪！為甚麼人尚生存，要自行找定死後「臭皮囊」的置放地？死後真有鬼嗎？鬼魂真有知覺，要有一所適意的住宅嗎？人類的「佔有慾」，確實「至死不變」！及遊罷回至南通，卜君叫車子停在一塊荒地，說是狀元公要撥作建「影城」用的地方，縱橫約有十多畝，我們看後沒有批評，因這事牽連太大，必須從詳分析和考慮，方能發表意見。

劇務會議

我們回到上海，盧經理即招集會議，參加的人，除包主任和我外，還有秘書兼編劇的顧肯夫，他本是法科畢業，已在滬掛牌做律師，但他對電影的興趣比替人打官司還要濃。還有一個美籍攝影師，夏利古珍（Harry Grogin），盧經理由紐約帶他來到上海，一切費用由盧君支付，現住在南京路口的皇宮酒店（Palace Hotel），所有食宿和烟酒等費均由公司支理，另每月薪酬美金五百元。盧經理宣佈開會理由後，問我對在南通建「影城」的意見。在回滬船上我經已和



楊小姐照片之二

包慶甲討論過，我認爲以目前而論，地皮雖然合用，但距離上海太遠，居民太少，若在南通製一部影片，估計成本要比在上海貴三分一，攝製時間亦加多三分一。因所有器材，均是由外國辦來，在上海，船到即有得用，若在南通，則須加多轉運的時間和費用了。還有演員和技工，也要由上海聘請運去。至於建廠的時間和費用，更是沒法估計了。我把上列的意見提出後，各人沒有異議。跟着，包主任提出一個折衷辦法，把事情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先在上海租用片場攝製。第二階段，待公司業務穩定，演員和技工，已訓練成熟，然後在南通建廠。盧經理同意這一計劃，旋說要立即進行拍片，問顧肯夫有沒有劇本的題材，提出討論。顧君搖頭說：「未有。」我問盧經理，要拍那一類片，他說不論那一類，總要巨型，頭一炮一定要轟動全國，方能表達影片的力量！當時我靈機一觸，信口提出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革命事蹟做題材，包主任立即贊成，盧經理亦表示同意，并叫我負責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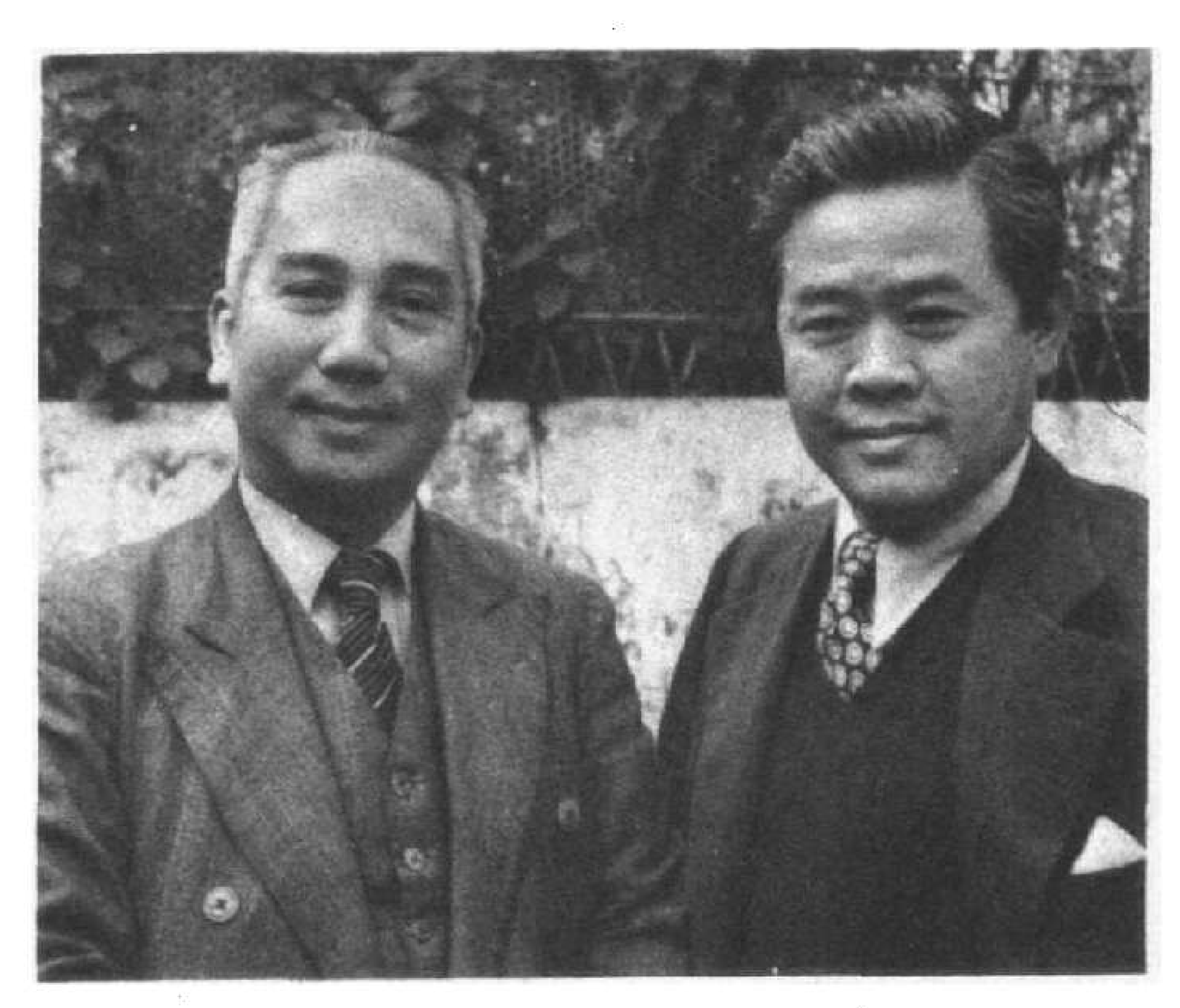
劇，一個月完成。我聽了盧經理的「命令」，不禁惶恐起來，說期限太速，恐做不來。盧經理用安慰的口吻笑說：「不是硬性規定，總之以快為旨吧。」我提議用英文編寫，因為居留外國十年，對祖國文字，已經生疏，寫出來恐怕詞不達意。盧經理說沒有問題，我們個個均識英文，而且對高珍君更為方便，至於其他不識英文的演員，顧肯夫秘書可以負責翻譯中文本。於是會議便告結束。

訓練女主角

一日下午，我正在家裏趕寫劇本，盧經理忽派人送一張條子來，叫我即到永安公司後面某冰室一叙。他和包主任已先到，旁立着一個清麗的女子，穿着一套西裝，白恤黑裙，腰間扎着一幅花邊小圍身。當她行開拿食品時，包主任低聲問我：「這女孩子合不合劇中女主角？」我略思索，他繼說：「你細心看看，」我點點頭。她托着一盤冰琪琳和西餅來了。我凝目細視她的面型：瓜子臉，眼大，口細，鼻直，腰小，正像詩人所咏的，「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盧經理故意逗她談笑，給我機會細看，她笑時微露皓齒，秋波俏然。包主任問：「好不好？」我點頭說：「好」。兩天後，盧經理和她簽了一張為期三年的合約，叫我負責訓練。她叫楊小姐，芳名已忘記了。我規定每日下午二時至四時給她上課，朝晚寫劇本。首先，我講影片的構造，鏡頭的作用，黑白片對顏色的減光，服裝和化裝的配色，攝影技術的名詞，叫她筆記，回去讀熟。跟着，講戲劇理論，劇本的結構。其次，表情動作的練習。她相當聰明，初時雖有點生强，稍後便做得很自然了。經過兩個月的訓練，她的演技已到職業上的水平。某星期日，麥基羅君不用返工，在旁看她練習表情，見她的成績這麼好，不禁發生興趣，提

議下星期日替她拍照。他買了一打菲林，把她練習過的表情動作，盡量收入鏡頭。那時我的劇本亦已寫完，便把劇本和那些照片，拿去公司銷差，并問包主任幾時始可開鏡。但包主任說要候北京方面的股銀滙來，方能展開工作。盧經理看了楊小姐的照片，認爲她上鏡很美，表情和姿態亦相當自然，可以勝任主角了。至於片名，我取《自由鏡》，意謂七十二烈士的革命，是爲國家民族爭取自由平等而犧牲，他們的事蹟有如一面鏡子，給同胞們看看自己的地位。以前，我們是滿淸政府的奴才，自從七十二烈士揭竿而起，雖然失敗，但引出辛亥革命的成功，解脫奴才的地位。但我國仍受着「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我們仍是列強的「次等殖民地」的奴才。我們要本着七十二烈士的精神，繼續革命，以擺脫被奴役的地位，而達到眞正的自由平等。這一劇旨，盧經理和包主任認爲很好。一切進行順利，只候北京負責招股人滙款到來，便可開鏡，怎知候了一月，仍無消息！忽接家父來信，稱母親病重，催我速回家一面。自念離鄉十年，及今回國，尚未見過父母，萬一母親病逝，自問良心，也難自解。但現在初踏入事業的大門，就離職回去，豈不是「如入寶山空手回」嗎？因自己無法取決，乃回公司向包主任和盧經理請示。他們看了父親的信，認爲我應該告假回家一行，至於工作方面，劇本既已編妥，女主角亦已選定，其他角色，包主任說可以負責挑選。他說：「劇本的故事背景既然全在香港和廣州，將來必要往該處攝取外景，我們開鏡時可以先到廣州拍外景，在起程前，打電報你出廣州會合，豈不是好嗎？」盧經理點頭說：「這計劃很好，你快點回鄉吧。」兩日後，我便搭招商局輪往香港，然後轉船返開平原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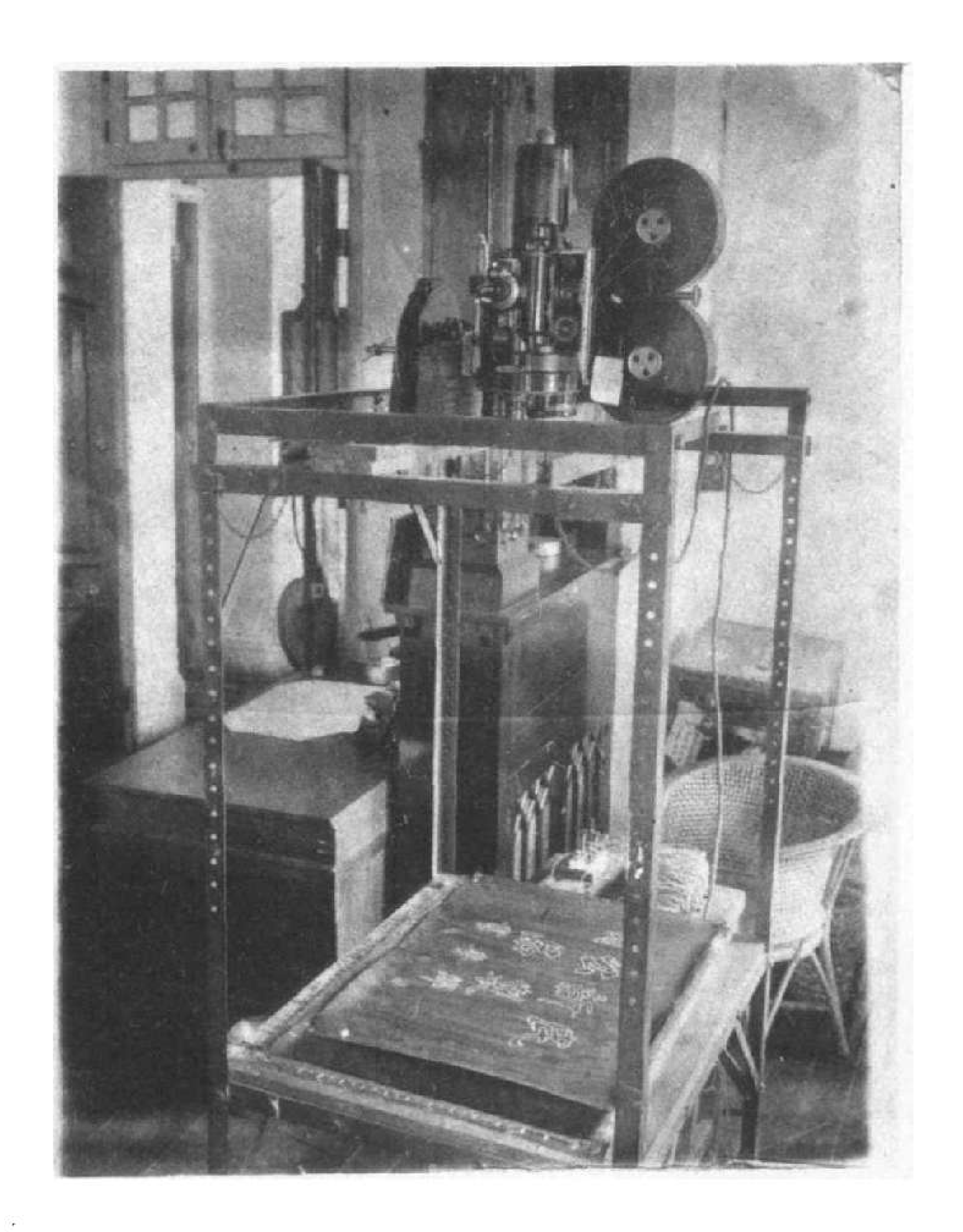
回鄉的尷尬場面



黎民偉（右）與名攝影師黃宗霑（左）

回到故鄉，始知母親原染小病，但經已痊愈，父親不過寫信誇大其詞，催我回家罷了。我們四邑有種風俗，每逢有僑客回鄉，親戚必備糕點和豬肉鷄鵝來賀喜，僑客必須封回一兩百元，作答謝禮。這禮節名爲「瞄銀竇」，四邑人叫「洞」爲「竇」，因僑客由外埠「掘金」歸來，荷包必如銀礦的洞，瞄瞄必有所得。這種風俗，原是有「減富濟貧」的善意，但流弊所至，窮的要借來買禮物，僑客不是富有，便不回鄉！我既非富有，而又不能不回鄉，那種尷尬苦味，大約全四邑只有我一人嘗過吧。我既沒有錢，但親戚一樣送賀禮來，怎樣去答謝？面子不能不要，結果，母親向大姨借了五百元，始能了結這場「衣錦還鄉」的惡夢！

在鄉住了幾個星期，日夕盼公司的電報或有信來，但「望穿秋水」只是「魚沉雁杳」！迫得去函探問，



民新公司的拍字幕和拍卡通的器械

獲顧秘書覆信，說公司的資本發生問題。事因北京招股代表是一位部長級的大官，他答允向同僚推銷廿萬元股票。怎知現發生政變，所有已認股的官僚，皆已離開北京，故無從追繳股款。公司因而不得不把原定計劃變更，叫我暫留原籍，候將來發展。這樣，我又是失業了。

三個月後，接到顧肯夫的報告，說公司經已結束

了！原來我南旋後，盧經理爲着面子問題，不能不拍片，以資塞責。因而叫顧肯夫負責編導一部滑稽短片《飯桶》。由楊小姐主演，包慶甲製片，盧壽聯監製，卜萬倉當攝影師助手。完成後便把攝影師夏利高珍遣回美國，同時，「中國影業有限公司」也就此完場。據說，共蝕去大洋五萬元，單是夏利高珍一人，已支去公司二萬餘元，他的薪酬雖然每月只五百美金，（那時美元和大洋平換）但食住與烟酒，每月要支出二千多元，加上來回船費，足化去三萬餘元。這是「崇洋」思想的代價，但太重了！從此盧壽聯轉行，在南京路開一「福祿壽」西餐館，包慶甲回商務印書館當職，但卜萬倉跟夏利學了一點攝影技術，聯同顧肯夫繼續搞電影，拍了片子多部，後來的「大中華百合」公司，就是他們所創辦，同時卜萬倉改當導演。楊小姐則嫁給老卜，但結婚不久，便染急症逝世，可算「紅顏薄命」了。

本擬出廣州和香港碰碰機會，但回鄉時曾調查過，香港只得一間二百座位的影院，那是設在擺花街的「新比照」。廣州則一家都未有，間中有人從外埠帶來三兩本片子，租間祠堂放映三幾天，也是流動性質。故那時即有資本拍成一部片子，也難收回成本。大約我國的電影業，由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只是播種時期，由二〇年至二五年是萌芽時期，由二五至三〇年是生長時期，三〇年以後，始算成熟。

我爲了生活，不得已接受縣立中學的聘書，教授英文，同時，并開一間英文專校，以教授華僑子弟。

民新公司與黎氏兄弟

次年暑假，到香港旅行，見報紙有民新影業有限公司招請男女演員廣告，報名處是新世界戲院。我拿了報紙往該戲院詢問，由黎北海接見，他問我有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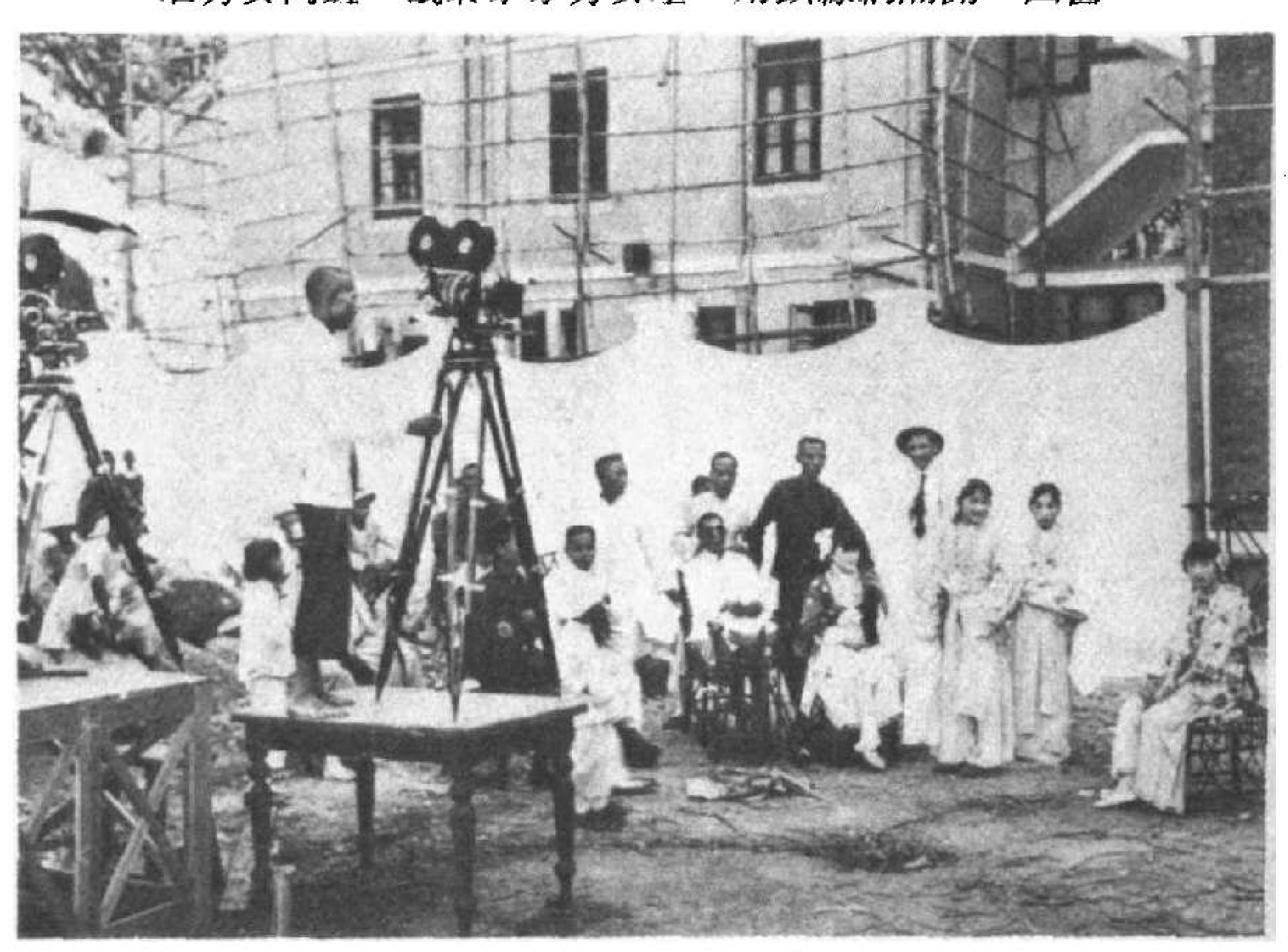
有演戲經驗。我告訴他，我不是要做演員，而是研究編劇和導演的，并把在荷里活所做過的事情說出。他立即高興地說：「我們正需要這種人才，你能不能立即來幫手乎？」我答稱可以。他便帶我往銅鑼灣公司辦事所，介紹我識總經理黎民偉和攝影師兼機械主任羅永祥。黎經理對我說，現在公司還在籌備時期，要候向美國購置的器材來到和建築了片場，方能展開業務。目前所能做的工作，是訓練演員和寫劇本，希望我負責訓練演員。至於薪酬，因未拍片，每人每月只支車馬費一百元，問我肯不肯相就。我說我做電影工作，不是爲了名利，而是志在爲我國發展這一新事業，酬金多少，不成問題。他聽了笑說，「好，我們的志願也是這樣！」他并叫我由酒店搬來公司住。那座洋樓有三層，是黎經理新建的。他和眷屬住在三樓，二樓用作公司辦事所，地下是會客室和餐廳。右側還有一塊空地，預備用作建築製片廠，現在銅鑼灣那裏，有條「銀幕街」，就是那時留下來的名稱。民新影業有限公司的股本，大部份是他們三兄弟出的。他們的大哥黎海山日本三井洋行的買辦是董事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三兄弟聯合辦米往日本，幾年間賺了幾十萬，而民偉佔股最多，故最富有。他自小已是醉心戲劇和富於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前，已在香港加入「同盟會」，并組織「清平樂話劇社」以資鼓吹。民偉的太太林楚楚對我說，「清平樂」這個社名是含有：「平了清朝，我們方有安樂的日子」的意義。據說七十二烈士攻督署的槍械，有的是利用「清平樂」的戲箱，運去廣州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德皇威廉的軍隊踏遍了歐洲大陸，有兩個意大利兄弟名布拉士基（Brosky），逃來香港避難，他們是攝影師，帶了一架影機和幾千尺菲林來，遇到黎氏兄弟，即和他們合作製片。結果，拍了兩部短片，《莊子試妻》和《偷燒鴨》。《莊子試妻》是北海飾莊周，民偉飾妻子。《偷燒鴨》

是由梁少坡和其他「清平樂」的社員聯合主演的。一九一七年布氏兄弟帶去荷里活放演，我在那裏看過。這兩部片子，可算是香港最早的出品。雖然不算成功，卻已引起黎氏兄弟對電影的興趣，播下後來組織民新公司的種子了，而羅永祥的攝影技術，也是那時學來的哩。

香港的「銀幕街」

招請演員的廣告，登了多天，報名的只有幾位男青年，根據他們留下的照片，皆是十多廿歲，沒一個漂亮的，女孩子一個都沒有。蓋那時離辛亥革命不久，封建思想仍濃，社會的舊風氣未改，舞台大戲，仍不准男女同班，觀衆亦分男女座，用鉄線網隔開。因舊



1925年香港銀幕街的露天影場

社會鄙視伶人，開口就說：「戲無益」，或「成戲不成人」，清朝的規例，伶人沒有考試的資格。香港深受英國的影響，英國還是君主立憲，封建制度未改，思想比中國內地更爲頑固！但電影是現實的新藝術，不同於抽象的舞台戲，可以用男人來做花旦，倘若電影用男人來反串女人，觀衆便有滑稽的感覺，譬如《磨房產子》，若用男花旦來飾三娘，在舞台上花旦可以跑入後台，吹大笛三聲，便暗示孩子已出世了。在電影若用這樣「暗示法」，則失了淒涼苦楚的氣氛，全沒有悲劇的感動力了。若用「明場」來做，用個男人來裝大肚皮，臥在草堆上呻吟待產，這一情景，我估計觀衆看了必覺得滑稽，不大笑起來才怪！

第一部片的男主角，早已內定由黎經理擔任，編導是由北海主持。他已選了《聊齋》裏的《臙脂》故



「人道」一個場面，女角是林楚楚。

事來改編，但女主角尚未有找到，她是領銜的人物，戲的成份比男主角重，若非有適當的人選，恐難成功。

一日，北海和我正在辦事所商量演員問題，忽見有一少婦從三樓走下，頭上梳了一隻S型髮髻，身穿一件綠色織錦旗袍，驚鴻一瞥，留下深刻印象。我問北海：「那少婦是誰？」北海說：「是我弟婦，民偉的妻子。」「爲甚麼不叫她飾演《胭脂》？」我問。北海面露驚奇，反問：「你認爲她可以勝任嗎？」「當然可以啦，而且正合書中所描述的《臙脂》。說罷，指擺在枱上的《聊齋》給他看。北海閉目凝思，忽拍案叫道：「呀，得嚕！我怎解沒有想到呢？眞是『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我問：「你以爲她願意做嗎？」他說：「男主角是她的丈夫，沒有不願意的道理，而且她是一個華僑女，從溫哥華回的，相當開通，不似本港的女孩子那樣古板和畏羞。」她就是後來專演賢妻良母戲的林楚楚，她後來主演的《故都春夢》，《人道》和《慈母淚》等，皆是膾炙人口的。我並提議，宿介一角，由他自己擔任，毛大一角，則由梁少坡飾演。這樣主要角色算選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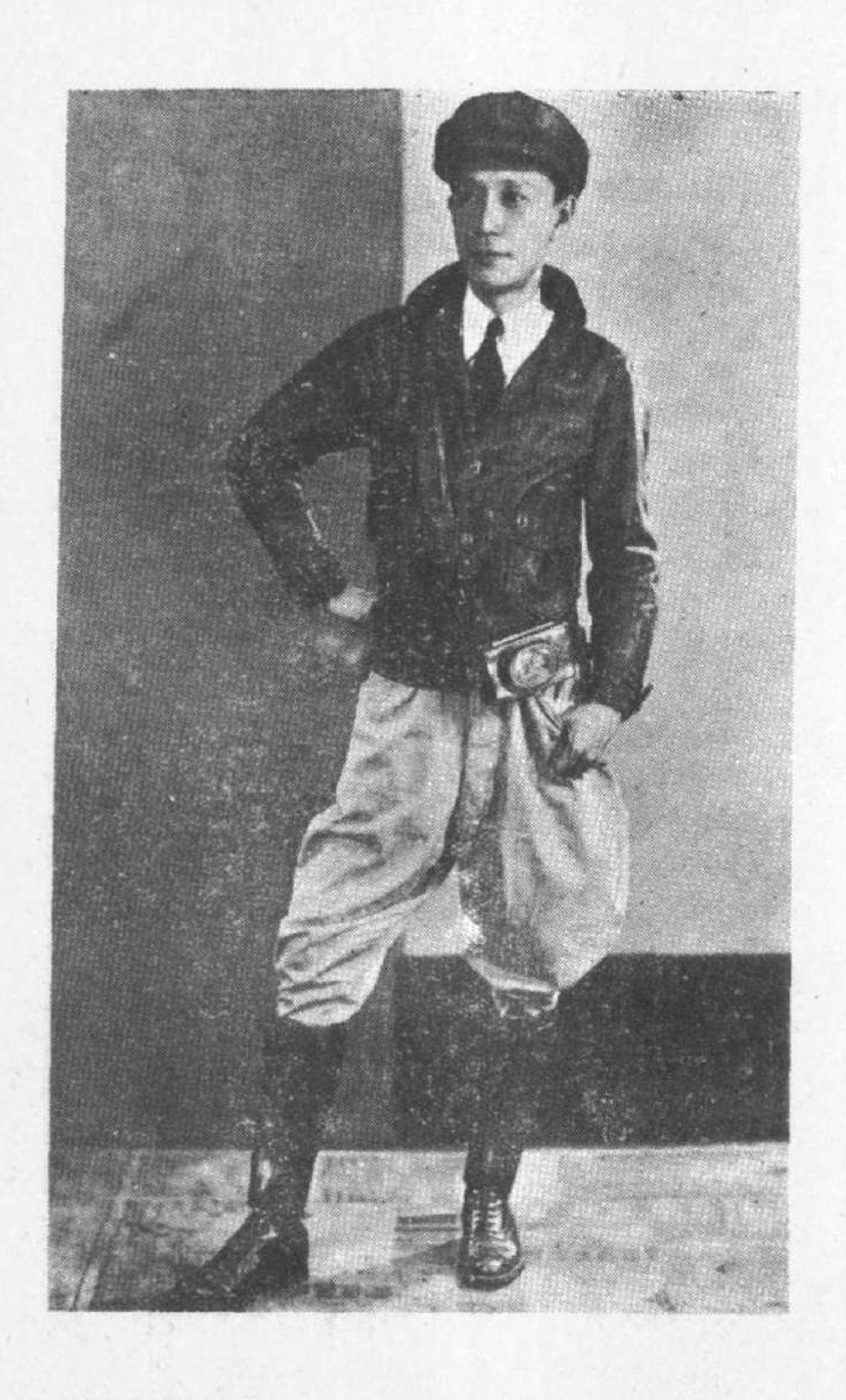
不久，在美國買的器材，全部已寄到，這批器材，足夠兩組戲用，最新式的水銀燈，攝影機，卡通機，字幕機，化裝品，冲片藥，應有盡有。機械主任羅永祥化了兩個多星期，把那些器材裝妥，然後在銀幕街那個露天影場來試鏡。一切進行得相當順利，但建廠却發生幾個問題。在銀幕街那塊地皮，原是劈山而成的，地底全是石頭，因冲片須用大量清水，而那時香港時常制水，若要鑿井，工程很大，需時甚久。還有一重要問題就是建築，劃則師說，候政府批准，要相當時日，除非用一筆「黑錢」。黎民偉這個人，是正直無私的硬漢，他認爲用錢就是行賄，行賄與受賄是犯法的，這種卑汚的事情，無論如何他不肯幹。一怒之下，他便決意往廣州設廠！結果「銀幕街」徒有其名，只在那裏拍過幾百尺「試鏡」片罷了。

「探花第」變成製片廠

廣東的精華是在廣州，而廣州的精華是在西關。在滿清時代，一般富商巨賈和達官貴人，都喜歡在那裏建造大屋，以備晚年在那裏享清福，廣東佬話頭「嘆世界」。但自從民國成立以後，那裏的「二世祖」或「三世祖」都是不事生產，日中惟有飲茶，清談，放紙鳶，玩雀鳥和鬥蟋蟀來消磨時間。故此那些豪門多數經已衰落，所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了。他們爲着維持生活，不得不把大屋局部租給別人。我們藉朋友介紹，在多寶坊那裏的一間，賃得三分二的地方。這間大屋是前清「探花」李文田建的，門楣上還掛着一個「探花第」牌匾，但當時業主已是李探花的曾孫了。他和眷屬住在後座，我們租了前座和中座，與及左右兩邊四間偏房。一邊用作職員住所，一邊用作冲片黑房和發電機房。我們遷入後立即開辦「演員養成所」。因爲除了主要角色外還需用很多「特約」和臨時演員，而且希望能夠養成未來的主角。我們不曾在報紙賣廣告，因那時廣州的報紙出紙很少，看報的風氣未曾普遍，只在西關各街標貼街招，便有許多人來報名，不獨青年，四、五十歲的中年男子都有，青年女子也有六、七名。我們取錄了三十名，因地方關係，再多些不能容納了。我覺得奇怪，爲甚麼在香港招請演員，市民反應那樣冷淡，在廣州反而這樣踴躍呢？分析理由，大概一是廣州經過幾次「革命」的影響，市民的守舊觀念已有些轉變。二是西關的有閒階級很多，日中沒有甚麼事情做，現在有件新玩意，正是求之不得了。我們一面訓練，一面開拍《臙脂》。經過三個多月的工作，全部便告完成，趕着農曆年初二在香港新世界戲院公映，賣座盛況空前。但全港得一家放映，廣州雖有明珠影院，然爲西片公司的合約

所束縛，不准映國片。而那時南洋和美洲的市場尚未打開，市場太小，收入不敷成本，故第二部片，遲遲未能開鏡，閒着惟有攝製紀錄片和時事新聞片。那時適逢孫中山聯絡西南各省成功，回粵主政，設元帥府於河南士敏士廠，籌備北伐。每次出發前，必在東較場授旗誓師。我們例必到場攝影。攝影師羅永祥，全身武裝：黃噏帽，黃恤衫，黃馬褲，皮脚套，胸前掛滿襟章，帶着兩名助手，一個托着攝影機，一個托着一箱菲林，威風凜凜！當我們入場時，排列兩旁的軍隊見了，以爲是機關槍隊，那攝影機必是新從外國買來最新式的機關槍。他們交頭接耳，低聲互發意見。後來大元帥向衆致詞，攝影機擺在元帥面前搖動，他們方才知不是機關槍，但仍不識是甚麼東西，因他們未見過影機。

在「聯俄容共」時期，廣東軍政府在黃埔辦軍官學校，委蔣介石當校長，周恩來任政治主任，蘇聯派鮑羅庭當孫中山的政治顧問。每月必有一貨船由海參威運軍火來黃埔河面起卸。晚間歡宴船長和高級職員，有時還開跳舞會，每次例必通知我們往拍紀錄片。事後鮑羅庭給一千元港幣，向公司買一本寄回蘇聯，以証實他在廣東的外交成績。因鮑羅庭識講英語，故公司派我送片往東山鮑公館收錢。他身材碩大，留了兩筆大鬍，他的太太也肥大異常，比起我們中國的女人，大了一倍有多。黃埔軍校確是中國軍隊的改良種子。以前，我們的軍隊，無論北洋軍閥的部下，抑或南方的部隊，多數沒有革命思想，或政治意識，甚至連國家觀念都沒有。他們拿了半生銹的槍桿子，只是「撈世界」！在我們所見，孫中山預備帶着去北伐的人馬，如滇軍的楊希閔，桂軍的劉震環，粵軍的許崇智和李福林，他們的部隊，襤褸像乞兒，野蠻像狠虎，住霸王屋，睇霸王戲，坐霸王車，孫大元帥的命令，一於少理。迨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畢業，由這班革命青年來領導，組織「學生軍」作模範，中國軍隊由那時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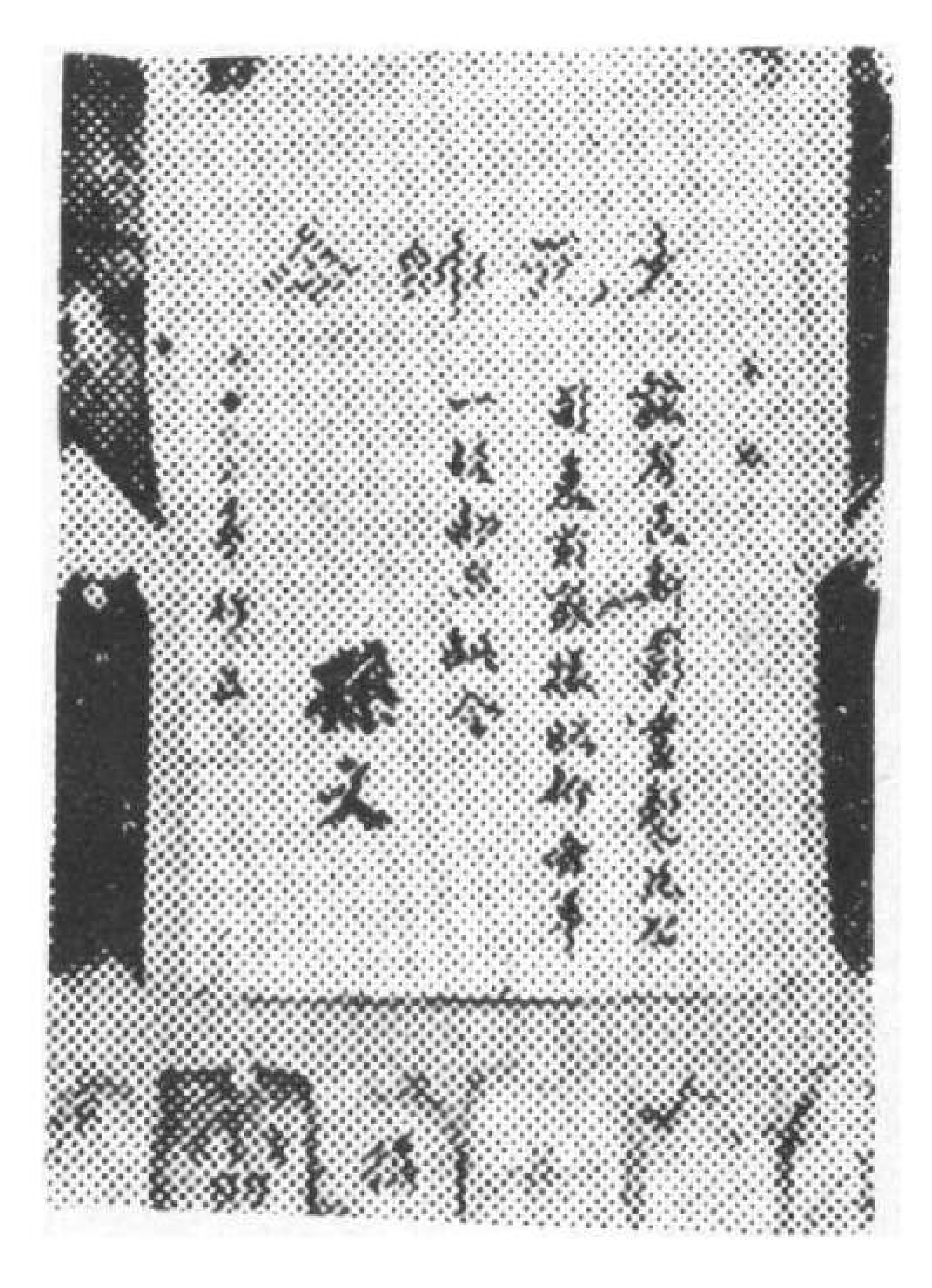
「攝影王」羅永祥

始略上軌道。

女明星教名流舞蹈

一日，廣州《英文公報》Canton Gazette有封公函來公司，叫派人往南堤小憩洽商拍片事。因爲是英文報，以爲是西人，故公司派我前往。

「南堤小憩」原來是官僚的俱樂部，在東堤向着珠江的一所洋樓，南園酒家的隔鄰。我依時去到，接見的人就是前年在上海《英文公報》曾見過的李才先生。孫中山離滬時留陳友仁在那裏代表聯絡工作，帶李才


孫文

孫中山發給民新公司的證件

回廣州辦英文報向外宣傳。這間俱樂部由他兼職管理，會員有公安局長吳鉄城，交涉署長傅秉常，孫科，宋子文，伍朝樞等。他們辦完了公事，多到那裏午膳或晚飯，夜間有時到那裏玩牌。李才對我說，孫總理不久往澳門訪問，叫我們公司派員隨往拍取新聞片。並問我識跳交際舞否？我答未曾學過，他叫我代找一個識交際舞的人，到那裏教他們跳舞。因那時常有外國官員來廣州訪問，有時要開跳舞晚會，故此不能不學，以資應酬。我答應代爲找尋。談至一點鐘，各會員已下班來用午膳，李才留我共食，並介紹我和各人相識。是日到的有吳鉄城，傅秉常、伍朝樞，連我和李才只有五位。席間談笑風生，甚形輕鬆，因有一味蝦子豆腐，引出李才講伍廷芳在美國做公使時，介紹美國人食豆腐，謂豆腐易消化，而富於營養。後來談話又轉到伍廷芳晚年的靈魂學研究。傅秉常問伍朝樞:「喂！朝樞，你係伍博士嘅仔，你信唔信有鬼？」伍朝樞用肯定的口吻答：「當然有啦！」跟着李才用取笑的口吻對吳鉄城說：「呀，鉄城，你殺過咁多人，一定成班鬼跟住你嘞！」鉄城一笑，反問：「如果你係鬼，你敢唔敢跟住我呀？」李才含着一口飯，搖頭縮膊說：「咦！唔敢，唔敢，你咁狠！」衆人皆大笑。吳鉄城用正經的口吻說：「我唔係狠，不過執行國法，不得不除暴安良嗜。」李才見話題變了有點嚴肅，有扭向輕鬆的必要，於是向衆人宣布，謂民新公司經已答允派人往攝影總理往澳門訪問的新聞片，「還有！」他輕鬆地繼續說：「關先生肯負責搵人來教我們跳舞咯。」衆人聽了，齊聲說「好呀，好呀！」這樣就結束了那日的午餐會。李才這個人的個性很怪，他從外洋回來，但不喜歡西裝，長年都是長衫布鞋。他不慕榮利，不畏權貴，全無架子，全無虛僞，相當風趣滑稽，故此很受人尊重。他有個英文綽號，叫做「Oversea uncle」（外洋伯），但他們把Oversea 這個字減縮了，只叫「O'uncle」，因爲美國有個名短篇小說作家，叫做

「O'henry」。他不願做官，只替孫中山做宣傳工作，中山死後，已不知去向，或者回外洋去了，他可算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我回公司報告接洽經過，黎經理是同盟會的會員，孫總理有任何活動，當然樂意攝取新聞片。至於找人教那班名流跳舞，則叫我負責。那時在廣州，人們對交際舞不獨見都未見過，也是聞都未聞過。我留美十年，而且在荷里活住了五年，日夕和那班浪漫的藝術家相處，都未曾學過，何況其他?! 想來想去，忽想起楊愛立（Dora Young）她是月前由香港派來的準明星，黎經理和她簽了一年合約，預備下一部片捧她做女主角。她是由美國鹹湖城（Salt lake city）回來的，她父親在那裏開了一家小藥店，專賣中國藥材，並替西人「摸脈」。她自小和西童同校讀書，有時同學們開「派對」，也請她參加，因此學會交際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禁酒，但中國的五加皮酒算是風濕藥，不是酒，故特准公賣。愛立的父親楊醫師趁此機會，由天津辦了大幫五加皮往美，在他的小藥店發賣，結果，鹹湖城裏的老百姓，個個患了風濕骨痛病，往楊醫師處求醫，日日其門如市，經楊醫師「摸脈」，買一樽五加皮，當場飲杯，病症便霍然而癒，拿着樽「藥水」，行出門便龍馬精神了！這樣不滿兩年，楊醫師便盤滿砵滿。我們中國人，有一共同的毛病：「故鄉觀念太深」，楊醫師也不能例外。他已發達了，可以「嘆世界」了，但在美國那種「趕急鬼」生活，是不合他的胃口的，一定要回去祖國的廣州或香港，才是「嘆世界」的好地方。他的太太早年已去世，他先派女兒和五十多歲的處女妹妹Olive Young回來考察情形，看看那裏是「極樂世界」，然後落籍。

他們在香港登岸第一天，便有位富商叔叔，請「洗塵」宴，並請黎經理夫妻相陪，席間，黎經理見楊女士打扮入時，十足像荷里活的明星，而且姿態活潑，談笑風生，乃戲問願不願做電影明星？而她的叔叔更

從旁加一把「風爐扇」，說如果黎經理肯「捧」，侄女一定會成功。楊女士聽了他們話，不禁「眉飛色舞」，因她在鹹湖城時已是一個電影迷，酷愛睇荷里活浪漫派女星高莉亞史溫順（Gloria Swanson）的戲。故此她的打扮也學史溫順。她即問黎經理：「肯唔肯提拔呀？黎經理。」這一問，令到黎經理不知所措，為了面子，迫得硬頂說：「楊女士肯幫忙，我們公司是求之不得的。」這樣便「講假講成眞」，次日黎經理和她簽了一年合約。她和姑媽來到廣州，住在逢源新街，為着找人教那班名流跳舞事情，我往她家訪問，當我把事情的底細說明了，她欣然接受這一工作。次日，我帶她們姑侄兩人往南堤小憩見李才，一見即合。她教了兩個月，那時公司尚未有計劃開拍新片，她不願長期「坐冷板凳」，曾向李才訴苦，李才是「憐香惜玉」的君子，故此向那班名流商量，助她一臂。名流中有人識得上海的英美烟草公司製片部的導演徵勤（Janken），寫了一封介紹信給他，叫他提拔愛立，並每人科些錢，共得一千元港幣，給她作為教舞的酬勞。她回公司辭職，而公司因經濟問題，未能開拍新片，也樂意取消合約。她去到上海，果得徵勤錄用，主演了兩部片，但不甚賣座。以後電影行便不見有她的芳踪，或者她回美國去了。

攝影王青樓賞美

民新公司攝影師羅永祥，生長香港，父乃富商。幼時攻讀英文，性喜戲劇，曾加入「清平樂社」，與黎民偉兄弟志同道合，甚為友善。當意大利攝影師布啦士基兄弟來港和「清平樂社」合作攝製《莊子試妻》時，永祥便跟他們學攝影，但只是學得些皮毛，未曾深入。然他的英文程度甚高，他買了許多關於電影攝製技術的英文書籍和雜誌，繼續自行研究。迨黎氏兄弟組織

民新公司，便聘他為機械主任兼攝影。為人好高鶩大，有點英國貴族派的風格，非「三星白蘭地」（二次大戰前，香港認為最好的酒）不飲，非罐裝「三個五」香烟不吸。因早期省港沒有攝影人材，只有他懂得這門技術，「物罕為貴」，故此製片公司視他為生命，沒有他便不能製片。他恃寵生驕，在片場裏「大晒」，不獨演員怕他，即導演亦要討好他，因此，圈中人替他起個「攝影王」綽號。這個「王」，不是藝術高強的意思，而是「惡霸」的暗語。不過，他對工作相當謹慎和認眞，拍戲時每一個鏡頭都用很長時間來配光，



一九三三年的吳楚帆

陶文濤先生惠存

吳楚帆贈

14/7/1933

不獨拍遠鏡的大場面是這樣，即拍個人的大近鏡也是這樣。在夏天的時候，開着燈光，有時熱到華氏表九十幾度的，他要演員立在導演指定的位置，不能用「替身」，他叫燈工把水銀燈移來移去，有時化了半個鐘頭，都未把燈光配妥，令到演員身疲足倦，如果偶然身略搖擺，他便怒罵：「你唔企定，將來拍了你似個黑鬼，唔好怨我！」他並不是有意把演員爲難，不過他工作認眞，同時，他經驗未夠，不能「胸有成竹」地確定燈光的位置，必須把燈光移來移去試驗，故此要化多點時間吧。在拍《生命線》的期間，吳楚帆也曾向我訴苦，請寧願把他的「大近鏡頭」減少，免得這麼辛苦和「受氣」。吳楚帆的發牢騷，是因他參加電影工作未久，未明鏡頭的作用，後來我向他解釋，便安然樂意忍受了。因他主演的不是動作片，或歌舞片，而是文藝片，文藝片要靠演員的表演藝術，來表達劇情的，若沒有相當的「大近鏡」來攝取「內心情感」，怎能令到觀衆感動？

孫中山赴澳門訪問，公司派永祥前往拍新聞片。永祥帶了一筆經費提前出發，住在酒店。澳門乃花天酒地，是花花公子們的樂園，永祥在那裏有個舊同學唐某，是風月場中的熟客，爲着盡地主之誼，洗塵花桌，在所不免。況且羅同學是跟當代的偉人來澳訪問，有這麼權威的朋友，亦足以顯顯自己的高貴身份。他叫了一個新「落河」的雛妓林小妹給永祥。當她步入花廳門前，亭亭玉立，嬌小玲瓏，正是「生來梨蕊三分白，借得玫瑰一點紅」。永祥看了，正如張生在西廂見了鶯鶯一樣：「一見了，也留情」，即時：「靈魂兒飛上半天」！席間唐某儘力爲永祥宣揚，說他是個先進攝影師。他的技術，能改造尊容，能令你漂亮，也能令你醜怪，故此一般電影明星都崇拜他，尊他爲「攝影王」。唐某這一宣傳，令到坐在永祥右側的林小妹「意馬心猿」，頻頻秋波偷視，已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了。永祥也不停向小妹問長問短，備極溫存，

而小妹應對如流，更令永祥傾倒。至席終人散，永祥對衆宣佈，明晚由他作東道，原班人馬統請，祈大家賞面早到。

次晚的讌會，永祥更興高彩烈，得意忘形，飲至大醉。唐同學對小妹說，永祥住在酒店沒有人服侍，他醉到這樣田地，怎放心他獨自回去？妳不如扶他回去好好照顧一晚，因爲明日大元帥駕到，他有重要工作，不能令他因醉生病。小妹表面似有難色，然暗中已「誠心所願」了。怎知一夕宵魂，從此便成眷屬。男女間的事情，初次有如食「禁果」，未食之前，一定誠惶誠恐，但食了第一個，就敢食第二個第三個，以至千千萬萬個！永祥在小妹的「溫柔鄉」住了一晚，遂柔絲難割，大有「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之慨。及公事完畢，要回廣州時，永祥便請唐同學做媒，向鴇母交涉，替小妹贖身脫籍，鴇母畏其聲勢，不敢多事留難，只收回原價，成其好事。永祥帶小妹回廣州，介紹公司各職員和她相識，人人帶着驚奇的表情笑說：「我地羅大哥確是閃電戰嘅能手！」他把林小妹改爲林妹妹，從此粵語片多了一粒明星。

林妹妹的家世

林妹妹的家世，說來實在可憐。她父親原籍中山，帶了妻子往安南（越南）經商。妹妹出世不久，其父不幸短命逝世，遺下生意，無人料理，其母管理多年，因缺乏商場知識，日見虧本，無奈頂給別人。拿着三幾千，携妹妹回澳門定居。但有出無入，「坐食山崩」，那時澳門又沒有工廠，日中惟有替人縫衣，賺一個幾毫作家用。妹妹十七歲那年，其母忽染奇症，由安南帶回的錢，早已用盡，故此沒有錢求醫。妹妹逼得往福隆新街和某寨的鴇母接洽，賣身爲娼，取錢醫母。但藥石無靈，不久她的媽媽也落黃泉，尋她的爸爸去



林妹妹

了。她在福隆新街的時間很短，偶遇永祥，始得脫離火坑。她在粵語片圈裏，可算獨成一派的演員，「牙尖嘴利」，相當聰明，是演「浪漫」和「潑辣」戲的藝術人材。可惜有點任性和沒有責任心。戰後我曾用她和張瑛爲主角拍攝《眞假新郎》。在拍攝結婚酒場面的那天，十幾名「特約」，和幾十個「臨記」演員，在約定的時間均已到齊，通知書定了正午十二點開鏡，但她下午兩點還是踪蹟杳然，派人去找她，僕婦說早已去街，候至晚上七點，她始帶醉拖着一個「安南仔」，施施而來！我責她失約，她說今天是她的「好日子」，正和那「安南仔」結了婚，叫我改期，遲日方拍。我聽了她這段滑稽的對白，不禁「怒髮衝冠」，但又不便發惡，眞是令我「啼笑皆非」。那日我損失二千多元，連累到其他演員白候了一天！此事不久傳遍影圈！這樣不負責的演員，以後誰還敢請她拍戲？她替永祥生了兩女，因出世時難產，皆用鉗鉗出，故大的名「大



林妹妹主演「摩登新娘」與演員工作人員合照

鉗」小的叫「細鉗」小時曾是演過幾部片的「童角」，但多年來已不見她們在影圈出現了。閻林妹妹先幾年已去世了。據說，死時甚是淒凉。羅永祥在淪陷時期，由香港往澳門，在碼頭因不向敵人行鞠躬禮，被日軍打傷，到澳門不久便死了。一對銀幕鴛鴦，就是以這樣的悲劇收場。

孫中山紀錄片

民新公司拍了《臙脂》後，便沒有資本再拍第二部。因初時沒有經驗，沒有預算，而機械主任羅永祥的好高騖遠個性作祟，定購的器材，樣樣要多要好，把大部分的資本，用去購器材。單是化粧品也買了數千元。而那時的「面牆」（Face Paint）還是舞台用的「密士法陀」Max Factor，電影專用化粧品尚未發明。結果，過了幾年，那幾千元的化粧品變爲廢物！至於水銀燈，則化了五萬多元，八座「橫光」燈，八排「頂光」燈，足夠兩組戲用。那些水銀燈笨重非常，每座數千斤，要兩名燈工，方能推動。水銀燈的發明，是因爲那時的菲林感光慢，如不用日光而用普通燈光，則難攝得有白淨的畫面，若沒有水銀燈，則不能在棚內攝影。這樣，就要「睇天」，如無日光，就要停工，而出片的日期，便沒法預定了。後來柯達公司經過不斷的試驗，發現製造菲林的原料，加多些銀質，菲林拍出來的畫面潔白許多，「微粒」更爲幼細，而感光快了數倍，用普通燈光，也可以攝影。因此，炭精燈便應運而生。炭精燈的好處，是輕便而製造易，每盞只三四十斤，成本不過一百幾十。從此便沒有人用水銀燈而被淘汰了。後來有聲片出，因炭精燈燃着時有「註註」聲，碍於錄音，故此又改爲用今日的强力「燈胆」。

民新公司在廣州歷年所拍的的紀錄片和新聞片，是

沒有市場的，除賣了幾本給鮑羅庭（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蘇聯顧問）外，其餘都是貯在片倉。迨孫中山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那些紀錄片便大有用途了。國民黨在廣州開追悼會時我們也有攝影，連同歷年所拍關於中山先生生平的活動紀錄片，加字幕說明和最後的《總理遺囑》，輯成一集，顏曰《孫總理言行錄》。國民黨中央黨部買了一本，同時，發函通知海內外支部，結果，有廿多個支部都買一個「考貝」，以留紀念。有人笑說：「孫總理一生都係想益人嘅，佢死咗都『帶挈』你們公司賺一筆錢」！不過話說回來，民新拍那些紀錄片，也花了不少本錢，政府或國民黨黨部從來沒有費用津貼過。

廣州製片業的興衰

中國初期的製片業，分兩條線發展。一條在上海，一條在廣州。由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零年，上海的製片業已蒸蒸日上，雖然有許多公司，拍了一兩部片子，便告結束，但上海是我國的經濟中心，人口又衆多，前仆後繼的大有其人。至於廣州，則沒有如上海的優越條件了。由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三年間，先後雖有四家公司創辦，但皆拍了一兩部片子，便已收場。統計：民新公司拓荒後，跟着有鑽石影片公司，在荔枝灣柔濟醫院對面，搭了一座篷廠做片場，拍了一部《愛河潮》和《小循環》。一家天南影業公司，是一位留美學生廖華燊開的，在城隍廟後，租了一間祠堂做片場，他自編自導，攝製過三兩部片子，便沒有繼續。最後，有家南越公司，在西關一間大屋裏，拍了一部諧片「添丁發財」。有人曾問我，怎解製片業不能繼續在廣州發展下去，而却能在香港發展起來？事情很簡單：初期，民新公司基於愛國觀念，不願在香港受外人管制，故此往廣州設廠，其他的公司，因民

新已經訓練了一班有經驗的演員，「物以類聚」，所以因利乘便，跟着在廣州開辦。後來，因爲廣州的經濟力薄弱，受着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影响，銀幣隨時貶値，又非商港，器材的來源，運去廣州，須經香港，又要稅關檢査納稅，手續麻煩，曠日廢時，而且政局不穩，沒有法律的保障。舉例來說：鑽石公司出品《愛河潮》，租了永漢路南關戲院公映，十二點場，全院滿座，臨開映時，南關區署忽派兩警察來，禁止開映。理由是南關戲院向來演大戲，要男女分座。我們質問爲甚麼明珠戲院可以男女合座，而獨不准我們？警察說，這是區長的命令，叫我們去區署和區長交涉。後來公司派我去見公安局長吳鉄城，把事情報告。鉄城立即打電話給南關區區長，命他通容辦理，始得解禁！但已經延擱了一個鐘頭時間，有些觀衆不能久候，取回票價不看。結果，只得半數觀衆，而且人人怨聲載道！在這種政治環境之下，試問工業怎能生存？

民新公司的分裂

民新公司在穗，業務因經濟問題，不能展開，但又不能結束，黎民偉和北海，兄弟間意見又有磨擦，故此弄成分裂，把公司一分爲二。民偉拿了留在香港的機械連同眷屬，遷往上海，以謀發展，把在廣州的班底，全部交給北海哥哥處理。大哥黎海山雖然是董事長，但對電影向來是門外漢，他做股份，只是欲玉成兩個弟弟的志願。今弟弟們旣有意見衝突，他惟有取消極態度，不加干涉，任由各行其是罷了。後來北海找得利希愼出資合作，然後由廣州搬來香港，在利園遊樂塲附設製片公司，先後拍了《陳宮罵曹》和《傻仔洞房》兩部片子。

民偉到滬後得李應生，鄒魯，周之貞，杜月笙等協助，在法租界杜美路重新組織民新公司，建築製片

廠，出品有《玉潔冰清》、《和平之神》、《復活的玫瑰》、《西廂記》、《木蘭從軍》和《風流劍客》等。

默片時代兩大公司

由一九三零年至三五年，可算是中國默片時代的全盛時期。那時除「明星」與「聯華」兩大公司外還有十多家小型公司，他們多數是投機取巧，用最經濟的手法和最快的時間來攝製。因爲那時我國各城市已有影院，而南洋各埠的市場亦已打開，只要劇情能迎合觀衆心理，便有錢賺。不過出品能膾炙人口而永留印象的只有「明星」和「聯華」兩家。

明星公司的創辦人是張石川和鄭正秋。張石川原是股票交易所的經紀，他有點經濟知識和商業眼光。他估計新興的電影是有前途的。故此遠在一九二六年，他便聯同鄭正秋組織了一個電影研究社。那時鄭正秋是在娛樂場演「文明戲」的，因此他有「觀衆心理」的經驗。他糾合同班的演員入社研究。不久便籌集了幾千元本錢，拍了一部試辦式的諧片。在卡打(CARTER)戲院放映，生意很好，因此鼓勵了他們繼續攝製，增加資本，建築影棚。鄭正秋把演過的「文明戲」劇本，選最受歡迎的改編。出品有：《空谷幽蘭》、《孤兒救祖》、《姊妹花》、《啼笑姻緣》、《火燒紅蓮寺》，而賺錢最多的是《紅蓮寺》，出至十五集。紅極一時的中國電影皇后胡蝶，就是這公司製造出來。倘非有日本的侵略，這家公司至今或還能存在。

聯華影業有限公司是羅明佑和黎民偉合力組織的。明佑的父親是香港魯麟洋行買辦羅雪甫，他的二叔是高等法院院長羅文莊，三叔是外交部長羅文幹。他有這樣的背景，出來組織電影公司，當然易如反掌。他徵求得何東當董事長，內閣總理熊希齡，張學良太太于鳳至，梅蘭芳和馬師曾等任董事。合併了「民新」

和「大中華」、「百合」三家公司，另在香港七姊妹租了名園爲第三廠。那時黎北海與利希愼合作的公司經已停業，故此北海拿了全部機械加入聯華，成爲第三廠廠長，聘我和梁少坡當編導。在上海方面，導演有蔡楚生，朱石麟，卜萬蒼，岳楓，孫瑜等。編劇有田漢，金擎宇，鍾石根等。演員有阮玲玉，林楚楚，王人美，黎灼灼，陳燕燕，吳楚帆，黃曼梨，金燄，高占飛，張翼，王豪，劉繼羣，韓蘭根等。這樣陣容，眞如齊桓公對屈原所說：「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故此出品如：《故都春夢》，《野花閒花》，《神女》，《人道》，《慈母淚》，《三個摩登女性》，《戀愛與義務》，《漁光曲》，《鐵骨蘭心》和《十九路軍抗敵光榮史》等，都是轟動一時的傑作。

兩大公司的製片政策，各有不同。明星以迎合中下級觀衆口味爲目的，故劇本的取材，以倫理和神怪爲多。聯華則以針砭時病，領導革新爲宗旨，故取材多屬於社會，倫理和愛國一類。明星公司「白手興家」資本日見豐裕，迨聲片發明，即能拿起五六萬元美金去買錄音機。聯華雖得全國的輿論和知識青年擁護，但時常經濟困難，轉入聲片時代，已沒有多餘的本錢，來購置錄音機了。是藝術與名利不能兩全嗎？聯華的出品，除得知識界的讚譽外亦相當賣座的。片子旣然賺錢，爲甚麼公司的經濟弄得這樣糟呢？追根問底，理由實在於管理不善。開銷太大，出品太少，資本逐漸「陰乾」。這種毛病，是由於組織不健全。所採的制度，是效法荷里活的「獨立製片」。所謂獨立，就是每廠獨立製片，廠長是製片人。這種制度，本來是不錯的。壞處在於沒有預算。預算就是管制製片人和導演們的利器。在荷里活，如果製片人要拍某一部片，先要有了劇本故事，理想中的導演和男女主角，擬用資本的數目和攝製的時間，詳細列明，交給發行人審查，認爲合理，始和製片人簽約，照預算數目，供給

資本開拍，如超出預算，製片人要負責。但聯華沒有這種辦法，造成製片人和導演們皆取「在精不在多」的政策。所謂「在精」，就是多化本錢，拖長時間，因為資本是公司出，名譽是自己得。故此，每一導演，每年最多出片一兩部，有位導演甚至兩年始完成一部，而公司的職演員，有六七十名，個個都是長期支薪，以出品這樣少，來支持這樣大的機構，那有不「陰乾」的道理？

羅明佑的風格

聯華有限公司的興衰，全是羅明佑個人負責的。董事局不過是例行的組織，董事們是「不懂」事的，少理。股東們的投資是「順情」，故此不問。公司的一切，都是由他「獨裁」。正如戰前的一般中國有限公司，只是「資本有限」，但當事人的職權，則「無限」。羅氏在這方面，也不能例外。公司的大權在手，下意識地，亦不免有「寡人」以及「孤王」的作風。



「聯華」負責人羅明佑

他有兩重風格：一種是嚴肅，一種是散漫。他生得眉濃面闊，身裁偉碩，坐在寫字樓有如城隍廟的偶像，令人望之而生畏。他對人永不假詞色，尤其是對女人，我相信他一生並沒有對女人說過一句「甜言蜜語」，料對太太也不例外。他有大志，有理想，有救國救世的志願。他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時期，已組有「華北娛樂公司」，在北京，天津和瀋陽等「眞光」影院，就是該公司所創設的，故有「華北影院大王」的渾號。他的散漫和不負責的風格，眞是一言難盡！舉例來說：有一年，公司已經沒有出糧兩個多月，及端午節期近，照例要清發欠薪，他在上海對各廠長說，回香港籌錢，怎知回香港後日日往游泳，對籌錢的事情，洗到「一乾二淨」！至最後關頭，他溜往南洋遊埠！留下籌款的難題，給發行部處理了事。他最喜歡搭船和旅行，上海與香港間的來往航程，是他每月的例行公事，但他必候至最後一秒鐘始落船，有多次到達碼頭，船已啓碇，結果，不是搭船而是送船。

聲片發明後

一九三二年，有聲電影已確定了它的地位。那時荷里活電影界，還有許多人反對製聲片的，理由是：(一)方言的障碍。世界上每一國家，有他們的方言，甚至一國之中，如中國，印度等，自己境內便有幾十種方言，若聲片流行，則市場自然縮小。（二）目前全世界所用的放映機是默片機，若改用有聲放映機，每院要化多數萬元。（三）製片方面，要化多十幾萬元購配聲器材。（四）技術人材，要重新訓練。（五）演員除那些從舞台出身的能講流利對白，可以繼續保全他們的地位，但由電影出身的或要被淘汰，這樣必弄至演員缺乏。（六）電影的優點，是用表情動作來表達故事，若有對白，則表演藝術必然退化。反對最



大觀影片公司創辦人趙樹燊

力的是笑片大王差利卓別靈，世界愛人馬莉碧福，大導演葛萊夫等。但「長江後浪推前浪」，潮流所趨，沒有人能止截的。我們中國既已門戶開放，則海外潮流，遲早也必影響到。我們的兩大製片公司，聯華與明星也計劃購置錄音機了。傳說明星已派人往荷里活接洽，令到聯華的當權人着急萬分，眼看自己公司要落後了。但那時聯華的經濟，實難籌十幾萬元去購聲機的。我向羅經理獻議，把我們的出品，帶往美國推銷，同時聯絡華僑，設法向他們招股，並研究聲機和攝製聲片的實際情況。羅經理認爲好計劃，於是就派我前往，負責這一任務。

《十九路軍抗敵光榮史》在美公映

我到達三藩市，行裝未卸，便有一青年來酒店求見，那青年就是後來創辦大觀影業有限公司的趙樹燊。他學過美術，那時他在唐人街替人寫招牌和畫廣告畫。他的父親趙俊堯是中華會館的董事兼司庫，在菲市奴有個大農場，在三藩市有間廣東製麵廠和一間廣東花舖，可算該埠的華僑領袖。兩年前，荷里活有個投機製片家，要拍《王寶釧》，到唐人街招股，俊堯為着樹燊醉心電影，給他一「入行」機會，也認股三千元，條件是要樹燊參加製片工作，因此得在該片當攝影和佈景助手。該片飾王寶釧的是黃柳霜，但導演和其他



關文清在香港執導的第一部影片，與演員職工合照。

的配角皆由西人飾演，以致不倫不類，結果，三千元蝕個清光。但樹燊總算「入過行」，也學得一點攝影和佈景的技術了。他對我敘述了他的志願和履歷後，我便覺得他是個「天送來」的人材。他既欲加入我們公司工作，我當然樂意爲他介紹。況且劉，關，張，趙同是「龍岡」宗親，在海外，四姓人彼此視同兄弟，有互助的義務。當晚，他請我往唐人街食餐，席間，我把推銷出品的計劃告訴他，他說唐人街尚未有電影院，只有兩間粵劇大戲院，一在都板街的大舞台，一在積臣街的大中華。我問馬師曾在那一間，他是聯華公司的董事，羅經理有封信，要我交給他。據說是在大舞台，他來美登台的合約，去年本已期滿，但因他兩年前曾攪過電影公司，向戲院借了一筆款，後來招股不成，反蝕了幾千元創辦費，所以戲院方面扣留他繼續演戲還債。飯後，我和樹燊行往戲院後台，把羅經理的信交給老馬。因他趕着「裝身」出台，不便多談，便與樹燊約了明日再見而別。

回酒店後靜坐思量，把招股和發行影片兩任務全盤考慮怎樣進行。招股事因馬師曾兩年前曾招股失敗，正所謂「泥馬渡河，自身難保」，怎能幫助公司？故決意把招股按下不提，現在只有計劃發行影片。這一任務，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了！因由香港來美，公司只給我一張船票和一百元美金作旅費，用完便要自籌。現在帶來那幾部片子，尚在稅關，要籌三百多元美金納稅，方能取出。住的酒店，爲了公司體面，初到不能住得太低級，故暫入二流的，房租每天需十元。目前的急務，第一要找間比較平的酒店。第二要籌錢取出那幾部影片。第三要找地方來放映。這三個問題，第一個是易事，但第二第三，是相當困難解決了。是晚躺在床上，左思右想，輾轉不能入睡。

次晨，樹燊又來了，我問他有甚麼地方可以租來放映影片的。他略思量。然後說，只有「美以美」教堂，可容二百人左右。我想，教堂是用來講道的，不

是娛樂場，提出「教堂」兩字，人們便有點「冷場」心理。我向樹燊說出這個道理，他也有同感。他旋提議租大舞台，因大戲是沒有日場，每晚由八點演至十二點，我們可以由正午十二點映至六點，不過，除星期六和星期日，很少僑胞日間有暇的。我考慮後決定先在星期六和星期日試映兩天，並由樹燊帶往杏花樓，見大舞台經理陳敦樸。因爲這生意是「化無用爲有用」，令戲院有額外收入，故一談即合。因爲是第一次，未知將來賣座如何，故取分賬辦法。協定由院方負責往稅關辦理影片入口手續及墊支納稅款項，將來在我方收入扣還。至於放映機則由樹燊負責往租，司機由他担任。據說，如請西人司機，照工會規定，每日薪金要二十元，另助手一名，每日十元，他則自願只取十元，不用助手，因在唐人街放映，可以不受工會管制，而他又不是機器工會會員，故此可以「偷鷄」。因得樹燊相助，很快把籌備工作辦妥，即在埠中的三家中文報登出廣告，準於下一星期六日正午，在大舞台公映。爲了迎合僑胞的愛國和思鄉心理，首先選映《十九路軍抗敵光榮史》和《故都春夢》兩片。結果，賣座盛極一時，有很多僑胞由「埠仔」遠道趕來參觀。從此遂打下國片在美洲發行的基礎，而我的「先鋒」任務，也差幸完成，剩下來的惟有怎樣才能替公司籌款買錄音機。

爲了節省開支和利便來往，我遷往唐人街大觀旅館，這間旅館的東主是劉棣華，他有生意頭腦，並喜歡做新事業，除做旅館外，還有家「上海酒樓」和「上海古玩店」，皆是做西人遊客生意。他是中山縣人，對家鄉甚爲關心，有暇即和樹燊來我房裏傾談。有一次，談及電影事業，我對他說，現在有聲電影是新興的事業，正在青黃不接之際，若在此時拍部聲片，一定賺錢。樹燊聞言，有所感觸說：「我有個西人朋友，最近製成一副袖珍錄音機，我聽過錄出來的聲音，對白方面相當清晰和原音，但音樂則不及RCA和西電

兩大公司的機錄出來的那樣好，他曾叫我拍套舞台戲來作試驗，謂可以盡量減低費用，玉成其事，但唔知有冇市場，故不敢嘗試。」我聽到樹桑所說，不禁興奮起來，對他說：「當然有市場啦，美洲同南洋嘅華僑，多數是廣東人，連同兩廣及港澳歡喜睇粵語片的人口有幾千萬，若能製成第一部粵語片，一定大有發展！」棣華伯聽了也興趣起來說：「係呀，新奇嘅嘢一定受歡迎呀，尤其是娛樂事業，如果成本唔太大，必定會賺錢呀。」我問樹桑，西友的工廠在哪裏，我想去看看那副錄音機，報告公司，或者幫襯他買副回去。樹桑說：「在金門街，我哋現在用嘅放映機，就是向他租來，我哋可以即刻同去睇吓啦。」我們到了金門街，樹桑引上一座三層高的二樓，見玻璃門上寫着「史堅拿藝室」（Skinner Studio）。樹桑介紹我們和老闆史堅拿相識，並告訴他我們的來意。他聽說我是導演，由香港帶片來美推銷，並研究購置錄音機，特來聽聽他的機錄出來的聲音。他頓形興奮，客氣地和我們握手，並抹去椅子上的塵埃，始請我們坐下。旋即取出一小卷聲帶，裝在放聲機上，試給我們聽。我們聽後對他禮貌地說聲「很好」，然後問那副機的價值。他說照時價是值一萬美元，但如果我們要買，他可以把價錢減低。樹桑問他倘若租用他的錄音機和攝影機來拍一部片子，要多少錢。他不用思索，一口答允只收回一千元，所有製片器材連他自己，任由我們運用。一時大家興緻勃勃，互相握手而別。

第一部粵語片的誕生

回到酒店，討論攝製聲片問題，我向樹桑提議，叫他把握機會，在這裏籌拍一部粵語片。史堅拿既然肯這樣幫忙，大概一萬幾千本錢，便可完成。這樣一來可以學識攝製有聲電影的技術，二來希望一舉而奠

定基礎。我可以同馬師曾商量，用他做主角，叫他相助。至於發行問題，可以交聯華公司代理。樹燊聽到我的獻議，甚爲高興，說立即回去和他父親商量。劉棣華也熱烈地向他鼓勵，謂可以撥這間房來做籌備處，不收租值。是日爲星期一，戲院生意仍很好，蓋華僑出於愛國熱誠，工作雖忙，仍偷閒來看看十九路軍抗敵爲快。六點收場後和樹燊往食晚飯，他開心地對我



關文清和粵語片第一個小生關德興

說，老人家已答允組織聲片公司，請棣華伯聯同向四姓兄弟招股，相約明朝訪馬師曾，商定主角問題。次日，往大舞台「戲館」見老馬，怎知他說不能相助，因下月便返香港。事因袁杏翹在石塘咀建了一間太平戲院，須用一個大佬倌來領導起班，那時省港的紅伶，有叫座力的只得薛覺先和馬師曾。老薛早已被高陞戲

院拉了去，故此不能不去電催老馬回港，但老馬因債務糾纏，戲院不允放走，後得袁杏翹滙款去清還，始告解決。老馬回港後便和譚蘭卿組織「太平劇團」爲太平戲院的基本班，此是後話。但我們拍片計劃，因此而受打擊了。不過，天下事情發生，永無止境，人物的來去，也無止境。過去的已有定論，未來的誰敢預言？十年前，誰敢說人類可能登陸月球？十年後，又誰敢說我們不能到達火星？現在少了個「老馬」，也要找個「老牛」來接班！我和樹燊出了大舞台戲館，行往大舞台，在門前立定，看看掛在門頂的伶人照片，無意中發現一男一女的相貌，很合「上鏡」的輪廓（Cameraface）。因指着向樹燊說：「呢兩個面型唔錯。」樹燊笑說：「男係小武新靚就，女係幫旦胡蝶影。」我說：「可以用佢哋。」「佢哋？」樹燊驚問，「怎夠號召力呀？」

回到酒店，我向樹燊解釋，電影明星，不是天生的，是人造的。做電影要靠創作，發掘，和幻想。古人說：「時勢造英雄」，有電影才有明星。我們拍第一部粵語片，而且在美國攝製，這是很好的號召力，也是很好的時勢，當然可以利用來造英雄了。樹燊聽了我這篇理論，頻頻點首稱是。

新靚就原名關德興，他跟小武靚就學戲，故落班取名新靚就，後來做電影紅過做大戲，故取回原名。他也是開平人，和我是同房兄弟，找他略談，便表示樂意參加工作。胡蝶影不過是二幫花旦，沒有名氣，由德興介紹，也願意無條件合作。主角旣定，下一步要研究組織和訂定劇本。我向樹燊說出我的意見，關於組織公司應由小到大，資本暫定一萬元，分作一百股，每股一百美元。取勞資合作辦法，所有重要職員和主角，皆將薪酬來做股份，因有切身關係，可以鼓勵他們努力工作，杜絕浪費，而且不用多求外界投資，待拍了第一部，如有成績，然後擴大爲有限公司。荷里活初期的製片公司，均是這樣起家。樹燊又問用甚

麼標準來定主角和導演的薪酬。我說史堅拿既已提出一千元作他的代價，担任錄音和技術指導，包括機械和場所的租值在內，照計每人薪酬最多不能超過三百元。樹燊也表同意。繼而問我喜歡當甚麼職。我說，我是聯華公司的導演，來美是推銷出品，要帶片往各埠放映，故不能任職。我這樣做不外見他醉心電影，想助他成功，那時我覺得我國的影業，正需像他這樣的人材，所謂「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即是說：把職位讓給別人，是容易的，但爲職位而求一個合適的人，是件難事了。目前，聲片是新興的事業，我要研究，而沒有時間，不能不找個適合的人來替代。我認爲樹燊是合適的人選，因爲他：（一）有研究影業的興趣。（二）有點機械知識。（三）有美術根底。（四）有富裕的家庭，經濟上可以支持他。（五）勤儉樸實。有這樣的條件。將來必成功，故此我這樣熱心來鼓勵他和指導他。跟着，我們討論公司用甚麼名，我略作攷慮，便提出「大觀聲片公司」。因爲這件事情，是在大觀旅館發起的，劉棣華老闆又給這間房作辦事處，不取分文，以這個公司名來紀念他的功績，也是「飲水思源」的美意，樹燊聽了也拍案叫好。其次，研究劇本，我以爲現在既沒有馬師曾，則不宜拍舞台戲了，因舞台戲須靠大佬倌的首本戲，方有號召力。不如改拍倫理文藝片，加插一幕「戲中戲」和幾支曲，比較合粵語觀衆口味。至於編劇，最好找個有點中文學識的青年來担任，我在未過埠前，可以指導他一點編電影劇本的技術。後來果找得一個姓簡的青年，由唐山來美不久，現在某僑校當教員。他有志學編劇，曾寫過一長篇小說，但未出版，他帶來給我看。內容不外三角戀愛悲劇結局，是學「鴛鴦蝴蝶派」的筆法。我認爲「歌侶情潮」這個名可用，但背景要由歌壇改爲舞台，因主演人物是大戲佬倌，而且要加點倫理情節，加重劇力。經一番討論，定了劇情大意，然後指點他怎樣去分場和怎樣分鏡頭。講

備工作，至此便告一段落，而「大觀聲片公司」和「第一部粵語片」，就在此時此地誕生。

華僑的抗戰熱

各埠的華僑，在報紙上看到，《十九路軍抗敵光榮史》在三藩市公映，很多團體寫信來問，要幾多錢才能租到該片。因爲公司志在宣揚我國軍隊抗敵的精神，一洗從前「不抵抗」的恥辱，故此我回信只叫他們負責帶片往該埠的旅費，片租則多少不拘。結果，單美西一帶，有五六個「埠仔」，邀我帶該片前往放映。有些埠只得一二百名華僑，也熱心捐錢作費用，以達到一看十九路軍的英勇事蹟爲快。據說，在該場戰爭時，每逢報紙有勝利的報導，各埠華僑，皆必大燒炮仗，以表興奮。並捐了許多錢，寄去十九路軍，以資獎勵，由此可知海外僑胞對抗戰的擁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國內的同胞，也何嘗不同樣熱心？可惜當局者畏外成性，爲了保全一己的利祿，竟委曲求全，提出「不抵抗主義」和「安內然後攘外」的無恥口號。這種心理，正如慈禧太后所說：「寧贈友幫，莫予家奴」，而今只改了一點：「寧贈倭敵，莫予同胞」！致令敵人得寸進尺，卒引出蘆溝橋的慘劇！在「九一八」事變後，我曾寫過一枝《流亡曲》，插在「邊防血淚」那部影片裏，以示我個人對國事的憤悶：

流亡曲（九一八後）

心兒苦，遍野是哀鴻，西有黃河東有賊，弄成十室九家空，孤影泣殘紅。

其二

心兒苦，烽火燭城頭，幕上燕巢堤易落，問誰能保舊紅樓？刁斗催人愁！

其三

心兒苦，同胞尚夢迷，政海浮沉誰爲國？蒼生長苦北風凄，何處是家兮？

及「七七」蘆溝橋戰爭爆發，那時我正在編《抵抗》劇本，忽聞警報，心頓茫然，對劇情的想像，倏變爲一幅流亡圖，由東北而伸至華北，由華北而至黃河，而長江，而湘江，而珠江，而香江！這幅想像裏的流亡圖，令我不禁熱淚盈眶，滿懷悲憤！乃援筆直書，遂寫成第二枝《流亡曲》加插在《抵抗》片裏，

流亡曲二（七七事變後）

北風起，最凄凉，流亡兒女苦斷腸，飄飄一路風和雪，不知何時返故鄉，變戰場！

其二

北風起，苦哭號，流亡兒女最孤凄，茫茫一路飢寒迫，父母親朋子共妻，皆分離。

其三

北風起，吹頻頻，流亡兒女最艱辛，徨徨一路無歸處，問誰能救失地人？怨東鄰！

其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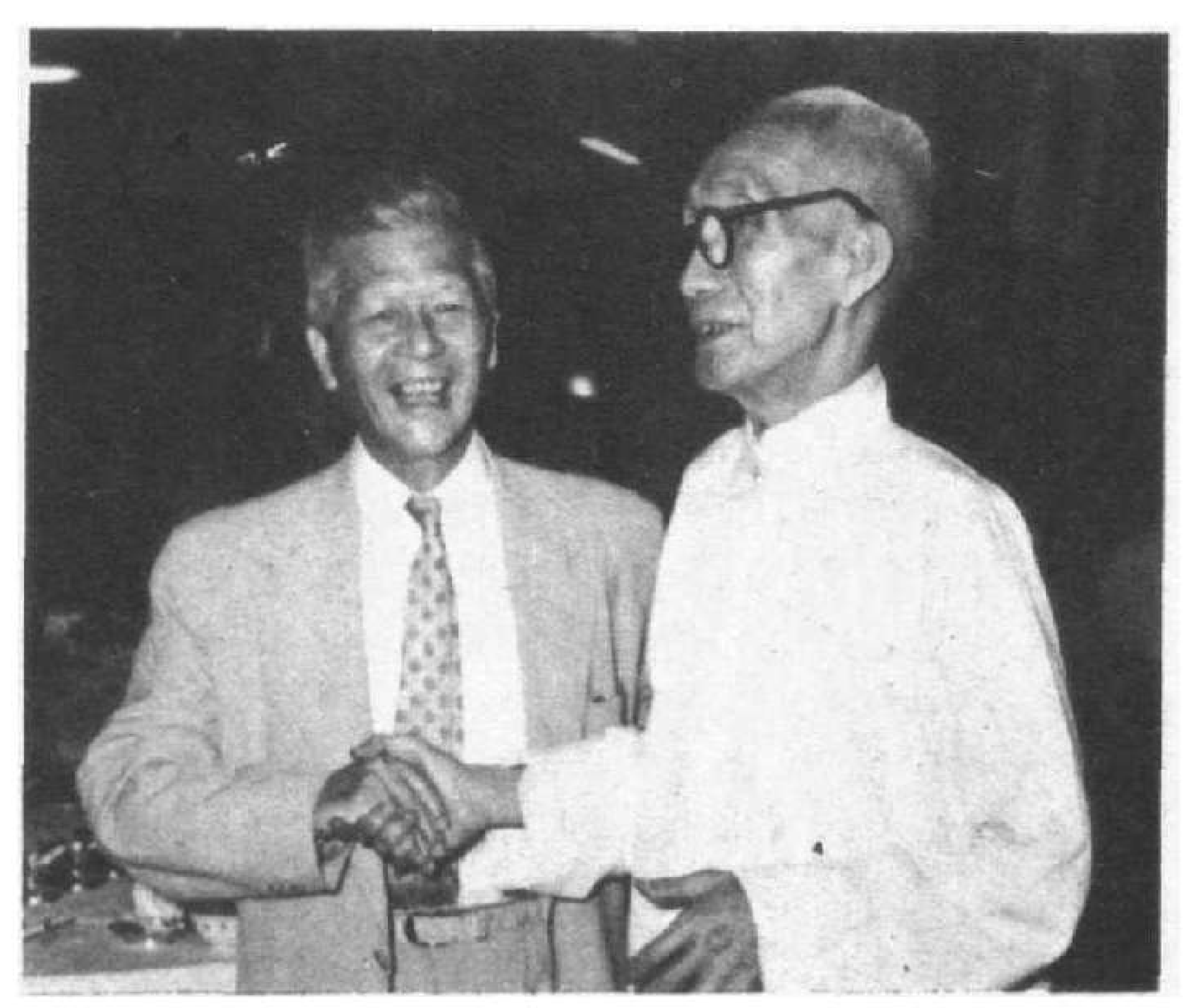
北風起，蕩遊魂，流亡兒女淚紛紛，潸潸一路屍橫野，頹垣壞瓦滿荒村，家無存。

完成宣傳任務

我帶着《十九路軍抗敵光榮史》和其他三部片子，由三藩市出發，先到羅省，轉往山姐哥，然後到沿着近墨西哥的邊界各埠：祖笋，斐匿，山丁通奴及紐奥連。繼而北上至芝加哥，轉往東方的企李倫，積彩，必珠卜，美京，紐約和波士頓。然後從那裏過加拿大的滿地可，渥太華與多倫多。再橫過加拿大而至西岸的溫哥華與域多利。由那裏渡河而再回美國的舍路和砵崙。復南下經沙加緬度，市作頓，屋崙，卜技利，行程幾達萬里。經過數十都市，凡超過二百僑胞的商埠，都曾到過，對抗戰的宣傳，總算盡了一點力。回至三藩市時，趙樹燊已把《歌侶情潮》攝製了過半。他印了千餘尺試給我看。聲光很好，關德興和胡蝶影兩主角的表情動作也很自然。有這樣成績，總算我沒有估計錯誤，殊自覺欣慰。因這部片子如獲成功，將來招股和購買聲機的計劃必能「水到渠成」。看完「試片」，我對樹燊加以鼓勵，叫他落足精神，去完成工作，我回香港後定必向公司推薦，代理發行。并叫他設法籌款買錄音機，帶回香港，在聯華第三廠名園，設聲片部，專攝製粵語片，同時也可以拍梅蘭芳的京劇，和馬師曾的粵劇紀錄片。因他們皆是聯華公司的董事，所謂「近水樓台」，不愁沒有資料。同時我把帶來那四部片子的二輪發行權，交給大觀公司代理。這樣，兩公司便發生聯絡，將來合作，便容易實現。

我回港後向羅明佑報告在美工作經過。把幫助趙樹燊組成「大觀聲片公司」，現正進行拍第一部聲片的事情告訴他。同時，提議公司代理該片的國內和南洋各埠的發行業務。怎知羅明佑認爲樹燊沒有什麼戲劇經驗，料難拍成一部好片子，若不夠水準，恐防有損公司聲譽。我向他解釋，攝影和錄音都是有製片經

驗的西人技師。他們曾試映拍成的一部份影片給我看過，我認為成績很好，但全部水準如何，當然要待完成後方知。不過，這是第一部有聲電影，「事罕為奇，物罕為貴」。如果不是太差，即有些缺點，我們可以剪輯改造，或補拍多少鏡頭，以祈達到水準。況且我們不用負擔任何資本，只須出些宣傳費用，將來試片看過，如認為不夠水準，則只用「大觀聲片公司」的名來發行，倘認為很好，則用「聯華公司」的名來擴



關文清與羅明佑之父香港魯麟洋行買辦羅雪甫合照

大宣傳。這樣也可以表明我們對攝製有聲電影，并不比人落後。羅明佑聽了我這一席話後，只略點頭，他的尊嚴面貌，并沒有輕鬆下來。「而且趙樹燊，」我再說：「是電影業不可多得的人材，他有美術學識，機械頭腦，樂於研究，他的父親又是富有的華僑領袖，倘能拉他加入公司工作，將來向華僑招股買聲機，推他父親當主理人，成功一定有把握。」羅明佑聽了我這一提議，鐵面頓露歡容，點頭說：「好吧，你寫信

給他，叫他完成後，把考貝寄來，我們盡力幫忙他。」至此，「東聯孫權」的諸葛妙計，可算成功了。不過，「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哩。

謀聯華大觀合併

《歌侶情潮》完成後，趙樹燊寄了一套硬照和一些宣傳品來，據說，經已在三藩市公映了，生意甚佳，且獲輿論好評。我把該文件交給羅明佑，他看後吩咐我打電報給樹燊，叫他立即親自帶該片來港，越快越好！一月後，樹燊來了。為着擴大宣傳，我們拉了大批人馬，到碼頭接船，并於是晚在大三元請「洗塵宴」。次日，又假皇后戲院試片，招待記者。因為是第一部粵語片，而且成績亦相當好，又有「聯華公司發行」的號召，故此容易得人捧場。在皇后公映時，非常熱鬧。

一日，明佑請我和樹燊到他家裏食飯，謂有事共商。飯後他引我們到書房敘談。他先問樹燊關於大觀公司的組織，和誰是股東。樹燊告訴他，現在尚沒有什麼組織，不過幾個朋友和兄弟，集合了幾千元，勞資合作的嘗試罷了。他又問《歌侶情潮》的成本幾何？趙樹燊說，共用了五千元美金。繼而問關德興和胡蝶影薪酬幾何。樹燊說，每人三百元，連他製片兼導演也是一樣，各人的薪酬做股本。明佑聽了，沉思片刻，說：「在特殊情況和環境中這樣製片，是好辦法，但可暫不可常，你若欲向影業發展，一定要有組織，有大資本，方能發展。」他提出聯華和大觀聯合組織一間大公司，用聯華在香港的第三廠做基地，添置錄音機，大量攝製聲片。」他問樹燊對這計劃有什麼意見。樹燊說，十分贊成，不過要待他回去美國，徵求他父親和各股東的同意，方能決定。明佑說：「你暫時不用回去，待我們籌備妥當，然後發表。現在港廠沒有



粵語片第一個女主角：胡蝶影

片拍，你留在這裏繼續拍片，阿關可以替你策劃一切。」樹燊說：「現在香港未有錄音機，怎拍？」明佑說：「目前中國和南洋的影院，多數還是映默片，你們即刻籌備拍兩部默片應市，組織公司事，由我策劃便是。」我提出名園是不適宜做片場，將來攝製有聲電影，一定要重新建築一座有隔聲牆的片場，方合水準。「當然啦！」明佑說，「我們將來要在九龍郊外，建築一

座電影城！」「我們可以叫它做東方荷里活！」我興奮地說。由這次會議，確定了趙樹燊將來在電影業裏的地位，和孕育了後來在鑽石山建築的大觀片場。

我們有句：「求人不如求己」的俗諺。西方也有：「天助自助」的格言。無論一個國家或個人，如果不能自立，事事要倚靠別人，遲早必被淘汰。趙樹燊求我介紹入聯華工作，我見他是「可造之材」，故此鼓勵他先自行創作一點成績，以為入門的「見面禮」，方不至令人以「初哥」看待。倘若他沒有《歌侶情潮》帶回，即使我運用「蓮花之舌」，向羅明佑介紹，料必也無效果。縱然欲利用他來拉攏他父親，替公司向華僑招股，最多不過派他當副導演，或助理佈景師，給他機會學習罷了。現在不須我代向羅經理求情，反而羅明佑要向他求合作，這豈不是「天助自助」的理論，最好的證明嗎？

因羅明佑留樹燊在港拍片，吩咐我替他策劃，而他初次回來，人地生疏，我幾乎日夕陪他逛街，飲茶，看戲，講劇情和度劇本，正是「志同道合」。那時我住在名園片場，他住在他六叔的協昌棧，是一間「金山莊」，而六叔的眷屬也住在那裏。我覺得在協昌棧商談電影，諸多不便，乃替他在跑馬地租了一層樓，并請了個媽姐照料他。

經過兩個月的工作，我們編了兩個劇本。一部《暗室明珠》，由我導演，吳楚帆和黃曼梨主演。一部《難兄》後來在上海公映時改為《黑心符》，由樹燊導演，黎灼灼和葛佐治主演。黎灼灼是在《人道》片中演反派成名的，葛佐治是由香港選出，往上海主演《迷途的羔羊》成名的童角。羅明佑有意抬舉樹燊，令他入聯華後，導演第一部片子成功，故特意由上海調這兩位紅星回來主演。我們完成這兩部片後，羅明佑要我跟他出國，留樹燊在港拍片，維持名園片場。



五十年代一部分著名的粵片女演員：（左起，後排）梅綺、容小意（前排）白燕、紫羅蓮、黃曼梨。

考察歐美日影業

一九三四年羅明佑向南京政府取得一個「考察歐美日影業專員」的名銜，要我跟他出國，幷帶幾部影片往美推銷。在未起程前，由普慶戲院業主陳四姑介紹，以五萬元成價，買了鑽石山陳七的別墅蓮花園（即現在的志蓮菴）。那裏除別墅可作辦事所外，還有數十萬尺花園地，足夠建一座影城。先交定五千，待我們由美國回來，然後交易。羅明佑叫我負責起草「海外聯華聲片有限公司」的招股簡章，幷由陳四姑和陳天縱等向粵劇紅伶，徵求發起和贊助人。

有人向我提議，帶一批玉器首飾，往美發售，可獲厚利。因國際公法，持官員護照的旅客，行李可免稅關檢查。我想，走私漏稅是犯法行爲，萬一被人發覺，不獨自己身敗名裂，而且玷辱國體。我斷然拒絕那人的計劃。上海電影界，在新亞酒店開歡送茶會，明星公司鄭正秋，影院巨子盧根，和其他電影公司，皆派有代表參加。羅氏講話時，闡明電影宣傳的力量，希望同仁等發揮這一力量，做「救國工作」。但我國的影業，仍是比人落後，故此不能不急趕直追，向人學習，以求進步。這是本人前往考察影業的微意云云。其餘有多名代表演講，大意也是大同小異罷了。

我們搭大來公司的「浩華」郵船。由滬開航，四天便到日本橫濱，西電公司的遠東經理和中國公使蔣作賓派了一位參贊來接船。先乘汽車往東京帝國酒店午膳，然後往京都參觀松竹片場和柯達公司駐日的彩片冲印所。那時東南亞各國，都未有這種設備。

檀香山的風貌

由橫濱開往檀香山，渡過了八天的「碧海長天」景色，便到達檀香山。這個地方名不是譯音，也不是譯意，而是以產品得名的。在二百年前，太平洋東西兩岸的人們開始航行貿易，美國的商人，發現中國人喜歡燒檀香來拜神，而夏威夷的山頭生滿檀香樹，故此他們帶些日用品來和土人換取檀香木，運到中國換取絲綢和茶葉回去。在美國商人的恣意掠奪下，時至今日，那裏的山頭，半棵檀香樹都沒有了。正如三藩市叫「舊金山」一樣，二百年前，那裏確是有金掘的，故此我們四邑人至今往美國，還說「去金山」！但現在都是「名存實亡」了。船正午泊岸，羅明佑的同學鄭帝恩醫生已在碼頭相候，握手後把帶來的兩串花環，掛在我們的頸上，以表歡迎。這是夏威夷的風俗，殊覺雅緻。鄭醫生請往中國餐館午膳。飯後環遊全島。經過珍珠港，見港內停泊有許多戰艦和潛艇，鄰近正擴建空軍機場。蓋那時太平洋上的風雲，已急轉直下，美人為防敵起見，軍事計劃早已擬就，兼程實施了。我有所感觸，因成五律一首以紀之：

遊珍珠港有感

國際風雲急，爭雄道義低，强鄰方虎視，小港尚龍棲，守塞控山北，縱横鎖海西，太平洋霸業，少不此丸坭。

怎知不滿五年，日人竟有「偷襲珍珠港」的瘋狂行動。一夜之間，把港裏的艦隊和飛機掃光！檀島給我的印象是風光明媚，民情純樸而富於羅曼史。我曾遊過許多地方，但沒有一處像檀島這樣，給人一種「世外桃源」的感覺！因題《竹枝詞》數首，留作後來的回憶：

檀島竹枝詞

爲惜斜陽挽麗姬，椰香柳暗最迷離，低聲預約「明星夜」，共賞銀壇艷影兒。

檀島風氣浪漫，每於夕陽西下，月上梢頭，紅男綠女，相與攜手於椰香柳暗之間。荷里活的明星，工餘之暇，多來這裏休息。各電影院爲招徠生意起見，特請他們登台，顏曰：《明星夜》，令觀衆有機會看看他們的眞面目。

其二

威夷紅葉盡題詩，買得環花相贈時，伴入「留餘齋」裏舞，草裙搖動渭淇淇。

渭淇淇有中國酒樓，乃中山劉一齋君所開，仿古代皇宮式建築。樓宇輝煌，園林畢具。附設有夜總會一所，供來賓跳舞，女客多項掛花環，蓋爲男友所贈，以表敬愛。另有舞女一隊，上體裹以花布，下穿草裙，翩翩而舞，以娛嘉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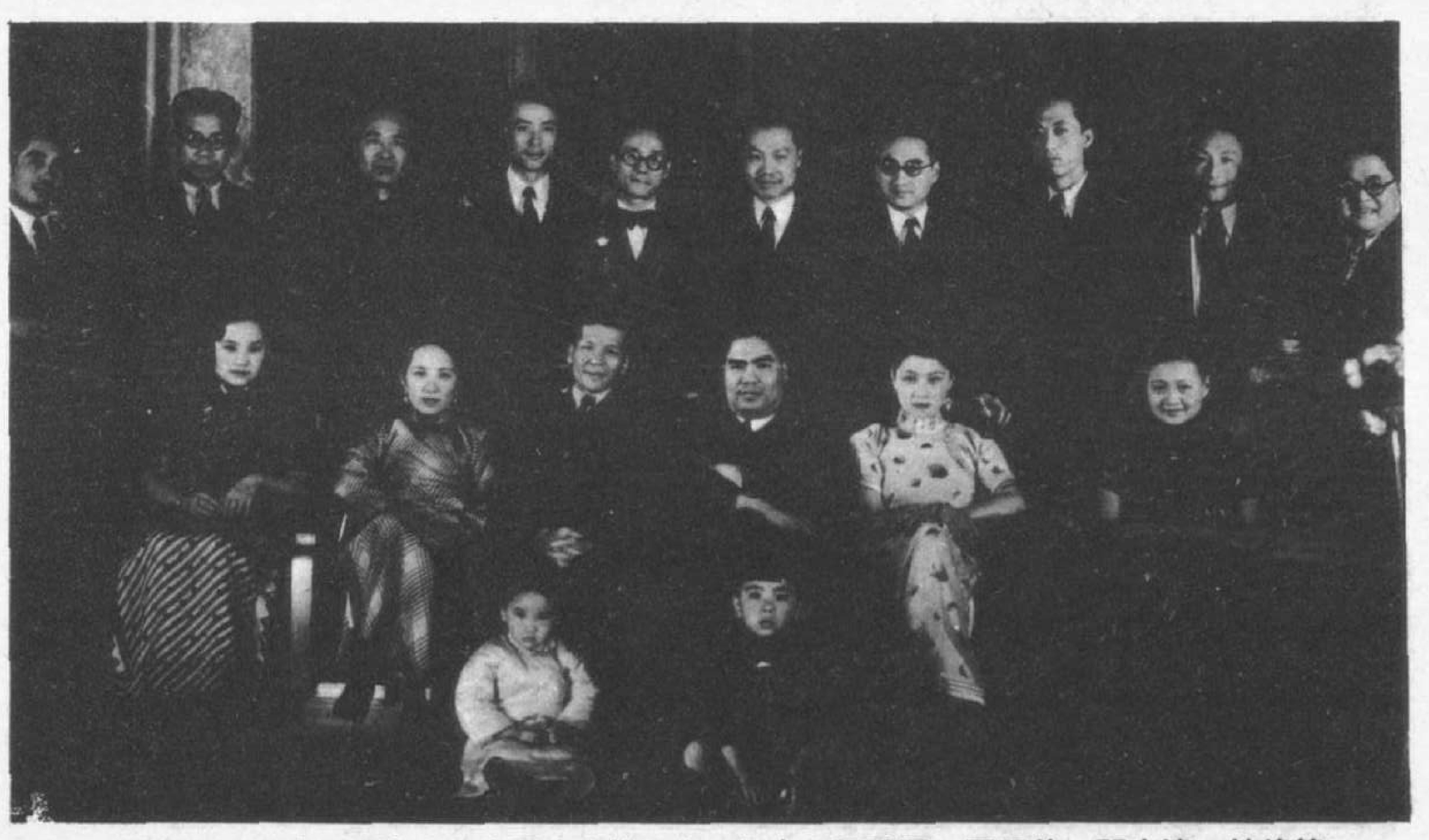
其三

浪頭跑罷上沙頭，幾許鴛鴦比翼休，莫謂夷人無艷福，弄潮月下勝紅樓。

檀島有渭淇淇海濱，水清沙白，月明之夜，士女游泳其間者甚衆。他們每人攜一木板，伏游出海，候大浪湧來，即立板上，乘之跑回岸邊，謂之「跑浪頭」。倦則臥在沙上，對月談情。

其四

「巴里峯」前景物新，風高海闊絶浮塵，臨崖怕讀故王事，天眼何曾顧義民。



聯華公司部分編導演人員合照（座位，由二起）：阮玲玉、羅明佑、關文清、林楚楚、陳燕燕。

檀島有「巴里峯」（PALI），峯上海風極猛。東有馬路，西有懸崖，下矚爲青野，遠眺爲海洋，風景殊佳。百年前有金欽王由別島率兵來犯，歐荷王率衆抵抗，戰敗，退上巴里峯，前無退路，後有追兵，乃會同殘卒三千，跳崖自殺，其國遂亡。後人壯其志，勒其事於峯前石上，以爲紀念。但不久夏威夷羣島卻又爲美國所滅了。

組織海外聯華

到三藩市時除領事館派了副領事接船外，還有RCA公司的副經理，和三藩市商會會長。他們大概接到上海美國領事館的報告，要來聯絡感情，拉攏生意。因我們不獨代表中國最大的電影公司，還代表全中國的電影工業，將來作出報告，是推銷電影器材的最好宣傳。此外，另有樹燊的父親趙俊堯和劉棣華及大觀公司其他股東，也到碼頭相候。檢查護照時，兩年前我和他鬥過法的移民局長鍾士也在場，他見到我笑說：「呀，你又來了！」（「Ah, you come again」！）我說：「是，我又來了！」他說：「歡迎！」並和我握手，我謝一聲然後把護照給他看。由此看來，人們尊重的是對不公平的事敢於鬥爭的好漢，而鄙視那些「唾面自乾」的儒夫。人與人之間如是，國與國之間也如是！

三藩市是沒有什麼影業可供考察的。RCA公司的總廠是在東方的「錦定」（Camden）埠，來接船的副經理是管理荷里活分廠的，他約我們到荷里活時，往他們廠參觀。是晚，趙俊堯在劉棣華的「上海樓」請宴，參加的有正副領事和一班華僑領袖，及大觀各股東。席間羅明佑發表談話，大意只是和在上海「歡送會」時所講的一樣。次日，俊堯和棣華來酒店共商兩公司合併事，議決各佔股一半，由大觀負責註册爲

有限公司和主持在美洲招股及購置錄音機等事宜。並決定於下星期日請「答謝酒」，托俊堯和棣華在「上海樓」定菜及發請帖。這次宴會，羅明佑說話，完全是針對組織海外聯華有限公司的事情。大意是計劃在九龍鑽石山，已買了數十畝地，將來在那裏建築一座「東方荷里活」的影城，專攝制粵語片，提供海外僑胞一點家鄉式的娛樂，令他們對家鄉不至生疏。希望僑胞們熱心相助，玉成此舉。跟着，請大家簽名當發起人。來賓中有中華會館主席鄺炳舜，是羅明佑的同學，他提議最好送一部片給華人青年會放映，招待文化界，這樣擴大宣傳，推動便更容易。因他也是青年會的董事，故有此提議。羅明佑當然樂意答應。但帶來三部片子尚在稅關，要辦手續，方能取出。我們在船上所塡的報稅單，是帶有三部教育片，行李雖然不用檢查，但影片則要送檢。羅明佑派我往領事館會同李副領事往稅關辦理手續。李領事對關員說明是教育片後，關員要用翻片機，逐幕翻來檢查，須一個多鐘頭，方能完工。爲了消磨時間，我和李領事往鄰近的餐館飲咖啡。兩年前，我來美時，就是他幫我和移民局鬥法的。故此大家很熟落了。閒談中，他對我訴苦。謂南京政府已經沒有經費滙來三個月，欠下職員薪水和房租，也有兩個多月了。每月只靠簽發寄貨單，收些費用來維持。有時宴會，總領事也要向富有的華僑借汽車前往，以顧全國家面子。他叫我回去向外交部長羅文幹報告這種實情。我答允代爲報告。但我想，以一個堂堂大國，而且向來自稱「錦繡山河」，可是轉了民國，二十多年間，不但一點建設沒有，還竟窮到這樣田地，實在令人百思莫解！約一個鐘頭後我們回去，稅關經已檢查完畢，李領事問他們怎樣。關員說：「O K 」，因是教育片，不用打稅。至此，一場小小外交，便告結束。

星期六日，鄺炳舜請飲。晚間在青年會放映
個摩登女性》。該片是由阮玲玉、黎灼灼和陳燕燕主

演。青年會的禮堂內外，人山人海，盛況空前。我們在三藩市住了一個星期，交際、應酬、遊覽。考察方面只曾參觀過史堅拿的錄音機，和加省大學的「視覺教育部」(Visual Education Department)。那裏藏有教育片千幾本，分門別類，應有盡有。除高級醫學和科技片，專供給各學院，作研究參考用外，還有很多簡淺的海底和陸地的動植物學，地理和各種機械的紀錄片，也有些神話故事片，用來租給中小學校。該部的主任尊臣 (Johnson) 是我的舊同學。一九二六年，我再到美國時，曾向他買了百幾本舊片回去四邑，在赤坎創了一家電影社，除在埠上放映外，還落鄉放映。當國民大學校長吳在民往美國爲華僑中學捐欵時，我介紹他到該部參觀，他也買了幾十本回去，每星期六晚映給學生們看。因是超齡舊片，故價錢甚平，每本不過一元至兩元美金。這次我向尊臣提議交換教育片辦法。我回國後希望組織一教育片部，專攝製我國的名勝古蹟，和各種工業，如絲綢、顧繡、瓷器、茶葉等等，和他們一本換一本。這樣，對兩國的文化交流，當大有實益。當時尊臣極贊成這辦法，並囑我以後多多通訊，以資聯絡。

參觀農場

在往荷里活途中，趙俊堯請我們順路往參觀他的農場，和遊覽那裏附近的天然公園。除我和羅明佑，還有關德興及六位大觀公司的股東。我們分乘兩架汽車，晚間八點起程前往。到大約離三藩市約一百英里的「摩適」(Merceed)埠，入旅店過夜。由這裏往農場，約十英里。次晨六點便起程，至則工人皆已出田，只有管理人和他的太太留候。蓋那裏夏天甚熱，下午田間熱如火坑。故工人五點便食飯，未天光即須出田，至中午放工。午飯後休息，如有緊急工作，也

候日光西沉，始再出田。管理人是俊堯的弟弟，粗壯面黑，十足翻生張飛。他的「煮飯婆」則「骨瘦如柴，身輕似柳」，但很康健。她每朝四點便起床，煮飯給十餘名工人食。又要飼養猪、鴿、鷄等牲畜。她實實在在是個典型的農場主婦。這一日，她燒了二十多隻乳鴿，給我們帶上「天然公園」做午餐。這農場面積很大，縱橫數英里，我們用汽車環遊一週，也須半個鐘頭。所種植的除些少瓜菜外，大部份土地是種棉花，禾稻或馬鈴薯，收割和播種，皆用機械。由這裏往「天然公園」約三十英里。我們十點起程，至十一點始入山谷，環山有公路，汽車廻環曲折而上。至半途，我們的車因避一隻松鼠，撞向山邊，危險萬分，車頭的擋風玻璃，也被震爛，其險可想而知。公路上有一大樹，高逾百尺，樹頭粗大，須十人聯手，始能環抱。據說，這樹已超過千歲。人們把它鑿穿一洞，令馬車汽車可以向洞駛過，誠是奇景。至此天氣也漸清涼，蓋已逾千尺高，正午至「大樹坡」。這裏的松、柏和紅木樹，棵棵都是高大參天。林中有石枱石凳，遊人多在此野餐，我們也停在這裏午膳。帶來的乳鴿，隻隻肥大如拳，甘香可口。每人食了兩隻，一塊麵飽，一個苹果，一杯汽水，已是滿腹「維他命」了。餐後自由活動，有的爬山探險，有的坐在石上閒談。我則倒臥在鋪滿松針地上，閉目養神。清風徐來，吹動松枝，「莎莎」作響，頓覺「寂靜無爲，飄飄欲仙」。我們在山上盤桓了半天，六點始下山，出了谷口，已是夕陽西下，但仍覺暑氣迫人。在「摩適」一家小餐館用點小食，至八點我和明佑搭火車往羅省，其餘的人則開車返回三藩市。

再訪荷里活

荷里活乃電影業的中心，對製片技術，比任何國

爲先進。那裏有許多新的事物，値得我們考察的。次晨八時四十五分，火車到達羅省。江易生領事，中美文化協會副會長張茵女士，華裔影星陸琪和哥倫比亞公司代表高巴（Gorber）已在車站相候。我們乘車至荷里活羅斯福酒店下榻。高巴在酒店請食午餐，後往哥倫比亞片場參觀。由宣傳主任負責招待我們參觀各部門，及入B廠看拍戲。當我們行至廠門口，警鐘忽响，紅燈光着，廠內正在開鏡，禁止出入。蓋攝製聲片，當場錄音，要防雜音滲入。我們候至轉了綠燈，始能入去。主任向導演和男女主角介紹我們，並與兩主角拍照。那時聲片發明未久，所有機械，尙未臻盡善盡美，即一般技工，也未能熟手，故每一鏡頭，佈置與排練，費時很多。在香港初期拍的粵語片，有的連「收音筒」都攝入鏡頭，而攝影師不知，追冲了片始看到。但佈景已拆卸，演員也沒有期了，如要補鏡，即使東家肯化多幾千元再拍，但片場和演員未必有期給你，迫得因陋就簡，成爲「粗製濫造」了。在荷里活，每幢佈景，須候全場的母片冲了出來，給攝影師和導演看過，簽了「OK」，方可拆卸。我們看拍了兩個鏡頭，便告辭退出。回到酒店，羅明佑和我討論攝製聲片的技術和成本。照我估計，拍一部聲片，比拍一部默片，成本要加多三分一，時間須加多一半。因爲聲片要加多一條或數條聲帶，錄音主任和助手，掌理收音筒員等等。對於時間，每一鏡頭，要排練對白和試聲，剪接方面，也須顧及聲和畫的對口形。至於配音樂，在荷里活的大公司，也當是一件重要工作。每一部片開拍時，便聘定一位著名的樂師，負責研究劇本內每一場戲，和每一鏡頭，然後作樂譜來配合戲裏的感情，以增加氣氛。例如恐怖場面則用恐怖音樂，緊張則用緊張，悲苦則用悲苦，諸如此類的配合，全部都要製片人和導演認爲盡善盡美，方算了事。迨全片剪接完成，印了第一個考貝出來，然後在配音室放映，用五六十名樂師合奏，由作譜者指揮，逐場對着

畫面來配以適合的音樂。有時一場戲要用五六條聲帶來混合配成。例如一場戰爭，對白，飛機，大炮，步槍和音樂，就須要五條聲帶來混合了。這一辦法，當然只是大公司的巨片作風，至於小公司和世界各地的辦法，則多數如我們香港一樣，只由音樂唱片裏選取合適的片段來配上便算了。



張茵女士在火車站迎接關文清

參觀片場

第二天的早晨，江易生領事打電話來，說經已向各片場聯絡，訂定參觀時間，並說美高梅求借《人道》往片場放映，給《大地》的製片人和其他職員看，以資參考。羅明佑當然答允。江易生身材細小，一表斯文，一望以爲是個弱質書生，據說辦起事來頗爲能幹。據傳他初到任時，鑒於以前荷里活的製片家和導演，拍了許多辱華的片子，故此去函各片場，勸他們小心處理有關於我國事物的影片，如有辱華的場面，將來必定遭我政府禁映。但對於我們風俗習慣的實情，如有不明瞭處，隨時可以向我領事館查問，我們樂意照實奉告。故此，當美高梅買了賽珍珠的辱華小說《大地》電影版權，便作鄭重其事的姿態。除把改編的劇本給江易生檢查外，還派該片的導演，親到我國作「觀風問俗」的攷察，並攝取參攷資料。此外，江易生還處理過一件外交事情，值得紀錄的：羅省某社團舉行開幕典禮，簡請各國領事參加讌會。場中掛滿萬國旗，江易生去到，不見有自己國的國旗，他立即找主事人質問。怎知主事人爲了要掩飾自己的過錯，竟強蠻地說：「你們有許多個政府，有許多枝國旗，我們怎知那一面方合？」江易生聽了，也不示弱，反問：「你既然不識得我國的國旗，爲甚麼要請我來呢？」說罷，便拂袖退出讌會，次日羅省的報章把消息登出，輿論譁然，咸謂該主事人「既無知識，又無禮貌」！卒要登報道歉，方算了事。照此看來，在當時南京政府統治下的中國，正所謂「弱國無外交」，江易生可說是爲了維護國家尊嚴作過努力的。我們到各片場參觀時，都是由宣傳主任招待，除和在場的明星拍照片外，其餘一切機械設備，和工作程序，間間都一樣，沒有甚麼差異。惟在霍士片場，首次見到新發明的電視機。

那時政府尚未批准公開發賣，因恐影響影院生意，倘影院受着影響而大批倒閉，則必影響各大城市的地產價值。這樣連環影響，結果，政府的稅收，必大大減少，故此不能不小心加以考慮。而且機件的研究，尚未盡善盡美，最大毛病是控制電波。當街外有電車或汽車經過，畫面便閃出黑影。我們所看到那座機，是片塲的錄音主任所有。他持有機械師的牌照，故有資格買來作研究用。

美高梅公司因借《人道》往放映，故此《大地》的製片人埃雲騷卜（Irving Tholberg）派他的司機駕着他的私家房車來酒店接我們，兼取影片。到達卡羅華城（Culven City）M.G.M.片塲時，騷卜親自出來迎接，並引我們到他的辦事室稍坐。他是美高梅公司的首席製片人，曾製過許多部賺大錢的文藝片。他的太太奴瑪舍亞（Norma Shearer）是美高梅的一等紅星，膾炙人口的《嫣然一笑》（Smiling Through），就是她所主演。大家略談電影事業，試片室便有電話來，請他去看試《人道》。他吩咐宣傳主任帶我們往各部門參觀。那日，攝影師黃宗霑也在塲工作，於是大家聯同拍一照片，以留紀念。數年前，我在這片塲當過《吳先生》Mr. Wu一片的顧問，有許多職員是舊相識。尤其是那位宣傳主任，特別熟落，因我曾幫他翻譯過許多宣傳品。他特別帶我們到「黑房」（冲印室）看他們的新發明。因爲膠片裏有很多銀質，他們把冲淡了的顯影藥水儲在一個長方形木桶，放一塊大銅板在水裏，經過一兩個月的時間，水裏的銀質便全積貼在銅板的兩面，剷了出來，便是兩塊薄紋銀！據說這一發明，每年可以取回百多鎊的紋銀云。參觀過各部門後，適片亦已試完，製片人請我們和那班職員到片塲裏的餐館飲咖啡，略談《人道》片內容，有沒有和《大地》劇本的相似地方。後由司機送我們回酒店。

美高梅攝製《大地》那部片，說來確是多災多難！未開拍而導演自殺，未完成而製片人逝世！

說起導演佐治希羅，我在由橫檳開往檀香山的船途中，橫渡太平洋有八天的航程，在這八天中，客與客間，爲了時間易過一點，多聯合玩各種遊戲，或互相傾談。在這些傾談的場合裏，往往談出意外的生意，或「風流韻事」，或政治上的合作。在這班搭客中有美高梅影片公司的導演佐治希羅（George Hill）。他爲着攝製賽珍珠寫的小說《大地》（Good Earth）改編的影片，來中國攝取「風土民情」的資料，和購置農村的傢俬道具。據說，爲了拍攝這部影片，花轎，棺材和耕牛都買有。由南京至北京，各省的風景人物都攝入鏡頭，用了菲林五萬多尺。他在中國逗留了兩個多月，由南京政府派黃英陪同當嚮導兼監視。他在上海時曾和我們接洽過多次，且到第一製片廠看過《人道》試映，因他擬聘林楚楚和金燄兩人當片中的主要角色。他曾請明佑和我到他的套房飲酒商談多次，並約待我們到荷里活時，請我們到美高梅片場參觀，再共商合作辦法。不料在我們到達荷里活第二天，便見報紙用大字標題，報導他在海邊別墅吞槍自殺了！他厭世的理由，大概是家庭破裂，和職業上的苦惱。他的太太在檀香山落船，但不同房住，故不是爲了愛情，而是爲着要和他談判離婚，及處置他們的九歲兒子問題。爲了避免報紙的「醜聞」報導，她特意選在船上來作談判地點，因爲她也是電影著名編劇，不願公開他們家庭的糾紛。他們談判結果如何，沒有人知。但他用這樣的悲劇來收場，可知他當時的心境了。至於職業上的苦惱，據說他在中國拍的菲林，經製片人和美高梅公司的高級職員看過，批評他化了二十多萬金元來拍那些「資料」片，是不値得。在這樣的環境下，怎能不心灰意冷？

賽珍珠這部辱華小說發行後，單在美國，銷售超過百萬本。故此美高梅肯化十萬金元來買電影版權。而且不惜工本來從事攝製，他們在荷里活的近郊，選

了一個山谷，建成一條農村，然後僱用數十名中國和日本男女往那裏住。又把荒地開了數十畝禾田，令他們眞眞正正耕種，以便將來拍片時，個個像個中國農民。至於那「蝗蟲爲災」的大場面，更要大攪腦汁。因需用億萬蝗蟲，故要請幾名專家和建了幾間「密室」來養育。因蝗蟲是食禾稻的害蟲，故拍戲時，又要把牠們焗死，然後用大風扇吹上天空，拍起來方才似億萬蝗蟲飛臨農莊。花了這樣龐大的人力物力，去拍攝這套的影片，使中國人看了反胃，結果，不僅在藝術上顯得「平平無奇」，沒有一場戲能令觀衆有深刻的印象。而且沒有錢賺，連成本也不能收回。失敗的理由，有人歸咎於製片人早死；有人怨導演自殺，而換了一個不明中國「風土民情」的人來當導演，也有人說選錯了男女主角，總之，錯誤的開始，就是失敗的終結。

我們一連跑了幾天片場，又參觀了R C A 的唱碟製造廠和Bell and Howel的影機製造廠，Rico和Artleeve的錄音機廠，已覺得有點疲倦。正擬休息一天，然後轉往芝加哥。怎知社團的邀請，紛至沓來。荷里活「朝餐會」請羅明佑往講《中國電影業》，詩人公園（ Poets Garden ）請我去種棵樹來紀念李太白。「朝餐會」請我講「中日糾紛」。羅省商會的午餐會請我們講「遠東時局」。華僑航空會要開歡迎會。中美文化協會請我們到唐人街「翠花樓」敘餐。江領事說，在這些集會講話，是最好的宣傳，所謂「國民外交」。叫我們無論如何，多留幾天，參加這些集會。既然有機會替國家宣傳，我們當然樂意當點義務。

華裔女子的痛苦故事

因爲參加社團的讌會，結識了一華裔女子張茵。第一次見她是在火車站，第二次是在「詩人公園」。我到那裏種一棵樹，以紀念李太白。她帶了子女往觀

禮，散會時纏着我談話，讚賞我的朗誦，謂她夢想不到，我們的四邑話朗誦詩詞這樣美麗！她給我一張名片，原來是中美文化協會的副會長兼書記。因有許多西人要和我握手，故不能多談，她說聲「明晚再見」而別。

翠花樓是唐人街最大的餐館，可容五六十人，故此「中美文化協會」叙餐，多在這裏舉行。老板是我的宗叔關崇俊。當我在荷里活學電影時，我常請西友來這裏食「雜碎 」。是晚，參加的會員，有五十名，除三名我國留學生，江易生領事和張茵女士外，餘皆西人。會長某博士（已忘其名）致歡迎詞後，由江易生、羅明佑相繼講話。輪到我時，我推沒有預備，但張女士要我朗誦在「詩人公園」朗誦過那首《長相思》。我見不開口，便「下不得台」，迫得厚着面皮，學李白微醉時「俯首長吟」。因爲我用的是四邑話，除我的宗叔和張女士識聽外，餘皆不懂。江領事和三位留學生是外省人，羅明佑只識廣州話，即使錯了也沒有人知。至於那些西人，既認爲是「中美文化協會」的會員，應該識得領略中國的文化，詩詞是文化之一，故此他們聽了，雖「莫名其妙」，但不能不鼓掌。如不鼓掌，便表露自己沒有學問！聽到那些掌聲，我便飄飄然，未飲先醉了！散會後，回到酒店不久，又接張女士電話，邀請我們明晚到她家裏食飯，謂有事奉商。羅經理說後朝便往芝加哥，明晚須留在酒店，寫信回公司，指示各部門應做的工作，叫我代表往應酬洽商。

張女士住在西人的住宅區，離「西湖公園」不遠。地方幽靜，屋宇整齊，是中上人家的區域。張女士親自弄菜，請客只我一人，連同她的子女，共有四人食飯。女已十四，子方十齡。席間她問我們公司有沒有代理或代表在荷里活。我說尚未有，只在三藩市有「大觀聲片公司」代理發行。她提出，謂可以當義務代表，因她常往各社團講學，可以用文化協會名義，向各社

團推薦我們的出品。我多謝她的善意，並答允回去向羅明佑獻議，委她爲公司駐荷里活代表。我問爲甚麼她的先生不在家。她說去了遊埠。問他的名字，說是 Michida。我覺得奇怪，問她：「中國人怎麼有這樣的英文名？」她有點尷尬，垂頭低聲說：「他是日本人。」她的兒子在旁插口，天眞地說：「我有一半是中國人呀！」我聽了有點驚奇，笑問：「誰告訴你？」他指着張女士說：「媽咪！」張女士點頭微笑，說將來如有機會，一定帶他們姊弟往中國旅行，令他們對我們祖國有點認識。我問：「他們的父親，容許妳這樣做嗎？」她冷笑說：「子女是我生的，我有權處理他們的教育！」從這一點看來，她和丈夫已是貌合神離，思想上已有不能解決的磨擦。飯後，她和女兒清理餐具，叫兒子取出相片册給我看。裏面貼滿的照片都是她在學生時期的活動，和子女們的生活，沒有一幅是和她丈夫影的。我懷疑她的婚姻，是沒有愛情的結合。待她由廚房出來，我便起身告辭。她似有點不悅，問：「還這樣早，就要回去嗎？」我覺得有點不夠禮貌，食完便走，於是向她解釋：「因爲明朝九點便往芝加哥，要回去執拾行李。」她問：「有車送你們到車站嗎？如沒有，我叫會長去送。」「謝謝妳，不用了。江領事說他親自來送。」「噢，既然如此，我不留你了。但你人地生疏，我送你到車站吧。」說罷，打發子女做功課，蓋上了外套，偕我出門。往搭電車，要穿過「西湖公園」。是晚，月白風淸，遊人很多。有許多青年男女，在湖上扒艇，有些手挽手在樹蔭下的花徑漫行，喁喁細語。我們下意識地行至湖邊，在一張長木椅坐下，望着湖中的小艇來來往往，激起了微波蕩漾，水裏的燈光月影，也隨着而閃閃浮跳。張女士有點情不自禁，仰天噓一口氣，說：「對着這樣的光景，眞是令人感覺年輕了廿年！」她看來已是四十五六了，這種口氣，分明是嘆美人遲暮！我說：「是

呀！我也覺得回復學生時期了，那時曾來遊過一兩次。但單身寡漢，只是領略風景，沒有像現在的青年男女，這樣幸福！」她問：「你沒有女友嗎？」「有個西人女友，但不敢在公共場所和她遊行，恐招人妒忌。」她說：「我們兩個都是中國人，想不至招人妒忌。」我說：「妳同丈夫來遊，也沒有人妒忌，因日本人也是黃種。」她冷笑一聲，低頭不語。許久，我問：「我說得不對嗎？請原諒！」她慢慢抬頭望我，面上幽幽現了兩條淚痕，在月光下瑩瑩刺目。她嘆了一口氣說：「唉！就是因為他是個日本人，而且是個無情的日本人，所以令到我受痛苦！」我愕然，問：「他有對不住你的地方嗎？」「我的痛苦沒有人知的，」她說：「亦不曾對人說過。我看過你寫給《時報星期雜誌》的作品，覺得你對弱者是有同情心的。故此不妨向你說出，洩一洩我心裏的悶氣！」於是她抹了眼淚，然後把她的身世說出：原來她是「南加省大學」文科的畢業生，她嫁日本人就是要完成學業的代價！她父親少年來美，在某餐館做了幾年，積聚了一千幾百，便在第一街開了一間小食店。那裏是日人聚居的地方，可算是羅省的「日本街」。日人也歡喜中國人製的雲吞麵和「雜碎」，故此生意甚為興旺。做了幾年，便擴大為「雜碎館」。並娶了妻子過來，滿以為有太太幫手，便「公一份，婆一份」，通力合作，不久就發達了。怎知有了太太，旺丁不旺財，生意不見增加，但人口卻增加了！「三年抱兩」，不滿十年，已製造了五名人細。而這位「文學士」是第一個由「祖家」趕來投胎的。她有兩個妹妹，兩個弟弟，個個「曉食不曉做」，那時美國尚未有福利制度，叫他們怎樣維持？她九歲便要替媽媽料理家務，因媽媽要幫爸爸賺錢。好在美國讀中小學不用學費，是「強迫教育」。她在中學畢業那年，媽媽便叫她不必去考大學，在餐館幫手，遲三兩年，有合適的男人，便把她嫁出。但她鑑於父母的貧苦生活，不願重蹈覆轍，大了就結婚，

生兒育女，一世捱苦。她要打破這種惡劣習俗，改善環境，一意求取高等教育，爲未來自立打基礎。她瞞着父母，往考「南加大」，被優等錄取。她求父親支持她求學。張老大是個通情達理的人，答允所請。他的經濟雖非充裕，但爲着玉成女兒的志願，節衣縮食，甚且暗中向人賖借，也籌足學費給她。這樣讀了三年，不料父親忽然病逝，遺下債項逾五千元，其中最大的債主，是九街瓜菜欄的老闆Michida 。欠他的瓜菜數連借，一共有三千多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羅省郊外的農場，多數是日本人或中國人開的。Michida 在九街開了一間瓜菜欄，來代理發行。當開耕時期，農民需款購種子，買肥料，他便貸些本錢給他們，待收成時，把產品給他發行，然後本利扣回，另佣金。在大戰末期，美國加入聯軍，農產品忽然漲價，他買了一大批馬鈴薯花，落定時每磅只二毫，迨收成時已漲至每磅五毫。因此，在幾個月間，他便賺了幾十萬！現在，他已是個「小康」的富翁了。他對張太說，他們所欠債項，即使賣了那間餐館，也不夠償還。不如把大女阿茵嫁給他，這樣，他可以代清理債務，另給他們五千元作禮金。張太見除此以外，已沒有別路可行，便一口答允婚事。及把事情告訴阿茵，她哭了一夜。翌日，她向媽媽提出條件：（一）要給錢她完成學業。（二）須畢業後方結婚。張太把女兒的條件告訴Michida ，他也接納，謂他也想太太是個大學畢業生。這樣，便註定了她一生的痛苦命運！她畢業後，依約嫁了Michida 。她受過十多年的西洋教育，自由思想，已深入腦根。她向來是反對我們封建色彩的「盲婚」制度的。現因環境關係，而身受其害，實在心有不平。但是米已成炊，不得不把自由思想壓低，恢復了我們數千年來的傳統觀念。所謂「三從四德」，什麼「嫁豬從豬，嫁狗從狗，嫁着馬騮(猴子)隨山走」！故此，最初幾年，尚能「和平共存」。及淞滬戰爭爆發，戰爭也在她的家庭爆發了！當十九路軍起而抵抗

的時候，她曾對丈夫發過牢騷，謂中日同文同種，日本不應侵略中國！但她丈夫說，你們中國既然肯把半個上海（指英法租界）給白種人統治，爲甚麼不肯把其餘一半給我們同是黃種的日本人統治？這樣，夫妻間便有了「心病」。由同床異夢變爲異床異夢，由異床異夢變爲分房異夢！最近，他已托詞遊埠，很少回家了！她說完這傷心的故事，淚下如雨。我素來心軟，聽了也爲她難過，但不知用甚麼話來安慰她。許久許久，我始對她說：「這種事情，是沒有人能替妳解決的。妳既然有兩個可愛的子女，在西人社會上，又有高尚的地位，以後把精神寄托在子女和事業上，便可以減低妳的痛苦。」她抹了眼淚，強笑說：「多謝你的提示，我現在正是這樣做。」我欲起立，她握着我的手說：「我想求你……」言下有點尷尬。「甚麼事？」我問：「我能力所及，定必相助。」「我想求你再爲我朗誦李太白那首《長相思》，」她熱情地說。我覺得奇怪，她沒有讀過中國書，她的中文學識，只是從英文譯本中得來，何以這樣醉心於李清蓮的詩詞呢？她既然有此「風雅」的要求。我當然不能拒絕。於是，對着湖邊的明月，再爲她低吟一次：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簟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絕，捲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綠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其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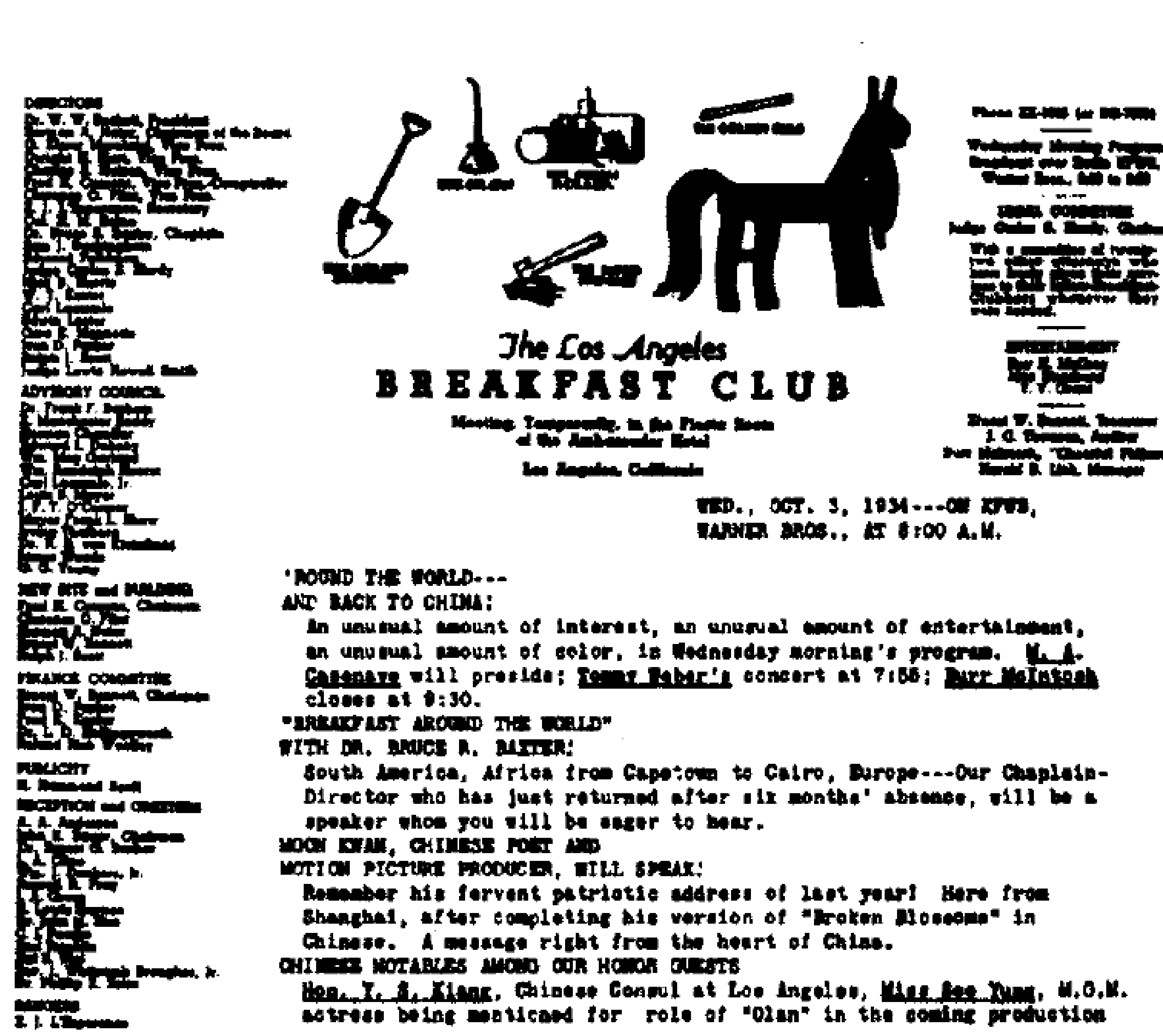
日色欲盡花含煙，月明如素愁不眠。
趙瑟初停鳳凰柱，蜀琴欲奏鴛鴦絃。
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
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橫波目，今作流淚泉。
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吟罷，她向我致謝，謂一生最快樂，是今晚這幾個鐘頭。我說：「區區小事，何足言謝。」說罷，看看手錶，「我要回去了，明朝要早起。」她無奈起立，拖着我行。我對她說：「這裏的街道，和十年前一樣，沒有改變，我知車站在那裏，不用妳送了，回去吧。」但她說：「今晚月色這麼美麗，我要多行一點。」「深夜個人獨行，妳不怕嗎？」「我不怕，」她說，「我獨行慣了！」言下有無限傷感，她的心情，空虛和寂寞，由此可知！正是：

眾生尋愛侶　　螻蟻也多情
苦樂人爲事　　恩仇永不清

其　二

男女紛紜多　　癡心可奈何
生爲造化弄　　月老繫繩苛



The Los Angeles
BREAKFAST CLUB

WED., OCT. 3, 1934---ON KFWB,
WARNER BROS., AT 8:00 A.M.

'ROUND THE WORLD---
AND BACK TO CHINA:
An unusual amount of interest, an unusual amount of entertainment, an unusual amount of color, in Wednesday morning's program. M. A. Casenave will preside; Tommy Weber's concert at 7:55; Burr McIntosh closes at 8:30.

"BREAKFAST AROUND THE WORLD"
WITH DR. BRUCE R. BAXTER:
South America, Africa from Capetown to Cairo, Europe---Our Chaplain-Director who has just returned after six months' absence, will be a speaker whom you will be eager to hear.

MOON KWAN, CHINESE POET AND
MOTION PICTURE PRODUCER, WILL SPEAK:
Remember his fervent patriotic address of last year! Here from Shanghai, after completing his version of "Broken Blossoms" in Chinese. A message right from the heart of China.

CHINESE NOTABLES AMONG OUR HONOR GUESTS
Hon. Y. S. Kiang, Chinese Consul at Los Angeles, Miss Soo Yung, M.G.M. actress being mentioned for role of "Olan" in the coming production

「朝餐會」邀請關文清演講的信

我上車時，她握着我的手說：「明朝再會。」當車離開時，我探頭外望，尚見她立在月光中，舉手帕向面，似是拭淚。

翌晨，當我們到達火車站時，她已先在，匆匆握手，便是永別！在車上閉目凝思，覺得張女士的處境，確是可憐。異國鴛鴦，往往已多不幸，何況敵國！中日不和，令到她的家庭破裂，已是可悲，而社會上對她：中國人見她嫁日本人，多加憎恨，日本人見她是中國人，也加以歧視。她處在兩不討好的夾縫裏，實是難堪！她為了要減少痛苦，和西友組織「中美文化協會」，俾精神有所寄托。但連這一工作，也被人誤會。江領事曾對我說過，對她講話要小心，恐防她利用「文化協會」來替日本人做「地下工作」。敵國聯婚，在我國歷史上已有許多。如漢代的王昭君和三國時的孫夫人，她們都是政治的犧牲者。這種婚姻，受苦者必是女子，男子可以「三妻四妾」，或遠走高飛，到處「拈花惹草」。女子則要獨守孤帷，終身困在冷宮。正如孫夫人廟前的對聯：「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眞是一字一淚，寫出「政治棄婦」的痛苦了。張女士就是一個「現代孫夫人」！我回港後，她每月必有兩封信給我，不是報告事務，便是報導荷里活的電影消息，或她在各社團講學的情形。至「蘆溝橋」戰爭爆發前，突然「魚沉雁杳」。我寫信給西友，請代為查問。不料回信說她於兩月前，忽染急症，入醫院便逝世了！我得悉這個噩耗，不禁為她滴下幾點憐憫的熱淚。但想深一層，她的早死，不是不幸，而是解除痛苦的唯一良方。因為蘆溝橋事發，八年抗戰，尤其是「珍珠港事變」後，連美國人都不肯和她親近了。那時豈不是更加孤立無援嗎？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下，眞是「生不如死」了！可惜我沒有賈寶玉的才華，學他那樣寫篇《芙蓉誄》來祭她，惟有借《黛玉葬花》裏幾句詩詞追悼她吧：「妳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污淖陷溝渠……」「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誰知。」

二十世紀博覽會

芝加哥雖然是美國第二個最大城市，而且是最大的工業埠，但對電影事業沒有什麼可供考察的。不過，那年美國的「二十世紀博覽會」在那裏開，故此因利乘便，前往參觀，以廣見聞。美國踏入二十世紀，科技突飛猛進，促成工業「火箭似的」發展。爲了宣揚成績，特開這一「博覽會」，柬請世界各國參加，以資比較。我們到達時，葛領事親自到站相迎，還有RCA公司芝加哥分行的經理美臣（ Mason ）先生，也來招待。入酒店後，往華埠午膳。跟着，便往博覽會會場。該場佔地甚廣，非三四天不能瀏覽全部。我們自然先到自己的「中國館」，看有什麼好的東西。但所陳列的不外是織錦，地氈，古畫，瓷器和各種雕刻，如象牙，玉器和木石等等。並無新興工業產品。雕刻作品中最特別的是用一個杬核，雕成「東坡遊赤壁」的畫舫，裏面有一餐桌，對面坐着兩人，舉杯欲飲狀，桌上餐具殺桒俱全，細緻到須透過顯微鏡，方能看得清楚！不是誇大，我們的雕刻藝術，如自居第二，全世界便沒有人敢口稱第一了！右旁附設一「雜碎館」，生意相當興旺。其餘各國的陳列館，都是依他們本國的傳統建築，而所陳列的東西，也是他們本國的出產，沒有什麼精彩的。美國佔地最廣，幾達全場十分之八。除一小部份撥作娛樂場所外，其餘大部份，都是各大工廠和公司的產品展出場。他們的新型建築，皆鬥奇立異，古怪百出。但看來只是「粗大」，沒有雄偉或精緻的感覺。這種展出，正表露了美國人的「個性」。規模最大的首推「福特」與「通用」兩公司。他們展出的無非是出品的生產過程，及科技的優點。至於娛樂，確是多采多姿，大概全世界的遊藝演員，都集合

在這裏了。有各種歌舞團，魔術團，雜技團，飛人，飛車，旋風洞，鬼屋，電影，電視，拳賽；眞是萬紫千紅，五光十色！我們中國也有一班粵劇和一魔術團。那位魔術師，資格已很老，走盡「國際江湖」了。我



主演《人道》一片的林楚楚

從前看過他表演一次，這回看到的節目，大部是舊的，但有一新的項目相當精彩。他穿一件大龍袍，行至台口，把龍袍脫掉，底面給觀衆看過，以示沒有藏有什麼，然後穿回，一個轉身，便由龍袍底下取出一個斗大的玻璃缸，裝滿水和一尾約四両重的金魚。旋又將身一轉，金魚已不見了！他四處張望，作找尋狀，有頃，忽指台前第三行位，說金魚走了那裏去。觀衆俯首視察，但不見有什麼，他親自落台，行至第三行位，伸手向椅底一扒，便拿出一條金魚！這一「神乎其技」的魔術，確能令觀衆「莫名其妙」，而大加喝彩的。

現在的人們皆知「電視」是什麼，和它的構造了。但在一九三四年，那時只是「初生」，市面尙未有發賣。為了迎合人類的「好奇」心理，某公司在會場建了一間小型「電視院」。每位收銀五毫，每次只許廿人入內參觀，故門外的輪候觀衆常擺「長龍」。院子裏與一般院無異，前座的閣樓是機械室，觀衆面前設小銀幕。播出的節目，不是演員，而是觀衆自己。觀衆入院坐定，便逐個輪流上機械室參觀，並向機件講話，給樓下的觀衆聽，迨皆輪完，便須離院，給下一批入場。這節目的好處，在於使每一觀衆有機會在銀幕上露面及講話，給樓下的親友聽和看，令他們有「當演員」的感覺。

放蕩怪誕的表演

一日，羅明佑去了領事館。有一個同鄉兄弟，帶了一個姓余的青年來訪，請我往逛娛樂場。青年人「好玩」，尤其是那位「老余仔」，由坐「跑車」，放「飛船」而至看「脫衣舞」，樣樣都要玩。有些我也參加，有些只是旁觀。他帶我們到一小型舞院，小型到每次只容五位，每位一元。院子是用松皮搭的，門外佈滿野花山草，令人有在樹林中的印象。三人中我比較年

長，不能「爲老不尊」，故特擺出「假正經」，叫他們去看。在門外相候。怎知那個「老余仔」，已買了三張票，硬要我同他們一齊看。還說：「你是個導演，應當睇吓呢個節目，開開眼界。」我們入去，有一男管理員收票和招待我們坐下。舞台前掛着一幅黑天鵝絨帳幕，幕上開了五個圓洞口，座位就在幕前，坐下後，「管理員」叫你把頭向洞口伸入，然後按一按電掣，有一木閘由上徐徐放下，將你的頸項閘着，好像古時的枷鎖刑具，令你的頭部和身段隔開，不能伸縮。音樂忽響，一位肥舞娘由後台閃出。頭上戴了一個花環，身上掛滿樹葉圈，把肉體遮蔽。她隨着音樂，作「夏威夷式」舞蹈，同時把葉圈逐個除下，只剩下三塊，遮着三處「禁地」（那時美國尚未准全裸）。她逐漸跳至台前，向觀衆作「肚皮舞」。整姿作態舞了一會後，又用搽了香水的身體向觀衆鼻子擦。節目就此結束。管理員按掣，把我們放出枷鎖，方才鬆一口氣！我們同場看的有兩位西人，一個看完哈哈大笑，一個怒氣地說：「Damn Fool !」（搵笨）老余仔說：「眞過癮！」我的兄弟說：「幾特别！」但我卻有點尷尬，不知怎樣批評，由此看來，人類的「好惡」與「觀感」，各有不同。然則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是「至理名言嗎」？請哲學「專家」們解答吧。

美京的商業特務

我們在芝加哥住了四天，參觀完博覽會一間攝影機廠和一間錄音機廠，然後轉美京。葛領事親自到車站送行。還有崔副領事由紐約來，陪我們往華盛頓，見了施肇基公使後，始回紐約去。施公使派一位秘書招待我們往遊名勝。先參觀白宮和議院與國會圖書館。一點回「公使酒店」，RCA駐京經理企李氏（Cl-emen）請往「陸軍俱樂部」午餐。他是第一次世界

大戰時的軍人，升至少將，退休後RCA公司聘他爲駐華盛頓經理，替公司向政府各部門找定單。同時，向各國使館的商務參贊聯絡，謀取外國定單，這種定單數字很大，可能由數百萬至數億元不等。故各大公司和工廠都有代表駐在這裏，並僱用許多「馬仔」，所謂「商業特務」，從事打探消息和聯絡負責當局。用



主演《三個摩登女性》的演員：阮玲玉

種種手段，甚至用「美人計」，明爭暗鬥，來搶奪生意。代表們不獨替公司找生意，還要代理打官司。這些官司多數是「侵害專利權」，公司控人假冒「專利出品」，也有人告公司偷仿他們的「發明」。這種案件，有時在地方法院不能解決，便移來「大理院」處理。據企李氏對我們說，就RCA公司而論，這種官司，每年超過千件云。這樣看來，美國是世界上爭訟最多的國家了！

下午往遊「華盛頓」的故居，他的墳墓就在宅旁的花園裏。只一間長型石屋，並沒有什麼裝飾。把我們的「中山陵」來比較，美國人對他們的「國父」，似乎刻薄一點了。但人死一切都完，無論喪禮怎樣奢華，墳墓怎樣莊麗，對死者絕無益處，只是「勞民傷財」，苦了生人吧。埃及和中國都稱「文明古國」，歷代帝皇都注重厚葬。不獨死後要大興土木來建築皇陵，還要用他們的嬖臣寵妾來陪葬，真是極盡野蠻殘忍之能事了！我曾到過瀋陽，遊過那裏的「昭陵」。見層樓疊閣，有如皇宮，因吟了一首七絕，以紀當時的感想：

遊昭陵有感

層台疊閣護昭陵，死後何爲土木興？
宗社早隨猪尾滅，幽魂能否保尊稱？

林肯紀念碑離「華盛頓」故居不遠，汽車行十分鐘可到。紀念碑是一枝數丈高的石筆，碑前有一平頂紀念堂，堂的中央置有林肯坐在椅子的大銅像，面容極爲嚴肅，令人見之而生敬。足下的基石刻有他的著名《必珠卜演說辭》，辭中「All Man Are Created Equal」（人類生來是平等的）那句，就是他「解放黑奴」政策的闡明，也是人類「天經地義」的眞理。其他如「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是「民主政府」的定義。孫中山到美國宣傳革命時，讀了這三句



童角黎鏗與其母楚楚捧着聯華的商標

名言，譯為「民權，民享，民有」。且立意在革命成功後，效法美國，組織民主政府，遂揭櫫「三民主義」，以資宣傳。迨辛亥革命成功，回國後改組「同盟會」為「國民黨」時，提出以「三民主義」為黨綱，與宋教仁，廖仲凱等共同研究。結果，認為把「民享，民有」，改為「民族，民生」，較為適合我國的國情與環境。但孫中山死後，「三民主義」的「信徒」能把孫中山的理想，實現了多少，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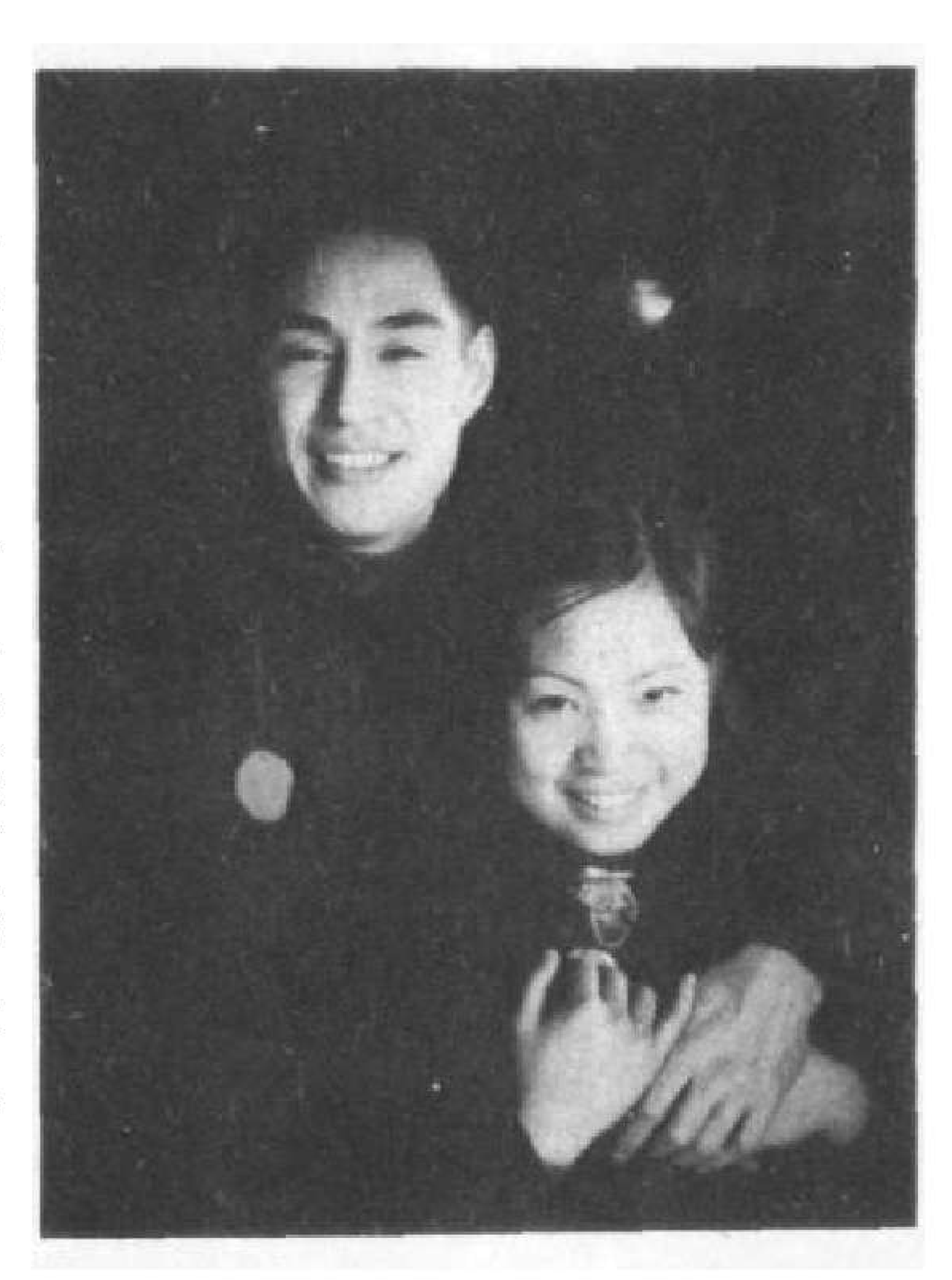
紐約的「影業中心」

我們在美京停留一日夜，次晨便乘火車往紐約。至則崔領事已在車站相候，陪我們坐的士至「安迪生酒店」(Edison Hotel)。這酒店離百老滙和

四十二街不遠，是紐約的娛樂區，有很多大小戲院和其他種種玩耍場所。那裏的「時報廣場」(Time Square)，那是夜市最繁盛的地方。地底電車，四通八達，五仙車費便載你至別省。如果你喜歡「遊車河」，來來往往，不另收費，沒有人來趕你下車。在冬天的時候，有些「流浪漢」沒有錢住旅店，而街上又寒冷，有時還有風雪，他們就在車上睡至天明。紐約除了是美國的經濟樞紐外，也是藝術中心。凡新編的戲劇，無論是話劇或是歌劇，如在「百老滙」首次演出賣座，而被劇評家認為「好戲」，則該作家就名成利就，聲價十倍了。至於電影也不例外，所有「鉅製」，必先在紐約公映。因八大公司的總發行所都設在紐約，所有排期和宣傳的計劃，都是在此決定。如屬「鉅製」或認為「佳作」，則必選擇「假期」來公映，擴大宣傳，以期造成高的賣座紀錄。蓋觀衆心理，多數是附旺不附衰。任何一部片子在紐約首映時，映期長，賣座旺，消息傳到世界各埠，則影迷們便以為該片必屬佳作，非看不可了。發行影片的「專家」們，用紐約首映的收入，可以估計到該片將來的總收入了。小型公司的發行所，則集中在十七街一座大廈，叫做「電影中心」(Film Center)。這裏數百間寫字樓，都是做電影生意的。市場上不獨有美國的片子，還有歐洲和其他國家的在此作買賣。而且種類很多，由故事片而至卡通，紀錄，遊歷，科學和新聞都有。這裏也有冲印黑房，試片室和廣告社。總之和電影有關的行業，都應有盡有。有幾家小型公司的出品，試映給我們看過，擬賣遠東版權。可是那些片子，不是劇情不合，便是價錢不合，但辛以一千金元買了Raspin公司的《我們是文明嗎？》(Are We Cvilized?)這部片的劇旨是反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曾出過一部《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的反戰片子，轟動一時，賣座極盛。但這部片的場面沒有《西線》那樣偉大，故事亦沒有那樣動人，

不過價錢相宜，劇情且合羅明佑的宗教觀念，故此買了。

我們也把《人道》和《三個摩登女性》，試給好幾位片商看過，他們多數說，片子很好，可惜是默片，叫我們把片子配了音（即配英語旁白和音樂），然後再試給他們看。但我們曾打探過「配音」的價錢，每本須千餘美元，非我們經濟能力所能做到。我們決定以「原裝」賣版權為原則，配音與否，由買主自便。片商中有個名導演狄雲嘉路（ Edwin Crewe ），是導演《復活》（ Resurrection ）片成名的。他看中了《人道》，但因趕着返荷里活，不能久留，叫我們去荷里活和他談判條件。他認為林楚楚飾的「媳婦」黎灼灼的「校花」，演技很好。而黎鏗以三歲小孩，能演出這樣「自然逼真」，實是難得。因為羅明佑要往歐洲考察，留下我在美國負責推銷任務。我在紐約找得一位兄弟，代理發行，然後轉往加拿大，一路組織代理處，及考察電影業務。回至荷里活，找嘉路商談賣《人道》版權。我們開價二萬五千美元，經過一個星期的討價還價，卒以二萬美元成交。合約由聯華的董事「他士加」（ Tasker ）先生代表簽字，他是美國人，在紐約華爾街開股份經紀行的。他和其他幾個朋友聯合做了幾萬元股份，故佔有一個董事。簽約後當即去電上海，叫公司立即將《人道》的底片和其他附屬品寄來。那時尚未有「空運」，貨物寄船須時兩月。怎知買主嘉路忽遇一件官司！因年前他向政府承包全羅省市的垃圾，用作製造肥田料，不料生意失敗，欠下政府一筆「稅款」，被政府控告，官司打敗，要宣佈「破產」！《人道》的買賣合約，無形中遂自動取銷，底片寄到荷里活，惟有原裝璧還吧了。古人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素來不信「天意」和「命運」。但經過這次交易的失敗，我的座右銘：「事在人為」，和「有志竟成」兩句格言，要加一個懷疑符號（ ? ）了！



《人道》男主角金燄與王人美（漁光曲主角）

RCA的推銷手段

我們這次「考察電影事業」的行程，一路都被RCA公司「追踪」。無論我們到那一個埠，由日本橫濱而至三藩市，荷里活，芝加哥，華盛頓，都有他們的分行經理來接船接車與招待。紐約是他們的總公司所在，更不例外了。當我們到達紐約落車時，他們派來接車的代表孫地先生（Mr. Sunde）便說，要請我們食餐，然後往參觀他們屬下的機構。可是崔副領事告訴他，那天由領事館負責招待，全日的節目，早已決定，約在明日往他們公司拜訪。崔領事送我們到「安迪生酒店」，安頓梳洗後便偕同往領事館，拜訪葉總領事。同時到訪的，還有兩位退伍軍官，黃公杜與董紹舒。據說，他們是政府派赴歐美考察軍事的。葉領

事請他們和我們一齊午膳，然後由崔領事駕車往遊地方。經過金銀貿易中心的華爾街（ Wall Street ）而出海皮，由碼頭遙望港口的「自由神」。次沿商業區的「第五街」(Fifth Avenue)而至「中央公園」。最後往「哥倫比亞大學」。那時已夕陽西下，只有「走馬看花」式在校園瀏覽一週，便要回去。在晚霞籠罩裏的「華盛頓橋」，好似金鑄的長虹，横跨在「克順河」（ Hudson River ）上，汽車往來如梭。我們沿着「克順河」邊的豪華住宅區，一路駛回酒店。匆匆洗滌和更衣，便趕赴葉領事在華埠酒樓設席的宴會。

次晨， R C A 代表孫地君和經理菲臘（ Phil-lip ）來，同往朝餐，然後往「播音城」（ Radio Ci-ty ）。這是該公司的物業，有最大的戲院，音樂堂，播音台和屬下各機構的辦事所。他們帶我們逐一參觀，並介紹每一部門的主任或經理及工程師等。午後過海到經理家，共飲鷄尾酒。宅外花園很大，有絨球場，有游泳池。菲臘與羅明佑玩一場絨球，然後往附近的「體育俱樂部」（ Athletic Club ）午餐。餐後開車至五十英里外的「錦定」埠（ Camden ），參觀他們的工廠。由工程主任帶我到各部門巡視。先至錄音機製造部，這裏是製造三十五米厘的錄音和放映機，供給製片公司和影院用的。次至製造十六米厘攝影機和放映機部，他們把最近改良的出品給我們看，並解釋以前的十六米厘機射程太過近，只配用作家庭玩耍，現在已進步到射程擴大許多，可以供團體觀衆由一百至二百用了。再至製造風扇，雪櫃與其他各種電器用具的部門，逐一參觀過。最後，帶我們上辦事室的樓頂。這裏是電視的研究室。他們當場把我們搬上螢幕，令我們親自看到自己的面容和聽到自己的聲音。據說，那時可以播送至廿五英里了，但仍有許多缺點，還要繼續研究改良。他們僱有許多光學，聲學和機械學的博士，在這裏長期研究，以求精益求精云。臨別時還用十六米厘機，拍我們和一班高級職員的電影，以留

紀念，並給我們許多廣告小册子，帶回作參考資料。還有兩張「播音城戲院」的贈劵，所演的是「音樂諧劇」（Musical Comedy），有歌曲，有舞蹈，劇情滑稽，對白詼諧。這是美國最大的戲院，可容納大量觀衆，舞台廣闊無比，能容百餘演員，同塲演出。換塲不用落幕，因舞台能自動旋轉，第一塲演完，舞台一轉，第二塲便接上。眞是有生以來，見所未見的「大戲」！

買錄音機的問題

考察和組織發行網的工作結束後，回至三藩市，展開「海外聯華」招股事務。趙俊堯招集大觀股東會議。公推俊堯與劉棣華負責三藩市與屋崙兩埠的工作，推我與張爵培往羅省及其他「埠仔」招募。爵培的職業是「流動推銷員」，對於加省各埠，人事甚熟，除招股外，還可做他自己的生意。我們旅行了兩個星期，招了萬餘元股份，回至三藩市，俊堯等也募集了二萬餘元了。遂招集股東會議，商討進行事宜。即席俊堯推我提出意見。我說：「公司既然以攝製聲片爲目的，第一件要研究的事情，就是購置錄音機，第二件是訓練人材。照我考察所得的體驗，錄音機最好的是RCA和『西電』（Western Electric）。以目前來講，兩公司所出的錄音機和放映機，全世界認爲是『標準』的了。其餘小型公司出的，只是『野鷄』，未能入『大雅之堂』。但該兩公司的機和一切附屬品，要十餘萬金元方能買齊，還有，所拍的片子，若是賺錢，要給他們百分之十紅利。這樣代價和條件，當然非我們公司的財力所能及。及至小型公司出的，如荷里活的 Artteeve 和 Rico 與及本埠的史堅拿（Skinner），他們的都是大同小異。史堅拿替大觀拍過《歌侶情潮》，他所錄的音，各位亦聽過，如果認爲滿意，就買他的

機好了。因爲我們和他有了感情，洽商容易。而且在本埠，辦事比較方便。至於錄音師，現在上海和香港都未有這種人材，一定要在這裏訓練一個帶回去。我以爲買機時提出條件，要史堅拿負責教識一個青年使用和修理，方是辦法。最好股東中有一個子侄，對這一技藝有興趣，而有點電學知識，介紹出來，去史堅拿那裏幫手造機。見過和做過製機的工作，將來便曉得修理了。」我說完後，張爵培第一個發言，他說：「二伯講得好啱（在海外，劉關張趙四姓人，是稱兄道弟的），我以爲就咁做啱嘞！」跟着，趙俊堯問：「各位還有意見嗎？」沒有人發言，這樣，便算通過我的建議了。同時推舉趙俊堯，張爵培和我，負責向史堅拿洽商買機。

買第一部錄音機

我們和史堅拿商談多次，始達成買機協議。他接納我們的條件，但提出一個問題，在造成新機時，要我們在那裏拍部片子，以試驗該機是否妥當，也可用



聯華董事他士加先生及其太太

以訓練學徒使有錄音經驗。這一條件，我們認爲合理，予以同意。全副攝製聲片裝備：一架錄音機，附帶一隻候補「音頭」，兩個收音筒，一架 Bell Howel 攝影機，一架剪片時用來「對口」（Movieola）機，合共二萬二千金元，拍試驗片時不另計場租。合約簽妥後便回去開會。第一要立即徵求一個學徒，第二要討論「拍片」。趙俊堯謂有一個姓陳朋友的兒子，現在加省大學二年級讀電學，他對這門技術，很有興趣。劉棣華說：「老陳伯的兒子錫洪，係個誠實的青年，而且十分勤敏，如果他歡喜學，是最好不過了。」跟着，就決定了選用陳錫洪。講到拍片問題時，俊堯叫我提出意見。我說，在這裏拍一部片子來給學徒有實習的經驗，是必要的。不過，拍甚麼片？我們就要小心考慮了。張爵培插口問我，認爲拍甚麼片好。我說，文藝片成本大，需時久，而且史堅拿的場太小，不能佈大景，若借用眞景，非有半年時間，不能完成。至於演員方面，在這裏曉講廣州話的人不多，恐難找到合適的。以目前的環境而論，惟有拍一部簡單的舞台紀錄片。這裏既然有兩班「大戲」，料總可以找得到幾位伶人來參加的。張爵培提議聘「大中華」戲院正印花旦蘇州麗和她的妹妹蘇州屛拍《黑白美人蛇》。據說，蘇州麗飾「白蛇精」，她的妹妹飾「黑蛇精」，她們姊妹演這套戲，唱工做手，確有獨到之處。她們初到三藩市登台時曾演這套戲，受觀衆熱烈歡迎。這一提議，大家表示贊成。並推爵培負責向大中華戲院那班人聯絡，從中洽商。次日，我們帶陳錫洪往見史堅拿，並交定銀五千元，叫他立即開始造機，限一個月完成。同時爵培回來報告，謂曾與蘇州麗母親商談過，她們姊妹薪酬，合共五千美元，而「大中華」戲院也要收「租借」費，因公司由「唐山」聘她們母女三人來美，化了許多手續和費用，現在她們的合約未滿期，故不能受別家聘用。問及「租借費」幾何，則謂要與她姊妹的待遇「看齊」！大家認爲代價太高，

不合化算，而且公司至今只招得股份三萬餘元，用了二萬多元去購置錄音機，已所餘無幾了，怎能負担這樣大的成本？早年「大觀」拍《歌侶情潮》，關德興與胡蝶影，每人薪酬只三百元，而且還當做股份，「大舞台」並沒有要收「租借費」。這當然因趙俊堯是「大舞台」公司董事之一，而經理陳敦樸也是「大觀」公司的股東，故有此方便。現在既不得「大中華」的合作，惟有向「大舞台」那班人動腦筋了。可是，那時馬師曾、關德興和胡蝶影等，已回了香港，所餘的老倌，只是二流角色，沒有「膾炙人口」的首本戲可選了。不過，我們這次拍片，不是要賺錢，而是爲着要「試機」和給陳錫洪有實習錄音的機會。故此這事一定要做。但以成本最低爲宗旨。劉棣華提議用「大舞台」的花旦韋劍芳拍《三娘教子》，他說看過他們演出這戲，唱工做手是相當好的。但爵培說恐防他們沒有號召力。至此，趙俊堯插口說，那不成問題，「用胡蝶影主演《歌侶情潮》時，她何嘗有號召力？」當下沒有人提出異議。但我覺得，「兒子」這個角色，在舞台是用「小生」飾演的，往往飾「三娘」的花旦只廿餘歲，而飾「兒子」的「小生」已三四十歲。在舞台傳統上做慣了，觀衆便「見怪不怪」。但電影須現實，若照舞台那樣拍出來，恐防觀衆看了有點反感。棣華說，這也是值得考慮的問題，他有個姓李的朋友，他的女兒少蘭酷愛粵劇，年方十二三，已學唱粵曲多年，可以請她參加，料不成問題的。遂決定由俊堯托「大舞台」經理陳敦樸向韋劍芳等接洽，劉棣華負責徵求李少蘭父母的同意。這樣的陣容，雖然未合理想，但爲了實習，也不能太過苛求了。

第一部舞台紀錄片

我們用一個月零三天，完成了這部片子，試映時



主演第一部舞台紀錄片（三娘教子）韋劍芳。

各股東看過，咸認爲錄出的聲音，已達到水準。至此，攝製聲片的複雜難題，始告解決。在三藩市公映，生意亦甚佳，大概是第一部舞台紀錄片，而且票價比看舞台戲相宜。這次來美的任務，已算完成。羅明佑早已由歐洲回國，有信來催我趕速帶機回去。及往史堅拿處點收機件付船，發現錄音機中有些零件是舊料。我們不肯接收，要他換過新的，但他說，若要更換，須候兩個星期，我們寧願延期，也要他更換。結果，躭誤了一水船，方能啟程。

我和陳錫洪帶了那幫機械，原定直回香港。怎知船在滬停泊時，羅明佑要我們在上海留住幾天，以便商談公司改組事務。原來羅明佑由歐洲回國後，便招集各廠長和編導會議，要把公司改組。他指出，現在分廠獨立製片，分散人力物力，太不經濟。例如第一廠有場戲，需用一隻華貴花瓶，道具員便往古董舖買或租，殊不知第二廠道具室裏有一花瓶，正合該片所需。照此類推，服裝，傢俬等，也是一樣，這種無謂的消耗，積累起來，年間損失不少。現在各廠裝備方面，都感覺缺乏，若果集合起來，便變爲有餘了。這些毛病，各廠長亦認爲是事實。故此通過議案：取消「分廠獨立製片」制度。實行統一製作，統一管理，將各廠的人力物力，集中在「徐家滙」。因那裏的場地很廣，足夠擴展之用。香港的第三廠，因職工們不願遷滬，故把片場和裝備租給新開的「振業製片有限公司」，所有職員演員照舊錄用。我問羅明佑對海外聯華怎樣處置。他說：「你和趙樹燊連同錄音機械，搬來上海與聯華合用。海外聯華用聯華的片場拍戲不計租，聯華用海外聯華的錄音機也不計租，彼此公平交換，豈不是好嗎？」我聽了羅明佑這個計劃，覺得太過疏忽了，我對他說：「海外聯華的招股章程，標明已在九龍鑽石山買了地皮，將來在那裏建一座電影城，專攝製粵語聲片。現在忽把計劃變更，恐防美洲的股東說我們的招股是個騙局。不如寫信去三藩市，

徵求董事們的意見，然後實行，方爲合法。」羅明佑聽了我的話，默然沉思，旋說：「好吧，待我寫信去徵求他們的同意吧。」我和陳錫洪回至香港，趙樹燊問羅明佑有何計劃，我把所談告訴他。他面色突變，怒說：「叫我們去上海拍粵語片？笑話！何不叫上海那班人來香港拍國語片？阿關，你們未去美國前，同我怎樣講？不是聯華和大觀聯合組織海外聯華嗎？不是暫時以聯華第三廠做基地，待招足股本，然後在鑽石山建築一座電影城，攝製粵語片嗎？不是落了五千銀定，預備買陳七那間別墅嗎？不是用海外聯華名義與關德興和胡蝶影，每人訂了五部片的合約嗎？可是羅明佑由歐洲考察回來，第一件要改組聯華，取消各廠獨立製片。第二件把名園片場租給盧根的振業公司。第三件把陳七別墅退定，交回陳七賣與別人。第四件答允胡蝶影取消五部片的合約，收回千元定銀作了。現在我們大觀負責照原定計劃，籌集了一部份股本，買了全副錄音機回來，卻沒有片場，沒有女主角！阿關，你是海外聯華招股章程的起草人，也是拉攏大觀和聯華合作的中人，你說羅經理這樣做，對得住我們嗎？對得住海外的股東嗎？我寧願帶幫機械回美國，都不願去上海做寄生蟲！」樹燊對我這樣發牢騷，實在令我難以爲情。我沉思有頃，待他的火氣消散了，然後對他說：「樹燊，不要這樣衝動！你若帶機械回美國去，你知結果會怎樣嗎？那裏的股東以爲海外聯華不能成立了，紛紛退股，要你父親交回股本，那時豈不是令到老頭子一身蟻嗎？發脾氣是不能解決難題的。做大事，遇着不如意事情的時候，我以爲最好是用冷靜頭腦來分析和考慮，方不至搞到一塌糊塗。明佑把聯華改組，我認爲是聯華的內政，我們是無權過問的。但他這樣處置名園片場，與接納陳七別墅和胡蝶影的退定，是太過糊塗了！這些是建立海外聯華公司的基石，他竟把基石挖去，這間公司怎能建立？」

「可不是嗎？」樹燊插口說：「他這樣做，能怪我火

起嗎？現在我們怎樣對付好呢？」我略加考慮，然後獻議：「我認爲第一，你應立即寫信去你父親，倘羅明佑有信來徵求董事局同意把錄音機運滬，千萬不要答允。第二申明我們決意留在香港，照原定計劃，謀在九龍建築電影城，攝製粵語片，請他們盡力支持。第三，待羅明佑回港，即開心見誠與他交涉，要他依照章程規定去做。以保全對股東的信用，然後定下一步驟。」樹燊認爲我的提議合理，專候羅明佑回來，共同討論解決辦法。

海外聯華胎死腹中

五日後，羅明佑回來了。樹燊對他說出我們的意見並質問何以答允陳七和胡蝶影退定。他解釋：「根據你父親來信，稱海外聯華的股本，一共只籌得三萬餘元，除購置機件和攝製三娘教子外，已所餘無幾，故未能滙款回來，與陳七交易。那時適有人要買那間別墅，出價比我們高，他求我退定，彼此原屬世交，故此答允了他。現在九龍郊外荒地多得很，有錢隨時可以買到。至於胡蝶影，邵醉翁把天一公司遷來香港，沒有演員可用，故此出高價搶了去。我認爲明星是導演製造出來的，你既然有本事製造她成明星，不能製造另一個嗎？我以爲爭一個演員來打官司，是不值得的。」

「現在新片場不知何時始能建成，而名園又租給了振業，我在香港，也無事可做了，不如回去美國一行罷。」樹燊灰心地說。羅明佑聽了低頭略思，然後說：「我以爲這又可以不必，現在既有了錄音機，你若不往上海，在過渡時期，仍可以在名園『搭拍』，按部計數。我把名園租給盧根，因爲皮費大，出品少，現在皮費由振業公司負担，而我們一樣可以在那裏拍片，豈不是負担少而實用多嗎？」「對，」我說：「名

園片場，過去五年間，只出片五部，我拍三部，梁少坡拍了一部，你（指趙樹燊）拍了一部，平均每年只出一部！收入無論如何好，也不能支持片場一年的皮費！我們好否定個兩年計劃？第一年，搭拍。同時培養主演和編導人材，物色場地。第二年，建築片場，擴大組織。」「阿關呢個計劃好呀，」明佑說：「我們就照這計劃做吧。」樹燊沒有出聲，只略點頭，這場討論，便告結束。計劃雖然定了，可是，誰去負責執行呢？本來是羅明佑和我策劃的。那時有聯華做背景，有「名園片場」做基地，羅明佑當然是領導人，有權推行任何計劃。但目前已沒有片場了，聯華拿甚麼來和大觀合作？除非拿出相當於錄音機價值的現款來做股本，聯華便沒有權支配了。樹燊只是「大觀」的導演，在「海外聯華」並未有職位，也沒有執行的資格。至於我，雖然是發起人，而且對於招股而至購買機械，都是我一手策劃，但沒佔有半文的股本，那裏有權管理？俗語說得好：「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羅明佑行錯一步棋，就令到初生的「海外聯華」變爲「三不管」的孤兒！功敗垂成，實是可惜！聯華在港已沒有片場，我若不往上海，便等於自動辭職。在徬徨歧路的當中，決意以退爲進，回鄉一行以待局面的澄清。出國去了多月，也應回家見見父母和妻兒了。同時可以在清靜的環境中考慮下一步驟。

在家鄉住了十多天，回至香港，趙樹燊在大三元請食晚飯，然後拉我一齊回去跑馬地的住所，商談至深夜始睡。他問：「倘若海外聯華不能發展，大觀繼續獨自承担，以謀實現我們所定下的計劃，你能不能脫離聯華，來幫我建立這一事業？」我說：「聯華既然停辦港廠，我不去上海，在此便沒事可做。海外聯華的股本，一部份是我經手招的。如有變更，我應該幫手好好清理，方對得住各股東。」他面露笑容，誠懇地對我說：「阿關，你這種見解對極了！我料董事們一定不答允遷滬，既不遷滬，則聯華便無形中脫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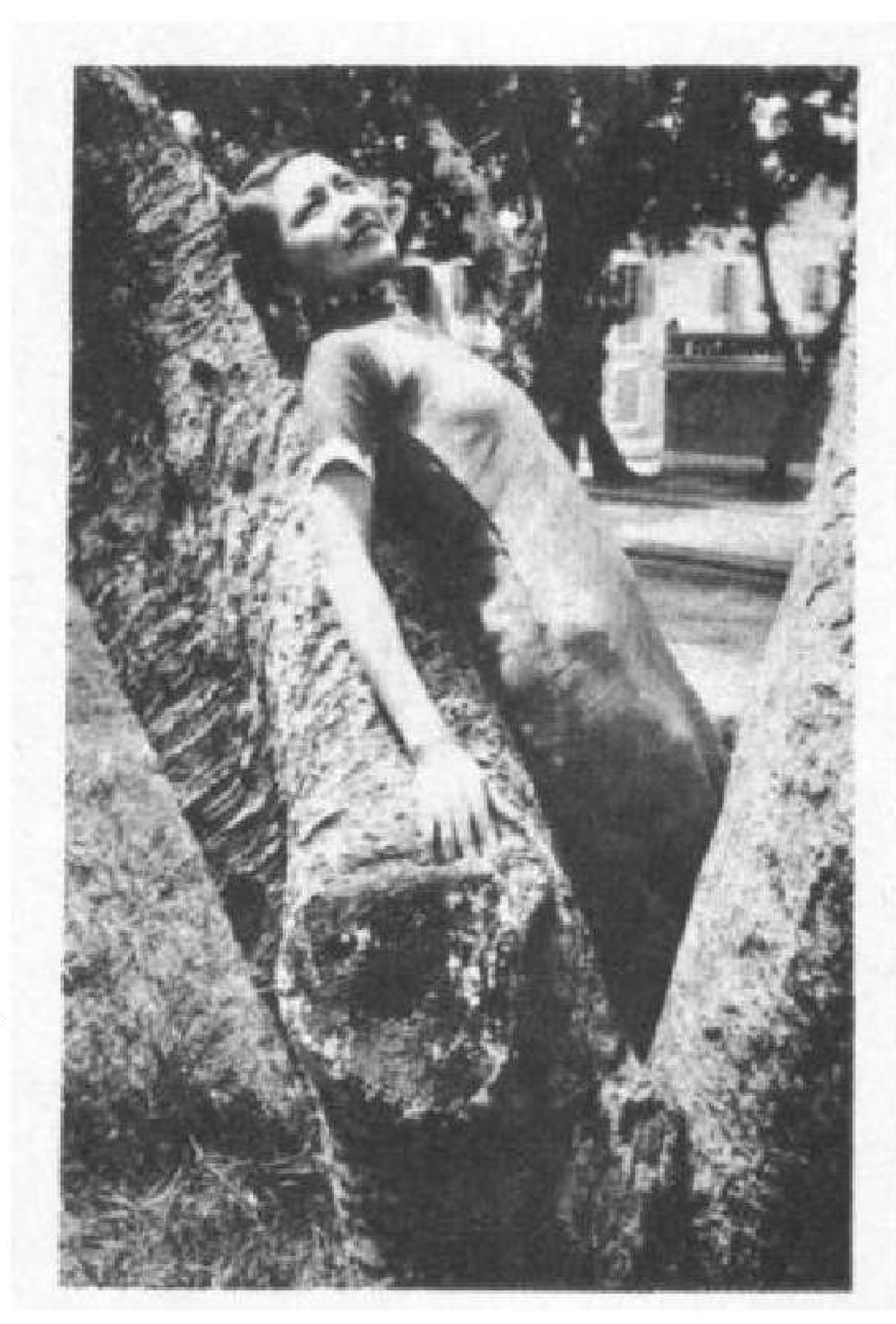
阮玲玉

由大觀承担一切，那時你和我便可以放手大幹一番了。」我聽了他這一席話，頓覺有如「劉玄德三顧草蘆」的氣氛。當時我也有點自任孔明的意念，立即向他獻計：「現在有了錄音機，爲了安定股東的信心，你應即開拍一部聲片，胡蝶影的合約雖已取消，但仍有關德興，女主角可以招請新人。」「好！」他高興地說：「我們每人開拍一部，一定要做點好戲給他們看！」「你有這麼多的本錢呀？」我問。他忽低頭沉思，旋說：「噢，我們有兩部片在發行，陸續有片租收入，萬一不夠，可以叫父親滙點回來啦，你有劇本嗎？」我冷靜地說：「劇本是有了，回國時在浩華船上寫的。不過，我認爲不合關德興主演的，而且有些大場面，恐怕非目前大觀財力所能支持。不如你先開

拍，待我有暇把預算做妥，籌足資本，然後動手，方是辦法。」他略作考慮，然後說：「好罷，我們先研究一個合德興做的劇本。請你立即起一段招請女演員的廣告稿，明天便送去各報登出吧。」我即席擬了廣告稿子給他，看看桌上鬧鐘，已是清晨三時了。

學阮玲玉的李綺年

賣了三天招請演員的廣告，有十多名少女投考。我們在相片中選出幾個，認爲輪廓適合上鏡的，傳來面試。連考幾個，都是稚氣未除，言行侷促，不合目標。最後一位，芳名李綺年，報齡廿二。她入門後，注視不前，亭亭玉立，候我們請入，然後點頭微笑，面上露出梨渦。我指她坐下，問：「你對電影很有興趣，是嗎？」她嫣然復露梨渦，點頭說是。「拍電影有時好辛苦嚁，你捱得嗎？」樹燊插口問。「有興趣就唔覺得辛苦啦。」她正經地答。我問她歡喜看甚麼明星，她不假思索，信口說：「阮玲玉！」「阮玲玉主演的片，你認爲那一部最好？」她說：「我認爲她主演的影片，部部都好，每部我都看兩三次！」我笑說：「然則你是個阮玲玉迷了。」她面泛桃紅，梨渦復露，低頭笑着承認。「你若肯苦心學演技，將來也會學她一樣紅，令人崇拜。」樹燊高興地鼓勵她。「我能學到她一半，便心滿意足了！」她謙虛地說。「世上無難事，肯學必能成功。」我也鼓勵她一句，因爲覺得她是可造之材。我叫她做三種表情給我們看：先怒視，轉冷笑，然後作媚視。她即席做出，全無畏羞。「好，」我說：「你回去，明天這時間再來。」她去後樹燊問：「你認爲她得嗎？」「可造之材，」我說：「她的戲劇路線，將來會學阮玲玉一樣。她的外型也很美。」樹燊聽了我的批評，喜形於色說：「好！我們就用她吧！」次日，樹燊用大觀公司名義，與她訂立了三年



學阮玲玉的李綺年

合約。薪酬：第一年，每月一百元。第二年，二百。第三年，三百。我們用速成方法來訓練她：日日陪她往看電影，無論西片國片都看，叫她注意女主角的表情動作，看後加以批評。在家時對着照身鏡來練習。這樣經過一個月。那時《昨日之歌》的劇本經已寫成，便即開拍。樹燊導演她時，特別小心教導，結果，果然表現中規中矩。

人言可畏

《昨日之歌》公映，觀衆對李綺年印象很好，收入也佳。不料樹大招風！那時忽有人傳出謠言：謂她原是澳門福隆新街的名妓。某富翁出重金爲她脫籍，收爲「偏房」。可是富翁家裏已有三妻四妾，故不能入宮。但她不甘做黑市夫人，因此與富翁脫離，投靠電影。這一傳說，不知是眞是假？一時謠言滿天飛！但我們少理，也沒有向她查問。因我們和觀衆所求於她的是表演藝術，不是與她對親家。何必尋根問底，追查三代？所傳即使非虛，亦必是爲環境所迫，非出於自願。倘眞是出於汚泥而不染，更値得我們同情與尊重。爲着表示我們對她的信心，我用她和吳楚帆主演《生命線》。這片一出，輿論更爲讚譽，稱吳楚帆爲「影帝」，稱她爲「影后」。我繼續編導《人言可畏》，《摩登新娘》，《山東響馬》等片，給她主演。樹棠則爲她編導《殘歌》和《風流小姐》等多部。至三年合約期滿，那時她的演技與聲譽，已登峯造極，足與當年阮玲玉媲美了。正在與她商談續約，怎知上海新華公司派人來港，以重金聘她往滬拍國語片！這樣，大觀又失去一個有號召力的紅星了。她到上海拍了兩部片子，不久便告淪陷，從此大好前程，竟被烽火毀滅！光復後偕夫婿回來，已是人老珠黃，無復當年之風韻了。我曾用她拍一部《風流女賊》，其他公司也請她拍過一兩部粵語片子，但賣座很差，已沒有當年的吸引力了。據說，她的丈夫，是個食「軟飯」的浪子，嫖賭飲吹，樣樣佔齊，故經濟上時常捉襟見肘。後來帶了一個劇團，往越南登台，不料數月後，報紙忽登出一段不幸消息，說她在金邊服安眠藥自殺了！她未做電影，已迷慕阮玲玉，加入電影後又學阮玲玉，嫁着一個薄倖郎君，亦似阮玲玉，至生無可戀時，也效法阮玲玉！正是：抱恨安眠，看破炎涼社會。離魂異域，嘗盡戲劇人生。

影院的拓荒者

華南電影院的始創者，可算是盧根。早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他和一位猶太人利先生（ Mr. Ray ）合股，在香港擺花街開了一家「新比照」，座位約二百左右。後來見有利可圖，又在廣州十八甫開了一間「第一新」，在長堤開「明珠」，座位增至六七百了。同時在香港建「皇后」，九龍建「平安」。那時因美國片的推銷勢力，尚未到達遠東，他可以用賤價買荷里活影片的省港澳版權。有時一部片子可以賺十萬八萬，故數年間已成鉅富。至三十年代，美國的大公司便在遠東各大商埠，設立發行所，直接與影院訂一年或數年長期合約，取分賬辦法，所有影片與排期都歸發行處，影院無權過問。這樣，便把影院的利益削減；而且只有蝕本的可能，沒有賺錢的機會了。因排期權歸發行公司，則影片好壞都要映，而好的要重映多次。一部片製成公映，成本便已定實，但戲院每日都要皮費，倘某片子賣座不好，片方分得幾多便有幾多，但院方則要蝕皮費了。盧根見繼續映西片，已沒有前途，故看風轉帆，轉向國片動腦筋。當羅明佑從歐美考察電影事業歸來，他便借洗塵宴機會，與羅氏商談製片業務。那時羅明佑有「華北影院王」之稱，而盧根有「華南影院王」的綽號。這兩大影業鉅子聯合起來，謀對付荷里活製片公司的「托辣斯」政策，當然可以把局面扭轉。故此當聯華議決取消各廠，集中徐家滙時，羅明佑便把香港名園片場租給他。令他「冷手執個熱煎堆」，可以立即從事攝製粵語片，羅明佑則在滬全力拍國語片，將來出品，可以互相交換，在自己旗下的影院放映。這樣便可以擺脫西片公司的壓制了。盧根接管名園片場後，招兵買馬，大張旗鼓。請了一個西人史密夫（ Smith ）做黑房主任，彭年當廠長，侯曜

當導演兼「演員養成所」主任。演員方面，除了與聯華固有的長期合約演員吳楚帆、黃曼梨外，還聘了一個子喉七。租用ＲＣＡ公司的袖珍錄音機，裝在一輛汽車上，可以在場內和外景兩用的。他和我商談多次，要和我訂兩年合約，但我替聯華在美國組織的發行網，手續未清，而且搞「海外聯華」，與「大觀」的關係，仍須辦理，在道義上不能又顧而之他。故只允當一客串式編導，並每週到「演員養成所」講「戲劇理論」一次。他問我有什麼劇本，我把《生命線》的本事給他。經他的秘書魯民和廠長彭年看過，他們互相討論，認爲《生命線》的素材太深奧，恐不合粵語觀衆口味。他們叫我拍《呆佬拜壽》。因爲最近出過一部《傻仔洞房》，甚爲賣座。《呆佬拜壽》就是「食正這條水」，將來必能「財源廣進」。我覺得導演這種影片非我所長，乃託辭推卻。後改由侯曜負責編導，子喉七和黃曼梨主演。這是「振業」公司的第一部出品，生意並不理想，也是最後一部。因不久，盧根因宣佈破產，「振業」公司停辦了。盧根的破產，製片方面並非主因，乃受上海「大光明」影院建築的拖累。據說，他和一位麥先生（Mr. Mark ）合股建造，因失了預算，致影響他的經濟週轉。有人說，他被那西人夥伴所騙。

趙樹燊的出頭機會

趙樹燊接他父親來函，謂那邊董事局已議決，依招股章程辦理，還滬免議。並叫我們暫用「大觀」名義製片，以待「聯華」的立場澄清。樹燊和我商量怎樣進行，我說：「董事局既然叫我們暫用『大觀』名義製片，我們應乘這個機會，立即開拍。並去函叫你父親滙錢來接濟。將來第一部片若有成績，便『名成利就』。『大觀』可以獨立，不用倚靠『聯華』，也

可以實行我們原定的計劃了。」樹燊興奮地拍案說：「好！我們就這樣做吧。阿關，你的《生命線》劇本，不要給『振業』了。你先開拍，算是你我和『大觀』的《生命線》！你心目中用誰當主角？」我說：「女主角可以用李綺年，男主角我擬用廖俠懷。」初期拍聲片，主角方面，多用舞台的紅伶，因他們有號召力，容易得院商注重，而且對白歌曲，都駕輕就熟，拍片不用多費時間。我屬意廖俠懷，是他在紅伶中，生活比較嚴肅，有「廖聖人」的雅號。而且做過機器工人，正合劇中人的性格和身份，演來當可事半功倍。可是他的條件太辣了！每部片酬要港幣五千，還要百分之十紅利。那時五千元便等於目前二十萬了。因那時每擔白米只售六元，現在每擔二百四十元，豈不是貴了四十倍，或銀紙貶值四十倍？我們和他商談多次，沒有結果。樹燊憤然說：「我不信一定要紅伶主演，方能賣座。若果好劇本，好導演，好製作，我估也一樣好生意。」「我的主張，向來也和你一樣。我在聯華拍第一部片，《鐵骨蘭心》，就是用養成所訓練出來的石友予和馮潔貞主演了。吳楚帆初入電影，亦是我用他主演《暗室明珠》和《夜半鎗聲》。不過現在香港拍第一部聲片，希望第一炮燒得響，用紅伶主演，比較有把握吧。倘若公司經濟充裕，而你樂意投資，我隨時喜歡提拔新人。但不能希望把外埠版權『賣花』，或向院商借款，要有足夠本錢，方能做到。」我這樣向他解釋。他略作考慮，然後說：「一個演員的薪酬，便佔了全部片本錢的一半，是不合情理的。阿關，你放心提拔新人吧，本錢多少，由我負責籌備好了。」我即席提出用吳楚帆；因已導演過他兩部片子，知他的演技能擔任劇中的角色。樹燊當即表示贊成，叫我負責向彭年商量借用並商在名園搭拍。

編導《生命線》的志願

編導《生命線》的志願，是起源於在日本考察影業的期間。目睹他們的城市，工廠烟突如林，港口的戰艦雲集。正所謂「舸艦迷津」！這一景象，令我憶起追爺《廿一條款》「淞滬戰爭」與「瀋陽事變」的恥辱。

我曾寫過一首英文詩來警告日人：

SAILING THROUGH JAPAN SEA IN RAIN

A veil of mist, a crown of cloud,
A tinny face, conceited and proud!
On Pacific's bosom you stand,
Touching the world with wanton hand.
With wicked wish and wanting heart,
Watching the world to take a qart!
But beware! O sister of desire,
Remember the world is fire!

雨中過日本海

罩着霧紗，
戴了雲冠，
小小臉兒，
自大而驕傲！
靠着太平洋的懷抱，
伸出貪婪的手向地球去摸。
心邪而念惡，
向地球去摸！
小心呵！饑慾的妹妹！
記著呵，妹妹！
地球是火做的呵！

我想，日人得寸進尺，侵略必無止境。古語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雖然只是個無權無勇的藝員，亦應本著自己所能，盡一點國民義務來救國。我要寫個劇本來喚醒同胞！我曾讀過孫中山著的「建國大綱」，記得他說：我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築路」。便利交通，戰時方能急速調兵，平時可能運送礦產和各種原料至各處工廠，並疏散出品，以供應各地所需。故必須於最短時間，建成鐵路網。這是國家的「生命線」！我想，「生命線」，這一名詞，何等重要！多麼貼切！故此決定用這一題材來寫劇本。由日本至三藩市，有十多日的航程，在房間由圓形的砵口（窗）望出去，茫茫藍蔚，海天一色，內心清靜，思潮貫一，是編劇最理想的環境。日夕幻想結構，遂成此劇。但攝製時諸多障碍，幾至流產！第一因錄音機不妥，錄出的聲音，含糊不清，未知是史堅拿有些秘密，不傳授學徒，抑或陳錫洪技術未精，拆開修理，找不出毛病在那裏。寫信問史堅拿，但回信謂「眼不見機，不知理由。」適「聯華」也要買機，叫我去函史堅拿



羅明佑、關文清招待史堅拿夫婦參觀梁仁甫別墅

接洽。條件是照舊價，但要他親自帶來。第一要教陳錫洪修理好先前所買的機。第二要替聯華教一錄音學徒。史堅拿覆函說可以親自帶來，但要我們出來回旅費。結果由「聯華」和「大觀」各出港幣一千元給他，叫他即刻起程。先來香港，把我們的機修妥，然後往上海，替聯華教學徒。候了兩個多月，始帶了他的新婚太太來到。不消一小時，便把機修妥，錄出的聲，清清楚楚，與在美錄的無異。由此可知學識的價值！史堅拿此次來港，可說是爲了「蜜月」，多過爲了工作。我們對他特別禮貌相待。第一是多年合作，「大觀」公司全靠他幫手起家。第二，希望他盡量把錄音的秘密，教授錫洪，免蹈覆轍。我們陪他們夫婦往遊名勝和請餐。並同往鑽石山的梁仁甫別墅參觀。這別墅比隔鄰的陳七花園更大，有網球場，有湖沼，可以划艇。我們擬買來建築影城，已和業主接洽過。但那時我們經濟未足，不得不用「討價還價」的手法來拖延時日。至次年，我們所拍的影片賺錢，而美國也有股款滙來，始以六萬元成交。這就是「大觀」片場(現改堅成）的來歷。正在籌款興建，而戰火已燒遍了華北，迫得把計劃暫時擱下。不久香港也告淪陷，卒至戰後始能興建。史堅拿夫婦離開香港後，我們便展開工作。樹燊拍《殘歌》，由關德興，李綺年主演，德興的五部片約，只拍了一部《昨日之歌》，本來還有四部。但德興提出，薪酬不能每部五百元了，要起至每部二千元。理由是用「海外聯華」名義簽的，現在用「大觀」名義拍片，故舊約已無效。樹燊有點「生氣」，但一時無別的可用，故也忍痛答允，但已立意下一部片，要提拔新人了。

我借用吳楚帆主演《生命線》，薪酬是照「振業」的原價，每月一佰元，至拍完爲止，他並沒有要求加多，只一次過給多五十元，作添置服裝費罷了。蓋那時的電影從業員（大戲老倌例外），人人都不計較工值，只求多些機會上鏡。所謂「爲藝術而藝術」。全



《生命線》在新世界戲院上映時的宣傳畫。

部片的演員，包括李綺年，花影容，葉仁甫，黃壽年和鄭柳娟，總共支出的薪酬，不超過一千元。經過月餘的工作，兩部片已拍了過半。因「振業」的《呆佬拜壽《已拍完，片場全任由我和樹燊兩人運用，故工作特快。可是「平地一聲雷」，忽然有件驚人的事情發生：「名園片場」被業主封閉！每月租金一千元，已欠了五個多月，故業主高艮和叫律師向政府申請查封。原來那時「振業」老闆盧根，經濟已極度困難，不過未被揭穿罷了。跟着這一變故，不久便宣佈「破產」。「名園」是「聯華」向業主租來而交給「振業」代管，「大觀」是向「振業」租用的。現在「振業」既無力清償欠租，將來必把「聯華」的機械拍賣抵償。那時不獨聯華喪失了機械，而「大觀」兩部片也必被凍結。我和樹燊商量，叫他一面把實情電告他父親，速籌款滙來。一面與羅明佑談判，謀處理片場善法。結果，片場的裝備交給「大觀」保管。債務由大觀清理。美國滙了五千元回來，我和樹燊同往南北行交給高艮和，然後「名園片場」始得揭封。從此「大觀」脫離聯華，獨豎一幟，而羅明佑以前所定的計謀，正如周瑜的「美人計」，只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罷了。

《生命線》被禁映

兩部片拍完後，首先推出《生命線》，已定期在新世界戲院公映。怎知送往檢査，竟被政府禁映！那時英國因被希特勒所困擾，無暇顧及遠東的殖民地。故命總督對日本取「懷柔」政策。香港的中文報紙，凡有關日人的新聞，只用「××」來代表，倘有任何不利於日本的事情，日領事一紙抗議，港督便下令取締。《生命線》的劇情，雖然是鼓勵青年「抗敵」，但並沒有指明日本是敵人。例如花影容所唱的《天女散花》詞曲，第一句打引「魔鬼久纏東北地」。雖暗

指日人侵略我東三省，但日人斷不肯認自己是魔鬼，來提出抗議。至吳楚帆所唱「不堪重睹舊征袍」與結局時所唱主題曲，雖然唱得慷慨激昂，令人聽了確能發生「同仇敵愾」的觀念，但也無顯示我們的敵人是日本。請看：

不堪重覩舊征袍　　　霍然撰曲　吳楚帆唱

（白）想當日書劍飄零，正值國家多難，故效班超投筆，奮然入伍從軍，只望拱衞中華國土，爭回民族光榮！豈料，今日壯志未酧，已身先殘廢！枉我雄心一片，盡地消磨，每念及此，眞正不堪重睹舊征袍呀！（滾花）舉目四野烽煙，更重哀鴻遍遍，怕聽蜩螗國事，煑豆箕燃，可恨桑梓無辜，遭着頻年災發，使我仰天長歎，不覺涕淚潸然！（二王慢板）今日刦後餘灰，滿目瘡痍，一片！荒煙蔓草，與共斷壁，零阡！昔日瓊樓，今日頹垣，斷塹！繁華都市，經已一概無全，徒感慨，國事凋零，乃有紅纓，長請，關山途遠，塞外萬里，長征，斬將搴旗，不怕衝鋒，效命，捐軀爲國，可謂衆志，成城，估話把我熱血頭顱，共把國魂，喚醒，誰料征衫如舊，落得憔悴，顏形，空惆悵，夢魂醒，無限激昂，不覺雄心，難罄。（滾花）從此後奮前抗敵，爭回民族光榮！

生命線　曲詞（主題曲）　吳楚帆主唱

我們生命線，建在奮鬥中，時代車輪動，建國做英雄，我們大衆，我們大衆，大衆一齊來做工，完成鐵路網，南北與西東，不怕困難不怕敵，不怕肩承擔子重，前衝！前衝！衝！衝！衝！

衝過森林和沙漠，衝過江河及高峯，不怕敵人干戈動，不怕敵人似虎兇，快把生命線來鞏，做一個建國英雄，我們大衆，我們大衆，大衆努力向前衝！前

衝！前衝！衝！衝！衝！

像上列的曲詞，雖然在當時的環境看來語氣有點劇烈，但沒有什麼可以給日人藉口，而提出抗議的。可是檢查官馮某認爲壓迫自己同胞，好過批准有點抵抗意識的影片公映，而開罪於國際惡霸，致被革職！後來我們上訴，由「三司會審」，即警察司，民政司和教育司聯同檢查。三司是由英倫派來的高級官員，知識比「芝麻綠豆」的小官高。他們看完影片後認爲沒有什麼不妥或「違法」，故此一致通過「解禁」！全部原裝上映！在新世界首映時，得輿論的好評，觀衆的擁護，連日滿座，輪票長龍，由戲院門前擺至先施公司。後來在廣州放映，也極一時之盛。陳濟棠借回公館映給家人看，陳母看後連聲讚好，陳濟棠見母親開心，便命在側的副官黃强，打賞公司五百元雙毫。同時「西南政府」也認爲「意識正確」，予以獎狀。

阮玲玉的悲史

史堅拿在上海替聯華裝妥了錄音機後，正籌備開拍第一部聲片。女主角當然是最紅的女星阮玲玉，男主角是電影皇帝金燄。當密鑼緊鼓的時候，忽然發生意外的打擊：阮玲玉服安眠藥自殺！消息轟動全國，議論紛紛。有人不信消息是眞的，說只是聯華公司的宣傳手法。又有人說阮玲玉怕拍聲片，自從有聲片出後，荷里活有許多默片紅星，因講對白不流利，或聲線粗俗難聽，而被淘汰，大明星如瑪莉璧福，差利卓別靈，也遲遲不敢拍聲片。阮玲玉恐演聲片失敗，而失去現有的榮譽，故以一死了之。後來見到林楚楚，我便問她，究竟實情是怎樣。因聯華第一部片《故都春夢》是阮玲玉與楚楚一齊主演的，彼此都是聯華旗下的演員，日夕相見，情感自然親密，尤其是玲玉喜

歡楚楚的兒子黎鏗，那時只是兩歲，十分趣怪，工作之餘，往往到楚楚家與小孩子玩耍。故此對玲玉身世，楚楚知之甚詳。這就是阮玲玉一生的悲史：阮玲玉這個名，舉凡超過四十歲的中國人都必認識。她乳名鳳根，玲玉是她從影後改的藝名。她父親原籍廣東中山縣人，少年往滬謀生，受僱於浦東亞細亞電油廠。娶妻何氏，也是廣東人。玲玉六歲時父親不幸短命去世，遺下寡婦孤兒，無倚無靠。何氏迫得出找工作。但要帶女兒同往，寧願工資減低。結果薦人館介紹到潮州富商，姓張的家裏當女傭。

主人既是富翁，自然有一妻四妾，子女也生了十多名。大兒子惠冲是上海第一個電影明星。他主演《商務》的《梅花落》後，便自資組織公司，專拍武俠片，自編，自導，自演。二兒子晴浦與三兒子惠民見父親給錢大哥拍片，他們也要老頭子拿筆款給他們去做生意。爲父親的當然不能厚此薄彼，故他們亦開了一家「華劇電影公司」。獨有七兒子達民年紀尙幼，未識得爭奪家產事情，惟有給他一個女僕人來侍候他和接送他返學。這就是阮何氏的工作了。玲玉跟媽媽來到張家上工，見了屋子這麼大，人又這麼多，她從未見過這樣場面的，不免有點害怕。及見了達民，年紀大過自己不多，他面上帶着笑容，對自己好像有好感，始略放心。何氏只得一女，故對玲玉視爲命根，節衣縮食，也送她往達民的學校讀書。自此與達民青梅竹馬，如賈寶玉之視晴雯，是個好伴侶。光陰似箭，轉眼十年。滄海桑田，張翁早已物故。二世祖們只曉化錢，不識生產。所業電影銷路太窄，蝕本多過賺錢，幾兄弟向家裏拿錢，有出無入。當達民長大成人，家道經已中落，幸分產時尙有幾間房屋，歸他收租，而張母的私己，暗中也是給他受用。至於玲玉，已是二八佳人，生得如花似玉！瓜子的臉龐，秋波的媚眼，迷人的梨渦，鼻傍還有幾粒淺薄的「痘皮」！那幾粒「麻子」不獨不令她醜陋，還增加了她的俏麗，正如

歐洲的貴婦，在臉上裝粒黑痣一樣，令人看了有點性格美。其母見她有幾分姿色，意欲把她嫁一佳婿，以祈日後得以依靠女兒生活。但身爲人僕，寄人籬下，「竹門對竹門」，自已連竹門也沒有，怎能高攀？於是，決意辭工，另尋別處，自立門戶，以祈抬高女兒身份。張達民聞得玲玉母女要辭工離去，頓如夢初醒。以前不見得玲玉有什麼好處，不過像其他姊妹一樣。現在要生離死別，忽然覺得她漂亮起來！人就是這樣，有了那件東西，不覺得那件東西好，迨失去了始悔之已晚！當下達民急向母言明，請要娶玲玉爲妻。張母初不同意，自以爲豪門公子，豈可娶一僕人女兒？怎知達民苦苦哀求，卒允所請。乃徵求玲玉母女意見。那時雖是民國，可是封建思想仍濃，婚姻還是父母作主。何氏在張家工作十年，女兒在那裏養大，故對張家未免有點感情。家道雖已衰落，但仍有房屋收租，他們的社會地位，仍高過她的數倍。因此，答允這件「不是共訂白頭」，而是撮合這對「寃家聚頭」！那時玲玉只有十七歲。

張達民這個人，任性而懶，自私而懦弱，且自小被慈母寵壞。既無一技之長，卻有化錢之癖。日夕與一班豬朋狗友，或賭馬，或鬥鷄，或鬥雀，或擺「田鷄局」而橫床直竹。以故，不滿兩年而蕩產過半。玲玉時加勸諫，不獨不能令他痛改前非，反造成感情破裂！曾有一次食安眠藥自殺，幸發現得早，車往「福利醫院」救回。自此玲玉覺得「生無可戀，死亦難」！與其消極求死，不如積極謀生。時適「明星」公司招考演員，她遂往投考，得卜萬倉賞識，選拔爲《掛名夫妻》主角。該片成績雖屬平常，但玲玉的表演天才已略露頭角。那時「明星」初捧紅了胡蝶，故對玲玉不甚睇重。不久，卜萬蒼離開「明星」，與顧肯夫聯合，組織「大中華百合」，便聘她當基本演員。先後主演《珍珠冠》，《劫後孤鴻》，《情慾寶鑑》等片。至一九二九年，「大中華百合」併入「聯華」。第一



阮玲玉與林楚楚

部片《故都春夢》，由羅明佑監製，黎民偉製片，卜萬蒼導演，阮玲玉與林楚楚主演。這部片的劇情合玲玉的戲路，加上製作認真，在上海公映時轟動全市，一致評論認爲她是後起之秀。聯華公司即與她訂長期合約，每月薪金大洋壹千元。聘有名氣的文人編寫劇本，給她主演。她在如《野草閒花》，《一剪梅》，《神女》，《三個摩登女性》，《戀愛與義務》等片的演出中，皆有超水準表演，令人看後，永遠難忘她的倩影，受到全國影迷的擁戴，爲知識青年崇拜的偶像。她在藝術上有這麼大的成就，本來可以輕鬆地過日。怎知其夫由豪門浪子竟變爲「軟飯少爺」，弄到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張達民日夕花天酒地，已攪得傾家蕩產。在山窮水盡的時候，便向玲玉開刀。但玲玉之入息有限，而達民之消耗則無限，以有限而隨無限，豈不危且殆哉！夫妻間常相吵鬧，往往令到玲玉拍戲時心情苦悶，而影響工作。聯華當局得知實情，設法令達民有一職業棲身，而令玲玉「安家樂業」。乃派達民去光華戲院

當經理。可是不久，因虧空公款而被開除！後來又轉用調虎離山計劃，令他離開上海的壞環境，由黎民偉介紹往福州朋友處，當課員。但不滿兩月，未知是因失職而被撤差，抑或不肯「爲五斗米折腰」，而賦「歸去來兮」。卒至無可奈何，由羅明佑帶他到香港，求董事長何東爵士，在他的商業機構中給他一職位。爲了安定公司最得力的台柱，董事長委他落省港船「瑞安」做買辦。本來這一職位，是浪子的最好歸宿。每日的工作，只是把船票加印，然後交給售票員，賣完了票後點收銀両，存入夾萬。這種工作，縱令是阿福或阿茂，都做得妥的。但張達民於最短期間，攪到一榻糊塗，而被炒魷魚！回到上海，依然過着過去的軟飯生涯，令到玲玉啼笑皆非，心情更加痛苦。當達民日趨墮落的時期，玲玉的聲譽，卻蒸蒸日上，影迷遍佈整個東南亞。在上海有個茶商唐季珊，也是玲玉影迷之一。他承了父親的餘蔭，辦茶葉出口，家境富裕。一日，往聯華第一廠參觀玲玉拍戲，由廠長黎民偉介紹與玲玉相識，彼此都屬中山縣同鄉，言談間自然較容易表達其仰慕之情。此後季珊常以名花或華貴什物相贈。每當玲玉往別處拍外景，季珊必跟踪前往，住在最豪華的酒店。工作之餘，必陪玲玉往遊名勝，如蘇州之寒山寺與虎邱，杭州之靈隱寺，西湖，與六和花塔，靡不有他們的艷跡。玲玉處在達民與季珊之間，一個長事勒索，摧花折柳，一個多情多資，憐香惜玉，避苦趨甜，人所不免。因此，當達民由港回滬後，玲玉便提出與他離婚。那時的張達民，已墮落至心目中無母無妻，唯錢是親了。他提出要玲玉給他一筆贍養費，便脫離關係。經過討價還價，卒以六個月爲限，玲玉每月給他大洋五百元。一九三三年四月，玲玉委托何澄宇律師辦理協議離婚手續，雙方簽字，正式分居，但因面子問題，彼此同意緊守秘密。

此後玲玉遂暗中與季珊同居，滿以爲苦盡甘來，得享畫眉之樂，雲開月朗，永嘗魚水之歡了。怎知障

孽未除，人情多舛。贍養費期滿後，達民忽拿了一張小報，往找阮母。謂這次被玲玉累到身敗名裂了！阮母不識字，問他是什麼事情。達民把其中兩句讀出：「紅女星被富商金屋藏嬌，其夫戴了綠帽尚不知。」阮母聽了說：「上海紅女星多籮籮，怎見得是指阿玉？」但達民說他識得那班「娛樂小報」記者，他們想我請飲茶，但我沒有錢，故此爆出這「一鑊」。如不「熟性」，將來必還爆下去！「人言可畏」，試問玲玉要名譽好，還是錢好？阮母聞說，愕然不知所措。達民留下小報，叫阮母給玲玉看。玲玉看後，知是達民「攪鬼」，人窮情短，沒油不能脫鑊了。反正，那時她有的是錢，有唐季珊做靠山，一萬幾千不成問題，總以名譽爲重。於是，授意其母，與達民談判，經過一番唇舌，卒以一次過給他三千元大洋做「封筆費」！這樣，經過幾個月太平無事。至一九三五年元月，達民又來找阮母了。這次不是「封筆費」，而是「封口費」！據說，他和玲玉所簽的離婚協議書是無效的，何澄宇律師辦事處某職員告訴他，那時何澄宇犯了事，被政府吊銷律師牌半年，以示懲戒。這樣一來，要給律師樓那職員一筆「封口費」了。而「封口費」又比「封筆費」多了一倍。因律師樓職員多，非三幾千所能封得住。玲玉想，達民這個無底深潭，怎能塡得滿？與其長此被他糾纏下去，不如嚴辭拒絕，以斬斷他得寸進尺的野心。至此，達民已無法可施。遂於該年二月間，向法院控告唐季珊破壞家庭，要法院判他和玲玉仍有婚姻關係。他知道玲玉的弱點，不願事情擴大，影響她的影壇聲譽，所以要求法院傳玲玉出庭對質。同時各小報爭相報道消息，並加批評，這一法寶，確已迫到玲玉走頭無路！

一九三五年三月七日，聯華當局，以史堅拿要回美國，是晚，在林楚楚家，擺了兩席酒，爲她們夫婦餞行，所有聯華旗下的明星，導演和製片主任等皆列席。阮玲玉與唐季珊在八點左右到。由林楚楚開門接

待，見玲玉打扮得特別漂亮，身穿一件黑地綠花的織錦旗袍，兩耳戴了兩粒紅寶石耳環，脚踏閃光的漆皮鞋。林楚楚笑着對她說：「嘩！你今晚打扮得咁靚，眞是好像個仙女下凡呀！」跟着問她喜歡打牌不，她搖頭說：「不，我要和鑼仔玩個痛快！」入席後她和各同事談笑如常，沒有半點怪異痕跡表露。她和一班女明星與幾位廠長陪史堅拿夫婦一席，唐季珊則與一班男演員和導演一席。季珊喜飲而好勝，故此被那班俏皮演員灌醉，未散席而頹然倒向梳化床去，玲玉為他奉茶抹汗，旋扶他乘車回家。迨季珊醉醒，時已深夜，見玲玉仍未更衣，伏在案上寫字，季珊問她何以未睡，她說要寫信。旋放下筆，行至床前，以手摸摸季珊額頭，並以手帕為他揩汗。旋坐下床邊，問季珊：「如果我死了，你當我是什麼人？」季珊順口答：「當然是最親密的太太。」同時給她一個長吻。玲玉笑說這樣她就安心了。叫季珊先睡，她寫完了那封信，便來陪他了。說完回案再寫。至四點，季珊復醒，見玲玉不曾換衣臥在已側，推之不動，呼之不應，忽記起頃間她向自己所問，知事不妙，她已食了安眠藥！急叫醒工人，並打電話黎民偉與林楚楚夫婦。他們得悉後，急駕車趕到，那時見玲玉面紅如醉，呼吸短促。乃急車往「福利醫院」施救，因上次是那院救了她。怎知該院不肯收，不得已轉去公立醫院，這時天已大光。醫生盡力施救，但已返魂無術！香消玉殞了。唐季珊撫屍慟哭，痛不欲生。為了表示對玲玉的愛心，他拿出四萬元來辦喪事，單是那副西式銅棺，已用去二萬。遺體停在殯儀館三天，往瞻仰遺容的影迷超過十萬。季珊守在靈前，三夜不睡。出殯之日，上海各馬路人羣擠擁，警局要出動馬隊來維持秩序。季珊披麻帶孝，抱着玲玉的養女小玲送葬。紐約時報駐滬記者，寫了一大篇通訊，詳細報道，稱為「全世界最偉大的喪禮。」還畫了一幅漫畫插圖：送葬行列中有個頭扎白布，身穿龍袍的大漢。意謂：「倘中國仍有皇

帝，也會來參加喪禮。」影迷自動參加執紼者數十萬衆。據說，這天有三個女孩子自殺，不約而同，遺書說：「阮玲玉死了，我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大學生瘋狂似的奔走相告。她給張達民的遺書是這樣寫的：

「達民：人言可畏！你不殺伯仁，伯仁由你而死。我死之後，你不可以再害唐季珊矣。 玲玉絕筆」

然則阮玲玉之死，實張達民造成「人言可畏」，來害死她。她臨死猶維護唐季珊，可知他倆的結合，確是眞情。讀她的遺書，唐季珊能不苦上加苦，痛上加痛嗎？正是：

多情自古空餘恨，
好夢從來最易醒！

後人有替唐季珊作過幾句悼文，以描寫他當時的悲傷心景：

紅雨飄殘，盡是離鸞之血；
蒼天叫斷，獨留孤雁之聲。

生也同襟，三冬幸暖；
死而異路，五夏悲寒。
除卻巫山，奚復陽台之雲雨？
曾經滄海，再無楚地之瀟湘！



阮玲玉的遺容

一九三五年，乃中國影業由默片轉入聲片時代。上海方面，明星公司已出了胡蝶主演的國語片《姊妹花》。天一公司拍了薛覺先與唐雪卿主演的《白金龍》廣東舞台紀錄片。香港方面，有振業公司出的，由於喉七黃曼梨主演的《呆佬拜壽》。大觀製了由關德興李綺年主演的《殘歌》和吳楚帆與李綺年主演的《生命線》。那時戰爭氣氛，已瀰漫華北，人心惶惶，市場動盪，民間的資金，已逐漸南移，故上海影業發展很慢。但在兩廣與香港局面尚算穩定，而很多人以爲香港有英國的勢力爲後盾，有恃無恐，且有南洋各屬的市場。故不獨廣東人投資粵語片，連上海的製片商也搬來香港。邵醉翁拍了《白金龍》後，便把天一遷來九龍北帝街。竺清賢也帶了他的自製錄音機來，租了利園設廠。但他們在香港人地生疏，初期惟有攝製舞台紀錄片，演員都是在粵劇紅伶中選用。至於時裝文藝片，惟有大觀一家。因李綺年的表情動作學阮玲玉，甚至她的輪廓和身型，都有幾分相像，玲玉死後，她的影迷，皆變爲「綺年迷」。《生命線》與《殘歌》公映後，省港澳的戲院，爭相來和大觀訂約，預定映權。頭輪院先交訂金一千，二輪院交五百。邵老三仁枚也由星洲來港，住在「思豪」酒店。請樹燊和我到該酒店飲茶，商訂南洋四屬版權。以一年爲期，定購十部，樹燊和我，各負責導演四部。其餘兩部，則用其他導演，但價錢要每部減低千元，大觀有權用任何演員主演。談妥後，即帶我們上去他的房間。兩份合約早已寫就，只塡上數目，便可簽字。同時，並交定銀二萬元。這宗交易，不需兩個鐘頭，便已辦妥。各處的銷路既已固定，業務自然容易發展。當時的「大觀」出品，風行省港澳，南洋羣島與南北美洲。一時有志於電影藝術的人材，咸來依附。戲劇界如陳天縱，麥嘯霞，劉髯公；音樂界如錢廣仁，呂文成等也加入合作。

提拔大批人材

演員如西關美人黃笑鬢，綽號「半開玫瑰」，陳雲裳，林妹妹，小燕飛，曹綺文，朱劍琴，鄺山笑，曹達華，馮應湘，葉仁甫，黃壽年，林坤山，陳天縱，周志誠，劉季康，楊君俠，何大傻等，皆是由大觀提拔出來。錢廣仁綽號「大叔」，鐘聲慈善社是他和何大傻等聯合組織，來研究音樂的。他們組有「五王音樂隊」：洞簫王錢大叔，二胡王呂文成，凡林王尹自重，結他王何大傻，色士風王李佳。他們聯合研究和豐富廣東音樂。先後譜出《餓馬搖鈴》，《雨打芭蕉》，《平湖秋月》，《旱天雷》等小調十餘支，皆由該「五王音樂隊」合奏，給錢大叔開的「新月唱片公司」灌了唱碟，風行一時，至今仍爲一般「打曲師父」和「開戲師爺」輩所樂用。他集資與大觀攝製《摩登新娘》，由我編導，是一部諷刺盲婚的諧劇。由李綺年，林妹妹，林坤山，大口何，葉仁甫與「五王音樂隊」聯合演出。這部片溢利甚豐。經過這次合作成功，我覺得大叔長於交際，且是談判生意的能手。乃向樹燊提議，委他爲營業主任，取分賬辦法：他不受薪，但在片賬收入內撥十分一作酬。營業部設在他的「新月唱片公司」，一切經費，由他負担。樹燊認爲這計劃很好，大叔亦同意接受任務。至此，大觀的業務組織，已算完善，剩下來要解決的問題，只有建築片場。名園的租約，是聯華公司和業主訂的。地方雖大，然「大而無當」，不甚合用。且租值過昂，不合化算。雖然已在鑽石山買了地皮，預備自行建廠，但建築費估計要十餘萬，一時難以籌集。爲着過渡，乃在九龍北帝街租了一間歇業的牛皮廠，另向政府租了數萬呎相連空地，搭了一所臨時棚廠，從事繼續生產。後來「天一」也遷來那裏，「全球」亦由香港仔搬來

左近的譚公道。「物以類聚」，九龍城從此就成爲電影之家了。次年，新世界戲院經理陳啟連與陳燦湘聯同翁國堯兄弟，在「天一」隔鄰，又開了一家啟明片場。這片場後來在日軍侵港時，受空襲炸毀。還有一位四邑伯鄺贊，他自己製了一副錄音機和一架攝影機，在侯王廟側租了一片菜地，蓋搭一個木棚，取名「國家片場」，專供獨立製片人廉價搭拍。「合衆」公司



「半開玫瑰」黃笑馨

羅綦宗，因買了《生命線》四屬版權，派李芝清帶往南洋各埠放映，賺了一筆回來，也在黃大仙開了一間「合衆」片場，自行製片。那時香港每年出片超過二百部！眞是極一時之盛了！

請願緩禁粵語片

一九三六年，當粵語片最蓬勃的時期，南京政府忽宣佈禁製與禁映粵語片！這一消息，令到整個華南電影界，徬徨起來！「華南電影協會」召集會議，決定派人上京請願緩禁。時適我籌拍《西湖女》，由曹綺文主演，原定往杭州拍西湖外景。故因利成便，工會派我和書記蔣愛民與曹綺文三人當代表，往南京請願。請願的呈文，提出幾點疑問與提議：（一）粵語與其他各省的方言，是我國幾千年歷史的成果，並非影片所造成。若無罪被禁，何以服衆？（二）按廣東全省學校，仍用本地方言授課，大戲仍然用粵語曲詞演唱。今兩者不禁，而只禁電影，於理似不公平。（三）粵語片的產生，是因海外僑胞，多出自廣東，爲了聯絡鄉親，傳達祖國文化，粵語片是最好的工具。所謂「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昔」。今若禁製，無形中拒僑胞有思鄉之念，迫使向異族同化。（四）禁映粵片後，倘國語片不能塡補眞空，則外國片必乘機大量侵入，這樣看來，豈不是爲外片製造市場，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五）政府統一語言政策，在推行方法上，似非立即取締方言所能收效。必須假以時日，從積極方面教導民衆。如學校加多國語課鐘點，與政府大量攝製獨幕的教育片，加以國語旁白。令影院每一節目，加映教育片一幕，這樣寓學習於娛樂，使民衆潛移默化，久之，國語自然流通，各種方言，可不用取締而自然淘汰。

我們到南京後，先入中央飯店。因已是黃昏，無

事可辦，便往逛街。只見中山大馬路上人影稀疏，燈光甚少，遠遠有兩三層高的新洋樓，其餘都是殘舊平房，與十年前無異。次日往訪「國民大會」，經過一番交涉後，結果獲得延遲執行「禁令」的結果。至此，這件公事，已算辦完。乃轉往杭州，拍《西湖女》外景。時適爲中秋佳節，划艇遊西湖賞月，自是人生樂事。況西湖爲我國風景區之冠，名勝古蹟之多，記之不盡。如岳飛墳，蘇小小墓，孤山梅鶴，蘇堤春曉，平湖秋月，雷峯晚照，三潭印月，柳浪聞鶯等處景色，各有不同，眞是多采多姿。不獨名詞文雅，景緻亦復清幽脫俗。身臨斯境，確令人有夢入桃源，飄飄欲仙之感。

西湖憶舊

十載重遊又是秋，青山綠水爲誰留？
多情只是蘇堤柳，依舊溫柔撫客舟！

翌日往遊「龍井」。一路上山，見兩旁斜坡，種滿尺餘高的茶樹。馳名中外的「龍井茶」，就是這裏所出了。拾級而上，行了約半個鐘頭，便見寺院臨立，環繞左右山坡，間以茂林秀竹，異草奇花。時值桂花盛開，處處清香撲鼻。在各寺院參觀完，出至茶亭，用山泉泡龍井一壺，餅食裹腹，清茶解渴，稍坐片刻，略停倦足，然後下山，轉往靈隱寺。寺前入口處有小丘，傳說是由海外飛來，故名「飛來峯」。峯下有小洞，約百尺長，十尺闊，前入後出，可上峯頂。洞裏的石壁，雕刻滿羅漢與金剛佛像。洞頂裂開一縫，可望見天，故名「一線天」。靈隱與龍井有所不同，地廣寺大，巍峩雄偉，清靜肅穆。內外古柏參天，入門便是康莊大道，長逾千尺，直引至大雄寶殿。兩傍小院排列，乃僧人的住所。大雄寶殿裏的佛像，身大如山，高有數丈。據說，濟公就是在這裏成佛，我聞之有所感，因詠七絕一首以紀之：

遊靈隱有感

靈隱素來法事多，「飛來峯」滿阿彌陀，
濟公乞術留仙骨，天竺何曾是樂窩？

及至「六和花塔」，已是夕陽西下。登上塔頂，舉目四顧，見綠野平原，一望無邊。錢塘江水，滾滾東流。觸景生情，故詠七絕而紀之：

六和花塔景無邊，遠矚江山氣浩然！
自古錢塘潮守約，年年八月浪滔天。

華南電影界救國熱

蘆溝橋戰事爆發，我國人民熱血奔騰，發動全民抗戰。香港電影工會召集會議，爲了表示擁護抗戰，議決用《最後關頭》做片名，攝製一部電影。全體工作人員，義務參加。當即成立委員會，主理攝製事宜。委員會最先要解決的問題，便是怎樣籌款來做經費。研究結果：（一）先開一跳舞會，動員全體男女明星伴舞，除收入場券外並標投男女明星舞伴。（二）所有片場，每間負責一幢或兩幢佈景，並捐母片二千尺。（三）全體演員，無論「明星」，「特約」，或「臨記」，一律義務參加。（四）所有編劇與導演義務參加，由委員會指定工作。（五）完成後，在總商會標投各屬版權，高價者得。籌集款項，全數交由商會滙交政府作軍費。跳舞會依照計劃，在思豪酒店二樓開完了，收入款項超過預期的數字，得此鼓勵，委員們更加興奮。於是分組辦事，積極推動。提出「電影界共赴國難」的口號，徵集工作人員，被徵用者不獨沒有怨言，反覺得榮幸！全行的大製片，大導演，大明

星，而至各部門的工作者，奔走數月，遂把《最後關頭》那部集體巨製完成，以表示華南電影界愛國的熱忱。

不久，戰火燒至太平山下，偏安於香港的中國電影工業，遂盡被侵略者的魔掌所摧毀了！至於戰後中國銀壇復興的史實，則留待下一代的文藝工作者來續寫吧。